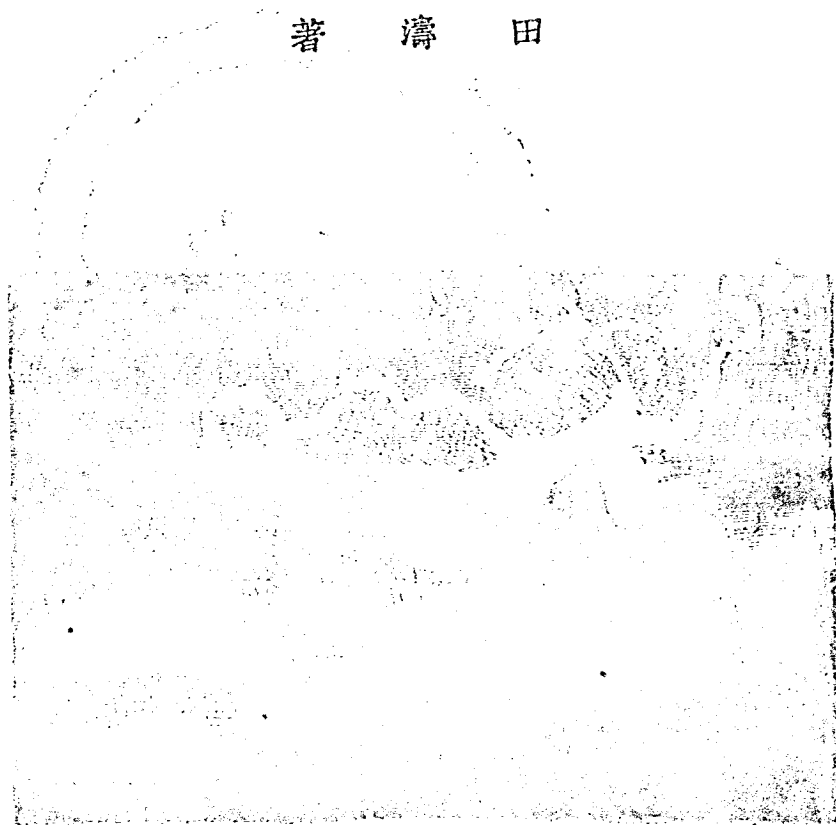


米小的色黃金

著 濤 田



行 發 店 書 國 建

長篇小說

米小的色黃金

田 濤 著

上海建國書店發行

初夏，在北方的天氣是古怪多變的，晴朗得似藍玉一般的碧空中，會遊盪着棉花雲形的白雲，當它們一下子鋪展過來，那銅錢大小的雨點便嘩嘩啦啦落一陣，像大自然的一片歡音，簫簫條條刮過枝條的曠息，風與雲都過去了。田野裏被犁翻成溝渠的肥土，就又被太陽晒得灰黃閃光，裂着那不成形的呆板的面孔了。如今正是插紅薯秧子的時節，紅薯，在北方貧寒的農家們，是過冬的大宗糧品。所以每當這麥季快要到來的時候，各家的人們忙碌的工作，便是伏在那被太陽蒸晒燥熱的土地上，澆水，插紅薯秧子，還要把插過秧子的泥水坑用手掌扶平，這是一種很麻煩的工作。

全靈慶的一家姑娘老小，也都拚活拚死的匍匐在熱燙土地裏，受着爆日的蒸烤，澆水插紅薯秧。長長的領水溝，由另外一塊田地裏奔流過來，翻着昏橙橙的微浪，儼似一帶小溪一般，在太陽下閃着光。引水溝拐了幾個彎子，流到頂頭，便受着那兩個瓜瓢的侵襲了。掌瓢子的是春梨和成湘兩個女孩兒，她們每個人佔領了水溝子的一邊，一面從水溝子裏挖着水往土埂上的坑子澆着，一面在談着話。成湘是個聰明伶俐的女孩子，生得一頭烏髮，結一根長穗大辮子，一對黑亮水溜的大眼睛，臉皮子又白又嫩，這樣一個可愛的女兒，偏巧從小兒喪了娘，父親又是個不成材的賭徒，把他們一份家產賠光了，可憐的成湘便只好跟了伯父一家人過日子。

『你爹若是好生兒過，你們的日子比我們還容易長進的多。你家裏只有你爹，你哥哥，你們三人，吃食穿衣，比着我們省下多了。』春梨說。

『我爹要是那麼成器，我又怎麼會累着你們呢？』成湘說着，眼睛裏有些酸溜溜的，嘆一口氣，

說：「我伯伯真是會過日子的人，會省會細，你們人口雖多，還是年年添地呢。唉！……」

成湘說到這裏，兩顆忍不住的淚珠已經撲撲滾滾下土去了。她把拖下肩頭的辮子撩上背去，又是一下子的用瓢子從泥水溝裏挖着水，往土埂上的坑兒裏澆，但是她的心早已飛到她死去的母親身上去了。她想，假如她的母親若是活着，父親賭錢的壞習慣也許好些，至少是不會弄到目前的窘狀，弄到她的哥哥去舅父家幫工，她到伯父家裏寄養，她那不成器的父親呢？也只好出去給人家做長工了。她越想，心裏越難受，鼻子和眼睛更覺得發酸，眼淚滴下土去越多。

春翠忽然發現她滴眼淚，抽鼻涕，心裏也很替她難過，覺得自己談話失禮，剛才的話實在不應該說。她偷偷望了成湘一眼，說：

「其實，你住在我們家裏，還不是住在你家裏一樣？我們雖然不是一個娘養的，可是我們從小兒在一起長大，還是和親的一樣。你還是不難過，就把我們的家當你的家吧，我的娘待你很好，把你也當親女兒一樣看呢。就說做衣服吧，給我做一件花條子褂兒，不是也給你做了一件嗎？」

「大孀娘待我好，我都知道，這只有等我長大才能報她的恩。」成湘說着，竟抽咽起來：「這都怪我命不濟，沒有生在一個好爹爹家裏，沒有生在一個有娘的家裏。……」

兩個人談到這裏，只聽那眼快手快的二姐多霞，手捏着秧子，嚶嚶的往坑泥裏很敏捷的插着，一會，已經把成湘背後那些水泥坑子都插完了，催促道：

「又哭什麼呀？看水溝裏的水都滿了，不快點澆，水要漲崩的呢。」

多霞說着，已燕子般輕靈的從水溝這邊過那邊去，嚶嚶的插着春翠背後的一些水泥坑兒了。她一隻手擰着一大把紫紅葉的紅薯秧子，一隻手從那把秧子裏一根一根抽着，往泥水坑子裏壓下去，只把她的子弄得都是泥濘，有時候便往水溝裏涮一下子，便又是飛快的往泥坑裏壓秧子了。

成湘用袖子拭了眼淚，這時候才發現身邊水溝裏的水漲得滿溝蕩的幾乎平穩了，禁不住哎喲了一聲，說：

『春絮姐，了不得呀，快點改畦嘴。』

春絮身體強健，像個男漢一般跳過去，從地下拾起小鐵鏟兒，把畦嘴壘窩住，使水流進另一條領溝，那水一遇到出路，直似決堤的黃河般，順着乾溝一直向前奔流，那被太陽蒸得發熱的乾土，一遇到水，便像飢渴的動物般發出嚙嚙的飲水聲音，吹起細泡，嗚叫着。春絮改妥畦嘴，喘了一口氣，拾起瓢子來，說：

『成湘，快點把你那邊的坑兒澆完，若是等那屈死鬼一趕上來，又要給我們腫眼睛呢。……』

『嗯，我快點澆。……』成湘說着，回頭看了一下背後用兩掌扶泥坑的姥仙大姐，便彎下腰去又用瓢子從水溝裏挖着。

通們所說的屈死鬼便是指的姥仙，在這姊妹羣中，姥仙算是頂大的，所以大家都喚她大姐。冬霞那飛快插秧子的手，可以趕得上兩個澆水的，也可以供得上兩個扶土壘的。那填坑扶埂的兩個人，除了她們稱做屈死鬼的大姐姥仙外，還有一個頭蓋歪了半塊頂的老婦人，這老婦人便是姥仙，冬霞，春絮的母親，成湘稱她為大姥娘的了。她雖說上了年歲，皮膚消瘦得露了骨頭，但因從幼年便在田地裏勞動，故身體還強健。她同她的大女兒姥仙，每個人佔據了三四條壓了紅薯秧的有泥水坑的土埂子，雙膝跪在土溝裏，伸出兩張泥掌撲打着泥坑，把泥坑用土填平，雙膝慢慢往前移動。這件工作總比澆水與壓秧子繁雜得多，所以這兩個人被前面的三個人丟得足有七八丈遠。姥仙的頭髮雖然比其他幾位妹妹都豐富，但却趕不上她們那樣黑，這也許是因她太偏勞了，工作忙得沒有時間去洗頭髮，沒有時間把頭髮裏的灰塵用苞子梳刷下來，頭髮是蓬鬆的，衣服也比其他幾個妹妹破舊。由於這工作的勞累，使她變得心焦，好

生氣，每遇到一件與她心意不合的事，她往往就皺起眉頭，沒有一點快活。她的雙膝已經痛得麻木失了知覺。她停止扶泥坑，休息一下，但望見身旁不停歇的揀打土塊的年老的母親，自己便有些不忍心休息，只好仍舊鼓起體力，雙膝磨得發痛，依舊做起那種揀打土塊的呆板工作了。一會，她仙又停止，抬起頭來，望看前面春絮和成湘兩個逍遙自在的澆水工作，由於發生妒忌，不免眉頭又皺起來，嘆一口氣，獨自生着氣。

老婦人聽得她嘆氣，知道她太疲勞，而且她生性孤僻，不知她又發生什麼愁嘆。老婦人用袖子拭了一下黑枯額蓋上的汗珠，抬起頭來望望她仙，說：

「你疲勞吧？你歇歇去罷，這些梗子留給我扶。」

她仙綁着眉頭，又嘆了一口氣，望看前面兩個持瓢子澆水的妹妹，說：

「娘，你看她們兩個，那像那澆水的呀？簡直是鬧着玩的，澆一會還停一停，站直起身子打眼屎，還兩個小老婆子，懶的出奇，真該該挨脖子乖，娘，你也說說她們。」

老娘是個慈悲心腸人，對自己的孩兒們，無偏無斜，都是一樣看待的。但爲了減消一些她仙生氣，也便震響着喉嚨，長叫一聲：

「春絮兒，你跟成湘別老是說話啦，好好兒的澆水呀。」

這種話自然排解不了她仙心中的悶氣，她瞪着兩眼，站直起身子，怒視着前面兩個妹妹，突然發現長長的領溝旁邊有一汪子水閃動着，被陽光照得發亮。她仙便趁機大聲叫罵道：

「你們小老婆精兒，光顧玩，看前面的領溝崩了水呀，還不快去搽，那水都是爹爹的血汗換上來的呀。……」

春絮聽見她仙破口大罵，抬起頭果然發現領溝崩了水，一片白閃閃的水光在她前面抖蕩，她大聲嘆

叫她的弟弟：

『狗繹巴子，狗繹巴子，……』

『你還叫狗繹巴子幹什麼？你還不去撒？等會兒溝裏的水都流乾了，那光巴不是你的汗血澆的水！你們都是過客呀，爹爹看見了可不插死你們！』

『看領溝的是狗繹巴子呀，是小盛地呀，領溝走了水，怎麼累到我們？你光會欺服我們，我們澆着腰挖水，誰又長了天背眼睛，望見領溝走了水？』

春絮的性子不是馴良的，聽了姪仙的罵聲，她忍不住跳起雙腳反駁着。她穿着一雙綠鞋，鞋子都被泥水塗染得變成黃褐顏色了。她氣得把水瓢子拋到一旁去，突然的坐下去，劈唇抖着，滴下眼淚來。

成湘胆子小，她不是姪仙的親系妹妹，又因是依人籬下過日子，處處便得受辱忍屈，聽見姪仙的破罵聲，早已飛跑上前面去，也不顧她腳上的鞋襪，蹦蹦跳跳泥水裏伸出兩手挖泥，堵塞領溝的缺口。那像燕子一般輕快的二姐冬霞，一向是沉默寡言，動作勤謹，看見決口的那一片水不小，心裏也有些慌，早把一把子紅薯秧子丟在一旁，情急的跳過去，兩條腿腳像旋風兒一般輕的踏進水裏，也幫助着成湘塞堵領溝的決口了。

這裏的一場吵鬧還沒平息，姪仙看見妹妹不受她的斥責，便沉默下去。老婦人却有些火了，她從地上下站起來，罵着坐在地下怠工的春絮，姐姐的話說得正經，還值得撒潑打滾的哭？即便話說錯了，也不應該鬧這種樣子呀！老婦人的嘴一噙噓起來，便沒了終緒，最後她露起噪喉，又喚着她的兒子狗繹巴子盛地了。

『盛地，盛地，你個狗繹巴子上那兒去了？……』

盛地是他們一家人口中的寶貝根子，他們一家人都把這個兒子愛惜得似掌上珠，深恐他得病夭折，

所以有意把他放低賤，就又給他起了一個狗繚巴子小名兒。因為全家人對他一切都退讓，所以父母吩咐他幹的事，他一向不放在心上。在附近剛熟的麥田裏，被太陽蒸晒得熱烘烘的，正是蝗蟲肆意拍翅飛舞時，他聽得那螞蚱們的翅膀發出啾啾啾的響聲，怎還能耐住那顆小野心待在這邊注意決堤的事呢？他早已跑進那密密叢叢的金黃麥田去撲捉飛跳的小螞蚱了。他赤裸着小身子，正追撲得有興趣時，忽聽見娘的聲音喚他，他便又很快的從麥叢中跑出，繞過一片灌樹叢走來。老婦人一看見兒子跑回，精光的小身體上汗水淋漓閃光，她就又覺得這孩兒怪可憐的，叫着盛地到她跟前，小聲說：

「盛地，你到那裏去啦？這麼大熱的天，別亂跑呀，若是被迷魂鬼子迷去了呢？還是好好照顧領溝呀，你看領溝裏走了多大一片水呀！若是你爹看見，要打你的。可不能再亂跑啦，聽到我的話麼？」

嬌發憤了的盛地，一聽到母親這話，側起頭歪着他後腦上，一根小辮子，撅起小嘴唇露出不高興的表情。

蛇仙是隨順母親心意的孝女，她知道母親溺愛盛地，一向對盛地是不直接責罵的，所以蛇仙對盛地的態度自然就比較對那幾個妹妹柔和了。她的態度如果一溫和下來，再說上幾句智情話，是很容易叫一個人順貼的，也很容易被她鼓勵起加倍的勇氣來。盛地便是最服貼她的一個人，所以她勸慰盛地時，似乎比她的母親還有效些。盛地很聽從大姐蛇仙的話。

「盛弟弟，你看娘和爹爹多勞苦！」蛇仙和聲悅氣的說：「爹娘勞苦，都是爲了你呀，將來多製購一些房子地產，我們姐妹們是一點也帶不走的，你還不好好聽娘的話麼？可別跟着你春架姐她們學。娘喜歡你，爹也愛惜你，因爲你是爹娘一條根，爹娘就指望你學好呀，好好兒聽娘的話吧！快去照顧領溝去，可別去捉螞蚱啦。好弟弟……」

蛇仙說着，伸手替盛地抹了一下鼻涕。盛地聽了蛇仙的話，便跳起一雙小腿，很快的跑到領溝邊

處，用一雙小眼睛巡視領溝往前走著，向澆水的拳拳那裏去了。

全雲慶自己因貧困，無裕款在自己的田地裏開整水井，每當田旱地乾時，便只好借用附近田家的水井澆水，所以那引水的領溝往往彎曲着拉長一兩里路遠，從人家田裏貫通過來，這一條引水的領溝，也不知化費了他多少血汗，才把它灌飽了，然後那水才肯往前溢去。這點冤屈，全雲慶是沒有抱怨的，他只抱怨自己沒有錢，田地少，收穫少，沒有餘糧給他變賣出一些錢來挖水井，便只好自己勞力了。任憑太陽怎樣毒烈，他都能忍耐，至於風吹雨打，在他的身體是更感到平常了。他從下生以來，便生活在大自然的胸懷中，由於他從幼年養成動勞的習慣，每日呼吸着曠野裏的新鮮空氣，因此他的身體很強健。水井台子旁邊，有一棵枝葉茂密的柳樹，把井台兒這附近十幾方丈的面積都遮下蔭涼，如大自然中一把涼傘。井口上放着一架轆轤，全雲慶赤裸着紫黑上身，粗糙的皮膚冒出汗液，那一條條的肌肉時常在他皮膚下跳動，他旋動着轆轤頭上的弓把，一罐一罐從井裏汲著水。這種枯燥單調的工作，雖然他並不感到趣味，但在他那已經被種田的呆板工作，養成了遲鈍單調的習性，也便不以為苦，他只感到當他興奮著全身的氣力擰轆轤把時，裝進他肚腹裏一滿腔的粗糠糙飯，便起著特殊的熱度，給他全身添加了不少氣力，將身體的倦勞都壓下去了，這是在他勞動中感到暢快的事。每當這種時節，他澆水的速率便加倍的快，水槽裏幾乎被他汲上的水漲滿了，水槽的出口形成一條小瀑布，那小瀑布的聲音也常常是增加他工作趣味的音樂。因此，也可常聽到他在井台上旋着轆轤唱起「椰子腔」來。

曠野裏有微風吹過，柳樹的枝葉發出索索嘆息聲。狗獾巴子順着領溝走過井台來，全雲慶望著，頷蓋上掀起一層笑縐的褶紋，說：

「盛地，紅薯秧子快壓完了麼？還剩多少？」

盛地對他爹爹做了一個鬼臉說：「還多著哩！」

全妻慶把桶上來的一罐水倒下水槽裏，抬頭望望太陽的斜度，很快的用手掌往自己的頭上和背上潑幾下水，然後又把柳條拋下水井裏去，只聽那盤纏頭被水柳纏緊住的繩索滾得嘩嘩嘩嘩一陣，汲水的葫蘆打得井筒子下的水歸咚一聲，發出銅音，他又一面擦轉着轆轤把子，一面笑得露出滿口黃牙，說：

「盛兒呀，叫你大姐姐來換我的班兒。」

盛地的頭上又拖着那根歪小辮，飛一般朝回跑去。

「大姐姐，大姐姐，爹爹叫你換班去咧。」盛地精光着小身子，一面叫，一面朝他姐姐們那裏飛跑。

那老婦人聽得盛地喊，才似乎想起來一件事似的，直眨着兩眼，對姚仙說：

「可真是，你爹爹灑了多半天了，我們都忘了去換他。」

姚仙雖然腰酸背痛，仍是忍耐着從地下站起來，一面洗着手，一面說：

「我去換爹爹。娘，你還是歇歇，你月子裏得了腰疼病根子，不能太疲勞的。」

姚仙說着，一面站起來用衣襟子拭水手，一面綁着眉頭向着井台子柳樹蔭涼下走超路去了。老婦人眼脣裏含着淚花望着她走去的背影，對姚仙萬分懷着憐憫的表情。她想這這一羣孩子裏，再沒有姚仙這專的了，無論澆水擦轉轆轤把子，在田裏鋤草，看畦水改泥嘴子，都是爭着先兒搶着幫助爹娘去做，雖說抵擋不過一個男漢子，可也够潑辣的了。春黎雖生得結實，但計分較量，沒有姚仙這麼隨人心意。冬霞做事馬利快當，身子骨兒差了些，不能支持長久，又加那生就拿繡花針的縷綉一雙手兒，拿不起鑿柄鋤頭，田裏下氣力的重活是幹不了的。狗繹巴子年歲還小，更頂不上事，她這一家人算起來雖也有六七口，但都是不能做事的飯桶，她一想起來就不免又嘆聲嘆息，抱怨自己的命運不濟了。

老婦人正在發愁，忽聽得面前冬霞叫道：

「娘，小籮兒來了。」

小籮兒是全雲慶的外甥女，喚全雲慶做舅父，喚老婦人做舅母哩。這個命還不濟的外甥女，生下不到五歲，便喪折了母親，絃弦繼母剛剛娶過門去，不幸又喪折了父親。這個可憐的孤女無依無靠，又常遭受繼母毒打，惡罵，便只好投奔到外祖父家裏來住了。

冬霞的母親一拾頭，望見她外甥女笑嘻嘻着一雙眼睛，一口虫蝕牙露出來，搖擺着一雙大脚手，迎頭走來。冬霞把紅薯秧子丟在地下，早已飛快的跳上去，薄薄的小嘴唇都笑圓了，眼皮兒打起繃，叫道：

「小籮兒，你什麼時候來的呀？」

「剛下車呀。」小籮兒也笑着，偏斜着頭說：「冬霞姐，大舅娘，你們都好吓？」

大舅娘看見了外甥女，也把剛才的一片憂愁忘到腦後去了，站起身子迎接上來，笑着說：

「小籮兒，誰趕車送你來的呀？哎呀，我那閨女，我昨夜裏作夢還夢見你挨你後娘的打哩，可叫我想起你啦。近來你後娘還打不打你？……」

小籮兒一聽舅母提起了她的繼母，兩個眼眶兒蘇不住發了紅，眼淚充滿了眼眶子。

「怎麼還有不打的？打還不叫我嚷啦！夜裏她把被子蒙住我的頭，用手擦我的皮，說我偷吃了她的梨兒。其實誰敢偷吃她的梨兒？連我哥哥也不敢偷吃她的呀！她都一筐一筐往她娘家送去。你別瞧，這是她捧的我。……」

小籮兒說着，眼淚早已撲撲的滴下來，把衣袖勒上去，露出她一條雪白的手臂，只見那臂膀上的皮膚露出一條一塊的紫血斑痕，這都可證明她後娘的毒手用了很大的力量，把她的皮膚擦得積住了血。老婦人看了，禁不住兩個眼眶也滾出淚水了，提起衣襟子趕快擦眼睛，說：

「以後你再也不要回去了，就在我們家裏住著吧。」

「我老爺說叫我跟著他吃飯。」

「嗯，那也好。若是他那裏不方便，就到我們家裏，我們家裏雖說沒有好的給你吃，粗糠爛菜還有，還有你和這幾個姐姐們在一起，也不會悶的慌。」

這時候，在前面用瓢子挖水的春絮成湘兩位姐姐，也都把瓢子放在地下跑過來，高興的叫着：

「小箍兒來啦！……」

春絮和成湘兩位姐姐跑到她跟前，又是一陣問長問短，問她後娘打她罵她的情形，小箍兒都一一回答了，大家才又平息下去，恢復了插紅薯秧的工作。

這天中午，老婦人與冬霞回家去燒中飯，小箍兒也跟她倆回家來。只見這小箍兒的驢子車停在她們宅子的前院裏，老驢被拴在大車後面在嚼草。院子裏靜悄悄的，到處都堆着乾草垛子，穉穉豎倚在土牆頭上，形成籬笆。老婦人坐在堂屋裏抽着風車燒乾草棍，冬霞洗菜，切蘿蔔，下米。老婦人一面抽着風車，用棍子攪着灶堂裏的灰爐草柴，一面問着小箍兒在家裏做什麼事。

「我在家裏，整天替她看着梨樹林。這還不算，一面看着梨子，一面還要替她納鞋底子。她每天都跑去數數那樹上的梨子少了沒有，若少一個我就又要挨她的撻了。」

「我的老天爺爺，這樣的女人，死也要挨雷擊的。」老婦人用棍子攪着灶堂裏的火說：「你老爺知道這事麼？他怎麼說的？」

小箍兒走進堂屋裏，倚了房門側着頭說：

「我老爺說再也不叫我回她家門去了。」

小箍兒說完，便走進裏間屋去，看冬霞姐姐在案板上做雜麵，冬霞那烏黑豐滿的頭髮，紮一根又粗

又長的辮子，兩隻手不停的滾推着案板上的拌杖子，她那兩張瓜子形小臉蛋白中透紅，薄薄的小嘴唇顫抖着。小箍兒望着她那靈巧的兩張手，把一塊雜麵團捍得比案板還大，紙一般薄，隨後只見她拿起刀子來把那張麵葉子劃開幾條，摺起來，用刀切成棉線一般細的麵條。她那兩顆眼睛望得呆了，不禁吐出一口長氣，說：

「冬霞姐姐的手真巧呀，麵片子捍的像燈花紙那麼薄，這打死我也不會的。」

冬霞姐姐翹開小嘴唇笑了，望了一下小箍兒，嘴裏禁不住又嘻嘻一陣，說：

「幹慣了，一年三百六十日，這幹片子的事都是我做，所以就不覺得難。」冬霞眼睛也不望一下手下的麵片，刀子仍是沙沙的切着，就如鬧着玩一般，望着小箍兒，「這以後你不去，我可教會你的。」

小箍兒抿起嘴唇笑了，她那寬臉蛋子緋紅，嘴唇抿起來很像一張失落了牙的老婆兒嘴，蹙起來的一雙眼睛只望着冬霞姐姐手裏跳躍的刀，與被切開的那一疊一疊纖細的雜麵條。

外甥女小孫兒的到來，給全雲慶這個貧寒變態的小家庭，添來不少生趣。雖說小孫兒不在全雲慶家裏吃飯，但仍是過來幫助他們下田澆水，改畦嘴，擦領水溝的阻泥。小孫兒因從小喪失母親，沒有人管束她驕惰，又被她後母罰過苦力，所以那兩隻手脚特別發達，什麼男漢的粗活她都可以幹得來。她雖較比這裏的姐姐們年紀都小，但力氣與身量都比她們大，只拿她一條粗壯得似小牛一般的身腰來說，她這幾個表姐們誰都趕不上她。正因她身體健強，在田裏做活多，綉房中的針線活便趕不上她的表姐們了。她的頭髮又稀又薄，結成一根鵲雀尾巴似的小辮子，臉色黑黑的，皮膚被太陽晒得像男人的一般粗糙，穿一身花條子衣服，一雙大紫鞋，走路的姿態更不美觀。但全雲慶却很喜歡這個結實的外甥女，因為她助替了他幾乎一半的勞工，較比他自己的女兒能幹得多了。

翌日，是個陰雨霽微的天兒，大地上那乾燥悶蒸的空氣消散了，烈日被暗雲遮住，氣候立刻變得陰涼，地下泥濕汗滑的。這是全雲慶的好運氣，他不必再從水井裏一罐一罐的澆水，只把紅薯秧子往那雨淋濕的坑溝中用手指頭壓下去，把堤埂上的坑溝用手摸平，就完了。這一日，在微雨淋濕中，一家人特別緊張起來。這幾個姐妹們，每個人頭上頂了一塊破麻包片子，連背一齊蓋住，有的插秧子，有的揷泥土坑。小孫兒也過來幫忙，她脫光了兩隻腳，踏在泥裏，頭頂上只蒙了一塊布巾，很快的追隨在後面撲泥，一會，她全身的衣服都被雨淋濕透了，還是不停的工作。

老婦人却嘆起氣來了，她拾起了那張糊得多愁的紫黑臉，跪在地下的雙膝都是泥濘，她呻吟着說：「哎喲，好腰疼，我生盛地得了這個病根子，鬼不的風雨潮濕，一受到陰涼，它就疼得像斷了一

般。……」

在她身邊插秧子的姚仙，聽見母親的呻吟聲，便站起身子，露着一副同情的臉色，望着母親說：

「娘，你歇歇去吧，到大柳樹下去避避雨吧。這裏這麼些人，一會就壓完的。」

「不，不要緊的。哎喲，……一會疼過去就好的。……」

老婦人衣服上滾滿了泥，像一個從高空中摔下來的殘廢者，她那兩隻僵死的腳站都站不起來了，最後便坐在雨濕的泥濘裏，仍是呻吟着，但是兩手又伸出去，撲她身體近旁的土壤上已經插了秧子的泥坑。

空中的暗雲更低了，突然一陣驟雨，嘩嘩啦啦打下來，雨點又大又密，一陣子過去，四週空闊的大野裏都瀰漫着煙氣，那每條土溝裏立刻都積存起水，在冒着細泡。每個人的衣服鞋襪都被雨淋濕了。已經插在埂兒上的紅薯秧子，經過雨水的淋漓，都豎直起葦子，葉兒也挺起來了。四處的麥叢，初出的高粱苗，苧稈子，都與低雲連接着，大地上一切都彷彿被雲氣覆蓋了。

一會，這陣低沉的烏雲溜過去，細雨依舊復原，但是匍匐在這片田溝裏插秧子的人們，衣服被淋得都像水鷄一般，只有盛地和金慶慶父子兩，因頭上戴着斗笠，身體似乎沒有受到雨淋。只是精光着身子的盛地這個孩子，怎樣得連連發氣的優襲，早已挺直了小身子，兩手攢在一起，咳嗽着好冷了。

「好冷，穿衣罷。」金慶慶睜起了眼睛，不耐煩的叫着。

盛地雖然不害怕別的人，但對父親的嚴肅態度，和他那可怕的聲調，都覺得他是個不能隨便就說笑的人。在工作中一有金慶慶這個沉悶板澀的人參加，空氣中便沒有一個敢談話說笑了，每個人都感到沉悶無趣。姚仙担心父親在性情發作時，會打盛地，母親又要因此生氣，病便增加，她斜着眼睛對弟弟盛地使個眼色，小聲說：

「爹爹叫你去穿衣服，你快去吧，衣服在井台子上，柳罐扣着呢。」

盛地頂着一個大草帽，悄悄的向井台子那裏溜去了。

她聽得母親仍在呻吟不已，担心着母親身體的健康，又回過頭來對母親說：

「娘。這會子天氣涼啦，你腰疼，若再受了寒氣，會更厲害，你回家去歇歇吧。」

老婦人全身的衣服都弄上泥濘，頭頂上的破蓆袋濕透了，實在忍受不住雨後涼氣的侵襲，聽了媳婦的話，便拉起背後濕透的蓆袋片揩了揩手掌上的泥，挺起顫抖的身子準備回家去了。臨走時，又回過頭對全雲慶說：

「今兒若壓不完，就等明兒再壓，別把孩子們都累病了。」

全雲慶在這樣壓紅薯秧的好時運，怎能輕易放過？一向他就有一種工作不做完不肯罷休的脾氣，老婆子的呻吟，早已惹得他心裏有些厭煩了，聽她又來阻礙他的工作，更有些使他動火，他像一隻野獸一般狂叫道：

「你走你的，別管這些！」

說完這句話，全雲慶的臉上立刻滲緊起許多橫肉，臉孔拉得長長的，不看她一眼，又低下頭去用泥手糞着土塊。

老婦人受到全雲慶的吠叫，心裏自然更加沉重，忍受着一口氣，慢慢向地頭的大車路上走去，呻吟聲漸漸消失在遠處了。

細雨照舊飛飄着，天空被陰暗的雲氣所蒙遮，曠野都是泥濕的，植物們受着雨水的滋潤，都挺直了葉子迎風飄抖，路旁的古柳發出嗚嗚聲。從剛才老婦人與全雲慶一片嘩吵的情景，更使仆在泥田裏插秧扶埂的姐妹們感受到壓迫和沉悶，除了手掌拍打土泥，秧子被手指壓下泥坑去，便是這單調不變的細雨

灑着四處的苗葉唵唵的響，別的什麼都聽不見了。

成湘和春絮兩個人的褲腿和鞋襪都浸了泥濘，她倆本來喜歡談話，說笑，如今被這沉悶的空氣壓得只是嘆氣，吸清鼻涕。春絮時時把頭扭過看看身旁赤裸着兩隻大腳板的小爺兒，看她手腳的動作，有時便忍不住嗷嗷小聲笑起來。但想起了父親的面孔，笑聲便立刻又壓下去。

天空中突然吹來一陣風，陰暗的雲氣立刻就被吹散了。初夏多變的氣候，太陽一露出來，蒸晒着大地，立刻又悶燥起來。然而，恰在這時刻，全雲慶家這一大塊紅薯田，也都插撲妥當了。那幾位姐妹和盛地，才得有喘口氣的機會。但緊跟着來的，是那使人緊張疲勞的麥秋，如今又要開始準備忙稼了。

天氣逐漸增加着熱度，大地上早已被曝日蒸烤得龜裂開縫口，田裏的麥穗子也都晒得焦黃透熟了。全雲慶鞭策着老牛，拖着石碌碾到村郊去碾麥場，春絮跟去幫助父親往乾燥的土上澆水，再戴上一層毛草，以免泥水貼沾碌礮，然後便牽着老牛的韁繩，在那澆了水壟過草的麥場上打旋子了。全雲慶頭上戴了草笠子，在烈日蒸晒之下赤裸着紫紅胸背，汗水從臉頰上溢下去，他鞭策着老牛的脊背和屁股，老牛剪起尾巴拖着吱呢呢的石碌碾，永遠轉着無變化的圈子。春絮呢，她頭上頂了一塊藍布遮太陽，一身花氈子衣服被汗水浸透，穿着一雙綠鞋子用木杈挑黏貼住泥場的乾毛草。

老娘病倒在家中的土炕上，還是因為那一次插紅薯秧吹着風，把她產期中的舊病吹犯了，腰疼得像被切斷了一般，她整日整夜在土炕上輾轉反側，呻吟哭叫。姚仙和爹守在 she 面前滴淚，時不時替她用手揉按一會腰疼處，但人工的揉按有什麼用呢？疼處仍似切斷了一般不止。

「請個先生來看吧，娘？」姚仙眼睛裏含着淚花，鼻子酸溜溜的望着母親說。

「從那兒去請先生呢？現在正是麥忙的時候，人家都要拔麥子的，誰還肯出來看病？呵，咳，」

老婦人含着眼淚說，便又在壘了蔗子的土坑上翻了一個身。」

「到王莊去請先生，娘。」冬霞天真的說，她那兩顆水溜溜的眼睛，直望着母親的紫枯臉：「叫爹爹套上牛車，費半天時間就接來的。……」

老婦人擠了兩下眼睛，枯繃的額上曝露出幾根跳動的青筋。她心裏也在暗算着請位先生來看病，或給她扎扎針。但是想到金錢問題上，暗算請先生的問題便立刻猶豫了。她眼睛裏滾着淚，長嘆一口氣，說：

「若是請一趟先生，來回盤脚和藥費，最少也要花費三四斗小米錢。這會子正忙着，咱們一家人，就是你那老爹爹是個當事的男人，狗繃巴子還小，你們又都是閩女家，可叫誰去接呢？若是你們姐妹們裏有一個是男漢子，也不會像眼前爲着沒人愁苦呵！」老娘說着，眼淚從眼眶裏滾下來：「怪來怪去，還是怪我命不濟，沒有那門福氣，若不然你們都不會是閩女家的。……」

她仙聽得娘這一篇悲傷的話，心裏不覺在一陣陣發酸，背過臉去，靜靜的滴眼淚。冬霞並不像她仙那麼容易動情感，她燈着兩隻脚，仍坐在老娘頭邊，眼睛不忍看娘的淚眼，却呆呆對着炕的角落裏一些狼藉破爛的布片子出神。忽然她又把眼睛轉回來，看着娘說：

「東頭三棧老太太會割佛，請她來割割一定會割好的。上次我們對門子家的兒子，頭上的疔瘡不是她割好的麼？她還會請花仙姑神來治病，娘，我去請她來吧。」

一聽冬霞提起三棧老太太，她仙也不滴淚了，趕快用衣袖拭乾了眼皮，轉過頭來，也表示同意冬霞的提議。因爲請三棧太太，不花什麼磨費和藥錢，只要請那太婆吃一餐好飯就行了，有時候她還是不接受的。老婦人聽了冬霞的話，也沒有表示反對，心裏却是估估着請那老婆子過來吃飯的化消，需要給她準備多少白麵和豬肉，細細思想起來，與那套牛車到外村去接先生來診治，所少的只不過是一兩鍋湯

慈鏡罷了。心裏只是思量，臉上也不表示意見。冬霞却有些發急，她說：

『娘，我去接三姨老太太了。』

冬霞也不管母親不同意，便走出去接。這寂寞淒涼的房子裏，便只剩她一個人伴守着老娘了。

全雲慶家的房宅，建築得平庸無奇，一幢座北朝南的正房，一幢座東朝西的陪房，靠西邊的土牆用樹枝和乾草塗了泥，搭成一間裝柴草的土棚子。這土棚子裏，擱放的東西雖然亂雜，但成湘這個苦命的女孩子，最喜歡尋找這種寂寞陰暗的棚子，拿了針線活去做。自從她來到以後，她便有了一個同病相憐的伴侶，同着她坐在這個寂寞陰慘的草棚子裏談話，學習做針黹，刺繡花枕，描花繪草。

『成湘姐，大舅娘的病不輕呀，你知道麼？冬霞姐姐去請三姨老太太來給大舅娘扎針呢！』小簍兒低聲說。

『那都是在地裏把病果犯啦。』

『大舅舅使人也太厲害喇，明知道舅娘身骨不好，爲什麼還叫她在雨裏淋着壓紅薯秧子呢？』

『所以他就比我的爹強多啦。』成湘感傷的說：『我爹爹除了吃喝賭錢，什麼都不會幹的。我伯伯才是個勤勞的人呀。……』

小簍兒聽得成湘的聲調有些抖，看見她在綉枕花的手也在顫着，她低着頭，眼圈兒紅了。這使小簍兒也不自禁的想起自己的處境來，但是她並不像成湘這麼好哭，想起了難過的事，最厲害也只是嘆一口長氣，沉默一會。

『成湘，』小簍兒抬起頭來說：『你不必難過，什麼事都是命定的，該着怎麼樣了我們也沒有法子的，什麼都是在前輩子排定的了。……』

在成湘聽來，小籠兒這話是達觀的，她自己本來也常常這樣想法，把不幸的遭遇交給命運。但她並沒有因此而減少愁苦，只有眼淚才能把她的愁苦減洩。她偷偷舉上手背去抹了一下眼睛，使勁的吸一下子鼻涕，頭也不抬一下的又把穿着絲線的針刺過枕布，用手往空中扯着。那被繭紮在花框上的枕布便發出嗚嗚響音。她那潔白透紅的臉，被前額上面留下的一叢黑髮遮蓋，更顯得她的臉美嫩。小籠兒沉默一會，凝凝對她那乖巧的手兒下逐漸成長的一朵臘梅紅花默望着，那臘梅的枝子上還落着一隻未刺繡的珍珠鳥，小籠兒說：

『這花樣子是從那兒描來的？』

成湘又吸一下鼻涕，如今她的眼淚已乾了，一雙烏溜的眼珠閃光，抬頭對小籠兒望了一下，說：

『冬霞姐的樣子，冬霞姐姐手兒更巧，刺什麼花子，只要她看過人家的，回來不要用人教就會的。這刺繡的事我還是跟她學的呢。』

小籠兒那張鱷魚嘴裂一裂，覺得這麼難的事，冬霞姐一看就會，簡直是天仙。

『在我家裏，我也跟着鄰舍一位姐姐學過刺繡花兒，學了好幾個月，也沒學會，就是那三四分長的綉花針我就難得拿起來。那描花繪鳥，出自心才的畫出來，更是只有天仙才做得出。……』

成湘聽得小籠兒的話，忍不住撲嗤一聲笑了，剛剛從枕布面子上拔出一根頭髮般細的絲線被她笑說了針眼。她抬起頭來，兩隻墨黑的笑眼直盯着小籠兒笑。

『這不難，只要你靜下心去學，就學會的。……』

成湘說着，一隻手捏起綉花的絲線，一隻手倒舉起鋼針，往針眼裏穿。綉花針的孔眼細小得難以辨認，成湘的兩隻尖銳的眼睛注視着那小針孔，又把捏在手裏的絲線頭子送上嘴唇去抿了抿，瞄準了針眼，一下便穿中了。

『你願意教我麼？』箍兒蹙起眼睛笑着問成湘。

成湘那嫩白的臉孔上露出一層驕意的喜笑，告訴小箍兒說，有閒工夫，她便替她在花框子上繡起刺綉布面子來，叫她同她自己一路刺綉，遇到什麼難處，成湘當然告訴她的。兩個人談得正高興，只聽二廊門樓上的小鐵鐘被門板子撞得咯噠一聲，隨後有人進來，脚步聲走近，她們聽出是冬霞姐姐請的那三樸老太太來給伯母劃佛了。

三樸老太太，量起兩片大脚，邁着剪形的步子，一走進房門去，便聽得她那粗啞的嗓音說話：

『腰疼了幾天了？』

坐在炕頭上苦喪着臉兒，伴守娘的蛇仙，把母親起病的原因都詳細的告訴了三樸老太太。三樸老太太的頭髮都白了，殘剩的疏髮在後腦勺上打起一個小鬍子，鬍子上還插着一根銀簪，閃閃耀目，她是個鐵石心腸的狠心人，那兩隻大眼和那一張圓臉盤子，一副無情的面相，便可看出她是強蠻的老婆子。她命病人裸出腰部來，便伸出她一隻右手，挽起袖口，然後把手指在嘴唇上濕濕，只見她瞪起兩眼，狠狠的用力往病者的腰部用手指一捻，只聽得病人光叫一聲，嚇得房裏的蛇仙和冬霞，房外面的成湘和箍兒，心裏都跳起來。箍兒和成湘兩個都把針綫丟下，從那草棚子裏跳出來了。

那白頭髮的三樸老太太，捻了病人的腰以後，眼皮慢慢的閉了，那隻挽起袖口的右手，只伸出一根食指，在往病人的裸腰上呆板的繞圈子，口裏唸唸有詞，並且不停的在吹出氣來。這樣，足有一刻鐘光景，她才慢慢把眼睛張開，又把那伸出的手指在舌尖上沾一下，往病人腰上劃一個圈，吹一口氣，就完了。據說她唸的是一套咒詞，這咒詞便可以除病掃邪，不管內外科都可以醫好的。

三樸老太太站起身子來，那一張枯皮皺臉仍是無情的並無笑意，說：

『把被窩掩好，別漏了風，要多睡些日子暖炕頭兒。』

臨走時，呻吟的病人和兩個姐妹強留這位老太太吃飯，老太太倔強的死扭開她們的阻撓，走了。

多說和媵仙送出老太太去，媵仙發現窗外面爬着偷聽的籬兒與成湘，便揚起眉頭對她們瞪了一眼，等送出老太太回來，媵仙用着大人教訓小孩子一般的聲調，用手指點着成湘和籬兒，說：

『你們剛才做什麼？還有什麼聽的？你們不知道裏面是看病的麼？叫你們就把人害死。……』

媵仙說着，鼻孔裏還哼一聲，才進房門裏去侍候病人。成湘與籬兒遭受到這一頓沒趣的戒斥，都嚇得走出二廊門外面來，坐在門限兒上發癡，連那刺綉花枕的事也都忘了。成湘心裏很難過，蒼白着臉孔，用雙手托了腮，胳膊支撐在膝蓋上，兩眼直楞楞的對着二廊門的台坎出神。籬兒却不在乎，她變眼還笑笑不止，露出那一口門牙的黑根子，一方大臉毫不憂愁的扭過來，朝向成湘，說：

『她爲什麼不讓我們聽？』

『怕把神驚走了。』

『什麼神不神，我才不信哩。』籬兒大聲的說：『那都是假的，在我們村子裏，也有這麼一個老太太，說還會請神下來附她的體，替神說話。可是請她看病的人病都沒有好，還有的被她看死了呢。簡直是落口裏胡說八道。……』

小籬兒說到這裏，成湘嚇得趕快過來用手掌捂住她的嘴，臉孔蒼白着說：

『你小心給她們聽着，那貓眼珠姓仙姐姐又要過來罵我們呀。決別再說啦，說出來沒一點好處。』

正在這時候，只聽得圍牆的柵欄外面，狗纏巴子盛地嗚嗚啞啞哭着走進來，他精光着小身子，一根辮兒拖在頭邊，用手背揉搓着眼皮，慢慢向這裏走來。成湘趕快走上去，迎面喚叫盛地，問他受了誰家孩子的欺侮。盛地揉搓着眼皮，嗚嗚啞啞只是唱歌一般哭叫。成湘問了他很久，他才說鄰舍家討厭的

孩子對着他撒土，把他的眼睛迷了。

成湘哄他道：『是誰家的孩子，這麼野蠻，把我們盛地的眼睛迷了？走，我們出去揍他！』說着，他便牽着盛地往柵欄外面走。其實她何曾是替他復仇呢？她只想把這孩子哄騙出去，免得他到家裏去擾擾病人。

籠兒也跟出來，搖擺着兩隻大脚，掀起鱷魚嘴，那根土顏色的小辮子不停的在她腦後搖動。走出破柵欄子，在坡坎上靠着圍牆有個孩子，手裏在舞弄着灰土，掀起生氣的嘴脣，不知咕噥一些什麼話，綠光的小身子上都是土。成湘看見他，便指着問道：

『你這尖頭的孩子，是不是你撒土迷了盛地的眼睛？』

那精光着小身子泥土孩子，與盛地的個子一般高，他聽成湘問他，便斜起了眼睛看她一下，又低下頭去撇着嘴脣說：

『他可往我身上尿泡哩？』

『誰給你身上尿泡來？』成湘回過頭望着盛地：『你往他身上尿泡來麼？』

盛地瞪起兩隻小眼睛說沒有。那個孩子走過來翹起一條腿，把盛地尿過他的腿子指給成湘看。誰知盛地仗勢欺人，正在這時，趁那孩子不防備，從地下抓起一把沙土無撒過去，那孩子立刻用手捂住眼睛，但並不哭，却掙扎着低下身去從地下抓土，誰知盛地早已跑得沒了影子。那孩子把眼睛揉開以後，找不到復仇的對象，跑到柵欄口前面站着，挺直小身子，示威的叫着：

『狗繹巴子，你是好的你出來，不要做門兒裏王呀？』

誰知盛地早已跑進了二廊門，這裏成湘和籠兒把這個孩子勸了一番，才算完結。這孩子雖然走了，但嘴裏却在罵着他祖宗，她娘的，說以後碰到再幹。

『盛地這孩子真是臊皮臉子，誰惹他一下，他就哭。我看這並不怨人家呀！』箍兒說。

『你可不知道呀。』成湘說：『盛地這孩子是大伯家的命根子，誰敢惹他一下？只有他欺服人家。在家裏的姐妹們自然是讓步慣壞了的，一出家門還像在家裏那樣欺服人家，那還行麼？所以差不多天天他都哭着回來好幾趟，若是給大嬸娘知道了，一定要找出去，在街上叫罵一頓，弄得街坊鄰家都是仇人。這真是不值得。……』

『唉，……』箍兒嘆了一口氣說：『若是我有這麼一個孩子，我一把掌就把他打得改過來。』成湘笑了。

這時，天已黃昏，空中的幾朵白雲被夕陽烘烤得通紅，映得二廊門外的前庭院裏很亮，那壘了圍牆堆積的陳麥草垛上，臥着一隻灰斑狗伸懶腰，圍牆上站着一隻紅冠金公鷄伸着頸子啼喚。另外還有土堆糞堆旁邊的豬圈裏的小豬也吱吱喊餓了。一棵老棗樹，生滿了肥葉，伸着枝臂橫掠過二廊門樓的空中，像一個老頭子一般弓着腰嘆息。街巷裏傳來馬蹄與車輪聲，牛蹄慢步，拖石滾子的吱呢聲，這些都可表現着麥秋忙碌的一片音樂。

成湘與箍兒邊談邊笑着，走進柵欄裏面庭院來。這時候，全雲慶的喉嚨從外面傳來，他以喝着黃牛，用皮鞭抽策着它的屁股，已經把麥場軋妥當，拖着石碌碌回來了，春犁帶着糞筐子，拖了木杈，疲倦的喘息着跟在後面，頭髮和臉上都是塵土和碎草葉，彷彿是從沙漠遠程奔回來的人。

全雲慶養成勤勞的習性，不但他自己閑不住，便是別人有幾個鐘頭沒事做，他必定吩咐一些事給別人做。他把牛趕進棚欄裏，卸下，牽進二廊門去，拴在牛棚裏餵了草，回來又把石碌碾滾到糞園牆不擋礙手腳的地方，然後發現天氣尚早，自己便措了糞筐，把牛棚裏的牛糞除了，撒下豬圈去，又發現豬圈裏畜填土糟糞了，便喚叫春絮：

『春絮，春絮，叫成湘來你們除土壟豬圈。』

春絮在壓麥場的太陽下晒了一整天，呼吸了一整天的塵土和麥草氣息，兩腿子早已麻木失了知覺，頭昏沉沉的需要休息了。聽見父親的吩咐，心裏不免有些生氣，鼓起嘴走進二廊門去把成湘喚出來。

『叫我做什麼呀？春絮姐姐。』成湘問。

『搯土壟豬圈，幹什麼。』春絮氣憤憤的大聲說，有意使這聲音叫她父親聽見。

全雲慶聽見，回頭望了望春絮那不高興的臉，心裏本來也煩燥，在那沉悶呆板的田地裏養成他一種容易動怒的壞性情，受到這點不快，心裏便難以忍受，回過他那紫紅的臉來，咆哮道：

『使你，你就有氣，不願意幹滾出我門子去！』

『我怎麼不願意幹？把我快使死了，腿都站不穩了呀。……』

春絮一面說着，一面眼淚已如雨落一般滴下來。全雲慶看見她的樣子，越發生氣，直輪起他手裏的鐵籠子，對着春絮的頭打下去，春絮被嚇得雷鳴一般哭叫着飛跑進二門裏去，把裏面幾個姐妹和病人都驚動了。

籠兒跑出來，搖擺着粗大的四肢，代替春架排土壟豬圈。成湘只是放心不下，恐怕全雲慶過來打蕪兒，不叫籠兒代替。所以她時時向籠兒飛過個眼色去，要她小心行事。籠兒是受了冬霞的委託才出來的，怎願得到那麼許多？只是放足了氣力，把筐籃裏的土填得滿滿實實的，輪上了肩頭，一筐一筐向豬圈裏背去，撒下去。全雲慶也與她們做着一樣的工作，見籠兒這般氣力，比得上一個男漢，心裏的氣因而減消了，也便不再追究逃走的春架。

成湘是個聰明過甚的女孩，她自知依人籬下處處必得小心才是，她自己氣力雖小，措不起那麼滿滿的一筐頭土，也總估量自己的氣力，盡量向筐頭裏多填些下去。這兩個女孩兒把土壟完，又跟着全雲慶向豬圈墊了一層麥草，一直到天氣蒼黑，全雲慶才發出停工的號令來，然而成湘已經被累得眼睜睜着小黑點子了。她把土筐放到靠牆角，乾咳了幾聲，走進二廊門去，坐在東陪房的門限上，怎麼也不想再動了。

夜，逐漸陰暗下來，那一棵亭亭直立的槐樹的枝葉，更把這小院子遮得黑暗。正房的堂屋灶前，冬霞坐在蒲墩上拉着嗚嗚的風車，直吹得灶堂裏的火舌時時噴着灶門額，只把爐灶的額蓋烘得焦黑。堂屋裏充滿着煙氣，從堂屋門頂上一個小漏窗裏冒出來。姥仙在端着一盞豆一般小的燈，向着鍋裏下米，下菜，用馬勺攪着鍋裏撒殼沫子，在切菜的案板前忙來忙去。病人雖經過三稜老太太劉過佛，腰疼病還是不見減輕，臥在那灶火過炕處的被褥下不停的呻吟。

全雲慶在牛欄門口的磚階上休息，口裏銜了短短的旱煙袋在打火石，一面打，一面想着：「這老婆子的腰真不知什麼時候才好，爲了她的腰疼，不知花了多少錢，曬了多少麥子小米。」

噲，火石被他打得飛躍起幾顆火花，在夜色裏發着金光。那火石上的火絨在嗚嗚的燃燒了。他無意識的把燃燒起來的火絨送到煙鍋裏，用指甲壓一壓，呼呼的吸起來。這時候，牛欄裏忽然發出嗚嗚

露牛馬，又把全雲慶催起來，進牛棚中去，一面吸着煙，一面摸索着去給黃牛添草料。

這時候，坐在東房門限上的成湘，忽然又一陣乾咳，心胸間只感到悶悶的，咳嗽過後，一連吐出幾口痰，這痰的滋味似乎與往日不同，帶出一些鹹腥氣味。他自己知道不好，用幾根草燃着火照了照，只見是幾團黑紅放光的東西，她知道是剛才措土用力過度，累得吐血了，她一個人便悄悄捧進東陪房裏去睡了。

每次晚炊照例發出的聲音平息過後，一家人坐着小板凳，圍着一張短腿小桌子吃晚飯時，不見成湘在那裏。經過冬霞二姐喊叫，詢問，才發現成湘病倒在東陪房中了。這消息一傳進冬霞母親的耳朵裏，少不得又嘮叨一陣，再加春絮受了父親的凌辱，在病婦的耳朵灌進一些不受聽的話語，那病婦人呻吟着咒罵她的丈夫死驢，駱駝精，恨不得把一家人都便死才甘心，這種心思真不知怎麼產生的？如今爲了替那精萎的土，又使病了一個人，做活使人他沒有一點分寸，若把這一家人都使得有了病，可怎麼了局？老婦人越嘮叨越有氣，氣得兩眼裏的熱淚湧出來，腰疼的病便更加重了。

翌日清晨，又是個大晴天，太陽雖然還沒升起，那東方的一塊天已被烘烤得變成紅色，全雲慶那令人厭煩的囉嗦，早已像吵人的公雞一般喚着他的姑娘和他那小兒子起來去拔麥子了：

『春絮，成湘，冬霞，盛地，都起來拔麥去。家裏只留下姪仙做飯。』

那被喚醒的春絮，因昨日一整天的疲勞還沒恢復過來，如今睡得正酣，一被那討厭的囉嗦吵醒，心裏委實難受，但也不能不忍住一口氣，掙扎着撐起身子來，她發現睡在她身旁的冬霞早已把衣服穿好，穿起鞋子下炕去對着那一面水污模糊的鏡子梳頭了。母親也被吵醒，呻吟聲仍繼續不已。母親身旁的狗纏巴子却仍在打着鼻鼾睡得很熟的。

『娘，你腰疼好些了麼？』春絮披上一件花條裙子，磨磨着一頭亂髮，低下頭去問母親。

『好些啦，呵喲，你們去拔麥子吧。過了這麥忙以後，你們就好歇歇啦，呵喲，我病沒有好，不能去拔麥子。盛地還小，頂不上事，還是叫他睡會兒，等姪仙給你們送飯時候再跟姪仙去吧，這會子別叫他啦。』

『成湘呢？她昨夜裏吐了血，飯也沒吃，爹爹也喚她去呢。』姪仙顯然有些生氣的說。

『成湘也讓她歇一天吧。』病人又呻吟着說。

『人家病了，怎樣還叫人家去？』春絮有些不平的說：『我爹爹真是，連這點道理都不懂，人家不是你親生女兒呀！不能像使喚你親生的那麼厲害呀！』

春絮一面嘮叨着，一面已經穿好衣服鞋子，從炕上溜下去，也去用着一把破爛缺齒的梳子面對了梳頭鏡梳頭髮了。她對父親懷恨着氣，兩片嘴唇被氣得鼓着，眼睛瞪着，望着那塵土模糊的鏡子裏的影子，胡亂的把頭髮梳了幾下，便走出去洗臉去了。

誰知那聰明的小心的成湘，早已比春絮先起身，梳洗完畢，一個人坐在小院子牆根下的短凳兒上，面對着逐漸明亮的天空發癡呢。

『成湘，你好些麼？我娘說你病了，你可以休息一天。』

成湘那一張嫩面影，被晨光映得很白，一對烏溜溜的眼睛望着春絮，說：

『不怎的，我還是去。一個人待在家裏也怪悶的，還不如跟你們一同出去好些呢。』

『就是那不知苦的老頭子，也不管人家病不病，還是叫人家去。……』

春絮說到這裏，聽見父親的腳步從二廊門外面走進來，她便趕快停止，蹲在地下用手從一個鐵洗臉盆子裏掠着涼水洗臉，水觸得鐵盆發出錚錚聲。

全雲慶在前院裏已經把黃牛套進大車的車轅中，一切用具都搬上大車去，進來看見她所喚叫的人羣

起來了，只有那嬌慣慣的盛地沒有起來，便又放大喉嚨喊叫：

『盛地還沒起來麼？盛地，盛地，快點起來跟我們拾麥穗子去！』

病人在房窗裏面呻吟着，說：『你們先走吧，叫盛地晚一步跟着他姪仙姐姐去吧。』

性子執拗的全雲慶，一向吩咐下來的命令似山一般不能移動的，聽見妻子又在袒護那懶貨，一股氣又從他肚皮裏衝上喉眼來，在院子外面叫着：

『就是你把他慣疏壞的，人勤儉不動懂，不是從小兒養成的麼？你把他慣疏壞了，將來養成個好吃懶做的壞性兒，我們這幾畝子地還不一下給他折弄精光麼？』

房裏的病人，被氣得坐起來，用手抓了窗格子，生氣的說：

『你就光知道人家不作活，人家懶，你就不想想這孩子才幾歲了，就當大人使喚他，每天的覺都不讓他睡够，他的小身子要受傷的啦！』

病人一面說着，一面用發抖的手掌拍得窗格子噹噹作響。姪仙非常担心母親的病再加重起來，趕快跳出房門來，勸慰父親一番，娘的病還沒好，還是依順娘一些子，叫盛地跟她一路去吧。全雲慶心裏也想到老婦人的病儘可憐，需要原諒她，便忍住一口氣，喚了幾個姐妹，走出小二門去坐上牛車，他揮着小巴槓子，把牛趕出柵欄，發現天光已經不早，他心中有些發急，一彈腿也跨上車前盤，用手掌換癢着牛尾巴，那牛急述的把尾巴甩起，拖着大輪車很快的向前奔蹶，一直向郊野的大路上馳去了。

剛一白天時，空中本無一片薄雲，却不知怎麼一下子暗雲又把天幕遮住了，太陽雖然已經升起，被暗雲遮住，只從那棉花塊般的裂隙中漏下幾條光綫，探覷着大地上被淡霧籠罩的麥叢。曠野靜悄無風，到處黃透的麥叢中都可看見忙碌的農夫和婦女們，腰間的衣服被繩索縛緊，頭上包着布，彎着腰伸出兩張粗糙手掌，握緊一束束的麥葦子連根從土裏拔起，捆成捆豎列在背後。（這重重葦子都拔起來的割收

方法，是北方農民的習慣，除了麥穗，莠子與根子可做燃料。這陵野裏的天氣，有時變得也稀奇，朝雲一會又散乾淨了，有微風吹得麥浪翻跳，太陽一被暗雲釋放，便向着大地作起威來，那望不見邊涯的原野皆變成一片金黃。全雲慶家的這一塊麥地，一頭臨着大路，另一頭頂着荒草枯澗的青泥水溝子，牛車停在臨路旁的地頭，黃牛被拴在大車後面，它在切磋着一口白沫倒嚼（反芻）。那幾個姐妹和全雲慶呢？早已把田地中的麥叢拔光了一大片，最前面領頭的是全雲慶，他像牛一般穩重的蹲在田裏，兩隻手不停的拔着四條麥塊，兩隻脚向前擲動着身子。這後面的幾個姐妹，被全雲慶丟掉有十來丈遠。

冬霞，春絮和成湘這三位姐妹中，春絮是較比有力氣的。可是她因為情緒不佳，雖有氣力，也不願賣出，與最後面的成湘平排着，一面拔着麥子，一面說話兒，反被冬霞把她超過去一大節，春絮也不管這些，有些站直起身子來，向回路上望望送飯的妮仙來了沒有。

『成湘，你飢了麼？』春絮又鬆下腰來說：『妮仙那小老婆子，說不定還在睡覺呢，怎麼到現在還不送飯來？』

可憐的成湘，因昨夜裏沒吃晚飯，早已被餓得肚皮發癢，頭腦暈暈的了。她想起了昨夜裏在火光下着見的那幾團黑紅發亮的血，心裏便又打一個噤，身體一點力氣都沒有，怎麼還能拔麥子呢？聽見春絮姐問她，她便長嘆一口氣，坐在地下了，還是伸出兩隻白嫩的手掌去像上吊一般艱苦的勒着麥莠子，只把她的手掌上勒起了許多小紫泡。

『我的肚子也飢了。』

成湘說着，把扯下的一束麥子放在背後，因為腿子沒有力氣，只用臀部擲移着身子往前動，然後用手掌遮着眼睛望太陽的高度，便又伸出手去扯着麥莠子了。

『依我說，你不如歇幾天。雖然那不知勞苦的東西使喚你，他知道你吐血呀！這是癆病根子，不能

太過用累了身子。你只管對他說，他不會不依的。若是你這麼下去，把病就誤了，可了不得。」
成湘聽了春絮的話，又想起她那早逝的母親與不成器的父親來，心裏一酸，兩串淚珠兒又撲撲滾滾下去，抽着發響的鼻子了。

多俊的身體雖說趕不上春絮強健，但是她不敢撒懶，總是躬着腰用力拔麥子，她所管轄的那四條麥壟子，已超過成湘和春絮兩個人一丈之遙了。她耳朵裏雖然被她手裏嚙嚙作響的乾麥子搗吵得不寧，但還是偷聽着背後二位妹妹的談話，有時抬頭望望前面拔出很遠去的父親，父親背後遺留下的一條巷子一般光禿的田地上，均勻的排立着一捆一捆的麥子。她一向是沉默不好發表意見的，但望見背後的春絮有意意懶，便回過頭說：

『春絮呀，你們少談幾句吧，免得叫爹聽見。』

春絮和成湘兩個人才沉默了。春絮加了氣力，三把兩把已經追逐上了二姐冬霞，而那可憐的成湘呢？她雖然很想也拔快些，追趕前面的兩位姐姐，但無奈何身子軟弱無力，頭像浮在雲空一般輕，有幾次她幾乎暈倒下去，眼睛裏飛出黑點子。常常咳嗽，吐痰，心裏像開水一般沸滾着。

眼看着那炎烈的太陽升起幾丈高，大地上被它蒸烤得悶熱，麥壟子上的露水早已被曬乾，這時候，那肩上挑着扁担送飯的姪仙，才孃孃娜娜從大路遠處慢慢走來，她背後跟了盛地那懶孩子，他只穿了一件小褂子，赤裸着兩條小腿子跑，兩眼似乎還沒醒清，用手背揉擦着眼睛。

姪仙肩頭上的扁担兩頭是兩根鐵鈎子，一頭鈎住一隻竹籃，竹籃裏裝了去年殘留下來的紅薯，紅薯麵餅，還有小米乾飯，篾碗傢俱；另一頭鈎着一個塗了黑油子閃光的小飯罐，裝着那小米菜湯。她一來到底頭，便把飯挑子放在牛草旁邊，把竹籃與飯罐並擺在一起。在麥田裏拔麥子的爹爹，冬霞，成湘，春絮，早已陸續走到這裏來吃飯了。

在吃飯的時間，全雲慶端着碗，口裏嚼着紅薯麵餅，他早已發現成湘身體不能支持的可憐樣子，臉色也與往日慘白了許多。他說：

「成湘，你覺得怎麼樣呀？」

成湘端着一黑碗飯湯子，另一隻手裏捏着一塊紅薯，坐在一捆麥捆上，口裏嚼着紅薯，怎麼也不想下嚥。聽見伯父在喚她，便趕快喝一口湯，把口裏的紅薯沖下嚥喉去，回過頭來對着伯父說：

「從昨兒黑家（夜）吐了幾口血，就覺得頭暈，身子無力，也不想吃東西。」

「那你吃過了飯回去歇歇吧！」

成湘聽了這一句放赦的話，不知怎麼的，眼淚又流下來，她趕快扭轉身子去，背了人又咀嚼着不想下嚥的紅薯，喝着菜湯往嗓子眼裏沖，這種滋味是最難受的。

「爹爹，」姪仙說：「我娘的腰今天早晨疼的更厲害了，我出來時，她疼得在炕上打滾呢。還是接個先生給娘看看吧。」

全雲慶一面咬着紅薯麵餅，一面翻起紅爛眼皮看着姪仙，聽得姪仙的話，只哼了一句，沉默一會，才說：

「等麥忙過了，有了空兒，再去請先生看。」

「娘的病不能再耽擱了。」姪仙說：「爹爹應該先顧人命要緊呀。」

全雲慶又哼了一聲，他這個大女兒姪仙是較比其他的女兒懂事的，所以她的話在全雲慶的耳朵裏還可發生一些效力。答應了去接先生給他老婆子看病。然而他心裏委實不愉快，他非常擔心着這一次接醫生的醫藥費，擔心着這一次的秋麥收穫的麥，將被他老婆的病所消耗。而且還要照例的給官方攤捐，納稅，封糧；還有他典租了地主十幾畝田地的租糧，……一切都是由這些田地裏的收穫開支。他只恨這田

地不肥沃，不能成堆的豐收糧食，不能救濟他積壓在心上的飢荒。……想到這些，便只有再把一家人口的飯食緊縮。吃青草葉子，吃穀沫菜湯，吃紅薯，蘆葦片子。……

太陽逐漸加着熱度，蒸烤着遠近的大小村莊與原野中的金黃麥叢。風吹得黃麥穗子翻舞，波蕩，嗚嗚的叫。一陣小旋風兒滴溜溜打着轉子。蒼過幾塊麥田，直朝全雲慶一家吃飯的人口旋過來，捲起麥葉與枯草，捲得那黃麥穗子抖着。全雲慶趕快站起來，從自己的飯碗裏用筷子挑了一些飯米甩過去，給旋風神吃。那旋風一閃便過去了。春絮已經吃飽了飯，把碗筷放進竹籃裏，坐在一捆麥穗子上望着遠去的旋風，嘆了一口氣，小聲對坐在身旁的成湘說：

『旋風就是人的魂兒，人死了就變成旋風旋進墳墓裏去。』

『誰說的？』成湘問道：『那麼這個旋風是誰的魂兒呢？說不定是我娘的魂兒呢，她看見我們在吃飯，就過來也想吃點兒。』

春絮笑了，望着成湘，聽她這種奇異的想頭。最後她告訴成湘一個旋風的故事，說有一個黑大的旋風，把一個拾草的孩子的鞋旋起來走了，那孩子着了急，舉起土釵便向着那黑旋風輪過去，誰知土釵刺中了旋風神，直在那半空中旋着，多少黑血點子如雨一般洒下來。那拾草的孩子被嚇得魂不附體，等到走回家去時，便嚇死了。

『這是誰告你說的？』成湘問：『那人可真看見過這拾草的孩子麼？』

『這是真事，人家多少人都知道的。』春絮嚴肅着臉孔說。

這時候，大家都把飯碗放進竹籃裏了，全雲慶催促着成湘早點回去休息吧，走時並把飯挑子挑回去。這裏便又開始了拔麥子的工作了。全雲慶和三個姐妹在太陽的蒸晒下流着汗珠拔麥子。盛地提了一個小竹籃子，在被拔過麥的裸田裏揀着遺失的麥種子，並且担任着驅逐老鴉和鴿子鴿雀們的職責。

精衰的盛地，因感到熱，把上身的小褂子也脫去，精光着身子，怎經得起逐漸加着熾烈的陽光的烤晒呢？一會，小腰因躬着伸手拾麥穗，也有些作疼起來。但在嚴肅的父親監視下，他是不敢隨便喊一聲疲乏或腰疼的。等他實在不願再彎腰拾麥穗了，他便跑到大路地頭的牛車上，站在上面舉首翹望，裝做看老鴉的樣子，歇一會子。

冬霞與春絮兩姐妹，並着肩兒拔着麥，兩個人的花條子布衣都被汗水濕透了，頭髮裏裹着塵土，脖頸裏也是汗亮閃光，臉波晒得通紅，一身的塵土，簡直變成兩個泥土人兒似的，每個人的手掌上都被麥稈子勒起紫泡。冬霞的手腳雖快，可是受不住太陽毒烈的烤晒，身體不能久經勞累，目前頭已有點發暈了。她挺直起身子，望着自己起了泡的手掌，嘆一口氣說：

『唉，手掌像針刺一般疼的慌。』
『是呀，你瞧我的手，快出血了。』

春絮說着，把兩張手掌一齊伸出去給二姐冬霞看。冬霞只望見春絮的兩個手掌發着紫烏的顏色，大大小小不知有若干紅紫血泡，鼓起圓溜溜的像鳥眼睛。冬霞看了，不禁打了一個寒噤，說：

『這可了不得，還不快些把它們用針挑破放血呀！』

春絮搖搖頭，說：『使不得，若把它們挑破了，更疼，就不如不挑了。』她說着，便又彎下腰，一大把一大把握住麥子積死命的切緊牙齒往下勒，既勒下來的麥稈上帶了泥土的，又往她舉起的綠鞋上摔打幾下，然後才放在身子背後去，積成一束，準備綁捆。

冬霞被剛才春絮的手嚇得還在發怔，她突發現身旁蛇仙那兩個屈死鬼眼睛在瞪着她，對她板着臉孔，躬着眉頭。這時她才意識到站得時間太久了，她被丟落在後面。她趕快彎下酸疼的腰去，又一根一根用發疼的手勒着麥稈子。

『她仙的浪眼睛，你怕麼？』春黎低聲問多儀二姐。

多儀扭過頭去瞧着春黎那汗水淋漓的臉，笑了笑，露出兩根白門牙，並不表示意思。

『難道你怕她小浪婆子？』春黎加大了聲音說：『我才不把她放在眼裏呢。若是她用眼睛瞪我一下，我就瞪她兩下。』

春黎的話她仙顯然是聽見了，但這會子她只低了頭，納着額鬚，擡起嘴唇勸着麥苗。顯然她對春黎也真是無法對付，除了在爹娘面前她可以加兩句發策她的話外，一離開爹娘的面，她只好不理她，叫嬌橫行去！

四

那可憐的女兒成湘，自從得了伯父的赦放令，便挑了黑釉飯罐和竹籃等物，慢慢繞着超徑，沿着一條青泥雨水溝堤向着村子裏走來。一面走，一面想着她的病都是她那不成器的爹爹氣下的根子，經不起什麼勞累過度，便很容易發作。她想到她的胞哥也寄生在外祖母家裏，也是常常受舅父母們的謾罵和凌辱麼？父親在外面做長工，也不是受主人的白眼與虐待呢？……她們一家人都在給人家做馬牛奴隸，這還不都是不成器的爹爹把她們陷害的麼？……想得正在出神，忽覺腿子一跌，肩膀上挑的那飯擔子被震得吱吱作響，飯擔子幾乎從她肩膀上滑下去，怔目注視，才知道腳踏溜了路，踏在草葉上滑了一腳，只感得她的小心房還在卜卜的跳。

回到那前院圍牆的柵欄裏，迎面便看見小蕪兒從二廊門裏走出，看見了成湘挑着飯擔子回來，便趕快走上來，說：

『成湘姐姐，你回來的正好，舅媽的病很厲害，我要回老爺那處兒去吃飯，沒有人看守，你快點進去看着吧。』

蕪兒說着，已經很快的跑出柵欄去，兩隻大腳震得地下噠噠的響着，影兒都沒有了。成湘喘着氣，用手推開二廊門子，門廊上懸吊的那個銅鈴少不得又被門板撞得叮啷一響。她把飯挑子挑進二門，繞過影壁，便已聽得大娘在正房裏的呻吟聲了。

成湘把飯挑子放下，用些淨水把碗筷洗過，才走進正房裏去慰問伯母的病那病婦人一看見成湘回來，便低聲着兩個繃皮眼睛，說：

『成湘回來了麼？還回不去？』

『伯伯叫我回來歇歇的，因為我頭發暈，不回去了。大娘，你的病還不見輕麼？三樸老太太念過佛也不見效麼？』

老婦人蓬鬆着稀弱的黃髮，翻過一個身，又呻吟一陣，說：

『說的是呢，三樸老太太的念佛，一向是挺靈驗的，爲什麼給我割過就不見效？我想我這病是好不了。』

『這是什麼話，大娘，你好好的養養，不要緊的。我看你拔一拔火罐子，一定見效兒。』

清婦聽得成湘說拔火罐子，彷彿提醒起她一件事似的。她叫成湘將火罐兒從抽屜裏取出來，準備了火柴與一燒紙，『她自己橫過腰來，撩起自己的衣服，露出腰間的瘦皮肉，命成湘把紙燃着，放進黑絨子火罐兒裏，向着她的枯瘦皮肉扣下去。她只感到那火罐子的嘴用力把她的皮肉一吸，一塊皮肉被吸進去。接着又同樣繞着她的腰部拔了兩三個火罐，她的腰疼居然減輕了許多，她不呻吟了。但是那嗅覺敏銳的成湘，一嗅得火罐子中的紙煙臭氣，便忍不住的咳嗽起來。她咳嗽得是那麼厲害，把胸腰佷佷得佷一架弓，抖動着，臉孔被震得通紅，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你休息去吧，成湘，這火罐拔得很見效呢。』

清婦枯瘦的臉含着苦笑，望着成湘咳嗽得可怕的样子。

成湘停止了咳嗽，吐出一口痰，用衣襟拭着被震出來的眼淚，吸一口氣，說：

『不怕，我還是守着大娘，等大娘的火罐起了我再去。』

『看你這孩子，不要太執拗，你身子要緊，早點過去歇歇吧。火罐我自己可以取的。』

成湘見伯母態度堅決叫她去，她只好依了伯母的意思，離開正房，過東陪房裏來休息。東陪房的窗

子上掛着一掛竹簾，房裏黑洞洞的顯得特別淒涼。成湘把竹簾捲起，窗格上的棉紙破了幾處窟窿，窗外的小院裏被太陽晒得通亮，反映得這窗格的紙上也有些光，房間裏便不似以前那麼黑暗了。她躺睡在炕上，靜聽着窗外那棵櫻桃樹枝叢中的麻雀叫，兩隻烏溜溜的眼睛仰視着被煙熏得焦黑的屋樑。心中正在像滾騰的水浪般胡思亂想，忽聽得二廊門樓上的小鐵鈴被撞咯哪一响。聽見兩隻沉重的腳板走路，知道是小籠兒回來了。

小籠兒這個純樸的外甥女兒，雖然回到老爺那裏去吃飯，因為一心牽挂着大舅母的病，所以狼虎一般吞嚥了幾口飯，便急急跑回來看望舅母。她逕直往正房走進，發現舅母的腰上扣着三四個黑溜閃光的火罐子，不由得驚訝的喚叫道：

『我的娘呀，腰疼也拔的罐子麼？』

她只發現那病人側橫着身子，頭也沒有放在枕頭上，瘦臉皮枯黃得像蠟紙，微閉着兩張眼睛，像這着什麼鴉片煙癮一般不願意睜開。聽見籠兒說話，只哼了一聲，說：

『拔上罐子輕多了。我這會子想睡覺，你替我把夾被子蓋上，就過東房裏去給成湘談話，小心別把火罐弄下了。』

籠兒從炕頭上拉起破夾被來，輕輕把舅母的腰蓋住。舅母眼睛都沒啓一下，似乎是睡着了。籠兒的任務達到，便蹣着手腳退出正房，悄悄把門兒掩上，轉過東陪房裏來。成湘仍躺睡在炕上，眼皮雖然閉着，見籠兒進來，又睜開了。

『籠兒，你舅母的病好些麼？』

『她睡着了。我看見她腰裏拔着三四個火罐子。』

成湘笑着，用手撐着身子坐起來，她舉上一隻手去理着蓬鬆的頭髮，望着籠兒說：

「你上炕來吧，這會兒沒有人，我們可以談會話兒了。」

爺兒也笑得露出了黑牙根，一對眼睛閃閃着，一雙粗長的大腳腿一翻，便登上炕來，脫去兩隻大鞋，挪近成湘跟前，說：

「成湘姐，聽說你要休息，你還是躺着吧，有什麼話還是一樣的說的。」

「不怎的，我只要不下地去拔麥子，做重活，就沒關係的。這會子在這屋子裏坐着不給太陽晒，已似神仙兒了。——我先問你，爺兒，你跟着你老爺吃的飯好麼？一天三頓淨吃些什麼？」

爺兒又是一謎眼睛，露着黑牙根子，說：「比着舅家裏吃得好些，因為他年紀老了，壞的吃不下，多吃些米麵，身子才得強壯。我老爺常說：人老了，別的什麼都沒想頭了，只圖吃些好的。可是他口裏是那麼說，實際上頓頓有小米吃，他心裏就有些不忍了。因為他這一輩子也是辛苦過來的人，深知道那每一粒米都不是容易來的，所以頓頓吃小米，他也很心疼的。有時總也吃些葷沫菜湯的。」

「聽說爺爺要準備一口柏木好棺材的，這事是真是假？」

「是真的，他想把後事都準備好，連衣服鞋襪都做起來，他現在活着看見這些，心裏才得到安慰。」成湘聽了爺兒的話，出一口長氣，慘白的臉孔上沒一點血色，她慢慢把身子放平在炕上，頭枕在一條枕頭上，說：

「唉，人老了就把死後的東西都預備下，還有什麼意思？這不是給那老頭子更添了不快樂？」

爺兒又笑着說：「老年人可不是這麼想法呢。……」

兩個人正在談得熱鬧時，正房裏的病婦却又呻吟着喚叫小爺兒了。小爺兒趕快穿起兩隻大鞋，答應着走過去。那病婦已經睡醒，她叫爺兒替她把腰裏的火爐拉下去，爺兒先把那蓋着病人身體的破夾被掀開，再照舅母的話把那些火爐都起下去，又把夾被遮住病婦的身子。如今看得那病人臉上減少了許多苦

痛，便是呻吟聲又少了。

正房的窗格紙上纏着一些槐樹枝葉的蔭影，陽光悄悄從破洞裏漏進來，映得狼藉的炕席上許多光點輝煌。箍兒替病人把一切都收拾妥當，病人便又睡去，箍兒才又悄悄退出房門來。

在田裏拔麥子的全雲慶和他姑娘兒子，在那烈日一般的陽光下，每個人被蒸餾得遍體流汗，盛地的小臉被烤得紅溜溜的像兩個茄子似的閃光。他把小竹籃丟在地下，揀起的麥穗都握在手裏，用草莖捆縛起來。他一向在村頭與那些野孩子們貪玩慣了的人，現在受着這種單調與寂寞，特別感到不好受。一會，田裏的麥子被拔得剩下很少一小塊了，全雲慶走去把牛套進車轅，開始往麥場裏拉麥子了。他在喚着盛地：

「狗繹巴子，跟我裝車來，隨着車到場裏去看麥子。」

盛地一聽得這話，彷彿被釋放的小囚徒一般，把拾得的麥把子都放到麥捆上，一直向着牛車跑來。跳上牛車去，幫助父親把麥捆子順整齊。全雲慶一面吆喝着黃牛慢慢往麥田裏走，一面用着一條木杈把成捆的麥子釘住送上大車去，盛地站在上面接。一會，一大牛車的麥捆子已疊起似柴垛一般高了。然後全雲慶吆喝住黃牛別走，把一根粗麻繩子甩上去，把麥車縛了兩道，盛地也不叫下來，還把黃牛回過頭去，拖了那一大車的麥子趕向麥場裏去了。

這裏剩下的三個姐妹，見管家的爸爸趕着牛車走了，因為從吃過早飯拔麥到現在，還沒有直過一會腰，並且遍體被太陽蒸晒得流着臭汗，口渴腹乾，覺得十分疲乏，實在需要休息一下喘喘氣了。那三姐春翠望望大路上父親趕麥車的影子，漸漸遠了，便用衣襟抖擻着汗臉，對二姐冬霞說：

「二姐姐，好渴，咱到井台上去喝口水歇會兒吧！」

那二姐冬霞，胆子沒有三妹大，她最願意的是大姐純仙那屈死鬼的一對眼睛和那難看的臉，若是她

同三妹春絮一走，離開麥田去喝水休息，姪仙的臉孔一定板喪得很難看，所以索性不如再在這太陽地下忍耐一會，等麥子拔光了再休息。冬霞說：

『等麥子拔完了再去喝水吧。』

『渴死了，等麥子拔完了，我們恐怕都被晒成人乾兒了。這會子就去吧，怕什麼？爹爹走了，誰也管不着的。』

春絮故意把嗓音放大，這話自然是說給姪仙聽的。姪仙還在一個妹妹的前面，忍苦耐勞的拔着麥子。現在爹爹趕着牛車走了，身旁便沒了能壓服那大胆潑辣的姑娘春絮，她聽得春絮的話，也只好當做沒聽見，免得給她生氣，仍是低着頭拔麥子。

春絮扯着二姐冬霞的衣服袖子，一直朝着隔田的一個水井走去，從田裏採了幾張野瓜葉子，幾根紅薯蔓子。走到井台上，冬霞便坐在井旁邊一叢柳枝灌木叢背陰裏，嘆了一口氣，趕快用手把貼在汗身子上的衣服揭起來抖着，被涼風一吹，一身的疲倦都被趕起來了。尤其她那兩條胳膊像被壓上幾百斤重的大石塊一般沉重，腰像要斷裂一般痛，腿子一屈像失了知覺一般麻木，連伸都伸不開了，兩隻眼睛由不得想閉起來，頭在一顛一顛打着盹兒了。……

春絮把那幾片野瓜葉子用紅薯蔓繫好，再把紅薯蔓一段一段接起來，繫下井裏去，一下一下在井水中沉繫，猛然扯起來，趕快用兩個手掌捧了那叢瓜葉子帶上來的水送往口裏喝着。她一連喝了好幾捧水，最後再扯上來用手捧起，趕忙喚叫二姐冬霞：

『二姐姐，二姐姐，快點來喝呀！』

誰知冬霞坐在那樹叢的陰影裏，盹兒打得直似個不倒翁一般，東歪西倒。經春絮這麼大聲的喚叫，她才醒來，喝了幾捧涼水，身上的疲乏和醜態才解過來了。

曠野裏萬籟和小穀的幼苗，成行成列，飛抖着葉子，遠近都是綠油油一片碧青，太陽把這青綠的世
界蒸得冒著煙氣，昏渾的半空裏已不似以前那麼澄澈可愛了。冬霞喝過那一捧涼水，便不感到怎麼熱
了，趕快催促春絮回去拔麥子。誰知那春絮坐在二姐冬霞身旁，懶倦的怎麼也不想動了。冬霞道：

「我們再不去，爹爹的牛車拐回來了，發現我們歇着，爹爹又要罵呢。還有那屈死鬼的嘴舌更厲
害，告了我們，就更糟了。」

「叫她告去，我才不怕呢。爹爹打死我，把我推下井去淹死，不要算了。」

冬霞聽得春絮的話，嚇得只瞪眼睛，覺得這個姑娘，越大越厲害得沒天沒法，連爹爹都不害怕了。
可是她是害怕爹爹，她不能同春絮一樣學得那麼沒規矩，便站起身子來，說：

「我去了，你在這裏歇着吧。」

冬霞說着，便向麥田裏走來。春絮仍坐在井旁的一叢灌木蔭影裏乘涼，歇着。

她仙沒有休息一刻，爲了表現她孝順父母，聽從父母的話，她始終在毒烈的陽光下掙扎着拔麥子。
她看見冬霞走來了，便又擱起她那屈死鬼子眼睛來，嚮冬霞，說：

「你怎麼也跟她學？她生成的是個壞東西，你也想變成壞東西麼？」

冬霞並不分辯，只是對她仙笑笑，然後又低下頭去，走到她原先的位子去拔麥子了。誰知春絮這不
客氣一點委屈的姑娘，自從冬霞離開那井台後，她就很注意的仰起耳朵，聽聽她仙那屈死鬼說什麼話，
還井台與那麥田雖隔開一塊田，談話還可以聽清楚，她一聽得屈死鬼她仙一說她壞東西，她早日就對她
仙懷恨下的私仇，便一齊湧上她的心頭，一下便從那叢灌木蔭影裏跳起來，像一個瘋子似的跳着雙腳，
響着發了痧的喉嚨叫罵道：

「你才是壞東西，你才是壞東西，你個屈死鬼子是壞東西，小老婆，養漢精，你爲什麼罵我是壞東

西？……」

春絮叫罵着，一面勒起了袖口，一面往這裏跑着撲了過來，彷彿是個吃人的母虎一般兇狂的站在媧仙面前，被氣得喘着氣，兩隻勒起袖管的赤臂杵在腰裏，頭髮，辮子蓬亂着，嘴脣和眼皮激憤得顫跳，橫起脖子來，要與媧仙拚個死活。

媧仙站起身子，揚起額蓋上一塊肉皮，眉頭間一個疙瘩，那一對屈死鬼眼睛望着春絮，說：

「我說你壞東西，是因為你不好好做活呀！你爲什麼跑到那樹蔭兒裏去坐着，不來拔麥子？」

「我渴呀，我要喝水呀。天這麼熱，口渴了連口水都不讓喝麼？就沒有這個道理！你說我是壞東西，我就是不幹！」

「不幹，你怎麼樣了我？」媧仙也頂上嘴去，側過肩頭來，表示不怕她。

「你罵我壞東西，那就是不行！」

春絮被氣得更厲害，滿臉通紅，彎下身子去用手抓起一塊土塊子來便朝媧仙的頭打過去。媧仙把頭一閃，土塊落了空。春絮又想抓土來擲，媧仙似乎也不示弱，也準備抵抗。這時候，冬霞見情勢嚴重，趕忙走上來拉住了春絮，並且勸着她不要再鬧，爹爹快回來了。

那春絮雖然被拉住了路膊，似乎還不甘休，大哭大叫，用力想掙脫冬霞的牽縛，並且說着：「爹爹來了也是一樣的，我不能受他的侮辱，她罵我壞東西，就不行。」

冬霞好容易用盡了氣力，才把春絮拉到一旁去，按她坐在麥捆子上休息，她嘴裏還是不住聲的罵媧仙壞東西，養漢精，小老婆，……口裏不住喘氣，並且不時用衣襟拭着眼淚。……

那媧仙是個懂事的人，心裏想若是與她一般見識，仍舊對打對罵，等爹爹回來遇見，自己反倒有了不是，所以就忍了這口氣，任她個瘋潑娘子橫行去。自己含着淚，仍又彎下腰一把一把拔着麥子。但心

裏想着這滾女人橫行無道的氣人處，受她欺侮太多，便又忍不住痛哭起來，眼淚似雨般落着，仍是拔着麥子，用手背拭着眼淚，用手指擰着鼻孔裏流下來的鼻涕。想到最氣人處，又抬起頭來對旁邊仍不停叫罵的春絮叫一聲：

「現在我不理你，等爸爸回來再給你算賬！」

春絮聽她又招她，便又瘋子似的站起來，罵道：「你算他媽的什麼賬，爹爹回來我也不怕你。」接着又是一大串叫罵。

姥仙只好又忍下去，低下頭沉默不語，拔麥子。春絮見她再不言語，那叫罵聲也便逐漸沒了力量。她覺得自己把姥仙屈死鬼征服了，以後永不怕她，自己勝利的心境中感到快感。但也委實怕她告訴父親，於是也走去繼續她拔的那四塊麥子了。

這一場小風波剛剛平息，全雲塵趕着牛車進了麥田，這一次盛地沒有跟來，被留在麥場裏看麥子，裝麥車的事，便不得不僱勞他自己了。他一點也不知道這裏的幾個孩子發生了一次爭吵，只是一味的喝着黃牛，把田裏那成行列的麥捆子用木杈穿起往牛車上放，這時姥仙的眼睛還是濕潤閃光，淚水未乾。心裏早已決定想把春絮的事告訴父親，如今又想到當真告了父親，一定又是一場風波騷鬧，娘在家裏病着，被她得到這消息，自然又未免把病加重。父親的暴躁性子一衝上來，把春絮打一頓，說不定又把她的皮骨打折，事情就又鬧大了。她最後還是忍耐了這口氣，沒有把春絮的事告訴父親。

誰知全雲塵趕過牛車來時，發現姥仙的眼睛紅紅的，便問姥仙爲什麼哭？姥仙說：

「什麼也不爲，是剛才麥芒扎着眼睛的。……」

全雲在旁邊拔麥子也不敢說一句話。春絮呢？她自然更擔心着剛才的事如果被父親知道了，她裏換爹爹的木杈的，也儘管低着頭，很快的拔着麥子，把成束的麥子捆起來。

麥子拔完以後，都用牛車拉到麥場上。這塊被碌碌軌得像水門汀一般堅硬平滑的黃土場，就在臨近村郊不到一箭之地。那帶了潛根的麥子一被拉到這麥場上，堆得像小山頭一般高，又經過鋤刀把根與穗鏟開，根子拉回家去做燃料，穗子便被攤散在這塊場上給太陽晒。狗繹巴子便被父親派定坐在這麥場旁邊看麻雀，這種工作雖然輕鬆，但狗繹巴子最害怕呆板無趣的，他坐在那被太陽蒸烤得像火籠子一般的場上，頭上戴着一頂麥蒿編的大草帽，手裏舉着一根大秫秸，望着那被太陽晒得嗒嗒發響的麥穗子，苦惱萬分。

麥場不遠處是一條走大車的土路，拉麥草的馬騾車時常從那條路上咯咯噔噔的來往走過，有許多光屁股的孩子們在那路上弄土玩。盛地望着，有些眼饞，那孩子羣裏忽然有一個喚道：

「狗繹巴子，出來玩呀！」

盛地仔細一看，才看出那個孩子便是那日向他眼睛裏撒土的那個淘氣的孩子。盛地對他有些胆怯，可是那個孩子一味的表示對他好感，一張圓臉孔笑得像鏗鏗鏗兒似的，兩隻眼睛和一張嘴巴總是在裂着，叫他到那大路上去玩耍。盛地禁不起那孩子引誘，小心房早已癢癢的了。於是把頭上的大草帽一摘，連同手裏的那根大秫秸都丟在地下，一直跑上黃土路去弄泥土玩。他們把車轍下的麵糊土用手推成堆，然後用胳膊肘子硯一個坑，向着坑兒裏尿尿，等它結了泥殼子，便把這泥殼子托起來當做飯鍋用。大家算做一家人，在這泥鍋裏做飯。……

盛地只顧去玩，看麻雀的事早已忘到雲霄以外。誰知那討厭的麻雀和鵲雀，一見麥場裏沒有人看，成羣結隊落下來，跳進麥穗子裏去，儘量的吃着，鬧着，吱吱喳喳亂吵着，像要鬧翻了天一般。一會，全雲裏牽着黃牛來軋麥穗，發現麥場裏吵鬧的麻雀們，便急了脚，拖着老牛的纏繩直跑，跑到場邊沿，又尋不見盛地，心裏更是一陣惱怒。雀子們聽得有人來，早已噹噹一聲飛去了，想打一下出

氣也打不着，心中急得只是大聲喚叫盛地：『盛地，盛地，他媽的跑到那兒去啦？麻雀快把麥子吃光了。……』

叫着，眼睛裏被氣得仍冒出火，發現大車路上盛地精光着身子跑來了。全雲慶被氣得頭發暈了，一把掌打在盛地的背上，直把盛地打了一個前爬，盛地被嚇得像暈了的一般，爬起身來趕快向前跑去，哭都哭不出聲來了。

全雲慶把牛繩放了，被氣得紅着兩隻眼睛還在追，並且厲聲叫罵道：

『叫你看着麻雀，你跑出去幹什麼了？今天我非把你捺死不行！……』

盛地被嚇得只是光叫，沒魂兒一般奔跑，可是怎能跑過全雲慶那兩條大腿呢？又是重重的兩巴掌直打在他的脊背上，全雲慶的氣這才消滅了一半，停止了脚，還是罵個不止。回頭看見黃牛也跑進麥子裏去，低着頭咀嚼。全雲慶又跑回來，拾起了鞭子又打着黃牛，把牛打得也奔蹶起來，向麥場裏拉下糞，把麥子弄髒了很多。

五

這是個被太陽烤晒得像火爐兒一般炎熱的下午，全雲慶準備牽牛來碾麥穗，想不到被他的盛地把他氣得一整下午的心情悶悶鬱鬱，臉上沒有一點笑意。盛地被打以後，還站在麥場一旁的土路邊，一面用手背揉着眼皮，一面還像唱戲一般嗚咽個不歇。

北方大平原上的麥秋中，「打場」（碾麥穗，將碾過後的麥粒收進倉中）是件隆重的事，少不得又把全家人馬都開上場來。與全雲慶一路來的是春絮和冬霞兩姐妹，她倆見父親生了氣，誰都不敢說一句話，只把那「打場」該準備的東西準備了，該辦的事辦了，都低着頭，不敢正眼瞧父親的面孔一下。

全雲慶把黃牛吆喝住，站在麥場一旁的空曠裏。那黃牛便規規矩矩站在那裏，脖頸都不敢扭一扭，彷彿也很害怕全雲慶，只把兩隻耳朵倒豎了，一動不動。全雲慶一面提着筐頭，用手把牛拉在麥穗上的糞抓進筐裏，一面回頭問着冬霞：

「冬霞，你娘來不來呀？」

冬霞正在往石碌礮的木框子上拴着牛套上的鐵環子，聽見爹爹問她，便趕快轉過身來，小心的說：「我大姐給她包頭哩，頭包好了就來的。」

春絮見爹爹問話，知道爹爹的氣減消了，便悄悄向冬霞使眼色意思是叫她把盛地弟弟安慰幾句，不要叫他再哼唧，以免把爸爸的壞脾再勾惹翻了，還要挨打的。冬霞會意，正要往那裏走時，只見迎面從大路分過來一條小路上母親撐了姓仙的肩頭，頭上包着一塊藍布，走一步呻吟一聲的往這麥場上來了，背後還還跟了成湘。成湘肩頭上滑着一大捆木板，木簍，和木扒子，手裏還提了小簸箕，望見春絮和冬

霞，已經撮起嘴唇笑了，顯然她已恢復健康，兩隻烏溜溜的黑眼珠在太陽下放光。

『還走不動麼？那就不如在家裏好好歇歇呀！』全雲慶勉強笑着說。

『娘在家裏歇不住，她說打場事情忙，所以也出來啦。』她仙替母親回答着，慢慢把母親引進麥場上，撒了捆麥蒿子讓母親坐了。

太陽晒得金黃的麥場上，到處噁噁的叫。她仙的母親一坐下去，便感到麥蒿子上一陣熱氣侵襲着臀部。她那剛剛病癒的身子，尙未恢復健康，受到曠野裏吹過來的風，就不免感到有些發寒，但她仍舊掙扎着忍耐了。

冬霞把盛地拉進麥場來，母親看見盛地兩隻眼睛被弄得通紅，便問道：

『你又怎麼？誰打你來麼？』她說着，便伸過發顫的手去，把盛地拉到跟前，只見盛地的背上有兩個巴掌紫印。母親一看見，由不得驚訝的叫了一聲：『哎呀，是你爹爹又打你來麼？可是這麼恨的心。』

老婦人一面說着，那枯槁瘦眼皮裏便撲撲滾滾下淚珠來。盛地也放聲哭了。老婦人用衣襟子拭了眼淚，又啞啞着

『我不在跟前，你就又下那毒手，看看，把孩子的脊梁打起了多大兩個巴掌印子。若真把孩子想打死他，還不如先把我這條性命用刀子切死呢。……』說着，便又哭起來。

她仙過來又勸慰一陣。那在麥穗上套黃牛的全雲慶，聽得老婆悲淒的哭泣，心裏也委實難受，他想，老婆的腰疼病剛才減輕，他實在不應該對這勞苦多病的老婆子心上添加痛苦。那老婆子雖經她仙勸說，悲哭仍不停止，最後全春慶陰沉着臉兒，湊過來懺悔似的說：

『你別再哭了，我以後再也不打盛地了。』說着被太陽晒得暗紅的眼皮裏也滾着淚花。

老婦人看見全雲慶難過的樣子，便停止了哭，提起衣襟子拭乾眼淚，又在那麥秸子上坐着歇了一會，等全雲慶把牛籠套好，把眼睛撫起來，套在石碌礮上，牽着它在麥場上拖了碌礮轉圈子，她才站起身子來，同了幾位姐妹持了木杈掀動着軋過的麥穗子，把沒軋過的翻上來。

空氣悶燥得使人的呼吸都感到有壓力，被掀挑起來的麥穗子，因被碌礮軋碎了，有細小的麥芒飛起，隨着塵土，落在每個人的臉孔，頭髮，眼睫毛和衣服上，把每個人的呼吸器官都阻礙得難受。尤其是成溜這個體質衰弱的姑娘，常常被這麥芒塵土刺激得咳嗽着，吐出來的痰裏混着泥土。

打場的工作一開始，大家都沉默下來，每個人的耳朵裏聽見的只是碌礮的吱呢聲，與木杈扒子翻弄麥穗聲，另外便是全雲慶手裏的破皮鞭抽策黃牛聲。全雲慶頭上戴了草帽遮太陽，肩頭上掛着一個篋筐，篋筐裏還裝了一個小瓦盆，準備接收那黃牛的糞尿。全雲慶一面牽着牛打旋子，一面從那遮陽光草帽邊滑下射出兩條視線來，望着他那頭上包着藍布巾的老婆，她用木杈翻一下麥穗子，便呻吟一聲，時時嘆出一口氣。

「姥仙的娘，你歇歇去吧，這裏有她們姐兒們也就够了。」

老婦人站住腳，停下手裏的木杈，嘆一口氣，用手掌抹了一下額蓋上的汗珠，說：

「唉，我有句話還沒告訴你呢。」

「什麼話呀？你說吧。」

那老婦人臉帶愁容，又一氣哼哼的呻吟個不止，那話似乎在她腦子裏打了不知多少旋子，說不出來。全雲慶看她這般光景，疑爲是她內心裏有什麼嚴重的病沒有好完全，或是要求他替她請醫生診治呢。那老婦人站在場角上，輕咳了兩聲，說：

「你們割麥去的那天，我們典租的那塊地，地主人家裏去問過，問我們那日打場，他們要到場上

來收租的。我已告訴了他是今兒，今天還得給那地主準備下麥租子呢。」

全雲慶一聽得這話，心裏便是一沉，一層烏雲將他心中的光明似乎全都遮蓋了，彷彿沉下一個黑窟的深淵，他臉上和赤裸的胸前汗水直朝下滾，把半條褲子都濕透了。

「既是那麼的就等他來吧。」全雲慶勉強的說了一句，就又隨着黃牛的纏纏轉移着身子。

「我以前就給你說過，典租是不上算的，一家人辛苦一年，最後打下麥子來，還是送給人家，若是這樣，就不如早些把典租人家的那地退還咱。」母親哭喪着臉兒說。

「唉，你不知道。」全雲慶橫過脖頸斜着眼睛望了老婆一下，說：「我們自己的地種出來的糧食，怎麼够一家人口吃呢？典租人家這地畝裏收來的糧食雖够那租糧，可是那柴醬子是我們的賺頭呀。」

「那幾根子麥草怎麼够置一家人口辛苦的血汗呢？」

全雲慶被老婆追問急了，心裏有些冒火，大聲說：「不够就不够。不租人家這地，一年的柴燒可從那裏弄來？若依你說怎麼辦？」

「依我說麼？不租人家的地，好好將自己的田地培糞肥，多上一些草葉，一家人也不會這麼忙，她也可肥沃了，也就多收點子糧食。」

全雲慶忽然長嘆一口氣，用脖子磕了老婆一下，生氣的說：「你可知道什麼？從我們分過家以後，外面人都說我們窮了，過不的了，你知道麼？人家外面的眼睛比你自家裏還看的準。若不點租人家這幾畝地，我們自己家裏的田地可有多少？外人的嘴够多麼厲害，一被傳出去，你那狗繯巴子連個媳婦兒都要不上呀！……」

老婦人聽了全雲慶的話，覺得也有些道理，若不典租人家這幾畝田裝點他們的門戶，恐怕早就受到人家的蔑視了。她站得時間久了，眼睛便冒起了熱點，沒氣力再與這固執的老東西辯論，硬撐着木仗歪

坐在麥場角落的一塊麥根子上，喊着姚仙：

『姚仙，姚仙，我嘴裏渴的慌，你替我打點子涼水來喝。』

姚仙頭上也用一塊藍布包了，她那眼睫毛和髮角毛髮都被麥塵土染成了黃色的，臉和鼻也都變了顏色，頭上的那塊包頭布也蒙了塵土。她提起一個繫了藤繩兒的鐵葉鏟兒，到附近一口水井去汲水，先汲上一小鏟兒水，用手捧着，抹了兩下臉，然後又喝了幾口，才再汲一小鏟水提回來給娘喝。

老婦人喝了一鏟子涼水，那像火筒子似的肚腔裏一經這涼水的澆淋，只感到週身的熱氣都被那涼水驅散了，精神立刻清爽了許多，吐出一口長氣說：

『春絮成湘，冬霞，你們熱去喝口涼水冰冰吧，這水好涼呀真是敗火的。……』說着便咳嗽着，吐出一口泥痰來。

這幾個女兒，每個人都被太陽蒸晒得像小汗人兒似的，臉上脖頸裏的汗水直在閃光，在那嚴板着臉的全雲慶面前做事，沒有人發號令，誰敢去喝水呢？今見母親說出這話，那口裏早已乾渴得很難受的姑娘們，像得了解救一般。最初是春絮，一聽得母親的話，便把條木杓往場邊子一甩，什麼也不管的直朝那水鏟子跑去，提起水鏟兒就又往水井台兒上飛跑，彷彿一輩子沒有喝過水的一般急。冬霞隨在後面。終久成湘還能忍耐，她爲了在伯父母面前裝飾出個勤辛模樣，仍是拿着那條木杓擦着額上的麥穗子，挑鬆，又翻過個面。一直等到那兩個姐姐都喝完水，往臉上洗過，往回走時，成湘才慢慢向着那水井台兒上走去。

成湘頭上沒有用布包紮遮塵土，所以她一滿頭都是灰塵，喉嚨裏也感到乾得難受，禁不住咳嗽兩聲，吐出一口泥巴一樣的黏痰來，用手抹一下鼻窩兒，也是一些泥，汲上一小鏟子水，放在地下先蘸了蘸，不禁哎呀了一聲，原來自己臉上被汗水沾住的灰塵，已經把她裝飾得像個泥人兒般了。她先用手捧

起水來洗了幾下臉，才盛到舒服些。最後一連氣的飲下一罐子涼水，一滿腹的火熱才被這一罐涼水澆熄了。坐在井台上喘一口氣，彷彿剛從冰窖裏走出來一般。兩眼正在發酸，忽見空地精光溜小身子也夠氣來喝水，成湘只好替他汲起一罐子水來給他喝。

盛地一連氣喝了四五口，盪起頭來喘口氣，頭上那根小辮子垂在一旁，兩只小眼睛烏溜溜的旋着，說：『成湘姐姐我叔兒來了。』

盛地所說的叔兒，便是成湘的父親，成湘一聽見，心裏便跳起來，低下頭問盛地：『你叔兒在那裏？』

盛地回過小身子向着麥堆後面一指，說就在那麥堆後面坐着和爸爸說話兒。成湘把水罐子放下，剛向着裏走了幾步，迎面已有冬霞姐姐嘖嘖的跑過來，飛舞着一雙眼睛笑向她說：

『成湘，快點去，你爹來了，說要把你帶走哩！』

成湘聽得這話，不知道什麼意思，可是着慌的一顆心跳得更厲害，趕快問冬霞二姐：

『他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

冬霞抿嘴一笑，似乎對這事情有奇異的心情，用手掌撫着嘴說：

『我也沒有聽清楚，我光聽見你爹同我爹在談話兒，說也要把你帶去。』

成湘心裏更有些慌，便急急的跑到麥場邊，只見她那圓臉盤兒的爹爹頭上戴着一頂小草帽，蹲在麥堆背影裏，端了一根小煙袋一口一口吸旱煙。伯伯牽牛繩軋麥穗的工作，被秦絮換下來，坐在近旁與爹爹說話。大娘也湊近去，見成湘走來了，便笑着說：

『這不是成湘來了麼？你問問她願不願意跟你走？』大娘一面說，一面笑。

『他要帶我到那裏去呀？』成湘沉着臉兒走近來，看見爹爹走得一身汗塵，小草帽還不摘下來，不

知怎麼心裏湧起一股酸疼，眼睛又濕漉漉的說：『這麼熱的天，你還不把草帽摘下擦擦汗？這正在忙的時候，你到這裏來幹什麼？人家主子就讓你來麼？……』說着，心裏就生了氣，也不喚他一聲爹爹。

『你爹爹想不給人家幹長工了，想出口外（張家口）去開荒，也想叫你跟着去呢，你去不去呀？成湘。』伯母露出幾分譏嘲的笑說，望着成湘的表情。

成湘聽說爹爹又想出口外去，不覺心頭的氣衝起來，身子一扭，叫道：『他要出口外他自己去，別拉扯我！一梭子家業全都叫他賠光了，如今弄得兒子姑娘沒處養，幸虧我伯伯媽收容了我，舅舅家替你收容了兒子。你的牽掛都沒有了，出去做長工，還沒做到半年，就又想別的外快了，出什麼口外，沒成器的人上天堂去也是沒成器，還想讓我出去受罪呀！若真的跟你出口外去弄得沒飯吃了，那裏可沒個伯伯家養你的女兒呀！……』成湘說着眼淚已撲簌簌的落下來抽得還不上氣了。

『你不願去就别去，何必鬧那個樣兒？』成湘的爹爹摩起腦袋，看了一下成湘，又低下頭了，順手把草帽除下，用手裏的小煙袋往地下隨着劃着。

『不去，我那一定是不去，以後你別再管我，就當你沒有這麼一個女兒，就當你的女兒死了，跟着我娘一路死了，你在外面睡着意兒胡鬧去！……』成湘說着，便用手掌撫起兩隻眼睛，放聲大哭起來。

成湘的父親把頭低得更低些，一聲不響只管用他的小煙袋鍋往下劃。

蛇仙的母親和蛇仙都上去把成湘拉住了，用着各種安慰的話去勸說，說她不願跟父親去，便待在這裏，永遠住下去，大家一定把她當親女兒待，別爲着她爹爹生氣了。爹爹輕宜不來一連，剛來了就鬧氣，吵嘴，這是不應該的。另外又用了千言百語的柔和話，才算把成湘的哭補勸住了。成湘用衣襟子拭着眼淚說：

『以後我不要這麼一個爹爹，他也不必要我這麼一個女兒，只當我死了算啦。……』

那裏，全雲慶仍在勸說着他的弟弟全雲羣，說他不必再想什麼出口外去發財啦，口外的財也不是容易發的，那荒也不是容易開的，只要勤勞耐苦，在什麼地方都能賺得錢。只要不賭錢吃嘴，能够把賺得的錢節省下來，積少成多，將來一樣還會製購田產房屋的。那全雲羣來這裏本欲同哥哥商議出口外的事，如今吃了女兒的一頓沒趣的吵罵，又聽哥哥的一口正經教訓言詞，心裏萬分感到慚愧，悔恨當初不應該染上賭博的惡習，如今一股家產都被他賭光了，兒女寄養在外面，想起來心裏也酸溜溜的，淚水湧上眼睛，一滴一滴落下去，可是手裏的小旱煙袋仍是不停的在地下割着。

『不出口外去，人家要剝我的衣服呢。』全雲羣低着頭說，仍是用小煙袋亂割着地下。

『誰剝你的衣服呀？』全雲慶說：『莫非你又賭錢輸了？』

全雲羣哼了一聲，頭不敢擡一下，割地的那根小煙袋也停止了。

『輸了多少？』

『我一年的工錢都輸光了，還得賣五畝地才能把帳還清的。』全雲羣說着，畏怯的搔一下頭，看了哥哥一眼，又低下去。

坐在近旁的那老婦人，雲羣喚她做嫂嫂的雲慶媳婦，看見叔叔這副可憐像，禁不住嗤的一聲笑起來，露出那一口脫落殘餘的蟲蝕黑牙齒，笑得一臉的黑瘦皮打起縐子，說：

『你有膽子賭，就沒膽子抗賬嗎？輸贏錢，說有就有，說無就無，不能見官的，你是好漢子，硬起脖子來給他耍個誤賴，就說不欠，他還敢給你打官司去不成！』

雲羣聽了，趕快搖頭道：『使不得，那可不行，若是真給人家那麼一鬧，人家債主子們若一齊心，可不把你弄個頭頂禿禿，倒措起雙手翻起來，把你丟下糞坑裏去。』

這句話却把哥嫂倆都說得笑裂開嘴，露出黑黃牙齒了。

『那麼你想怎麼辦呢？』嫂嫂說：『還是出口外去？』

雲羣遲疑了一下，說：『我想，出口外也得需要點盤費的，爹爹那裏還存着一股子地產，一輛大車，和一些傢具都沒分給我們哥倆，給爹爹說說分給我們，把它變賣了就够了。……』

全雲慶一聽得這話，臉孔便沉下來，說：『那只有你去說，我可不敢提。』

『那是，那是。』雲羣說：『只是我想求哥哥一件事，不知哥哥願不願意？』

『什麼事？你說吧！』全雲慶側過頭來說，斜睨着他的胞弟雲羣。

全雲羣臉上帶着慚愧的顏色，望着全雲慶，半晌，才說：

『我求哥哥給爹爹說，請爹爹饒恕我，上次我出去拿過他二十兩銀子，請他老人家不要給我顏面看，不要罵我，因為我早已害怕他够了。這一次我來看他，也許以後永遠不能再回來了？這也許是最末一次了！』

雲羣說着，眼睛裏濕漉漉的又想滴淚珠了。雲羣的嫂子趁機湊過來，說：

『叫我說，你趁早不要去看那老頭子，他所有霸佔的那股子家產，早就聲言過，等他死了你應分的那股，要留下給成湘做配送呢。』

『我不要別的，只要他把那輛車給我，就够我的盤費了。』

『那就由你去。』嫂子又說。

全雲慶在一旁沉默不語，一會，他從身旁拾起一條木杖說：『我看你直接去看他好了，你是他親兒子，過去的事也不用提，提了反倒勾起了他的舊賬來。他不會再對你使厲害的。……』

全雲慶說着，已拿着木杖站起身子來，走向碌碌軋過的麥穗上去，用木杖翻着麥穗子了。

全雲羣又把小草帽戴在頭上遮了臉孔往父親那裏去了。

被毒日蒸晒的麥場上，大家又恢復了原來的工作，石碌碌吱吱呢呢，木杈和木齒扒子嘎嗒磨得麥粒子叫。麥穗子都被軋光了，只殘留着根莖子，可是那黃牛仍不停的拖着碌碌轉圈子。春絮肩背上掛着麥筐，麥筐裏裝着小瓦盆，只感到沉甸甸的，一會比一會加重重量，牽牛繩的手掌也感到酸了，被太陽蒸晒得暈暈的眼睛，不禁時時發黑，兩條腿子也軟了，但還是沒人來換她，她像木頭人兒似的站在麥場中間，黃牛旋半個圈，她只把手裏的繩繩換換手，脚步也不移動，眼睛也不看它一下。忽然那討厭的老牛站住不走了，只聽得在挑揀麥莖的父親和蛇仙在叫着：

「快接，快接呀！……」

春絮還當老牛逃慣，一轉身，手裏的皮鞭嘩一聲抽在牛背上，那老牛生性倔強，抽牠一下，便發瘋一般奔竄起來，只聽得滿場的人都連聲叫着：「哎呀，哎呀。……」冬霞却在在一旁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這時，她才發現可惡的老牛拉了糞，糞落在麥場裏，只貼得滿石碌碌都是牛糞。春絮這時才把老牛吆喝站住。全雲慶被氣得險發昏了罵道：

「你這小老婆子，不知是幹什麼的？怎麼連牛拉糞都看不見？還不快點把那碌碌上的牛糞刮下來！」

春絮把肩頭上的麥筐放下，正準備尋東西刮牛糞，誰知那不討采的老牛又一弓腰，撒出尿來。屈死鬼趁機會蹺起一對黃眼珠，厲聲叫着：

「快接呀，撒尿了。……」

春絮被弄得手忙脚亂，趕快回身用麥筐裏的小瓦盆去接尿時，老牛的尿已撒下一半，只接了一半尿，又不撒了，氣得春絮用皮鞭使勁往牠屁股上一抽，那老牛又在麥場上胡亂的奔竄起來。貼滿牛糞的碌碌又在麥穗上胡亂的滾轉，直咕起一碌碌的麥穗麥粒。春絮只以為這一次又要挨父親的毒打了，也不

知怎麼把那碌磚上貼的牛糞刮下來爲好。聽得母親在旁邊小聲叫着：

『春架，把牛趕出場去吧，把那碌磚上的牛糞刮下去再回來。』

春架這才被母親提醒了，牽了牛繩，把討厭的老牛拉出麥場去，在荒地上停住，尋了一塊小瓦片來劃着碌磚上的牛糞。

這件事情，只鬧得冬霞忍不住的默笑，低着頭，時時發出嗤嗤聲。那成湘雖然也想笑但發現伯父和姑仙兩個人的臉孔不高興，所以只是忍着，低着頭翻麥莖子。大家正在鬧着，只聽不遠處的大路上，一聲怪響的皮鞭聲，接着便傳來大車輪的響聲，一輛騾車直朝這麥場駛來，全黨慶趕快笑着迎上去，原是那收地租的地主崔家大爺坐在騾車上，一個車夫趕了騾車來收麥租了。

六

地主崔大爺坐在那車棚兒上，老遠裏就對全雲慶笑着，直笑得露口牙齒都露出來。車夫小夥子又抽了一下響鞭，兩匹驢子便停在荒地頭了。崔大爺大聲笑着說：

「哈哈哈哈哈，雲慶呀，你這一家人真能幹，連你們小狗綠巴子都搬上來。哈哈哈哈哈。……」

說着，這崔大爺早已從驢子車上跑下來，用手掌撫弄盛地頭上的小歪辮子。全雲慶也笑着，露着一口黃牙齒，額蓋上摺起許多綉紋，說：

「我生來就是受苦的命，生養一羣姑娘，有什麼辦法？姑娘們長大，一個一個出了飛兒，到老來還不是自己抱鋤頭？我這小狗綠巴子等長大，恐怕我連骨頭都爛成土了，還能得什麼？」說着，便從自己腰帶上拉下旱煙袋送過去，給崔大爺吸煙。

那崔大爺生了一嘴唇的蒼黑鬍子，豐滿的兩個紅臉蛋，額頭跳動，穿了白綢衣領，一雙黑亮閃光的緞子鞋，手裏扯開一張紙扇子盡量在搨着脖頸與胸懷，接過全雲慶送來的旱煙袋，便把手裏的紙扇子噹的一聲疊起了。一面往煙荷包裏裝煙，一面嘆氣道：

「唉，你說那裏話？好好兒的小夥子，只少也活過他八九十的，怎麼就說得不到兒子的濟？哈哈。……」

一面笑着，一面裂着眼睛斜視着全雲慶的臉，把煙袋含進口裏在打火石了。

天氣將近傍晚，麥場裏更是一陣忙碌，崔大爺坐在麥場旁邊，一面搨旱煙，一面搨扇子，斜着一雙眼睛望着那麥場上忙碌的全雲慶一家人。拖碌磚打旋子的黃牛早已被春架拉出了麥場，春架把黃牛身上

的這套解下，把遮眼也摘了，杌在旁邊一棵小柏樹上休息。如今這麥場上的人們正在忙着用木杈子把軋殘的麥莖子攏起，用掃帚把濺遠的麥粒掃進來，用木鏟把麥粒堆成一堆。晚風徐徐吹來，大地上的暑氣逐漸被驅散了，全雲慶用手巾包了頭，雙手端起小簸箕兒，把軋過的麥粒迎着晚風向空中撒着，旋仙用木鏟子向父親的小簸箕裏送着麥粒。那麥粒中的碎糠與麥芒，一經撒在空中，便被晚風吹起，麥粒與糠芒分散了洗灑一聲，紅琳琳的麥粒子落在地下跳着，糠芒却還飛在空中慢慢向下墮。冬霞，成湘，和老婦人在揀着一堆從土砂中掃起來的麥粒中的糠，還用簸箕把塵沙掃去，四處飛來的沙土糠芒，直把她們娘兒幾個的頭髮和衣服都蒙上了土，這就更給坐在旁邊崔大爺的眼睛點綴上美麗的影色。崔大爺一雙眼睛不離成湘和冬霞兩姊妹的臉，等她兩個一站起來，他那一雙賊眼便又溜到她倆那寬大的臀部，豐滿的陰孔上浮起一層不懷好意的表情。

成湘手裏雖揀着土麥子裏的石礮，但自她爹爹去找祖父後，一心裏牽望着爹爹，深恐他受到祖父的打罵。她抬起頭，望望冬霞二姐，低聲說：

『我爹爹當真去找爺爺了麼？』

冬霞吸了一下鼻涕，笑着說：『那怎麼不是真的？誰還騙哄你？他想向爺爺討齋費出口外去。』

『唉，這個沒耶的人。』成湘嘆一口氣說：『還有什麼臉兒去見爺爺呀！』說着，她忽然站起身子，說：『大娘，我回去看看他吧，不知他怎麼給爺爺鬧哩！』

伯母看看場裏的麥子過了風，也沒有什麼重要事情了，便答應成湘去了。這裏，麥場上的麥子都已撒完，全雲慶用掃帚把附近的麥糠輕輕拂開，把紅琳琳的麥粒子堆起，過了篩子，那崔大爺早已命車夫小夥子把籬袋和斗拿過來，雙手提起籬袋張開口子，全雲慶便在崔大爺面前一斗一斗的量過，往那籬袋裏裝。量滿一籬袋，車夫小夥子便用肩膀扛上驢車去。老婦人心裏打着戰，眼巴巴的望着那麥粒子一斗

一斗被送進了蕪袋的口，把一條一條的蕪袋都裝飽了肚皮，心裏想望着場上的麥堆能增多，誰知眼望着它却一會比一會減少下去，快把麥堆挖得沒有了，崔大爺才笑着說：

「算了，算了，差一斗八升的不算什麼。……」

這句話裏似乎給他們赦放了多少的情面，全雲慶那早已顫抖了的雙手，也才停止，用指甲刮一刮眼角勉強笑着，說：

「你們財主家免我們一斗麥子，我們一家人孩子都感謝不盡，過年過節也不會再吃那穀泔子了。」

崔大爺又哈哈笑着，向背後的幾個姑娘的臉上掃了一眼，便攀上車去，坐在那疊起的蕪袋上，車夫小夥子打起響鞭，兩匹黑騾拖着那一車麥粒離開荒地頭，奔上大路去了。

麥場上殘餘的麥子，幾乎不足了五斗，全雲慶與老婦人睜着還打量着，旋仙與兩個妹妹坐在旁邊還在揀着一堆土麥中的砂礮礮，用簸箕播出塵土。盛地光着身子，父親派定他提着小竹筐，從場邊子揀着灑出去的麥粒。

且說全雲慶的弟弟全雲羣，自從離開這麥場，便逕直朝他父親的住宅走來。原來全雲慶父子們分家時，無論房屋，田產，傢俱車輛，劃分三股，除了兩兄弟各得一股外，父親的一股是留待養老。全雲羣的父親是個吝嗇的老頭子一米一穀，一草一柴，在他眼中都是珍貴的，何況偌大一輛車呢？那老頭住在一所新圍牆圍起來的房子裏，如今他的外甥女猶兒來了，炊飯洗菜便有了助手。老頭子每天除了吃飯，便坐在圍牆裏一棵大柳樹蔭下乘涼。全雲羣進了那老頭子的院牆，正值他準備後事的棺木，請了一些木匠來，在他的小院裏叮叮噹噹的打着木材，弄得滿地都是刨花，木屑，鋸沫。老頭子坐在那房門口一條矮凳上，用手理着白髮，彈着蒲扇休息；蕪兒坐在堂屋灶門口拉風車炊飯，一看見二舅父走進來，便跳

出房門叫着：

『二舅來啦，老爺。』

其實那老頭子早已看見全雲羣來了，他故裝做沒看見，把頭扭過一邊，仍是搖着蒲葵扇子搗風，聽着老柳樹上的蟬子叫。一直等雲羣走到他的面前，他才把頭扭回來，掃他一眼，說：

『好好的給人傢做長活，回來有什麼事呀？……』

『沒什麼事，爹爹一天比一天老了，我回來看看爹爹的。』

老頭子知道他是說假話，沒有事他是不會回來找他的。他理了一下鬚鬚，斜着眼角對雲羣冷笑一下說：

『你若果真來看你爹，怎麼連一點東西也不帶來孝敬你爹爹？哼。』

雲羣提一提褲筒，坐在旁邊一個樹墩子上，笑着說：

『本想給爹爹買點東西來，因工錢沒有支到，所以連個饅餅也沒買。等下一次，一定給爹爹多買些帶來。』

那老頭子一聽這話，便知道這兒子又來向他擠錢來了。便低下頭去，橫過脖子便不理雲羣。全雲羣便尋了一些話來說，又用眼睛搜見那輛大車便停放在房子旁邊裝草柴的棚子裏。見老爹請了叫木匠來做棺材，便知道老頭子手裏一定積的有些錢，這樣那輛大車分給他就容易做到了。於是，雲羣便趁機將來的意思提出給老頭子了。

誰知那老頭子越老性情變得越古怪，他素日對這雲羣兒子最厭煩，一聽雲羣說要分他的大車，便有些分氣起來，瞪起眼睛，說：

『那大車是我的了，你又來想算什麼？你那股子產業給你弄光了，又來遺害我，也想把我的老骨頭

都出賣了給你賭錢去麼？」

雲翠裝出一副笑臉，說：「爹爹，不是你兒子想出借錢的老骨頭，實在因為兒子想出口外去發財，缺少盤費，想請爹爹借點什麼傢俱變賣了，出口外去發財回來，再償還爹爹的。」

老頭子沉默半刻，說：「哼，不成器的東西，到什麼地方去也是個沒出息的貨。……」說着，向那草棚下的大車望望。全雲翠看老爹的表情，覺着這輛大車有了希望，剛才那陣難看的臉才喜悅起來。正在這時，他的女兒成湘忽然痛哭着跑進來，一面哭一面叫着：

「爺爺呀，可千萬不能給他東西呀，他又輸了錢要還賭賬的。……」

成湘一面哭着，一面跑上來，頭髮亂蓬着，兩眼哭得像桃子一般紅。老頭子一聽得成湘的話，兩只眼睛被氣得紅橙橙的，被氣暈了；這老頭子雖然吝嗇，但一生氣起來，便什麼都不顧了，從木匠那裏揀起了一把鋒利的快斧，直走上那草棚裏停放的大車上去，憤憤的叫着：

「雲翠呀，叫你就氣死了我。這大車我不忍心看着它給你賠了錢，趁我還活着把它劈爛。……」話還沒說完，揚斧便劈，只聽噹噹的聲音，那被油漆得紅亮的大車木板，已被劈開好幾個裂洞，接着又看見那鋒利的斧刃向着車轆條落下去，幾斧砍下，那車轆已露出三四寸深幾個缺口。……

成湘和小雀兒看見爺爺那生氣的樣子早已被嚇呆了，不知怎麼好。雲翠也被嚇得早已跪在地下，成湘和雀兒見雲翠跪下，她們也跟在雲翠後面跪下，一齊哭叫着：

「老爺，饒了吧！老爺，饒了吧。……」

直嚇得那一窩做棺材的木匠們都一窩蜂似的擁上來，上去勸說那老頭子停止吧。誰知那老頭子氣性很大，東西沒有毀壞，腹內的火氣是平息不下的。雖然有人來勸，他仍是咬緊了牙關，把鋒亮的斧頭揚起高高的，把一條車轆砍壞了，又換過另一條落斧砍去。木匠們見老頭子氣得像瘋了的一般，又見他

手裏的斧頭胡亂的幌揚，誰敢前去呢？大家只有眼瞪瞪的看着他砍了。

籬兒看事情難以落局，趕快推成湘道：『快點喚大舅舅來。』

成湘被嚇得慌了手脚，籬兒的話何會聽見呢？只是哭着叫爺爺。籬兒只好爬起來跑出去喚大舅父。全雲慶和一家人，這時候剛剛趕了牛車，拖了那殘餘的麥子和饅首從場上回來，一得到這個消息，牛車也顧不得卸了，隨着籬兒一直向老爹的住宅跑來。當全雲慶跑到時，那輛大車早已被斧砍過了溝洞，缺口，琳琅滿目，兩條轅條也斷落在地下了。老頭子被氣得倒在地下，瞪着兩眼，喘着氣，口裏吐着白沫，一羣人圍在那裏。全雲慶一看見這情況，叫雲羣趕快幫他把老爹抬進房裏去。說着，木匠們也一齊動手，把老爹送進房屋的炕上去睡着。

全雲慶問雲羣怎麼回事，全雲羣眼睛滾滾着淚花，一句話都說不出。最後還是成湘哭哭啼啼把事情發作的經過說給伯父聽了。

『你還說呢，都是你壞的事。』雲羣恨恨的瞧成湘一眼說：『看着，說不定那天我弄死你呢。你這姑娘，越大越不怕人了。』

那成湘被父親這一訓斥，便悄悄的溜出去，躲到一旁去落淚。籬兒隨她走出來，安慰着她：

『別哭啦，你的病剛好，身子又不結實，倘或再哭出個好歹來，可怎麼着呢？』

籬兒的話是不起什麼作用的，成湘的眼淚仍落着。她的心直似翻倒的海水一般，真不知往何處湧流。仰頭望望天空，又低頭看着地，只恨自己無法死去。籬兒見勸慰無法使她止住哭，最後只有下死力把她拖向大舅母那裏去。籬兒牽着他的胳膊，剛走到半路，誰知舅母和春翠，乾仙，娘兒三個迎面走來了，正預備去看那生氣的老頭子呢。籬兒忙擺手道：

『回去吧，別去了，拾進屋裏去睡了。』

男姓的身體剛好，又經過這一天打場的疲勞，本不想去的，只恐那性情古怪的老頭子挑了短兒。今見籬兒這麼說，又見她拉了啼啼哭哭的成湘來，便只好打回轉，回去再問個清楚了。春絮看見成湘哭，怎能忍耐得住，在往回去的路上便問籬兒道：

『她爲什麼哭呀？』

籬兒露出那一排黑牙根兒，裂着嘴唇對春絮姐笑笑，搖搖頭，叫她不要當成湘的面談，春絮就猜到了七八分，也會意的笑笑，點一點頭。大家無聲的一起走回家裏來。

一回進那二廊門，老婦人身子早已有些支持不住，便一歪身坐在東陪房的門限上了，成湘也被籬兒拉到一個小土墩兒上坐了，老婦人問着她那老頭子和雲絮吵鬧的經過，成湘一面拭着眼淚，一面把老頭子發脾氣的事一一說與伯母聽了。這老婦人素日也很討厭雲絮那小叔兒，今見那老頭子給雲絮發了這大一場脾氣，氣倒在炕上了，心裏也有幾分暢快，笑着說道：

『你爹爹這沒氣性的人，也總該有個人降服他才行。老頭子這麼給他一次教訓，真是應該的，只是不應拿那大車出氣，應該重重的把他揍一頓。』

楚仙也坐在一旁，聽母親說叔叔的話，也接應道：『其實我叔兒也真不知給我爺爺打過多少次了，到現在還是不改。我們從伙裏分出家來，還不是因爲他不成器，在一道不能過下去？我記得那年冬天，叔兒偷着賣了伙裏的糧食，半夜在被窩裏叫，爺爺騎住他的脖子打了一頓，那一次挨打够多麼厲害！打得滿臉滿頭都是血，光着屁股往雪地裏跑出去，可還是不改。如今爺爺年紀老了，他明知道追不上叔兒，可不是就拿起東西來出氣了！』

在房裏坐在炕上，已經拿着一隻鞋底納繩的冬飯，聽得房窗外亂講着叔叔與爺爺鬧氣的事，也把鞋底拿出來一面拉着鞋底上的麻繩兒，一面走出來說：

「我也記得有一年叔叔偷去爺爺的皮襖搗脹，爺爺半夜裏起來把他用被子蒙住頭打他的屁股連他的蛋都打出了血。……」

這句話却說得大家都一齊笑了。在拭眼淚的成湘也忍不住裂開了嘴扭過頭笑着說：

「該打怎麼就沒把他打死？把他打死了也不會鬧到今兒。」

誰知她說完這一句話立刻又想起了爹爹和她母親的，當真她的父親死了，那她連個不成器的親爹也沒了。想着不禁又落下淚來，提起衣襟子拭眼淚。正在這時候全雲慶蒼蒼白着臉兒走回來了。老婦人一看見他便先問道：

「怎麼樣呀？」

全雲慶嘆一口氣，眼睛也不看一下人，慢慢尋了一個木墩子坐下說：「睡在炕上哩，人都不醒啦，飯都過去了一樣。」

「雲羣呢？」

「他在守着牠。聽他嗚嗚裏呼呼的響，嘴裏吐白沫呢。」全雲慶說着眼眶裏湧滿了淚花。

「那麼是不中用了吧？」

「唉，你們別說些喪氣的話。」全雲慶說着眼淚已撲簌簌落下來。

大家看見全雲慶掉淚都沉默了。蕪兒却着了慌，眼睛裏也濕濕的，說：「大舅還會子我回不回去吓？鍋裏還煮着飯哩。」

「你別去，那裏有你二舅，鍋裏的飯他會燒熟的，你就在這裏好了，等會子我再過去看看。」

太陽快落山了，裏面小院子裏這棵槐樹枝頭披上淡淡一層紅光，麻雀們在枝葉叢中吵叫，忽然吐嚕一聲飛去這裏便又寂寞下來。春絮把蕪兒拉進東陪房裏去，這房裏的窗紙也披着一帶杏紅的夕輝，直映

得房裏一對紅漆衣櫃放光。

「箍兒，你坐下。」春絮一翹腿上了炕，也把箍兒拉上來坐了，低聲說：「這場子吵鬧可真不小呵，爺爺劈那大車你看見了麼？他是怎麼劈的？是用斧子是用刀？你說說我聽。」

箍兒眼睛裏滾着淚，她想到自己命運上真不濟，剛剛逃脫開那縲母的牢籠過老爺這裏來，算是不挨縲母的毒手了，誰知又會鬧出這意外的事來呢？若當真那老頭子有個什麼壞處，她可向何處去投奔呢？想着，心裏一酸，眼淚便滴下來了，抽抽泣泣的說：

「春絮姐，你別再開這話了，都是我的命不濟，若真我有一分好命的話，也不會出這事。我的心真的像碎了一般疼，我老爺如果不好了，我可怎麼辦呢？若再回到那母老虎的籠裏去，還不把我的皮剝掉麼？……」

箍兒說到這裏，忍不住哽咽起來，雙手提起衣襟子拭眼淚，兩個眼睛已紅得像桃子了。成湘在外面聽得箍兒在房裏哭，也走進來忍不住的啜泣了。想起她的命和箍兒一樣不好，越是難過，也用衣襟子擦住眼睛上炕坐了，哽咽道：

「箍兒，我們都是命不濟的人呀，今天的禍都是我鬧壞的，我若不把我爹爹還賭賬的話告訴爺爺知道，是不會鬧出這事的。若是真有個什麼壞處，我一定上吊死。……」說着，她竟大聲哭起來。箍兒也應聲哭着，兩個人的聲音直把棟樑震得共鳴起來。

「別哭了呀，我的蜀王爺們。」春絮叫着：「若叫人家人聽見了，可算怎麼一回事呀？快都別哭了。」

這時，姥仙也跑進來，瞪着那一雙貓眼珠，臉上扳出一副生氣的面像，皺着眉額，說：

「你們哭什麼？你們還嫌不熱鬧，兩個人一齊放開嗓子號喪，這還了得呀！我爹過去看去了，你們

好好安靜會兒吧。」

房裏立刻寂寞下來，成湘早已停止哭泣，連抽噎聲也沒有了，只有篋兒喉嚨裏還有那忍不住的抽噎聲發出，用衣襟拭着眼睛。姹仙說了那幾句，便出去做晚飯。春絮在隙出抱怨的眼睛望着成湘，低聲說：

「看呀，我知道就會鬧個沒趣的，這可又給那屈死鬼捉住了啦。你們還哭嗎？」

成湘的眼睛早已拭乾，眼皮仍是紅紅的，癡癡底頭發默。篋兒也把拭淚的衣襟子放下，眼睛却偷瞟着春絮的臉色。春絮又說：

「你們都別難過，人生下來命裏就註定的，該着窮了不會享福的，該着做官了不會當乞丐的，該着怎樣的就怎樣的，爲什麼哭？我生來就沒哭過，我覺得哭是一點用都沒有。你們這會子好好歇一下，等到夜裏爹爹回來就知道情況了。」

春絮的話，說得兩個人都不再哭，都拭乾了眼淚，靜坐在這陪房屋裏的炕上呆着。太陽已經落山去了窗子上那一條紅霞早已消失，房屋裏逐漸加了夜的顏色。窗子外面正房的堂屋中，又傳來一片抽送風車做晚飯的聲音。姹仙在正房裏高聲喚着：

「春絮呀，過來燒火，我還要洗菜去呀。」

春絮聽得喚聲，只好下炕來，走出東陪房的門過正房來時，那在抽送風車的姹仙皺着眉額，臉出黃塵珠，哭喪着臉子低聲給春絮說道：

「你怎麼老是待在她們一起呀？你別總是攪擾着她兩個哭呀，你就不知道這是什麼時候兒？爹爹的心多難過呀。……」

春絮對姹仙大姐本來不怕的，但今日因鬧了事，聽姹仙說了她，只好忍着不反抗。見並不是叫她燒

火，那菜早已下到鍋裏，也沒什麼事要做，春絮便進正房闔去，只見娘又倒睡在炕上呻吟。春絮知道娘的身體因病後沒得好好保養過，幾乎每日都聽得這種呻吟聲，聽慣了，也並不為奇，便坐在炕沿上歇着。冬霞和盛地坐在靠近窗戶的中間，冬霞在替母親用指甲抹頭皮。牆壁上掛着一盞小燈，油煙似麥穗形向上飛飄，滿屋樑都是煙和水蒸汽。

碗飯燒熟以後，在鍋裏放了一會，還不見父親返回，蛇仙使用木瓢把飯掏進頭號大瓦盆裏。碗飯照例又是那菜湯穀沫，一掏進盆中，那水蒸汽更把一間堂屋充滿，似雲如霧的在堂屋與套間中飛揚。

飯掏畢，蛇仙挖一瓢豬精放進鍋中熬着，用席蓋子蓋上鍋，也把飯盆蓋起，堂屋灶廚的事沒有什麼可做了，便進套間來休息。房屋中的烟氣一斷絕了來源漸漸散淨，寂寞的堂屋中只有鍋灶台上尙發散着稀薄的汽息。如今因灶堂裏沒了火光照亮，套間牆壁上掛的那盞小燈便移到套間門框上掛起，這樣，專外兩間便可都有光明了。

鄉坐在炕上替母親用指甲抹頭皮的冬霞，因把雙手都抹酸了，停下，出口長氣道：

『娘呀，頭還疼不疼呀？』

那老婦人呻吟着翻一個身，哎喲了一聲，睜開眼睛，說：

『我真乏了，不知不覺就睡着了，你不喚我我還不知道呢。哎喲，你歇歇吧，霞兒，你這一天打累也累了。——你爹爹還沒回來嗎？我們把飯端上炕來吃吧，用個小盆給他留下股兒。』她說着，伸一個懶腰，便坐起來了。

蛇仙又去給父親留飯，冬霞和春梨分頭把案板墩上炕，拿了筷子碗來，正在這時，那二廳門樓上的鐵鈴喀啷一響，一陣脚步走進來，大家都知道這脚步是父親的聲，剛剛把留飯的小盆子找來，又放下了，說道：

『爹爹回來了。』

說着，姪仙便把裝了飯的頭號瓦盆雙臂托進來，放在案板上，把盞盆的席片子揭去，父親已陰沉滿臉兒走進來了。那東陪房裏兩個姐妹聽得伯父回來，也早從房裏走出，跟過來聽消息了。大家都垂站在地下陰影裏，等待全雲慶報告那老頭子的消息。但是全雲慶一走進來，便坐在靠門口的炕邊上了，噤出一口氣，也不作聲，空氣相當沉悶。

老婦人問道：『怎麼樣呀？』

全雲慶的陰陰沉得使人難挨，又嘆一口氣，道：『現在什麼也別說了，我們先吃飯吧，吃完飯再告訴你們。』

『看你這個人，怎麼是這個樣兒呀？這裏的孩兒們都爲那事情牽掣得什麼都幹不下去，你倒鬧起這個樣兒了。你不說出來，叫大家望着心可怎樣吃得下飯去？』老婦人有些生氣的說。

『說了也沒什麼，反正是看不見輕，到現在嘴裏的白沫還沒停止，一句話也不說，兩個眼也不睜一睜。雲翠在那裏守着，另外還去了兩個鄰舍。』

全雲慶說着，便拿碗筷盛飯。接着，大家都伸手過來拿碗筷吃飯了。

飯後，全雲慶又過老頭子那邊守着，道正房和廂房裏都點了小燈，雖然每個人都因打一天的場景了，仍是瞋心睡不着，坐在炕席上守着。最先是正房裏盛地打着呵欠喊腫了，便睡下去；接着是那老婦人和姪仙也躺在炕頭上休息了。冬設和春絮兩姐妹不知怎麼的，沒有睜睡之意，在炕上守着睡下去的人坐着沒意思，春絮便拉了二姐冬設悄悄過廂房來坐。廂房裏的成湘和籬兒二人，心裏更似被天大的事壓着，沒有睡意，兩個人正伴守着一盞小燈坐在炕上呢，看看春絮，冬設兩位姐姐走過來，都說：

『上炕來坐坐吧。』

春絮在笑着，看看籬兒，又望望成湘，說：『你們兩個怎麼還不睡，菩薩殿似的坐着，若不是有這

盞燈，我們真的就當你們睡了呢。」她說着，便擡起一條腿擡上炕去。冬霞却坐在地下一條長板凳上。籠兒伸手用針把燈花撥了一下，那燈光便驟然亮了。地下靠牆的櫃子便閃着紅光，那桌上放的一張梳頭大鏡裏也映亮出一盞燈來。籠兒把手裏撥過燈的針插在牆上，回頭說：

「我看我們在這裏等着，還不如出去看看呢。這會子我想去，誰願意去就跟我去。」

籠兒說着，已經把身子擲下炕來，站在地下了。成湘本也想去探看，因想到她今日說的話是這事冒犯的主因，又想到她的父親在那裏，如果見了他的面，一定得不到好面顏，所以就不如躲出遠遠的。冬霞也不是個好聚的人。只有春絮天生滾野好動，抱着一副好奇的心隨了籠兒過祖父那邊去探視情況了。籠兒和春絮走後，東廂房便只剩下冬霞和成湘二人。那小燈經過針撥雖然亮了一陣，但沒有多大時候便又逐漸暗淡到原先的程度。冬霞也上到炕來，與成湘坐個對面，露出兩邊的大齒，笑着對成湘說：

「成湘，這一次的事若過去，真可給你爹爹一個好教訓，他將不會再賄錢吃喝了。」

成湘聽了冬霞二姐的話，冷笑道：「他麼？不會的。像以前爺爺把他打的那麼重，打的頭破血流，那性兒都沒改過。如今爺爺勞了一輛車算得什麼。再說他已被爺爺分開出去了，不找爺爺來，爺爺也管不着，他這輩子是不會改的了。」

「成湘，你別那麼擔心，當真你爹爹那好吃懶作的性兒不改過，我爹也說了，若是爺爺死了，爺爺那一股子家產不分給你父親，就把它留給你做嫁妝呢。」

成湘臉上一紅，低下頭說：「我伯伯怎能做得主？」

「怎麼做不的主？常言說，『人大從長者』，就是一家屬子出賣莊園地畝，還得徵求家長的同意，讓了家屬子，才輪到外祖，然後異姓外人。你爹爹一向也聽我爹的話，他不敢不依的。」

成湘沉默片刻，又說：「那麼我爹爹把我們一大段家產都出賣精光了，我爺爺爲什麼不說話呢？」

「現在有爺爺在，我爹怎麼能說話？」冬霞說着，挺起嘴笑了。

成湘低下頭兒想了想，覺得這道理也對。平日她慣常見到她的父親害怕伯父，而對祖父反倒不怎樣畏懼。但仔細再想，她終究是個女兒家，即使還有祖父那裏能分得一份家產地畝，也沒有權利承受，最後還不是留給她的哥哥成該麼？想到這裏，忽聽得二鄰門外咕啞啞一陣腳步亂跑，門樓上的鐵鈴被門子撞得叮啷一響，只聽得春絮咕咕在笑，說：

「你要不說，我就要撞他懷裏了。」

「他咳嗽你就沒聽見？……」

說着，鶯兒和春絮都擠進廂房門裏來，還笑得彎着身子，雙手掩着臉。那成湘很想知道祖父的情形，她們一進屋便問怎麼樣了，誰知兩個人快笑成傻子了，怎能回答呢？冬霞坐在炕上也露出兩根隆起的犬牙，說：

「看你們兩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笑得這麼高興？也不說出來。」

春絮還是笑，扭着脖子，聲音像鷄叫。鶯兒終久忍耐不住了，挺着嘴露出那黑牙根子，說：

「剛才我們兩個去看，走到窗戶根下，誰都不敢先進去，只好從破窗洞向裏看，誰知我正看時，她在後面放了一個響屁，她就咯咯的笑起來。她回頭向外跑，也不知二舅出去給老爺買什麼東西回來，因她跑的太猛，若不是我說，她就和二舅撞倒了。……」

春絮聽到這裏，笑得越發喘不上氣來，像公鷄鴨。冬霞也笑了，說：

「真沒臉，還笑呢，就不知道害羞？」

這時，春絮才止了笑，却板起臉來，對冬霞說：「常言說：管天管地，管不着拉屎放屁！我放個屁怕什麼？」說完，還歪橫起脖子。

成湘什麼都不管，忙又問祖父的身子如何？簪兒說，她從窗戶破孔裏看見，已經坐起來了，聽見他在嘆氣，要水喝呢。並且有好多鄉人在那裏勸慰他，叫他不必太生氣，身子要緊。大概不怎麼的了，老人只要能坐起來，能吃東西，談話，就沒關係的。成湘聽了這消息，才放了點心。幾個姐妹又坐在炕上談笑一會，夜已很深，冬霞和春梨過正房去睡，成湘和簪兒便睡在廂房裏了。接着全雲霞也回來了，門好相欄和二門，進屋去報告老婦人和女兒們說老頭子無恙，大家都安息睡去。

雲霞父親那老頭子這一場氣不輕，幾天後才漸漸能下炕行動，可是終究因年紀老了，從此就氣下了一種病根子。每天在起身以前，他那喉嚨中聚滿了黏痰，非經過他幾次劇烈的咳嗽，是吐不出來的。雲霞早已溜走了，據說還是要出口外去發財。成湘一聽得父親跑走的消息，她素日對父親雖然厭恨，但終是親生骨肉，便滴下眼淚來。對春梨說：

「春梨姐，我爹爹把爺爺氣了個死，還是出口外去了。這一遭他若是真有氣性，總應該發一點財回來的，若發不了財又跑回來，真就再沒臉見人了。這以後我也不再想他啦，就當他死了算啦。……」

成湘說着，情不自禁的又提起衣襟掩面而哭。春梨勸她道：

「成湘，你別哭，你爹爹雖走了，你住在我們家裏還是一樣的。即便是等你長大嫁人，爺爺那裏還帶着你一份配送的呀。我娘待你還不是和我們一樣麼？什麼你都別難過。」

成湘拭乾了一對哭紅的眼睛，說：「以後就靠大伯大娘扶持了。」

「那是的，你把心放開些子，我的娘不會委屈你的。」

春梨和成湘在東陪房中又談了一會話，便聽得正房中那老婦人在喚成湘和春梨兩個人的名字。兩個人便一同走出陪房過正屋來。只見那老婦人坐在炕上，面前放了好幾匹花條子縐布，早已用尺子量要幾身衣料子，一份一份放在她們面前。姑仙和冬霞，簪兒，都圍站在炕下頭，狗繹巴子坐在炕角裏，成湘

一看，就知道是分東西了。那老婦人頭頂禿亮了半塊，幾根稀黃髮尚梳洗得很整齊，兩個銀圈中掛在她兩邊的耳垂上蕩搖，一看見成湘和春梨過來，便笑着說：

『這花條子布是我嫁的那年娘家送的禮，到今年有好幾十年啦我沒捨的穿。這都是挺結實的葛線布，現在分給你們弟弟們穿去吧！一個人一套，分給你們自己做衣服。』

說着，便每個姐妹給一份。坐在炕角裏的盛地，看到姐姐們每個人都分得一份衣料，沒有自己的，便跳上來對娘哭道：

『有她們的，就沒有我的麼？』

老婦人笑着說：『傻孩子，你是個小子家，怎麼能穿這麼花的布？』

誰知盛地這性情執拗的孩子，他以為是娘在欺騙他，一心一意的哼着，也要一身花衣服。他說：『小子家怎麼就不能穿花的？我也要穿，給我一套，也給我做一套衣服。』說着，就用手背揉着眼睛哭了。只鬧得姐姐們都笑起來，春梨說：

『盛地，你別哭，我把這套做起了給你穿，行吧？』

盛地仍是踮着兩條小腿，揉着眼睛說：『你哄我呢，你做起了你自己穿，怎麼會給我呢？……』

姐妹們笑得越發厲害。只有妮仙雖然也露了露牙齒，覺得在她們妹妹中一同笑有失尊嚴，早已忍耐住，對娘說：『娘，盛地既是願意穿那花衣服，也就給他做一套，好在他還不大，那花條布他還穿得。』

最後娘也給盛地扯了一身布料，盛地才算不哭了。

一時全屋從外面走進來，早已聽得這正房裏的吵鬧聲，也聽得盛地的哭叫聲，便問道：

『盛地在家裏又淘什麼氣？鬧的吧？若沒有事就出去給牛拔草去。』

姊妹們聽得全雲慶從外面走回來，都趕快分散開。這房裏只剩下老婦人，姪仙，和盛地。全雲慶剛從田裏觀察返來，走進房屋來，老婦人看見他的臉色不好，便問道：

『那紅薯秧子都活了麼？』

全雲慶嘆一口氣，搖搖頭坐在地下一個小板櫃上，說：『有好多是水沒澆到，乾死了，還有些被蟲糟咬了根子，還需要補補才行。現在又缺雨，若再有五天六天不見雨，不澆水恐怕都要乾死的。』

老婦人一聽得這話，心裏一沉，像被罩上一層暗雲一般陰黑起來。剛才臉上的一層喜色也立刻消失。沉默一會，又問：

『小穀苗兒可好吧？長的有多高了？可該挖了麼？』

『穀苗兒長的還好，現在正是挖的時候。』全雲慶提起一條腿，擰在小板櫃子上，支了肘子，一隻手在捻着他那幾根被風日吹曬得稀弱的黃鬚：『可是紅薯地裏要澆水呀，高粱苗子長得快到一膝蓋高了，還沒去苗，那草都把苗子纏住了呢。這地裏的活可都聚在一起了。』

全雲慶說着，又嘆一口氣，隨後便從袋裏抽出旱烟袋來，插進荷包裏裝烟，打火石，吸烟。心裏在計算着田裏的活怎麼做。自從打麥場的那日，又添上他老爹給他弟弟雲發生那場氣他心裏便一直沒有安靜過。過了一場麥秋，勞累了全家的人口，可是所收穫的麥子四分之三都繳了麥租。想到這些，便禁不住又嘆一口長氣，道：

『典租人家的田地，還不够工錢的呀！』

那老婦人一聽得他提到典租田地的事，面色便有些不愉快起來抱怨道：『我老早就對你說過呀，典租人家的地不够本，就不如不典。你可要顧門面呀！又是什麼狗繹巴子娶不上媳婦啦。依我說，什麼也不管它，窮就窮，娶不上媳婦當光棍，免得苦了這一家人。』

全雲慶一面吸着煙袋，一面說：『這是沒遇到豐收的好年成呵！若是遇有好年成的話，就會饑餓的。』

『你這一輩子可遇到過幾個好年成？老婦人有些生氣的說：『我只記得我婆過你門回家門來那年上，收成好，那一年整年沒有斷過黃米吃。除去那一年，這幾十年的時間裏，你看有一年收成好過麼？那一年不是用那粗糠爛菜填肚皮？』

『天爺總是有眼睛的，他不會辜負了我們窮人的。』全雲慶吸着煙說。

老婦人本是迷信的，一聽得全雲慶說天命，便不再強辯了，只好沉默下來，不說話，低下頭嘆了一口長氣。

過了幾日，這幾天吃飯的農民們仍沒得到雨霖，旱地裏像沙漠一般發散着熱氣即便有井灌溉的地，也受不住那爆日的毒曬，都龜裂開一條條的縫口，張着嘴哀求着水分的救濟了。

全雲慶帶領着春犁，盛德，臥伏在太陽地下用小鋤兒挖穀苗，（把稠密的穀苗挖去使它們稀疏才容易長起來。）可是他心裏又惦念着紅薯快被旱死了，那棉花田裏的草也需要去呢，高粱，芝麻，和黍子等也需要鋤草呢。那太陽直似蒸籠的一般，把他們每個人的身體都曬得流出一身臭汗。盛地年紀最小，他握着那小鋤兒的柄把，一會便感到腰痛手酸了，嘆口氣伸直了身子歇歇。全雲慶回身見盛地跟不上挖穀苗，又怕太陽曬，因心裏也想起一件事，便告他說：

『盛地，你回家去吧，告訴你老媽和冬霞姐姐她們，叫她們去澆紅薯去，成湘姐去改畦嘴，你看領溝去水，你娘若願去換個班澆就去，不願去就留在家裏歇歇。聽清了麼？』

盛地一聽叫他回家去，高興異常，趕快答應了一聲聽清了，揹起了小鋤兒便朝回路跑去了。那留在家裏的幾個姐妹，身體都趕不上春犁健康如男子，所以都經不起像春犁那麼使用。那幾日

紅薯秧和打場的忙碌，把她們累得沒法休息過來，如今趁在家休息的機會，那手腳笨拙的龜兒，便找過來拿了花兒架子請冬霞和成湘姐姐教她刺繡。幾個人喜洋洋的坐在二廊門撲透風的陰涼下，每個人的膝蓋上夾着一個繡好了白布的花架子，龜兒和成湘都看着冬霞的手怎麼刺針怎麼拉線，她們二人也便照樣學慣刺針拉線，並且還常常談笑着。二廊門大開着，從外面吹進來的風兒直把她們的衣服吹透，混身都是涼習習的，感到特別清爽。冬霞說：

『我們的命生來都不濟，都說生成閨女，所以爹爹這麼大年紀還沒人替做活，還是那麼拚死拚活的在大陽底下曬。若是我們姐妹裏有一個是小子家，那剩下的姐妹也不致於受苦，就可天天兒坐在這門樓頭下吹着涼風兒刺繡，最多也不過是做做頭，洗洗衣服吧。』

成湘聽得，嘆一口氣說：『可是真的咧，命總是生來就定好了的，若是盛地這小子家比二姐姐生了早些，我們也不會這麼男人一樣去上地做活的呀。』

龜兒聽來，只是抿嘴一笑，不發表一點意見，却一心一意低下頭用針向着插在花兒架布上的花樣子穿刺，有時看看冬霞二姐的針法，再仿照着刺穿；但不管怎樣也沒有二姐冬霞刺得秀美，好看。她又看一不成湘的花架子，也比她刺繡得清爽，不由得嘆出一口氣，說：

『這可真是難勾當，比那改咤嘴子，澆軋軋把還難十倍呢，這一輩子我可真是學不會了。』

冬霞和成湘聽得她說，都禁不住嗤嗤笑起來，歪過頭來瞧她的刺繡，更笑得厲害，原來她們看見龜兒花架布上的一朵牡丹花葉子，被她刺成了紅色的，把葉子誤刺成花了。成湘笑得挺不起腰來，拭着眼裏那的淚說：

『怪不得你後娘打你呀，看你連葉子和花都分不出來了。這若是給你後娘看見了，又是挨打呢。』
『我生來是窮命，粗手；細微活兒做不來，這可怎麼辦呢？』說着，龜兒還嘆出一口長氣，臉上露

出愁容。

『拆了另做。』冬霞二姐說；『沒有學不會的活兒，就怕你沒有恆心。』

箍兒的眼睛，一向在太陽光下曬慣了，刺繡了這一會子，眼睛望着頭髮一般的絲線，早把眼瞠望得發花了，怎能還有耐心去一下一下拆線呢？歪着脖頸倚靠影壁上，把花兒布架放在旁邊，出一口氣說：

『我的眼花了，改日再學吧。』

成湘却笑着望她的臉，說：『你不快點把花葉子拆了，改日還怎麼學？』

冬霞那兩隻快手一逗的在那花架上的布面上跳躍，那一根小花針拖着絲線兒不停的在布面上擦出噝噝的響聲，全副的精神都灌注在她那一對眼珠和一隻指尖上了。正在這時，箍兒忽然在旁邊叫道：

『狗繹巴子回來了。』

這時候，狗繹巴子精光着一條小身子，頭上那根歪毛辮子拖在肩上，撐着小鋤兒一踏進二廊門，便叫道：

『爹爹叫你們澆紅薯去呀！』

冬霞和成湘一聽得這話，心裏一沉，覺得那太陽毒烈的光又將曬烤她們的皮膚了。接着盛地又把父親分派給她們的工作都講了一週，便又進正房裏去報告娘和姥仙去了。

姥仙一得到這消息，便勸告母親不必去，因她身子不大結實，須得好好休養一下，地裏的活還是由這幾們姑娘替她去做，可是這很知趣的老婦人，怎肯聽話呢？她仍是決心和女兒們一同出去辛勞，她對於田裏乾旱的那些紅薯和別的莊稼們特別關心，如叫她一個人悶在家裏，不知道地裏的情景兒，心裏反倒萬分焦慮不安，最後終究還是決定要去，走出門來蹣跚日頭和屋簷的影子，距離正午已不遠了，便告

許姥仙和冬霞趕快做飯，吃了飯一同上地去澆水。一時堂屋灶前便鬧嘈起來。

蕙兒一個人在家守着那老頭子，特別感到寂寞，就不如也跟了姐姐們上田去幫助澆水，便走進去對舅母說：

『舅媽，我也去行不行呀？』

那老婦人正需要人幫忙，聽得蕙兒的話，便顏開眉笑的裂開了脫刺的幾顆黑牙的嘴，說：『我的外甥女兒，你來到舅娘家來我沒好好待過你，你反倒常給我們做活，這可怎麼叫我心安呢？』

那蕙兒笑着說：『這有什麼？在家裏我還不是常出去澆園？給舅媽澆半日水沒什麼。等我回去告訴老爺一聲就回來的。』

蕙兒說着，回身便朝二門外面跑去，兩隻大脚等踏得地下噠噠一陣響，便消失在外面了。那老婦人心裏還在爲蕙兒幫忙的事所感動，眼睛裏閃着淚光。

八

全慶慶的父親那老頭子，自從與他的次子雲羣生了那一場氣後，氣下的咳嗽病根子常常犯，每日除了矮凳，坐在他院門前一棵古柳下，雙臂擱在兩膝上，勾着身子咳嗽吐痰。他頭上的白髮還纏了一根小辮子，流頭蓋盤着，蒼老的枯臉上都是摺紋，嘴上的白鬚不長，有似山羊鬍子他自己所準備的棺材業已製造妥當，上了油漆，停放在那草棚子裏，他常常用眼睛去打量它，望着那油漆過的棺材嘆息。忽看見竊兒跑進來，喘着氣叫道：

「老爺，天早了，舅家要去澆地，我也要跟去幫忙換班去。」

老頭子對於勤做田活的事自然不反對，他聽得「天早了」的話，心裏便打個寒噤，他自己那股田疇雖都典租出去了，自己不用勞力墾心，但兒子全慶慶一家人口終也是他心中繫物，如當真鬧起災來，那一家子人可怎麼活下去？聽了竊兒的話，心裏有些着急，趕快喊住竊兒別走，有話給她說。竊兒又停下腳步來，問老爺有什麼話說，那老頭子站起佝僂的身子來，又咳嗽幾聲吐一口痰，說：

「我也去幫你們改畦嘴子去。」

「這兒挑起嘴笑了，說：『老爺上了年紀，還是在家裏好好兒歇歇吧。』」

但老頭子性情固執，回身便把房門闔起，落了鐵鎖，和竊兒一同過全慶慶家裏來了。老頭子還來也要幫他們去澆水，那老婦人怎敢當得起，又經幾位姐妹千言萬語慰勸了老頭子一番，才算留下替她們看守門戶。澆水的轆轤，柳罐繩頭，鍍子和刷子等等，一切應用傢俱都經準備齊全。午飯後，沒等全慶慶和春翠父女二人回家來，她們也沒歇晌，便都擰了傢俱，頭上頂了遮太陽的布頭或草蓆，冒着陽光的毒

曬出發了。

天氣悶燥得像蒸籠，嗚叫的老蟬爬在樹樑的蔭處高聲唱歌，她們每個人的頭都似膨脹得大了一倍般難受。田野裏綠幼苗的葉子都打起了捲兒，龜裂開的田地板着面孔，老婦人隨在姐兒們背後，手裏捧了一根鐵鍬柄，一看見這般乾旱的情景，不禁喊了幾聲「天老爺」，顧着眼睛四處瞧。等看到她那可憐的紅薯秧田，那經過許多時日尚未伸開蔓子的秧葉，像營養不足的瘦孩子，一棵棵都被太陽曬得骨頭香脆，匍匐在熱騰騰的土壤上，紫色的葉子也軟落下去，老婦人的嘴裏就更不斷喊叫「天老爺」了。

范仙像一個男人一般揹着轆轤，因那轆轤腿子壓得肩頭疼，走一段路便放下轆轤休息一下。冬霞揹着一條長柄的小鐵鍬，一頭掛着柳鏢，一頭穿了粗麻繩子，她頭上頂了一塊手巾遮太陽。范兒和成湘跟在最後面，因無東西遮陽光，便用一些柳葉枝兒和雜草，編起一個擋兒來戴在頭上。小范兒見范仙不勸那轆轤，便搶上幾步去，說：

「大姐姐，你措不勸，叫我措。」

說着，她已從大姐肩上把轆轤架子拖了過來，放在她自己肩上，嗒嗒的放快腳步向着那井台子走去。范仙笑着，說：

「范兒雖比我小，却比我強多了。」

可是那老婦人心裏正爲着被曬軟了的紅薯蔓難受，一聲不響的沉默着。范仙回頭發現母親憂慮的顏面，便知道母親不高興的原因，勉強笑着給母親說：

「紅薯秧子澆一澆水就好的。也許我們運氣好，不等我們澆完就會下雨的！」說着她的眼睛向着天的東北角瞧了一下。

「誰知道這天老爺什麼時候下雨？也不知我們什麼時候得罪它了，今年當真會給我們個災旱年頭

麼？」說着，老婦人心裏立刻浮起她童年時代記憶中的一個旱災的飢餓年，她隨了大人們逃進荒山裏去，把草葉和樹皮都嚼光了。想到這裏，不禁打一個寒戰。本想把這故事講給蛇仙她們聽，又想到在目前來講似乎不妥，最後還是嘆一口氣不講了。

「你看那東北角上不是有雲霧起來麼？今天一定下雨的。」錢仙高興而天真的叫道，並且用手指向天角。

老婦人抬頭看時，只見東北角的天邊有些似塗了墨水的棉花雲團，奇形怪狀的向着高處冒起。可是這口升起的一點雲彩未必靠得住落雨，說不定只是天老爺對人們開個玩笑而已。但老婦人心裏終還是高興的，她也叫道：

「可真是有了雲彩，但盼它早點落下雨來。」

來到井台的柳樹陰裏，籠兒早已把轆轤架好了，水罐與水繩也都弄妥。成湘端着小錢鏟兒顧着那領溝，從井水池裏一直走向紅薯田去，沿溝觀察有沒有漏水的裂縫和開口，並且把溝裏阻水的草也剷除去。誰知她尚未把領溝觀察完畢，背後從井水池裏已流過水來，那水追趕上她了。盛地手裏提着一把用乾草編成的刷子，走向成湘這裏來，叫道：

「成湘姐姐，給你刷子呀，我娘先叫你刷領溝呢。」

成湘接過盛地送來的草刷子，放進那已經流有水的水溝裏，用小錢鏟頂了，慢慢滑了泥溝向着紅薯田走去。盛地精光着小身子，隨在成湘姐的背後。成湘撐頂着水中的草刷子，一面徐徐移動，一面問盛地：

「盛地，你怎麼不在那柳樹陰下歇歇去呀？」

「娘說叫我看領溝水的。」

成湘抬頭向着東北天角望望，那陰暗的濃雲團逐漸升騰起來，又問盛地道：

『你願意天老爺下雨麼？』

盛地歪着頭笑了笑，說：『怎麼不願意？就是它不下呀。』

『我教給你一個曲子，你願意唱麼？』

盛地又是一歪脖子，笑道：『願意唱。』

『那麼你聽我先唱一遍，我再一句一句教你唱。』成湘一面擰着小鐵箏下的草刷子慢慢移動，一面低聲唱道：

老爺兒出來紅騰騰

把地裏曬得乾刷刷

.....

成湘剛唱了兩句，抬頭見已隨着草刷子來到紅薯田畦，且有一畦已流滿了水，她趕快把領水溝裏的草刷子用鐵箏挑起，放在旁邊，走過去改畦嘴。盛地忽然在她背後叫道：

『刮起風來了，你看呀！』

成湘改妥畦嘴子，回頭看時，果見那遠處的村落樹林都被一片灰塵瀰漫，而且那陰暗的烏雲團也隨着風鋪展過來，說話間，那暴風已經蔓延到這裏，只聽盛地尖叫一聲，她回頭一看，却發現他頭上的小草帽隨着風聲滾走了。成湘叫道：

『快點追呀……』

誰知道這陣風吹來特別猛烈，成湘一句話未說完，只覺自己的頭髮有似被人的涼手掀起一般，她頭上戴的那個柳枝篦兒也被風掠去了，滿地漫田的滾去，把她的頭髮吹得蓬鬆起來。成湘的柳枝涼篦兒是不要了，趕快替盛地追趕那草帽，若不是半路有高梁苗子阻擋，那草帽真不知被吹到什麼天涯去呢。成湘搶了草帽回來，頭髮把眼睛遮了，睜不開，她迎着風把臉上的亂髮掠開，沒有走幾步，太陽已經被陰雲遮住了，風仍是吹來，大地上的暑氣立刻減消了。她週身都感到很涼爽，站立田畦嘴的旁邊，望見烏雲已把藍天佈滿，路旁的柳樹被風吹得歪着頭呼呼的叫，突看見低沉的一塊雲際滑起一帶閃光，嘩啦一聲，把她嚇了一跳，一個很近似在耳朵打過來的霹靂響下來，把她的耳膜快要震破了。盛地被嚇得直向她撲過來，攔住了她一條腿哭喊着怕。成湘會聽聞人家說過，天老爺打雷是劈斬鬼魔的聲音，也常常用這種罪刑懲戒不孝之逆，她素日並沒做過壞事，天老爺的眼睛自然較比人類要看得清楚多了，不會誤殺人的。她趕快揉揉着盛地的頭安慰他道：

「不怕，不怕，天老爺有眼睛的。……」

誰知一語未了，接着第二聲比頭一次更近更響的一個霹靂又發了，附近的一棵柳樹上閃一團大火煙，彷彿是大自然中偉大奇觀的火把，直照得半天的烏雲都紅亮了一下。緊接着頭頂上的大顆雨點便打下來了，打得人的脖頸裏特別冰冷，打在頭上和臉上像人的巴掌一般有力。雨點一下子就稠密起來，像傾盆般淋在她的身上，風聲雷聲仍在半空裏交混的奏着。她聽得井台上的姐妹們在喚：

「成湘呀，快往着那窩棚裏跑，……」

如今成湘像被雨水濯暈了一般，她聽得盛地哭叫，便拖了盛地的胳膊，鐵錘和草刷子她是顧不得了，一直向着附近的田裏一個草窩棚裏奔去。那煙雨把一切景物都潮漫了，一切都像在乳白色煙裏一般模糊。等她跑進那草窩棚裏時，她和盛地都被淋得像水鷄似的，雙牙關不停的得得打戰，她的衣服完全

濕透了。這時候，她忽然發現那煙雨襟袖中又閃現幾個女人影子，並且聽得她們在尖叫着，喊着，一下子也衝進草窩棚裏來，正是她純仙姐姐們和那老婦人，一個個也被雨澆得水雞兒一般，頭髮和衣服都貼在身上了。純仙和冬霞提了老婦人的胳膊，笑着說：

『我們就知道今天要下雨，從晌午我們的頭就覺得漲的像柳蠶了，又看見天角上的雲。這真是我們的福氣了。』

老婦人被冷雨激得雖然混身打顫，但還是興奮得笑着，一面用手抹着濕頭髮，一面還向窩棚口外望着那雨，說：

『這一場雨來得太猛了，莊稼一定吃虧的。』

純仙也高興的露出了牙齒，說：『娘，這雨下的真不小，一定下透了。天老爺可真是有眼睛，正在這個關節下雨，正是時候。若再晚兩天就接不上了。』

『娘，你快在那草窩棚一會吧，你衣服都濕了，若冰得時候太長了，怕把你的腰疼冰上來又不好。』冬霞說。

老婦人這時候才似乎感覺自己的衣服是濕涼的，便移進窩棚最裏面，坐在一堆茅草上，並且用乾草蓋了身子。純仙和籬兒也坐在她身邊說話。狗獾巴子和成湘冬飯，又站在窩棚口向外望雨景，只見那陣暴雨和狂風過去，雨煙逐漸稀薄，雨和風漸漸小了，那雷閃也稀下來。田溝和地畦裏到處都存積了雨水，匯成一條溪水向凹處緩流。落下的大雨點打得四處濺起泡沫，路旁的柳樹枝影也都可以看清楚了，只是遠處村落。還似被淡霧籠罩着。天空中的暗雲像奔馬一般行走，忽然一塊黑雲過來，便又是一陣驟雨落下，只打得草窩棚四週的荒草沒禾喳喳做響，逐漸連成一片，像大地上一陣緊促的音樂又奏起來。冬霞忽然叫道：

「娘呀，咱們轆轤和柳罐都沒拿來，不要被水冲走了吧？」

成湘聽了這話，也想起她改昨嘴的長柄小鐵鏟插在田畦裏，是不是也有被雨水冲走的危險呢？那老婦人早被這場喜雨高興得什麼都忘了，冬霞的話她何曾聽見？原由這場雨她又想起了童年時代的大旱災年，正在給完仙和龜兒講着那早年的故事，冬霞和成湘也都湊過來聽，窩棚口便只剩下盛地，精光着身子，直溜溜站在那裏，仍不厭倦的對着雨景出神。

成湘和冬霞湊過去聽時，那老婦人剛講到田裏的禾苗都枯死了，天老爺還是不落雨，就連吃水的井也都露出泥底，那淺些的井簡直連一口水也挖不上來，只有深些的井才挖上一點水來吃。路上的老樹、小樹，也都打了軟兒。百姓們把剩下的一點陳糧都吃完了，就成羣結隊往城裏去領雜粥。每人每頓只能領到一小茶盅，壓壓肚皮的餓火而已，可是那領粥的人呀，堆得像人山人海。後來連那一茶盅都領不到了，她才隨了大人出去逃荒，她只記得大人們把家裏門窗都用土堆壘起來，村子裏連一條狗都被吃光了。還聽得有家人把孩子的屍首都吃了呢。

成湘和冬霞聽到這裏，心裏便打一個寒噤，問道：「那人都餓瘋了呀？怎麼連自己的孩子都吃起來？」

老婦人冷笑道：「我的孩子們，你們却不知道那時候兒的人們，餓得都紅了眼睛，還管什麼孩子大人，有許多被餓死的人都被人搶去吃了，樹皮樹葉都被啃光了，甚至還有活人吃活人的呀。」

冬霞聽到這裏，掩住耳朵說：「娘呀，你別再講了，我不敢聽了，我害怕呀，可嚇死我了……。」這時候，窩棚外面的雨逐漸停止了，只有濛濛的落着一點雨星兒。老婦人抬頭向外望望，見雲天是白顏色，由她的經歷，知道這天是一時晴不開的，便對女兒們說：

「我們快點收拾轆轤回家去吧，看這天亮起來了，俗語說：『亮一亮，下一丈』；若是不去，等下

子再下起來，我們就回不去了。」

說着，幾個女兒們都出了窩棚，冬霞在前面走，不小心一脚踏滑了泥路，只聽咕咚一聲跌進泥水裏去，成湘和籠兒都拍掌大笑起來。妮仙也抿着嘴笑，却趕上一步去把冬霞拉起來，只見她半塊身子都貼了泥，鞋子也被泥貼滿了。老婦人也笑着，抬頭看了看天色，說：

「你們快點把東西拿來，我和盛地前面走了。」說着，便拉了盛地的手，看見盛地的牙關抖着，便問：「一定冷吧？快點回去穿衣服。」說着，便奔向通往村子的大路去了。

妮仙她們幾個人，仍去井台上搬轆轤，柳罐、水繩等等。成湘又回到那改畦嘴的地方來取那長木柄小鐵鏟和草刷子。剛才被雨淋濕的衣服，現在已被身體的溫度熬乾了。那被雨淋濕透的田畦溝都是存的水，她的脚一踏在泥裏，便陷下半尺深，直走到她改畦嘴的地方時，發現那小鐵鏟仰天躺在水裏，草刷子也被浮起來了。成湘大步踏了水泥過去，拾起小鐵鏟子，把那草刷子穿在小鐵鏟木柄上，便擡在肩頭，向着大路走來。

這時候，天上的白雲又浙浙瀝瀝落下小雨，那去搬轆轤的幾個姐妹也都撐着傢俱來了，一個個的泥鞋都塗得濕漉漉，半條褲腿也濕了。幾個人匆匆的在泥水路上走着，走上大路，看見一棵柳樹被雷電擊做兩段，睡在路旁，幾個人心裏都卜卜跳起來，籠兒說：

「這是劈妖精的，這大樹裏一定藏着什麼妖精……。」

籠兒尚沒有說完，只見妮仙向着她皺眉瞪眼，意思禁止她在這裏說這種話。籠兒便不說了，剛剛走過那倒地的柳樹不遠，只聽雲際間又響起一陣雷聲，只嚇得膽小的冬霞，那兩條小鶯腿迅速的跑起來，彷彿擔心着雷電又擊在背後倒地的柳樹裏的妖精身上。妮仙身上披着柳條和水繩，鎮靜的說：

「怕什麼，別跑。」

前面的多麼回頭看看後面的人都沒跑，她才又慢下來。因為看了剛才被劈倒的樹，大家心裏都被恐怖籠罩着，十分擔心那雷聲到自己的頭上來。雷聲消失在天邊後，雨點又落得大了，只打得四週的豆葉與禾苗刷刷響起來。這幾個姐妹便都清着東西往前跑，別人身上的東西都輕，跑起來不覺吃力，只有錢兒的肩頭上壓着那麼一架沉重的轆轤，跑起來却很吃力的，無奈脚下泥又滑，剛跑起腳來，只覺身子一傾，軻叭一聲，錢兒連人帶轆轤都一齊傾翻在泥路上了，轆轤架被摔得三腿朝天，轆轤頭也脫了轆兒，滾到一旁的泥水裏。錢兒臥在地下，只是咳嗽咳嗽的叫，也不爬起來。成湘和冬霞站住，回頭看見，又是一陣嗤嗤的笑。錢仙墮起兩隻黃眼珠，露出那一副屈死鬼的表情，罵道：

『你們還不上去把她拉起來？還笑着看熱鬧兒呀！』

成湘放下小鐵錘和泥刷子，上去把錢兒捲起來。錢兒拐着兩腿走了幾步，才又回去把轆轤扶起，收拾妥當，重新滑起來走。這時，雨已下大了，大家又加快脚步趕回家去。

當她們冒着雨走回那圍牆的柵欄時，只看見全雲慶頭上頂了斗笠，手裏持了鐵釵子，站在牆根下在疏通水眼裏的阻物，回頭發現她們姐兒回來了，兩隻眼笑得縫縫着，叫道：

『快點吧，雨又下大了，把東西擱在裏院裏就去換衣服吧，小心別冷着了。』

她們從來很少看見全雲慶這麼快活過，他自然是爲着這一場喜雨高興着，他那一口的黃牙都露出來了，裂開嘴脣直笑得額蓋摺起紋溜，臉上的一顆小肉猴直跳盪。她們一走進二門，迎面上房的門口，早有捺架那潑野姑娘倚着門框對她們笑了，並且叫着：

『哈，一個個被滾得都像猴兒呀。』

上房裏老婦人聽得她們回來的聲音，在房裏喚着：『你們快點進來把衣裳換了吧，上這炕頭兒上來窩一會子，這炕頭兒上是熱的。……』

一時這幾個姐兒把帶回的傢俱都擱在雨水泥滑的院子裏，跑進上房去洗臉，梳頭，換衣服去了。春銀仍倚着堂屋門框看從房瓦溝兒上往下流水，風吹得槐樹枝葉上的雨點打得下的水起泡，一個個像牛眼兒一般在水面上浮游，破滅。那雨還在淅淅洒洒的落，雷聲是很遠了。春絮感到雨後涼爽的愉快，因她隨着父親伏在那蒸籠一般悶熱的田裏，挖了幾日穀苗，身子四肢實在疲勞得很，如今被這涼氣一襲，早把她幾日來積存在心裏的暑氣和辛勞，都驅散了。以前心中鬱悶煩燥的情緒，也都消失了。兩眼抬舉得更近些，望着那棵槐樹枝葉上的雨點兒往下滴，幾隻麻雀冒着雨在枝葉間飛跳，抖擻，都是成雙成對的鳴叫。她兩眼越看越呆了，不覺心中有幾分悵惘，不知想起什麼事情上去。心裏正在發呆，只覺得背後有人拉她的衣服，她回頭看，原是鏡兒那丫頭，衣服鞋襪都換了乾的，露出上面那一排鉛黑牙根向她傻笑，說：

「春絮姐，你們遇到那陣暴雨沒有？挨到怎麼？我們在路上看見一棵大柳樹被天老爺劈斷了，倒在地下。那聲霹靂，就是劈那樹的，那樹裏一定藏着妖精的。」

春絮聽她談那震耳的雷，也想起了她在田雨中看見一條火煙，便說：「那不是天老爺劈什麼樹，什麼妖精的，那是火龍抓妖精呢。一棵樹，一個蜘蛛，年代一久，都會變妖怪的，到那時候，那精怪便當變成火形出來誘惑人，把人誘惑住了就要吃人的。人是沒有法子把它制死的，只有天老爺看見它，派火龍下來抓它。你沒有見咱們村北頭大寺的廊檐下畫的那二龍吸蛛圖案？那就是蜘蛛成了精怪，一個龍都抓不住，天老爺派兩個龍下來把它吸去呢。」

鏡兒聽了這話，也想起她常常看見寺廟廊檐下畫的那二龍吸蛛的畫，如今經春絮姐這麼一說，她似乎才明白那寺廟牆上的畫，原是這樣一回有講究的事，也便把火龍吸蛛精的事信為真事了。

鏡兒正在為這件二龍吸蛛的事想得發瘋，天空中忽然又響了一個雷，嚇得她心裏一抖，往後退了兩

步，緊貼了春絮的身子。春絮也不禁向後移了兩步，這時候，雨已停了，空中却不斷的扯起閃來，雷聲遠近高低，不斷的傳來，春絮把正房的風門闔起，向篋兒說：

『屋裏去吧，聽我娘給她們講早年的故事呢。……』

二人一同拐進套間裏，只看見炕頭上的幾個姐妹都已換好了乾衣服，頭髮也梳過了，一個個都盤了腿，像一尊一尊的小菩薩似的坐着，聽那老婦人敘述她童年時代的旱荒年月的經過。老婦人怕冷，倒縮在炕上，蓋了棉被。狗繹巴子也不精光着身子了，都穿了棉的黑布小馬褂，夾褲，坐在老婦人身邊。成湘坐在邊沿上，看見她兩個進來了，便斜着兩眼對她們嗷嘴兒，叫她們不要言語，上炕來聽。她兩個也貼了炕沿兒坐了，只聽那老婦人又接了在窩棚中所講的早年事，講她跟了大人出去逃荒，進山裏去伐荒柴，挑下山去賣，在這逃荒中，她被父母賣給全雲慶的父親那老頭子，就算給全雲慶做了童養媳。圍講到這裏，全雲慶敲了那遮雨的斗笠進來了，赤着兩隻腳，上身也披了一件黑色對襟的棉馬褂，他一面把草帽摘下放在靠門框處，一面笑着說：

『又是講你那逃荒的事啦。』

老婦人也笑着說：『孩子們不知道，對他們講起來，他們都覺得很稀罕的。』

『那是的，那時候，連我也是跟了爹娘逃荒的毛小子呵！若不逃荒出去，怎麼會弄回個媳婦來呀？』全雲慶說着，坐在一個小板櫃子上，笑得更高興，伸手往腰帶上抽下荷包子和煙袋裝着旱煙。

那一炕的孩子們聽了他的話，都掀起嘴兒默默的笑。天漸漸黑暗下來，窗外雷聲停息，雨也不下了，只有樹葉上的殘滴被風搖落下來，打得地下嘩嘩作響。老婦人又喚姐兒們去燒晚飯。

九

這一場甘雨，給全雲慶添來不少快活。一向鬱積在他心中的煩燥，悶惱，似乎也被這一場甘雨所澆散了。他那被太陽晒得黑紫多皺摺的臉上，經常浮着愉悅的笑容，不時也常哼唱着流行在這一帶土地上的土戲或曲子。雨後鋤草的工作，是加倍忙碌，否則那草一生出了頭，便把禾苗生長的滋養吸收去，這對於將來的收穫有很大的關係。全雲慶每天帶着她那強如男子的春絮姑娘和盛地，有時雀兒也隨去幫忙，出去鋤草。

往日那被晒枯凋的青泥塘與荒草溝中，都存滿了昏橙橙的泥水，岸邊的蘆葦生起來，登時充滿了嗚叫的青蛙鳴聲。那走車的大路凹處，也淤滿了泥，田井中的水漲起很高。雨後的天空晴朗得萬里無雲，但有時候卻從那天角上像行舟一般飛過去一塊一塊棉花似的雲團，這被太陽蒸晒的曠野中，也就時時有一塊塊的暗影溜過。田野裏翠碧的禾叢中，常常有哼唱聲與小鋤的叮噠聲，老嫗依舊在柳樹枝叢上叫着，那水車和轆轤是靜悄了。

留在家裏的姍仙和其餘幾個姐妹們，雖沒拿小鋤兒鋤草的能力，可也沒有在家裏休息的幸運。因雨後的禾苗長得特別快，沒有幾日，那高粱和穀苗都超過人的膝蓋以上了，便是那紅薯秧也伸開了蔓子；棉花生滿了一身肥葉，需要拌尖子了。冬霞姍仙，成湘和那老婦人，剛剛把紅薯秧翻過，全雲慶便又催促她們趕快去打棉花尖子，不然恐怕都將長瘋了，不結棉花桃子了。老婦人雖然感到勞累，但腰酸病似乎還沒有犯，便又帶了姐兒們去打棉花尖子。

雨後幾天來的太陽，特別毒烈，已經將田裏的土皮晒起裂紋，那棉花已經達到她們的大腿根，曠野

裏悶得無一點風吹來，螞蟻們拍着翅子飛舞，紡織娘們更是興高采烈的隱蔽在那棉花田邊的一行豆稈裏叫。冬霞打着飛快的脚步子跑進棉花地裏，她頭上沒戴一點遮陽光的東西，梳着一根烏黑大辮子，辮頭挽了紅絲頭繩，額前還梳起一根小辮，歪歪到後面用卡子卡了。她在高興的叫道：

『我拔麥割穀都比不過你們，今兒拈這棉花尖子可以給你們比了。』

說着，她已佔領了四個棉花壟兒，一隻手管轄兩個壟，眼疾手快的在棉花田裏飛舞起來。成湘也笑着，說：

『只比快也不是本事呀，可還得拈得尖子小，若把棉花稈不管都拔下來，或是齊腰裏折斷，那誰都會快的呀。』

那老婦人聽得成湘的話，似乎被提醒了一般的說：『成湘說的可是真話，我們都得小心些，尖上也有桃子的，只打那小尖，可別傷害了桃子。』

可是冬霞一切都不管，已似流水一般走出去很遠了。她聽得母親的話，見冬霞也不慢下來，以為她只顧快去，把尖子拈大了，損毀了桃子，便低頭去看冬霞所拈下來的棉花尖，吹毛求疵的從地下尋了很久，果真也找到一個大尖子，尖子上帶有些桃子。她仙便又隨起她那兩個黃眼珠，窮起了屈死鬼臉，罵道：

『冬霞，你個小老婆子，看把棉花桃子拈掉了。』

冬霞害怕她仙比母親還甚些，這時才慢下來，尖得仔細了些。這後面的三個人，老婦人，她仙和成湘，並着肩兒一齊橫排在棉花田裏慢步走着拈棉花尖子，一面拈着，一面談着天，慢慢離開了棉花地頭。在地當中，棉花叢裏，老婦人忽然發現棉花田裏的菜豆：葉已伸開幾尺長的莖子，開滿了紫花，有的已經結成一尺來長肥青的豆莢。老婦人看見了，便伸手把那肥長的豆莢摘下，舉起來對姐兒們說：

『你們知道這豆莢兒叫什麼名兒？這就叫一尺青，如手還沒長好，若長好了有一尺多長呢，在開鍋的水裏炸一下，切成節兒拌了鹽蒜，可好吃呢。』

楚仙把那青豆莢接過去，蘸了鹽，說：『娘，還什麼時候弄來的種子？我還沒看看見過呢。什麼時候就可以吃啦？』

老婦人彎着腰，一面打棉花尖，一面笑得露出幾根殘黑的牙齒來，說：『這是今年你爹買來的新種子，這兩三日就能吃了，到時候就叫成潮來摘回去拌蒜吃。』

楚仙聽了，很是高興，把那根豆莢揣進衣服袋裏，便又開始打着尖子，說：『娘，今年的收成看來一定不錯了，若是收成好的話，我們一年的糧食就吃不完呢，飄出去買地，製園子，或是再蓋幾間陪房，那外人眼裏就有了我們，我們也就活動多了，狗繯巴子不會愁沒有媳婦兒的，媒人們一定會爭上我們的門兒來的。』

老婦人眯着眼睛，細細辨認那棉花尖，生恐把桃瘡傷害了，她抹掉一釋棉花的尖子，說：『盛地的媳婦，早就說有好幾門了，就是我不如意，不是撻那邊的姑娘年紀大了，便是那邊的八字不好，克夫克母的，是不行的。還有一家說的倒好，聽說那姑娘模樣兒長的也俊，八字我也請算命的合算了，和盛地的八字相配也使得，就是那娘家窮，要我們給她製首飾，還要多少銀子，多少衣服和幾條褂子，……』

楚仙聽到這裏，沒等娘說完，已被氣得兩眼瞪大了，耷起眉頭彷彿對誰生氣一般的表情，說：『這真是不知好歹的人家，若拿我們的光景來說，是盛地一個人遲早承受，將來我們姐兒們都被打發出去，這家盛地畝還不是盛地兩口兒一家？說這話的那姑娘家，真是瞎了眼睛，他就沒有打聽打聽我們是怎樣一家人？難道狗繯巴子這麼小年紀的人，還要出錢買媳婦不成！娘，我們不要理她們，我們盛地不愁娶個媳婦的。』

「那是的，從媒人提起買首飾衣服那遭兒，我就沒答應。我對那媒人說，我們又不是光棍子想媳婦的精，也不是娶不起媳婦的人家，他們這樣叫我們買衣服製首飾的就小看了我們；若是他姑娘過我家門戶來，別說一頭首飾，幾條裙子，便是我這一份家業遲早也都留給他們兩口兒呢。我們這一對老的還早死了，誰還能帶過陰司裏去？剩下的那些姑子們，那一個又能披一份子帶過婆家去？就是說的這不過門就給媳婦買衣服的事，我們全家自祖代傳下來，沒有開過一次例，那替媳婦打首飾的事就更辦不到啦，若是那姑娘的爹娘樂意把他們姑娘嫁給我的兒，我們情願八乘大花轎二十名吹鼓手，打着鬧着抬過來，就是那給他們買衣服首飾的事，一點都做不到。」

老婦人說完，鼓起嘴來，彷彿又是對了說媒的婆子面前，眼睛卻沒有忘記尋覓棉花尖子。媧仙拿眼瞞了娘一下，又低下頭打着棉花尖子，說：

「那麼，那媒人怎麼說呢？」

老婦人的嘴又裂開來，面對了媧仙，勝利一般笑着，小聲對媧仙說：「那媒婆子軟了，她說她做好人，一定使我們這門親成成功。那媒婆子又說，姑娘家雖窮，却是個絕戶，只有兩個姑娘，大的出嫁了，這是第二個，是因爲這一年來過的緊，所以才來求我們買點首飾衣服的。其實將來她父母一歸西，那點子窮家業還不是全都披給那兩個姑娘麼？」

媧仙聽了這話，臉上浮起笑容，說：「這話也真是，那姑娘家裏既是絕戶，爲什麼還捨不得給姑娘製買點配送呢？」

「媒人已把我的話傳過去了，不知怎麼樣。那方若如意，馬上就換大書，打算明年春天娶過門來呢。」

「是呀，算算盛地也有八九歲了，早點把她娶過來也有人給他做鞋子縫衣裳呢。」

老婦人聽了，暗暗點頭，她常見人家的兒子有七歲上就接媳婦的，她的狗獃巴子已進九歲的年頭了，還不該接媳婦嗎？而且她這一股裏只有盛地這條根子，早早接了媳婦，她也可以早日看見孫子，早日當老奶奶呀！想到這些，那張紫黑臉皮上浮起一些愉快的笑紋。成湘跟隨在身邊，聽她們講了這一大片話，始終沒插一嘴，由這件事也似乎勾起了她的後事，她也想起將來她被嫁出去，真不知嫁上個瞎子跛子，或是滿臉麻的醜男人，這些事。是不可思議，不覺使她想得呆了。忽聽得旁邊老婦人叫起來：

『好一個大噁叭驢駒（紡織娘），快點撫住拴回去燒肉吃，那肚皮够多麼大呀，一定滿都是子兒。……』

成湘抬起頭來，順着伯母的手指向的一棵棉花上看，果看見一個荷青顏色長尾巴的母驢駒，怒睜着一對冒鼓起的紅眼睛，兩條鬚倒豎起來，看見了人像在發怒。還不等人伸手去捉，牠已彈起了一隻大腿，嗚啞一聲，跳下地去亂迸着想逃走。成湘對於捉這種東西很有經歷，手掌裏也不用熟豆葉，伸手迎着牠的頭輕輕一扣，那母驢駒子已經落入她的手掌中，然後用兩個指頭捏住牠的脖頸，也不會被牠咬着。母驢駒子一經被捉，兩條大腿亂彈亂舞，張起了兩邊的黑牙，吐着口涎想咬人。但沒有一刻時間，牠被成湘用草蔓拴住脖頸，把它捆在一棵高梁桿兒上了，像那被上了枷的囚犯，除那兩條大腿可以彈動外，一步也不能移動的。這時，那飛一般打着棉花尖走路的冬霞，已經折回頭與她們碰面了，還沒到跟前，看見成湘手裏的母驢駒，便笑着說：

『娘，我得了一大串，都是肥肚皮有子的，回去可以燒肉吃了。』

說着，來到她們面前，把掛在她衣扣上的一大串母驢駒摘下來給她們看，那是用一根穀莖兒把脖頸的皮穿進了，是有二十來個，每個都似受刑般咬牙切齒的舞動，吐着涎水。老婦人看了，却趨起了憐憫的眉額，哭喪着臉子說：

「哎喲，造孽的，這也都是做母親的東西呢，你把它們害得好苦喲。快點把那部給成湘搗着吧。呵，再看見可不要得啦，這也是性命呢。」

成湘接過了冬霞那一串母驢鬃兒，連同她自己捉住的一個，都一齊拴在地邊一棵高粱上，並做了記號，準備回家時好把它們帶回去。便又都繼續起她們打棉花尖子的工作了。妮仙見冬霞打得這麼快法，心中早已對她懷了妒意，時時在留心她打下的尖子有沒有損壞了桃子並且又警告冬霞道：

「做事不在快，一定要仔細才行。你可得小心棉花桃別弄下了。」

那冬霞素日雖很有耐性，但妮仙的話確實委屈了她。她生性好快不好慢，並且已經特別仔細了，還讓她怎樣呢？聽了妮仙的話，不覺面紅耳赤，有些難以言訴的悶氣，她低着頭噙噙道：

「你從那兒看見我弄壞了棉花桃子？人家打快了，你打不快，你就編着法兒挑人家的毛病，其實你打得慢，又何嘗沒有弄壞棉花桃子？」

妮仙一向是降服慣了冬霞的，如今聽得冬霞也居然像春絮一樣向她反起嘴來，覺得於臉面下不來，便又翻起那副屈死鬼臉，瞪起兩隻黃眼珠，回過身來對冬霞罵道：

「你個小老婆子說什麼？真的，你越來越學的刁了，這還了得。娘也在這裏聽着呀，你別學的那麼沒天沒法的，別人說你是正經話呀！你不够反強起嘴來，若是娘不在跟前，說不定你還要搗我幾個耳瓜子呢。」

冬霞聽到這些欺壓她的話，心裏越發感到受委屈，兩隻眼睛登時滴下成串的淚水來，抽泣道：

「你是一家的霸王，連娘都惹不起你，我怎麼敢搗你耳瓜子，那你還不吃人麼？呵喲，我從來都忍着，沒有給你強過一句嘴，都是你壓得人更呼不出氣來了，把人欺服死了還不叫人家哼一聲麼？」冬霞說着，便放聲哭起來。

姥仙脫起了眼睛；對母親說：『娘，我什麼話都不說了，你去管吧。』說着，也滴下兩顆眼淚，那衣襟子拭了一下眼睛，醒過鼻涕，便低下頭又去打棉花尖子，表示消極了。

母親對這件事也感到尷尬，姥仙是個很會處理事件的助手，凡事都有幫忙，只是管理事件久了，對她下面的妹妹難免有不客氣的地方，引起妹妹們的反感，這她是很清楚的。冬霞也很有材料，沒有在姐妹間爭過嘴，罵過嘴，一向是低頭死幹的孩兒，爲什麼今天鬧起這個樣兒呢？老婦人心裏也很難過，陰沉着紫枯的臉皮說：

『姑娘們，你們別鬧吧，爲了那兩句話也值得哭哭啼啼，叫人家看見了像個什麼？我知道你們心裏都受了屈，這都是爲了這一當子家產，地畝，忙的心裏發焦，都生了脾氣。就是你爹和我，想起來還不是常常焦心！照理說，你們姑娘家，都應坐在房屋裏做針線，不應該出來做田活的。可是這都是我們一家人命不濟呀，你們都沒脫生小子，千求萬求的才從菩薩那裏求下你們一個弟弟來，偏又這麼晚才給送下來，他又不能做事，這田裏的活只靠你爹爹一個人又做不過來，雇人雇不起，你們不出來幫忙可有誰呢？』說着，老婦人那紫黑的臉皮抖抽着，兩眼裏也滾下淚來，感嘆她的不幸的命運。

冬霞不哭了，回過頭說：『不是我生什麼脾氣，娘呀，你看她故意挑我的錯兒，嫌我打尖子打快了，損壞了桃子，其實我何嘗是有意的呀！並且你看她打慢的也有桃子弄壞呀。』冬霞說着，便從地下揀起姥仙打下的一個尖子來，上面當真也有桃子。

母親看了，嘆氣道：『好了，別再鬧了，誰能說這一個棉花桃都不糟踏的？常言說：『賣什麼吆喝什麼，幹什麼糟踏什麼』，只是大家小心點，少弄壞些就是了。』

姥仙自覺慚愧，也不做聲，只是低下頭加快速度打尖子。成湘說：『大娘，你不用再再生氣了，冬霞姐姐也快打尖子吧。』

大家都沉默下來，原先老婦人身邊的成湘和純仙，也不並成一排了，大家隨意快慢的分散在棉花田裏，聽不見她們談一句話了。成湘被太陽晒出了汗水，把背上的衣服濕透，她的兩隻手也因拚得綠尖過多而染綠，兩個指甲微痛。一直到傍午，這棉花尖子都打完了，大家才返回家來休息。

午飯後，歇晌的當兒，冬霞和春絮，成湘，坐在那小草棚裏乘涼。小草棚的梁木上有幾個茶盅口大的螞蟥窩，螞蟥窩眼裏有的已經封了口，有的還露着小孔，上面的老螞蟥們往返從外面啣一些蟲子來餵牠們的兒子。冬霞對春絮在談說着她在棉花田裏同屈死鬼鬧的那場嘴。春絮聽來，甚是得意，她覺得恨純仙的人不只她一個了，今後便是與屈死鬼打起架來，也有了幫手。她笑着說：

「二姐姐，如今你也知道這屈死鬼不是好的吧：她總是在爹娘跟前戲她的勸兒，欺服我們，以後她若再罵我們一句小老婆子，我們就搗她脖子，給她個厲害看，就是爹娘知道了，也講過理去的。」

「那是不用說的，以後她若是再欺我，我就給她脖子吃。」冬霞說着，却忍不住笑了。

坐在旁邊的成湘也笑起來，望望兩位姐姐的臉，說：「你們說的真好笑，親姐妹們怎會動起武來？」

春絮却認真的繃起了臉，說：「這有什麼好笑？這都是真話，等有一日她的嘴發了癢，我搗她一個給你看看。」說完，還橫起了脖子表示不是開玩笑。

她這種態度，鬧得冬霞也笑了，冬霞本是個不堅定的人，生氣時說說氣話是有的，若真實行起來便沒了膽量。春絮見她也笑了，便有些生氣的說：

「你別笑呀，我說的都不是假話喲。……那時候你若是不幫手可不行。」

幾個人正在談論，盛地忽然跳進來，手裏持了一根竿子，舉上去就要剷那螞蟥窩。春絮第一個跳起來，雙手撫着頭叫道：

「等我們出去你再罰，螞蟥整人啫。」
 她地笑着說：「弄下來燒吃螞蟥兒子。」

「你不頂上一點東西，那老螞蟥可不發死你！」冬霞說着，跳出草棚子來。

春絮和成湘也都跳出來，盛地精光着身子，知道螞蟥一定發着，便把一張蔴包片子頂在頭上，下面也塞了蔴腿，持了那根長竿，蹲在草棚門口伸進去，瞄準了梁木上的一個最大的螞蟥窩，便是一割，只聽噹的一聲，老螞蟥們都成羣飛起來繞圈子，那沉甸甸的螞蟥窩業已落地了。這大際的盛地，淘氣的孩子，一心想把那草棚梁上的螞蟥窩弄淨，劃下這個，又去弄那個，一連弄下四五個，螞蟥們充滿了的草棚，噹噹的旋繞。那站在外面等消息的幾位姐姐，忽聽盛地在草棚裏咬呀了一聲，便丟下長竿頂着蔴包，奔出草棚門來，有許多老螞蟥追隨着他飛來。春絮被嚇得叫道：

「可了不得，蔴包上爬着好幾個呀。」

接着，那追來的幾個螞蟥一直朝她們這裏飛來。春絮撫了頭直奔進廂房去，成湘却朝二門外跑，只有冬霞却冷靜的站着不跑，她看了那向她發怒飛來的螞蟥，用她飛快的手掌一揮，只聽叭噠一聲，那發怒的老螞蟥便被打落在地下，被她一脚踏個稀爛。她發現盛地頭上有半截老螞蟥的肚皮在蠕動，盛地只是哭喊着痛，原來他頭上被螞蟥叮了三處，都腫起核桃大小的疙瘩。冬霞恐怕他哭，吵醒了爹娘的午睡，一定又是一頓罵，便勸慰他不要哭，灶堂裏還燒着母驢駒呢。這時，成湘又進來了，見那螞蟥都消散息怒，聽冬霞姐姐說母驢駒的事，也才想起來，便走進正房堂屋，從灶爐的灰燼中尋出那些被燒焦的母驢駒來，又喚了春絮，同着冬霞盛地，坐在有涼風的二門樓下，一面乘涼，一面吃着母驢駒的肉。

小庭院裏靜悄悄的，那棵槐樹枝葉稠密，把小庭院幾乎遮蓋一半，滿地都是陰涼蠕動。嘈耳的老蟬爬在槐樹枝上叫着，母鷄們躲藏在那陰陰處用身子搗土，一切都顯出慵倦的樣子。二門樓下乘涼的姐兒

們把母驢駒肉吃完，便也進廂房午睡。只有盛地，一心想着他剛才弄下來的幾個螞蜂窩，於是他一個人又悄悄溜進小草棚子裏去，只見幾個大螞蜂又爬聚在棚子椽木上窩子的原處，滾在地下的幾個大螞蜂窩上也似乎爬着幾個，但看見有人進來，却都飛去了。盛地把那幾個出口大小的螞蜂窩拾起來，回到二門廊下去，坐在門限上，把那窠裏的螞蜂兒子都割出來，放進一個小碗裏，一條條白嫩的小兒子直似肥蛆一般蠕動着。然後也就把這些東西拿進正房灶堂裏，燃起一把茅草燒起來。誰知正在這時，箬兒悄悄走來了，看見盛地燒東西，又見各房中發出鼾聲，便笑着低聲問盛地：

「你燒什麼呀？」

盛地回頭看看是箬兒姐姐，便笑道：「燒螞蜂兒子呢，燒熟了給你吃。」

箬兒又笑問道：「成湘姐姐在那裏睡呀？」

盛地用嚮向着堂屋門外的廂房一嗽，箬兒明白了，便又悄悄走出來，輕輕推開廂房門走進套房去，只見三條身子睡得滿體是汗，春絮睡在正中間，兩條大腿岔開，胳膊伸着，鼻聲大作，她那被陽光晒傷又黑又紫的臉上滲出一顆顆汗珠，順着耳滾下去，脖頸裏也被汗水濕得放光。冬設在她的右邊，側着身子，頭枕着一條胳膊，兩條腿子曲並着，規規矩矩，沒有一點聲音。成湘在睡那一邊，身子雖然是仰着的，却不像春絮那麼醜態。箬兒看了，心裏想：「怪不得人家說春絮姐姐刁，看她睡覺也不老實呢。」想着，臉上露出微笑，用手搓了一根紙捻兒，便爬上炕上，用紙捻的尖端向着成湘的耳殼一旋，成湘受驚的把頭一擺，醒了，睜開眼睛看見是箬兒給她開玩笑，便叫道：

「哎呀，你嚇我一跳呀，我正在做夢哩，夢見有人用針扎我的耳朵眼兒，真想不到是你弄的鬼。你這會子到這裏來幹什麼？怎麼也不歇歇晌去？」

箬兒露出鉛黑牙根，默默笑道：「就是來找你說話呢。」

「有什麼話？說吧。」成湘說着，停了一個頓息，用袖子拭了口水和眼睛，便坐起來，聽箠兒有什麼話說。

箠兒看看旁邊那兩個人，便拉了成湘的衣服，說：「走，咱們出去說。」

成湘不知是什麼事，便只好隨了箠兒走出來，走出二廊門，到柵樹下面，箠兒站住說：

「你爹又來了，他去看了我老爺一下，見老爺沒理他，他就又走了。」

成湘聽得這個消息，感到驚異，兩隻眼睛立刻瞪出來，問道：

「他什麼時候來的？他到那裏去啦？」

箠兒搖搖頭說：「我也不知道他往那裏去啦。我剛才出來時，他在老爺那裏說了兩句話，就走了。」

「老爺生氣沒有？他怎麼有臉又回來？」

箠兒只是搖頭，對於成湘父親的來去，她說她只知道這一點，至於他走向那裏去了？她是一點都不知道的。成湘得到這個消息，知道這沒成器的爹爹還沒有出口外去，不知道他在這裏又搗什麼鬼？由這事，又勾起她許多傷悲的往事來，想來想去，父親雖然不成器，終還是她親骨肉，如今鬧到這步田地，很是可憐的，她能親眼看着父親去當叫化子嗎？她能看着他餓死麼？……她越想，心裏越難受，眼睛裏又滾下淚珠來了。她忽然抽泣着向箠兒道：

「箠兒，他來有別人看見麼？」

「喏大晌午，沒人看見的，只有我和老爺看見的。」

「箠兒，你別告訴別人，這不成器的人幹的事，我也替他害羞呢。」

箠兒點點頭，默望着成湘的淚眼，沉默着一言不發。

過了幾日，成湘引着狗繚巴子到棉花田裏去摘豆莢，那兒長的一尺青，莢已長起個子，又白又嫩，生着就可嚼吃。狗繚巴子生來被他母親嬌養慣了，只是在棉花田裏捉叫鷓鴣（雄紡織娘會叫者），扯着那肥嫩可口的菜豆莢，又偷人家一束青葱來就着嚼吃，一根豆莢也不摘，成湘也不好管束，恐怕攔他管下私仇，回去向大娘耳朵裏怨訴她待盛地不好。成湘一個人，腰裏繫了布兜子，把捉來的竹籃放在地頭，也不管盛地摘不摘豆莢，儘他去玩，她便很快的漫散在半邊的棉花田裏尋覓豆稔子摘菜豆莢，把摘下的豆莢塞進腰間繫的布兜兒裏，便巡迴着一直朝前走去。

棉花田兩旁都是高粱地，高粱經過那一場雨水的澆淋，業已超過人的肩膀了。便是附近的麥苗也都齊到人的肚臍以上。大地上皆是碧綠的顏色，遙遠處那望不見邊際的盡頭，襯映着蔚藍色天涯，與淺藍的大氣，真是不可想像的所在。成湘把腰布兜子塞滿了菜豆莢，便都掏放在地邊，放成堆兒，又回頭望望盛地那懶孩子，恐怕他失了踪，見他仍藏在棉花田裏捉鷓鴣兒。她站一會，只感到頭暈眼花，身上飛出汗，立刻又咳嗽起來。她感到不舒服，便走到地邊一個井台旁，坐在一棵杜梨樹陰下歇歇。坐了一會，才感到清醒些了，但又不想立刻走進棉花田去受太陽的曬。小風兒吹得杜梨樹的葉刺互磨着發出刷喇喇的響聲，一隻八哥落在樹枝上，忽然叫了兩聲：

「有人，有人。」

成湘正用一隻手掌托着腮發癢，忽被這鳥兒驚擾，便抬起頭來向着樹枝的八哥啼道：「有什麼人！別在這裏嚇唬我，快給我滾走，不滾我就用磚頭擗你。」

那八哥在被上跳了幾跳，偏着頭望望，果然很聽成湘的話，沙沙的飛去了。成湘又換一隻手撐了腰，剛剛安靜下來，只聽那高粱叢中一陣騷動，一直朝這井台響來，成湘想道：「怨不得那八哥兒說有人，當真是有人呀。這時候，又沒到批高粱葉子的時候，那人在高粱地裏幹什麼呢？」想着，便站起身子望，只見一個頭上包了布巾的男人，被太陽晒得一脖頸的汗水，等地仔細辨認，原來是她的爹爹全雲萃。成湘不禁叫了起來：

『哎喲，爹爹，你怎麼在高粱地裏？你從什麼地方來的？』

成湘還以為這是夢，她立刻想到雅兒那日告訴她的事來。這時候，雲萃披着一身汗衣服，業已從高粱地裏走出來，嘆出一口氣說：

『唉，我等你好幾天了，總想去看看你，恐怕碰見人，我知道你一定來摘豆莢的，所以我就藏在這高粱地裏。』

成湘聽了父親的話，兩眼裏的淚水便滾下來了，哭着說：『你怎麼還沒出口外去？你還到爺爺那裏去幹什麼？』

『唉，傻孩子，我又沒有翅膀，難道還讓我半空裏飛去麼？一步一步走去，也得一些兒錢費才能行呀。』

『爺爺把車都劈壞了，那一次幾乎氣死了，你還有臉去見他？他怎麼會給你盤費？』成湘拭乾了眼淚說：『你如今住在那裏呢？這幾天怎麼吃的飯？』

『唉，我就胡亂在野地窠棚裏睡，白天到了吃飯時候，我到別的村子裏去趕送飯的要幾碗剩飯吃，我怎麼敢見人呢？一面是怕羞，一面還有好多賸錢沒有還呢。』

成湘聽到這話，便又傷心起來，用衣襟子掩住臉哭了。最後她說：我還有二十幾塊錢的體己，那時

從我娘在時就拾麥穗，一直到如今積起來的，下午我還來摘豆莢的，我給你帶來，你可快點出口外去吧，別在這裏躲人啦。」

雲鰲聽了這話，便低下了頭，說：「我有了盤費，一定早點離開這裏，若發不了財，總遠也不回來了。」

剛說到這裏，盛地忽然在棉花田裏尖聲喚道：「成湘姐姐，成湘姐姐呀！我娘來了。」

成湘聽了這話，便叫她父親趕快進高粱地裏去，她自己從那杜梨樹陰裏站起，走向棉花田裏，果見那老婦人朝這裏走來，紫黑的臉掛滿汗珠，笑着說：

「摘了多少啦？我也幫你摘，晌午飯還要吃呢。」

「剛才我的頭有些暈，到那杜樹下坐了一下子。」成湘說。

「這會子可好了些麼？若不好還是去坐坐，可別把身子弄出毛病來，年輕人身子要緊。」

「不怎麼了，大娘。」成湘拭了一下眼睛說：「這會子歇過來了。」

成湘說着，便又走在棉花田裏尋着散落在棉花根旁的豆稞子，搜索着豆莢摘。一會，天空罩了一層迷濛的煙雲，太陽的熱威便被這煙雲所減消了，曠野裏也有一點風吹來，四處的禾葉被吹得瑟瑟的響。如今禾苗把大地遮埋了，隱伏在禾叢中工作的人們哼唱着小調，但却看不見人影，連那通往鄉村去的黃土大道也被荒草芟芟所掩蓋了。

老婦人也把衣襟子用舊繩兒繫成個兜兒，把摘下的豆莢塞進兜兒裏。她一面彎腰摘豆莢，一面喚叫盛地，叫他不要只捉驢駒呀，不管怎樣也得過來摘一會豆莢，不然回去告了他爹爹，他要挨巴掌的。

盛地聽說母親要告爹爹，他就害怕起來，趕快朝這裏走，扭着小身子說：「娘呀，我好肚子疼嘞。」

老婦人知道他裝假，罵道：『潑驢精，剛說叫你摘會子豆莢，你就喊肚子疼，捉驢鬍子就不肚子疼啦？快點來摘，若不摘，回去告訴你爹爹可不揭你的皮？你聽着。』

盛地見母親臉色嚴肅，無通微餘地，哼了一會肚子疼，最後還是去摘豆莢了。一盪到晌午時分，大家才把堆在地邊的豆莢堆收斂起來，用竹筐提着，裝進藤袋子裏揀着走回家來。

下午，沒有歇晌，成湘一個人便又到棉花田來繼續摘豆莢，並且從那梳頭匣子裏把她一坐積蓄的二十幾塊銀幣的體己帶來，交給她的爹爹，說：

『這二十幾塊錢就給你做盤費吧，你有了盤費，就趕快離開這裏，快點出口外去，等發財回來，也算成了器，那時候也對隣舍們乖乖嘴，不會叫他們再罵你，再看不起你呀！』

成湘說着，淚水又從眼皮裏滾下來。她的父親滿頭都是泥垢，衣服髒得發出汗臭，他接過了女兒手裏的銀幣，低着頭，眼睛也濕了，慚愧的臉上不知是什麼顏色，說：

『這一生我若再不成器，真不是人了。只是你這個汗水體己，我怎麼忍心化呢？』

『還說這話呢？一股子家業都給你賭光了，這一點算了什麼？快點走吧，別叫人家看見。』

全雲玦抬頭望望女兒，她那蒼白的臉顯然比以前消瘦許多，禁不住也滾下眼淚，說：『你不跟我去麼？』

『等你發了財再回來接我吧。這會子我是不能跟你去的。……』

全雲玦又癡了一下，才拭了眼淚，回頭看了幾下女兒，便向着一條通往天際的大路走去了。成湘仍站在棉花地旁用淚眼送着他，一直等他的背影被那翠綠的草禾所埋掩了，她才嘆出一口氣，淚珠又成串的滾下來，感到頭又暈了，便提了竹筐走進棉花地裏去，選了一處有陰涼的地方坐下休息。

摘完了棉花地裏的豆莢，成湘因受太陽的蒸晒，回家後，頭便時常感到暈昏，睡在陪房的炕上，心

裏想着父親出口外去，便感到特別不自在。鋤草的事也做完，春絮得暇休息，便盪廂房來給成湘談話。

春絮說：

「地裏活都做起，就剩下高粱糜子沒沒批，另外還有紅薯秧再翻幾遍，一直到秋收沒有什麼忙事了。」

「那你以後可得閑了。」成湘笑着說。

「現在還不算得閑，因地裏還需一場雨，那莊稼們才能撐到熟，若不下一場雨，過不了幾天，又要去挖蠶繭的。目前若是下一場雨，保到秋收，再批過高粱糜子，在秋收以前我們可以沒事做了。」

成湘聽了這些話，不由得嘆了一口長氣，閉起眼睛來，仍睡在炕頭上。春絮見她不愉快，而且臉皮蒼白消瘦，那長長的眼睫毛稀少，額骨都露出形跡了。春絮想她一定有什麼心事，不然她不會有這種愁嘆情況，很想問她，又恐勾起她的悲傷反倒不好，春絮便抬頭看見煙薰黑的牆上，貼着一張畫兒，那畫上是一齣戲，紅鬃黑臉和挽着髻的小媳婦，另外還有幾個打棋的，不知這戲裏是什麼一回講究，她便胡亂的問道：

「成湘，這牆上貼的是什麼戲？你可知道那上頭有什麼講究麼？」

成湘睜一睜眼，又閉上，說不知道。

春絮心裏納悶，便說：「整日家躺着，身子不會舒服的，咱們上房去摘棗子吃吧。」

成湘最喜歡吃甜食，可是在鄉村裏，既沒有蜜糖的，也沒有售糕餅的，有那生棗子和生紅薯嚼嚼，已經甚不易得了。她聽春絮姐姐說摘棗子去吃，就如提醒她一件事似的，立刻睜開眼睛，坐起來，笑着說：

「那棗兒可以吃了麼？還不紅呢，一定不甜吧？」

春絮說：『上房去，咱們房子後頭空院裏一棵棗樹，棗兒都裂了圈，還有不甜的？一伸手就够着的。』

春絮這話提起了成湘的興趣，把心中的愁事都忘了，兩個人便走出房門，搬梯子靠在房夾道裏，上房去摘棗兒吃。這一帶的房屋，都是用石灰刷得極緊的平頂子，上面尙囤積着一些往年殘餘的紅薯乾子，用稀泥籬笆圍起，上面蓋了乾草。成湘上到房頂，只見那紅薯乾子圍後面的棗樹上，紅珠珠的裂圈的棗兒掛滿了一樹，有兩條枝子被稠密的棗兒壓得低着頭伸下來。成湘看見，不禁哎呀了一聲，說：

『這棗樹是隣舍家的，若是被隣舍家看見，一定要罵的，我們還是不要摘吧！』

春絮說：『看你這人，我們住在房上，他們誰會看見我們，伸手就可够到的。』

成湘見春絮堅決要摘，也不好阻攔。春絮走到房頂邊沿，向隣舍院子裏看了看沒有人，便高興的回過頭對成湘說：

『成湘，沒一個人呀，多拿根竿子來，咱們打吧。』

成湘拿了根竿子遞給春絮，春絮見枝子上棗子又大又紅，稠密得甚好看，那裏還顧得許多，雙手舉上長竿揚起便打，只聽房頂上咯噠噠一陣響，樹枝上的棗子似落雨一般往下掉。成湘在房上揀，怎麼能揀得瀛？那棗子便翻轉着都朝房瓦溝滾下去，打得地下也噹噹噹的。

正房裏老婦人正同一個媒婆子給盛地說媳婦，忽聽得屋頂上的聲音，以爲是落雹雨了，心裏嚇得直打寒噤，可是舉頭從窗戶眼向外望望天，天上有太陽，大晴日家怎麼會有雹子落下來？她叫蛇仙出去看看是什麼響，蛇仙一走出房門，還沒走兩步，只覺得頭頂上咯噠一下子，被房上滾下的一個棗子打得她的頭頂作疼，只見地下有許多紅棗子滾着。她一下便明白了一定是房上有人偷摘人家的棗子。她恐怕連累了自己家裏，便從梯上房來干涉，誰知是她的兩個妹妹？一個正舉竿在打，一個低着頭拾，已經拾滿

一大包。成湘忽然發現梯子上站着那瞪出黃眼珠的屈死鬼，便趕快低聲喚道：

「春絮姐，別打啦，大姐姐來啦。……」

春絮是不害怕蛇仙的，她回頭望望蛇仙，仍似沒看見人似的又回過頭去揚起竿子向樹枝上打了一下，才放下竿子來，彎下腰拾落在房上的糞子。蛇仙見自己的威嚴失效，便攀梯子爬上房來，怒瞪出兩眼，絳着眉額叫罵道：

「你們把人家的糞兒都打光了，叫人家知道了，可不罵死你們？小老婆精們，叫你們就氣死人了。」

春絮拾起頭來看蛇仙一眼，說：「你生氣可不死？怎麼還會說話？」

蛇仙知道自己壓服不住這野姑娘，便低下頭，仍絳緊眉毛，切着牙說：「我不管你們，回來叫爹管。」說着，就向梯子走，走兩步又停下對成湘說：「成湘，你還幫她行兇，還不快點下來？」

成湘用手捏着衣襟裏包的一大包糞兒，站起身來要跟蛇仙下房去，背後的春絮一把將成湘扯回去，又指着那下梯子的蛇仙，罵道：

「就是別聽她的話，別下去！不怕她個小老婆兒，看她敢怎麼樣？」春絮說着，還用嘴向着梯子那裏唾了一口。

蛇仙聽春絮的話，越發氣的脖頸粗漲，耳朵赤紅，賭氣下梯子來，氣得發了暈。有意告訴母親去，可是母親還給那媒娘說話，又怕把事情給外人知道了不好，少不得忍耐着，氣，站在堂屋門前，倚了門框滴下兩顆淚，又趕緊用衣襟子拭了眼睛，對着天空出一口長氣。這時候，房頂上那兩個偷鬻子的妹妹每個人包了一兜子糞兒從梯子下來了，春絮嘴裏作響的嚼着紅紙，有意與蛇仙開氣，成湘隨在她的背後，兩個人一逕走進陪房裏去。

母親送媒娘出來了，那媒娘嘴裏還在嚼磨着：『若是這麼着，噢，兩頭都妥當了，下次我就把那姑娘的大書送過來，你們這邊的大書也就給他們那邊帶去啦。』……』

蕊仙聽得媒娘這話柄子，便知道盛地的媳婦說妥當了。等母親把媒娘送出二廊門回來，蕊仙因剛才生着氣，臉上仍不快活。那老婦人看見她的樣子，便料知一定給春絮吵了嘴，便問道：

『蕊仙，你怎麼的呀？』剛才是什麼人在我們房頂子上偷搵兒啦？』

『是春絮和成湘她倆，我說了說，她們還強嘴呢！這還了得，她們比瘋子還厲害呢。娘，你若不管，她們都要變成橫行的螃蟹呢。』蕊仙說完，又振起嘴來，怒瞪起兩隻黃眼珠，呼吸短促。

春絮聽她在外面叫罵，她也在陪房中道：『你別連成湘也扯在一起罵呀，她可沒罵你一豎兒。當着娘的面，娘也聽到了，聽聽你這種話是不是瘋子？看你那眼珠瞪起來比螃蟹橫行還厲害吧！』

蕊仙受春絮的氣已不止一次了，這一次實再忍受不下去，便大聲哭叫起來，撫着一隻眼睛，一面哭，一面朝正房裏走進去。並且叫道：

『我的嘴護不過你，這裏有娘哩，叫娘給你講吧。』

老婦人見這般情況，便在槐樹下用一根指頭指着陪房的窗格子罵了一會春絮，叫她以後不許給大姐她頂嘴，一定要聽從蕊仙的話，若不然便告訴她爹爹管教她。春絮見蕊仙哭了，知道這一次真把她氣着，心中感到特別舒暢，對於母親的話，她一點都不生氣，却還用手捧了一捧又紅又大有裂痕的棗兒出來，給母親說：

『娘，你別生氣啦，你嘗嘗這棗兒可真甜，甜得像蜜一樣。』

老婦人看見她這般，也不生氣了，不知怎麼嘆一聲却笑起來，從春絮手裏揀了一個最大最紅的棗子，便用她那殘缺的齒缺牙嚼起來，並且笑着把春絮手裏的棗子用衣襟兜了，走向正房裏去，說：

『這棗兒可真是蜜一般甜，冬霞，妮仙，你們也都嘗嘗吧。』

冬霞盤着兩條腿，坐在炕席上正在用剪刀裁開一件花條子布衣裳，兩手拉開粉線用牙齒咬起來打，看見母親兜了棗子進來，也把粉線與衣料都收起來，擲過來接母親衣襟兜裏的紅棗。大家笑着吃了一場，這場吵鬧也算過去。但妮仙氣性太大，無論如何也沒吃一個棗子，却一個人坐在炕角落裏背過臉做針黹。接着春潔和成湘也都過這正房來開盛地的媳婦說妥了沒有？什麼時候換喜帖？什麼時候娶？老婦人說：

『那邊姑娘家都願意了，還是那家子絕戶，我就嫌那姑娘太大了。』

『今年有多麼大？』冬霞問。

『十八九了呢，比我們的盛地大了十幾歲呀。可是這也有好處，過門就多一個幫手燒飯的了。哈哈。』

老婦人說着，也高興得忍不住笑了，那一臉的紫黑瘦皮都打起褶子，露出一口的殘缺黑牙齒。成湘也笑道：

『女的比男的大十來歲並不大。你沒看見人家的獨生子六歲上娶個十九歲的媳婦麼？如今咱們盛地也有八九歲了，娶個媳婦也不過是替他洗洗衣襪，替他穿衣脫衣的，他還懂得什麼呢？』

這話說得大家又笑起來。冬霞飛着兩隻眼兒瞟了一下妮仙，說：『明天個我大姐姐也快給小女婿穿衣脫去呢。』

大家又笑了。這句話說得背過臉去的妮仙脖頸漲得緋紅，她回過臉恨恨盯了冬霞一眼，抿着嘴，擡起眉毛罵道：『你這小老婆子別滿口裏噴糞胡說八道的，越來越不正經了。……』說着，便又背過臉去。冬霞立刻不笑了，低下頭捏棗子吃。成湘在旁邊給冬霞擠眼兒，小聲戲謔的笑。老婦人說：

「你們都別笑，遲早都有主兒的。等盛地的媳婦娶過門來，再把你們一個一個都送出去，那時候，我們老兩口兒只守着一個兒子一個兒媳婦，可乾淨多了，再也不會聽得你們吵嘴打架的。」

老婦人這句話說得沒一個人再笑，每個人都沉默下去，彷彿各自思慮各自的前途，不知將來嫁給一隻鷄還是一條狗，她們將來的幸福便完全待由老婦人擺佈了。這時候，那精光着身子的盛地忽然跑進來，多霞先笑着說：

「盛地，你快娶媳婦了，還光着身子，不害羞！」

盛地被說得沒好意思起來，用手拉着他自己頭上的歪辮子，側着頭笑了笑。他對於娶媳婦的事，除感到神祕外，別的什麼都不知道。那大人們曾經教過他，等娶了媳婦，就有人替他縫衣服做鞋襪了，睡覺時也就有人替他脫衣穿衣了。他以為娶媳婦也不過來伺候他的，他對於娶媳婦的本質是一點都不懂的。成湘忽然問他道：

「你知道娶媳婦做什麼呀？」

盛地又側着頭笑了笑，羞的撲進老婦人的懷裏了。老婦人用手揉摸着盛地的頭髮，拉着他頭邊那根歪辮子，說：

「這根歪毛兒快剃了吧，娶媳婦當新女婿去若還留着這個，給人家看見了豈不笑話？」

盛地撲進老婦人懷裏，用手抱了她的大腿，只是不言語。春絮說：

「若是當新女婿去了，還是這麼不出頭的話，坐在人家炕當中伏席，人家過來敬你酒，你還能這麼抱着她的腿不成？」

多霞又把那裁開的衣料拉在炕上，扯起紛線來打，也笑道：「他連車都上不去呢，怎麼去當新女婿？媳婦看他這麼小，還不欺服他麼？」

『嘻嘻嘻嘻。』放湘笑道：『盛地可別怕老婆呀！』

那老婦人也裂開殘缺黑齒的嘴，無聲的笑着，只有矮小的臉仍是朝蒼籬角裏，一言不發的只管做着針疋。……

秋收以前，趁着這陣閑空子，老婦人整日去找算命的瞎子，卜算盛地和那邊的姑娘兩個的八字合不合。媒娘忙着手脚不知往返跑了多少趟，換過喜帖，並擇定秋後冬初農事清閑時，十月初九這個宜婚的吉日做爲娶期。這等事辦妥以後，老婦人又忙着給盛地準備娶媳婦的衣服。便在這期間，落了一場大雨，登時村莊四郊的水坑葦塘都積滿水，那蛙鳴聲便喧露滿耳了。

全雲慶心裏很快活，他想今年雨水來得勻，田裏不缺水，能使地裏肥料如意發揮，莊稼得飽滿滋養，生長得特別肥茁，高大，無疑的是個豐收年了。他措了小鐵鎗子，拖着兩隻泥鞋，走到田裏去放水，只見那路邊的一條一人多深的荒草溝裏，被從四處的田溝匯聚的雨水灌滿，起着微波浪直朝東方奔流。他自己的那一塊金穀田，有幾天不見面，被這場雨一淋，業已超過人的肩膀了，有的已在抽殼穗子。他那塊高粱地，高粱們長得更奇偉壯觀，黑蒼蒼的一片翠綠，直似一帶大森林，差不多全都抽出穗子，一身的黑肥葉，被微風一吹，便是一陣嘩嘩響音。全雲慶看了，面帶喜色，他把地裏用不完的存水放出來，淌着泥水路又去紅薯田裏看了一趟，才走回家來。

到批高粱葉的時候，村頭一陣銅鑼響，村役提着那銅鑼一面敲，一面繞着街巷走，喚着批高粱葉的話。全村子裏男女老幼，像遇到什麼規矩一般都朝郊野跑去，也不管誰家的高粱葉，像瘋狂了似的爭前恐後搶着批，全雲慶一家人，也全體出動。春架像男漢子一般跑在前頭，一直朝她們自己家高粱田跑去，並且禁阻着外面人，叫道：

『我們的高粱葉不許批，因爲這高粱穗子還沒出齊呀！』

可是那村頭小夥們，誰聽她的話呢？一個個都鑽進了她們的高粱叢中，一面批葉子，把批下的葉子夾在路肢窩下，一面說道：

『滾了犂了，這是規矩，不管誰家的高粱葉，都不能不叫批的。』

春絮沒法，便跳起雙腳罵道：『誰家的忘八羔兒，沒有管轄的野漢呀，我們自家的高粱，自家還要批的，不行外人批！』說着，她從地裏掀起一根穉稻便直朝批葉子的漢子們追去。那小夥們看她披頭戴髮，怒氣沖沖跑奔過來，都不敢與她爭執，揀着批下的一束高粱葉往別處的高粱地去了。春絮像隻厲聲的寨犬一般守着高粱地，任何外人都不准批葉子，一直挨到後面全家人都來了，一家人都齊下手批葉子。盛地人個兒小，够不着高處的葉子，便搬運大人們批下的葉束往路旁去撒開晒，全雲慶說：

『大家小心別傷了尖子，那頂上最少也留下三四片葉子才行。』

一時這片高粱林裏都是噦噦聲，成湘和冬霞鑽進最深處比賽快慢，噦噦的笑着。春絮和姑仙在父母身邊，翁兒也來了，兩隻眼睛笑成兩條彎彎的縫子，她那兩隻大手腳幹起這個活來却怎麼也及不上冬霞和別的姐姐了。沒有吃兩頓飯的工夫，這一片高粱林都已批成光稈子了，赤條條身子，一眼便可看到最深處。高粱葉批完後，春絮和冬霞。姑仙幾個姐妹，又跑到別家田裏去爭搶。全雲慶和老婦人，盛地回家去了。這路旁還晒着未乾的高粱葉，留成湘和翁兒在這裏看守，她倆在附近尋了一叢稠密的灌木陰涼，兩個人一面看着高梁葉，一面坐在那陰涼下便要起石子了。等石子要晒了，成湘伸出頭向大路上晒的高梁葉望望，見沒有人，回頭對翁兒說：

『咱們兩個捉謎藏來吧？』

翁兒眨起眼睛笑道：『兩個人怎麼來得捉謎藏？又是在這大野地裏，也沒處兒掩藏呀！』

成湘說：『這麼大深的莊稼，怎麼沒處兒藏？兩個人也來得，我們就規定這樹枝子為莊，你先去

蔽，我當看莊的，若是我摸你一下，就算得住了，你再看莊。」

這兒捱起嘴道：「摸一下不算得住，一定要敲三咕咚。」

成湘想了想，籬兒力氣大，她怎麼能擒住她播三咕咚呢？可是成湘對這玩藝與趣正濃，也便答應了籬兒的提議。籬兒眯着兩隻眼睛跑進高粱地裏去藏，成湘站在樹叢前面守莊，時時問去藏的人藏好了沒有？要去捉了。籬兒剛剛跑進高粱深處，忽又跑出來，纔着臉說：

「後面有人偷咱們的高粱葉子了。」

說話間，只聽大路上一陣咯咯笑聲，成湘回頭一看，猛不防籬兒跑來把樹枝子一抓，喊了一聲「莊」。成湘知道了上上籬兒的當，但大路上真的有人來了。成湘跑出來，只見春絮姐姐背上背着山一樣高的一堆高粱葉子，後面跟來的還有冬霞與姚仙，也都背了高粱葉，走到這裏，春絮大聲喚道：

「成湘，小籬兒呀，快點收拾葉子，你們幹什麼呀？就沒看見天快下雨了？」

這時候，成湘才發現天上的烏雲從東北角逐漸向着這邊散佈過來，看那陰黑的顏色，只怕很大的暴雨落下來。成湘和籬兒都跑到路上來，叫道：

「春絮姐呀，這可怎麼辦呀？這麼多的葉子，惜又惜不完，可怎麼弄回去呢？」

「你們可光顧貪玩呀！天快下雨了，就不知道？」姚仙把臉拉下來，又瞪起一雙黃眼珠，揚起眉毛叫道。

春絮說：「你們快點把葉子收起來，打成捆子就行了，若不等一會風一過來，都要刮跑的呢。」

成湘心裏卜卜的跳着一面望着，天上撲散過來的烏雲，一面用手攏着散在地下的高粱葉。春絮，冬霞，姚仙也都把背上的高粱葉放下，幫助她們做，捆葉子還沒捆完，只聽空中哄噠一聲，一個霹靂打下來，嚇得冬霞的手一哆嗦，身上也發起顫來。冬霞說：

「我們走吧，等一會雨下大了就走不了啦。」

春霖早已在旁邊看見冬霞怕雷的樣子，嗤嗤笑着說：「不要緊的，天老爺有眼睛，不會劈到你頭上的。」

冬霞聽了春霖的話，又氣又恨，躲了一下腳，哭喪起臉兒說：「看春霖這話說的，多麼叫人生氣，我走怎麼是害怕打雷呀？你的嘴說出一句話來也不想，咳！」說着，冬霞也不管她們，撐起了自己的高粱葉車子，逕自回家去了。

春霖還是嘻嘻的笑，縮心裏難對她的笑生氣，也不敢瞪她一眼，只是低着頭插葉子。春霖在向成

漸說：

「你看她那手打抖的樣子，還說不怕打雷呢，嘻嘻嘻嘻。」

一語未了，只聽遠近的禾葉城城喳喳被雨點打響起來，頃刻間已落到她們的頸間頭上，稚兒叫道：「走吧，雨下大了。」

立刻那禾葉叢中嘩嘩的響響響成一片，天上早已被陰雲遮滿，雲煙把遠近的村落都籠漫了。她們把搗妥的高粱葉都堆在一棵老樹下，每個人背上揹了一束葉子都飛快的回家裏跑去。等她們跑回家時，家中房瓦上的流水已經從牆根裏匯成小瀑布吓吓的瀉出了。

大家都把背上的高粱葉束丟進草棚子裏，因為有這高粱葉遮雨，衣服還沒有濕，只有踏地的兩隻鞋子沾了泥水，她們走進正房，只見老婦人又呻吟着喊腰疼，原來這老婦人的腰便是一具測雨器，每每在落雨前她的腰會作劇烈的。她用手按着腰，從窗格口向外望着那陰晦的天，哭喪着臉說：

「溝塘裏的水還沒放下去，就又下起來了。這天老爺也真是不討采，盼雨時雨不來，地裏不要雨了，他偏又下起來。」

說話間，只見那槐樹頭頂一道閃光，接着便是一聲霹靂響下來，雨便驟然加大了，只覺得四處都是雨聲。蛇仙扯扯母親的衣襟，低聲說：

『娘，你離開窗子遠點吧，有雨點濺進來。』

老婦人向後挪了挪，眼睛還是不停的向着窗外面望，鉛灰色的天空，盼望他停雨晴天。蛇仙很擔心她再說黃備天老爺的話，所以就尋些別的話說道：

『娘，我爹還沒有回來麼，他幹什麼去了？』

老婦人回過頭，看了看蛇仙那「險瘡」的容顏。說：『他批了葉子，就往紅薯地裏去看，也不知怎麼還不同來，一定是在半路裏遇到雨，回不來了，找地方避雨呢。』

接着，她又呻吟着喊起腰疼來，蛇仙替她把一條污穢的小褥子鋪在炕頭上，扶她躺下，又替她用手機擦，扯腰間的皮肉。其餘的幾個姐妹，見這般情況，又知道這場雨下得過火，看見老婦人難受的樣子，一個個坐在炕邊沿，有的坐在地下小板榻上，都瞪着兩眼沉默不語。冬飯靠着牆，忽然也沒有發現弟弟盛地，便驚訝的整起身子，問道：

『盛地呢？怎麼也不在家？』

老婦人呻吟一聲，說：『他也跟你爹爹到紅薯地裏去看了。』

窗外陰暗的天上又扯起一條閃光，照得窗外濕淋淋的槐樹葉發亮。蛇仙歪着頭，發現那雨濕的鏡子裏被電光照現兩個淋淋的人影子，不禁喊了起來：

『爹爹和盛地回來了。』

接着便聽見堂屋風門響，全雲慶和盛地被雨滲得濕身精濕，走進套間。老婦人趕快掙扎着坐起來，蓬鬆着稀弱的黃髮，披着一件破藍布褂子，愁哭著臉兒呻吟道：

「怎麼冒着雨跑回來啦？爲什麼不在路上人家避避雨，等雨小了再回來呀！若是把人淋病了可怎麼着呢？」

全雲慶一面把頂在頭上遮雨的一把草拿下，丟在外間裏，一面說：

「天一時不會晴的，雨也一時不會小的，叫我們等到幾時？所以就冒了雨回來啦。四外天邊沒一點晴天，還覺得這麼沉悶，你一定也癢癢啦，這都是要下雨的兆頭呢。」

「這裏缺不缺雨呢？」老婦人問。

「你也不是小孩子，還不懂的這些？現在莊稼們都剛抽穗子，正要晒太陽呀！便是那青豆黃豆的花子，也不能久經雨淋，雨淋久了都要落的。若真連綿着下起來，不要多，只要再過四五天，地裏穀種都要禿的，這年頭還……」

老婦人忽然嘆了一口氣，說：「唉，不要說了……」

全雲慶知道她的意思，恐怕得罪了天老爺，便停下來，把濕衣服換畢，坐在地下一個小板櫃子上吸起旱煙了。

一房屋的姐兒們誰都不說一句話，大家都互相用眼睛覷着，聽資格外面的雷聲雨聲。只有錢仙又下炕去替錢地用乾布拭了身子，替他穿上一身乾衣服。

這場雨一直落了七天七夜，全雲慶的圍牆因爲是泥土所築，被雨水淋透倒坍了兩處，牛棚的頂子也漏了，正房與陪房也有雨水滲進來。雨水把泥街都流滿變成溪河，雨稍微停下時，全雲慶便披了蓆袋片，把蓆管挽起，赤裸着兩腳，持了小鐵鏟走往田裏去看，剛剛一走出村子，只見漫田滿野都是汪洋一片黃褐色的泥水，向着東方流去。至於那溝渠中更似江河一般翻起波浪滾動，可憐的金穀苗和高粱桿歪着頭，半截身子都被泥水吞埋了；豆稜子只在水面上露浮着幾片葉子，很有往日映入他眼目中的路徑，

溝塘，都被泥水淹沒了，如今只可看見這熟悉的幾棵柳樹和高起的井台旁邊的灌木叢。那遠處的暗雲仍很低沉的向着這裏行來，立時遠處的樹影又被一陣煙雨所潮漫了。全雲慶看了，不禁對着曠野喚了一聲天老爺，嘆一口長氣，又持了小鐵鑊走回家來，縐着眉毛，哭喪着被陽光晒得紫黑的臉，老實不高興的坐在正房堂屋門限兒上，含着旱煙袋，不住嘴的一口一口吸旱煙。

老婦人的腰因受不住這陰濕的侵襲，不住的發出呻吟聲，牛棚裏的黃牛哞哞喚叫。雨雖然停了，可是天仍還不願放晴，有時那暗雲裂一條縫子，太陽從那裂隙間射下一些光線，但一剎那間，飛行的行雲便又把雲縫掩瀾了。天空中真是一片奇觀，雲明一陣暗一陣，逐漸向着東南角散開，直似那奔逐的羣馬和野獸。泥濕的大地又獲到陽光了。

村頭傳來一片喧嘩聲，有人把「蒲羅」繫了繩綆，浮在水面上從村郊載了草牽引回來，不料在半路遇到激流，把那牽引繩綆的人連同蒲羅都一齊被水沖去了，村頭的人們發現，都在驚呼搶救。這聲音一傳進全雲慶耳朵裏，當他知道了是怎麼一回事時，他立刻也想起了自家的高梁葉子還堆放在大路上，便趕快喚叫春絮和成湘出去收拾。

春絮和成湘踏着破泥鞋，剛剛走出泥水滑溜的前節院，迎面籬兒用手勒了額管，赤裸着兩隻大脚走來，笑問道：

「你們上那兒去？」

成湘笑道：「我們出去收葉子，你願意跟我們去麼？」

那籬兒因在房裏受了這許多日子陰雨的囚悶，心裏感到憂鬱不快，甚想出去散散心，便回答說：「我也跟你們去吧。」

春絮自然高興，看見她那般男子似的一雙大脚，踏着泥濘，也笑着說：「籬兒，你去很好，若是遇

有水的地方，我們過不去，你可攆我們過去呀。」

籬兒只望著春絮姐那鼻梁間有黑屋子的臉望望，露出黑牙根子笑笑，並不回答措不措，便隨在她倆背後走去。

成湘說：「那是一定的，籬兒脾大，能澆水，我們的脚都經過，不能脫了鞋襪赤着腳過水呀。」說着，已經走出村子，只見村郊一個大滾坑裏水都澆滿了，可是附近的溝渠仍在起着浪波向那滾中澆水，水漫出堤岸，把東邊一帶禾地都淹了。一看那路徑也都被水淹住，無法下足。籬兒說：

「你們這可叫我措吧，看叫我措到那裏去？」

春絮看看無路，便用泥鞋踏下泥水去探尋道路，再試試路滑不滑，然後說：「沒法子，我們只有澆水了。」說着，便慢慢澆了水尋着路走去。

後面的成湘和籬兒也下了泥水，水只有半膝蓋深，就是泥路有些滑脚。成湘不小心，忽聽她在後面咳嗽了一聲，春絮回頭一看，只見她半截大腿都陷下泥去，鬥得春絮和籬兒都笑了。春絮說：

「你要走正路呀！你走下泥地去了，那泥陷脚的呀，經過這些日子的水泡，泥都泡鬆了，你不小心連你這個人都要陷下去呢。」

云

成湘很想掙扎上來，無奈兩脚後泥陷得不能動彈，最後還是經春絮和籬兒一同把她牽上來，她半段褲管都塗污了泥。

三個人一同尋着路走到她們的高粱地頭，發現那捆成束的高粱葉子都散浮在一個三角形的水池裏，有的已被水漂走了。那一片高粱的穗子都垂下頭，身子也軟攤了，彷彿是些上了年紀的弓背老頭子們，都把票子貼下，等待死去。春絮嘆一口氣，說：

「你們看這高粱都澆的打軟兒了，別的莊稼們更經不住的，澆年頭子真不好過去的呀……」

成湘聽了這話，不禁又難受起來，她想到萬一今年涝災的年月不收一顆米時，伯父家一家人口已焦枯生活，又如何管得到她這一位姪女兒？她望望那四週尚有積水的泥田，說：

『若天氣晴開，出幾天好太陽，一定會好些，穀子不會禿完的吧！』成湘說着，又抬頭望望天空，只見行雲似奔馬一般向東南角溜去，有些地方已豁然裂開晴天，天氣大有晴開的意思。西邊陡山的影子已經清楚的露出了，山影頂上也已晴開了半邊天空。

春絮也舉頭朝天邊望了一下，說：『天晴了也沒用處，要禿的了穀尖子已經禿了，太陽晒也晒不好的。』

『你沒看見我爹這幾天整天家發愁麼？大人們對於涝年總有經驗——這些我們暫時別談吧，趕快想法把水裏漂的那些高粱葉子撈上來吧。』

這時，成湘忘掉憂愁的跳上來，扯了一下簾兒的衣服，笑道：『簾兒把褲腿挽起來下去撈。』

『說着，便扭過身子站在一旁，擰着嘴，表示生了氣。』

春絮對成湘使個眼色，說：『咱們都別下水去，用棍子撈就行了。』說着，便走到一叢灌木林去折樹枝子。折了樹枝回來，又繫了秫秸片子，綁在長長一根紅薯莖上，猛向水中拋去，拋中在水面上的高粱葉束，便一下一下把高粱葉都拉上來了。這時，太陽已從雲裏鑽出頭，窺探着濕流流的禾原。她們把在水裏扒上來的葉束在太陽下晒一會，空中的雲已散淨了，四處都有青蛙的鳴聲傳來，有微風吹着禾葉沙沙作響，蟬們見了太陽也在樹枝上發出無力的鳴聲了。等到那葉束的水氣乾了，她們才捆成幾大束，分着帶回家來。

幾日來，姪仙爲母親的腰痛症忙碌，焦灼，雖然拔了幾次火罐子，仍是不見效，冬說說：

『娘的腰疼已坐下了病根子，若不得趕緊除根恐怕將來有大害呢。還是接一個好醫生來給娘看看吧。』

老婦人哭喪着臉呻吟着說：『年經不好，腰疼病就又犯了，還怎有請醫生診病的錢呢？恐怕以後連飯也沒的吃呢。』

老婦人說着，便抱頭大哭起來。姪仙含着眼淚，哭喪着臉說：『娘，你別哭啦，越哭腰越疼得厲害的。你好好養會子，我舅舅不是會扎針麼？我想去接舅舅來給你扎扎，一定會好的。』

老婦人這時似乎才想起了一回事，怔了一怔，說：『那麼就請你舅舅來替我扎一扎針吧。』

當天下午，那臉上有幾顆黑痣的舅舅便帶了一包生鏽的大鐵針，被姪仙請過來，一進屋便對老婦人噉了幾聲姐姐，問過病症，把那包鐵針揭開，用指頭向嘴唇上沾了沾，捏起鐵針來便向着老婦人腰裏插進去，一直把老婦人的腰插得似樹林，老婦人仍呻吟不已，那有黑痣的舅舅睜大兩眼，望着那在老婦人皮膚上顫抖的鐵針，等到老婦人呻吟聲逐漸停止，慢慢睡去，他才把老婦人腰間的鐵針一一拔去，那黑痣的舅舅說：

『等她醒了，多給她喝些開水。姪仙，把被窩給她多蓋些，出些汗。……』

當他臨走時，還留下了兩帖膏藥。

春絮，成湘，籬兒幾個人帶着藥束回來，把藥子散了一前院，進房門發現母親蒙頭發汗，也都不敢大聲說話，默默的問過情況，便又走出去。走出二門，在前頭院裏望着那泥濘地，被太陽蒸晒得蒸汽騰升，那一庭院的高粱葉子也都晒乾了。成湘拿了一把木杈，翻着那葉子說：

『天晴了，大娘的腰就會好的。每次她腰疼都是因爲下雨，有蒸汽濕氣，她的腰疼病都是因月子裏

坐下了病根子。」

春絮倚着棗樹，發現棗樹枝上的棗子也都被雨濯得落光了，地下落了一層泥污水泡的青紅棗子。她頭前那一梳頭髮亂散着，隨便的歪掩在一旁，兩眼茫然，也不知在幻想着什麼。半晌，那兩顆眼睛才發閃出一些光亮來，說：

「我舅舅的針法很好，這一次一定會斷根的。」

籬兒在用乾草擦着她腳上的泥，並且把挽起的褲管落下去。最後笑着說：

「舅娘的腰疼病若是斷了根子，就是叫我們這些小姑娘們多吃些苦，我們也願意。因為舅娘的哭喪臉子，那難受的苦痛的樣子，我真不敢再看了。」

「不敢看就回你家去吧！」春絮有些生氣的說，嘴唇撮起了。

「遲早總回我家去的，不會死在你家門裏。」籬兒也生氣的頂上一噱，然後沉默下來，扭過臉去不看春絮。

春絮不說話了，也陰沉着臉兒，仍倚着那棗樹身，不動一下。只有成湘因感到一陣悲痛壓上她的心頭，這幾日來因澇災的事弄得大家心情都甚壞，所以常常令人感到煩燥，心焦，悲痛，莫名的難受。她爲了解除這些苦愁，便又握起了木杵，無目的的隨便翻着那堆散在地下的高粱葉子。

老婦人的腰被那有黑麻癩的舅舅用鐵鏽針扎過以後，居然不疼了，只是身子仍衰弱，枯瘦，紫黑的太陽穴上，貼了兩帖紅皮紙膏藥，做起事仍不免從口裏發出呻吟聲。

曠野裏的積水逐漸退消了，只有溝澗與蘆葦池塘裏在水仍是滿蕩蕩的，緩緩向東溢流。穀禾與豆蔓都被泥水染成黃褐色，有些未曾禿尖的穀禾尚散垂在禾叢中，吐着沉甸甸的籽子，變成了橙黃顏色，對着陽光沉思。那荒草滿滿了田畦，田野裏散遍了拔草的人。盛地牽着黃牛去放草，全雲慶帶着他那能幹的野姑娘春絮整天在禾叢中拔草，把拔下的荒草散在路旁晒乾，帶回家去做燃料。

棉花田裏更是一陣忙碌，被雨水泡死的棉花稈子都枯了，那未成熟的棉花桃便裂開嘴，吐出一片白花。成湘，蛇仙，冬霞都去摘棉花，留下老婦人在家裏守房，休息。蛇仙，冬霞，成湘，每個人的腰裏都圍着包袱，摘下的棉花便向包袱裏塞。荒草把她們的膝蓋幾乎都埋沒了，螞蚱們成羣的在荒草裏跳，冬霞說：

「年頭越不濟，螞蚱越多了，這天老爺還給人留活路麼？」

蛇仙擰起眉頭向冬霞瞞了一眼，又彎下腰去摘棉花。成湘直起腰來，用拳頭對着自己的腰板捶了兩下，嘆口氣說：

「螞蚱多了，要鬧蝗災的，聽老人們說老年裏鬧過蝗災，飛蝗把日頭都遮住了。」

「別信口胡說，好生摘棉花。」

成湘這時候似乎才意識到剛才說的話不吉利，失悔不應隨意亂說話，低下頭去又摘棉花。然而發現腳下荒草中飛跳的小蝗蟲們十分多，且四週拍翅振響的蟲子們也時時被驚起，成羣的向四處飛落，那聲音實在可怕。聽說蝗災是神的降臨，那些飛蝗也都是神的化身，是專為下界來傷害人類的，她們不能隨意拍殺，如觸怒了這些小神們，牠們一生氣，田裏禾稼荒草都將吃光的，是一件極多麼可怕的事呵！成湘想著，心裏不禁打一個寒戰，眼裏裏的白棉花朵在跳盪。一會，忽聽附近的禾叢中豁噓噓一陣拍響，只見半空中一片稠密的黑點子，在她們頭上繞了一圈，又落在旁邊一塊穀田的禾叢中了。

她們三個人都吃了一驚，抬頭向旁邊穀田裏看，只見那成羣的蝗蟲，爬滿了每一根禾稈，每一隻蟲子足有兩三寸長，倒豎起雙翅，都在唧唧禾葉與穀穗。成湘被嚇得一句話說不出，冬霞與姪仙兩個口裏都默唸「天老爺」。冬霞說：

「我們回去吧。」

「回去幹什麼？棉花還沒摘完呢。」姪仙說，低著頭不看冬霞一眼。

「告訴爹娘他們呀。」

「快點摘，摘完了再回去。」

姪仙說著，又低下頭，彎下腰去從枯乾的棉花稈上用手指捏下那裂開的棉花朵，捏下來便往腰間的包袱中塞進去。誰知不等她們進行幾步，只聽遠處又是豁噓噓一陣拍翅聲，有一片更稠更密的飛蝗在空中旋轉，雖然沒把日頭遮蓋，但却有些暗淡了。從穀田禾叢小徑裏跳出一個農夫，頭上包著一塊汗漬布巾，手裏持了長竿，在叫道：

「姪仙，你們別摘棉花了，回去拿東西來打螞蚱。」

這時候，她們才看出這用汗布包着頭的農人就是她們的父親全發慶。他一面說着，一面拖了那根長

竿子向回路奔去。後面緊跟來的是春絮，走進棉花田裏來，臉上被太陽晒得通紅，滿頸項的汗珠往下滾落。一面走，一面低聲說道：

『了不得呀，飛蝗把我們的穀子吃得只剩下光稈子。』

冬霞直楞起一雙眼睛望着春絮，說：『那可怎麼辦呀？』

『爹爹說叫我們回去拿東西打呢。你們快別摘棉花了呀，回去拿東西來吧。』

這時候，幾位摘棉花的姐妹，業已把腰間的包袱解下，將所摘下的棉花收在一個包袱裏包起，交給冬霞揹着，便一逕回家去了。

她們一走進二門，聽得父親全雲慶與母親在呼吵，父親主張撲滅蝗蟲，那老婦人一向迷信，覺得那不能隨便撲滅，還是拿些香紙到地頭去燒，磕頭祈求上天賜福，把這些災難免除。全雲慶有時雖然也迷信，但這次他受到刺激太大，對於迷信的心似乎動搖了。他把堂屋門用力的關撞着，發出噹噹之聲，只露得滿屋灰塵飛揚，他生氣的叫着：

『你燒了一輩子香紙，磕了不知多少頭，所求得的就是這片螞蚱呀，它們把你的穀穗都拆光了，你還去燒香燒紙去磕頭，那有屁的用！』

老婦人一面呻吟，一面說：『姓仙的爹，什麼事都是命裏註定的，這飛蝗下天來鬧，不用說是我們前一輩遭害過它們，如今它們下來報復的。若是我們再給它們報復，把它們捕滅了，這一生就又記下私仇，以後還是要受它們的遭害的。依我說，還是燒把香火請它們上天去，免得今後再找麻煩。』

『你別再說這些話啦，我早就聽厭了。我再也不信他媽的神啦。』全雲慶說着，兩隻眼睛被氣得瞪紅，又用力把堂屋的風門一帶，嘵嘵一聲，他便氣憤憤走進牛棚裏去取東西。

幾位姐妹圍着老婦人，默默無語。老婦人無力的坐在堂屋裏一隻矮榻上呻吟，眼皮裏含滿一包淚

水，一下子便滑出來了，接着便似泉水般往外湧。她那軟弱的黃髮禿落得露出半塊頭顱，枯瘦黑紫的臉上在抽顫。一會，全雲慶從牛欄裏扯出了一些積有塵埃的破板與爛鞋底，嘩嘩啾啾都丟放在院地下，叫道：

『走，都去打螞蟻去。』

那老婦人的眼淚湧出更似泉流，抖顫着站起身子，走過來扶着門框，說：『姑仙的爹，你還是修修善吧，看看這一家人口的面，你也不該去得罪蝗神啊。我們還是拿香紙去燒了再說。』

全雲慶被氣得把手裏一塊木板往地下一丟，悽喪的嘆出一口氣，扭過身子去，說：『我什麼都不再管，什麼都聽你們做去吧！香紙你們去燒，就算我得罪了神，你們去贖罪。』

『你心裏放鬆一點吧，』老婦人又哭喪起臉來說：『人怎能給神做對呢。刮風下雨的天老爺任什麼人都惹不得的。……』

全雲慶實在不願聽老婦人這種勸道式的話，他不耐煩的擺一擺自己的手，然後提一提褲管，坐在廟房的門限上，低下頭說：『你別再說了，你的話我聽得無遍數了，你若去燒香紙你就同姑娘們去吧，我不管啦。』說完，他額蓋上露出青筋，被太陽蒸晒得紫黑的臉上綉紋更密了。最後他又從腰帶上把煙袋拉下插進煙荷包裏裝了煙，含在嘴裏打起火石來。

老婦人顫抖着那條衰弱的身子，撐了一根棍子，叫鮑仙和春梨拿了紙香和火柴，她另一隻手扶着成潮的肩，慢慢朝田裏走去。成潮對老婦人那顫動的一隻手掌有些懼怕，耳旁時時聽得她微弱的呻吟聲。她們剛剛走出村落，只聽旁邊的穀叢中一陣飛翅嘩嘩聲，空中一片稠密的黑點，把落日幾乎遮蔽得暗淡了。老婦人一看見，不由得喚了幾聲天老爺，立刻仆下身子磕了幾個響頭。

鮑仙說：『娘，快走吧，前面才是我們的穀田和紅薯地呢。』

老婦人心裏已有些悟然了，眼睛裏一陣烏雲飛騰，她瞪起雙目叫道：『天老爺救命呀！我們那一輩裏造下的孽，請天老爺大發慈悲吧！……』說着，便又磕起頭了。

韓仙，春絮，成湘，把老婦人扶到那紅薯田地時，發現那紅薯葉子皆被飛蝗啃光，只剩下赤條條裸體的莖子。老婦人看見，口裏咬啞了一聲，便坐在紅薯田的土埂上，用抖索的手摸着紅薯莖，又哀喚着天。姐兒們把香紙都燃起了，這時，太陽已沒下山去，火光閃爍着，把附近的草叢都照得變成紅紫色，許多蝗蟲發現這裏的火光，都朝火光飛撲來，老婦人和姐妹們都跪在草泥中祈禱，磕頭。

這時，夜色逐漸濃黑了，附近的穀叢與豆田，到處都燒起香紙，爆竹爆鳴，那潮濕有露珠的禾葉上閃出青光，似一片耀目的靜物般，蝗蟲在禾叢中鬧出響聲，四處飛撲着。老婦人直溜溜跪在地上，忽然有一隻飛蝗從空中猛撲到她的臉頰中，接着又有一隻撞着了韓仙的頸項，老婦人嘴裏喊着『神靈，神靈，……』，並且唸唸有詞的從地下爬起來，接着那幾位姐妹也從地下爬起，春絮說：

『娘，天不旱了，該着回去啦。』

可是老婦人仍癡立在那未熄滅的香火前面，彷彿她眼前的火光中真的出現了神仙一般，她虔恭的不動一下。春絮對母親的行動早就有些不耐煩，她眼望着四野的穀禾加濃了顏色，星星一顆一顆從黑空飛出，聽到遠處傳來飛蝗的鬧聲，心中實在有些恐懼。她輕輕扯一下成湘的衣角，把成湘悄悄引到旁邊去，低聲說：

『你聽這螞蚱的聲音，够多麼叫人害怕！今年一定是個荒年了。』

成湘回頭望望伯母，沒有動靜，也低下頭嘶聲說：『這螞蚱膽子真大，連人都不怕，往人臉上……』

成湘剛說到這裏，春絮趕快伸出手掌把她的嘴捂住。想到那蝗蟲往人臉上擡的事，春絮不禁打一個

寒暄，舉頭向四下望望，低下頭嚮要給成湘說些什麼私話時，忽聽背後有幾隻蝗蟲撲打禾葉，嚇得春絮趕快撲進成湘的懷裏，緊捏住她的胳膊；成湘也瞪火兩隻眼睛向着夜的黑暗處望。誰知這禾叢中附近的飛蝗，發現香紙的火光，都朝那火光飛撲，成湘和春絮正遮擋了牠們的飛路，有幾隻飛蝗撞着她兩的臉頸，有的落在她們衣服上，兩個人直嚇得一蹶踉蹌避逃，不留神被地下泥濘一滑，兩個人尖叫一聲，一齊摔跌在地下了。

老婦人和雄仙都回過頭來看，姪仙對她們的行動有些不滿，生氣的罵道：「小老藝們，你們不過來敬神，在那裏鬧什麼樣兒？」

春絮和成湘從地下爬起來，兩個人心裏還撲撲的跳。若在平時，姪仙這麼罵她們，春絮是不會吃的，一定頂上兩句話。如今因神經被嚇糊塗了，春絮也沒反抗。她伸手又猛從衣服上摸到一隻三四寸長刺手的大蝗蟲，她又被嚇得跳起來，把那大蝗蟲拋得遠遠的說：

「好怕，好怕，嚇得我快吃了。我渾身都是螞蚱呀。……」

走近香火光前，抖擻着四肢趕快叫成湘替她把身上的蝗蟲驅除。春絮的神志仍不清醒，轉身對母親說：

「快回去，娘，嚇得要吃人啲。」

老婦人見春絮這般瘋癲，不禁哭起來，叫道：「我的兒，可是什麼魔鬼跟上了你，你怎麼亂說胡道的呀？我的兒，醒醒吧。……」

成湘這時也恐懼起來，扯緊姪仙的衣角，抖着，小聲說：「大姐姐，春絮姐並不是著的什麼鬼呀，她是被嚇的呀，我們快點回家去吧。」

可是那老婦人却又爬在地下磕起響頭來，一面喚着阿彌陀佛，一面叫着春絮的名兒。當日夜間回家

去，春絮無精打采的被扶進廂房炕上，便昏沉的睡了。全雲慶却又抱怨起來：

『都是你惹來的禍，信神信鬼的，今夜裏若是不去磕頭燒香，怎麼會招惹這個麻煩？』

老婦人只是含着兩泡委屈的眼淚，在暗暗的燈光下低着頭窺視春絮的臉色，口裏不停的喚叫春絮的名字，對於全雲慶的話是一點也不反駁了。

燒紙燒香。灶王，石王，土王，門神，到處都禱告遍了，便是一塊平時不惹人注意的破磚爛石，老婦人也向它磕過了頭，一直鬧了一個通宵，春絮才睜開眼睛，神志恢復常態來。她喘着氣說：

『哎呀，我做了一個惡夢呀，有多少的螞蚱咬我的心，把我疼醒了。』

『別再胡說八道了。』冬霞說：『你這一夜鬧的什麼樣兒？自己還不知道嗎！快把娘急瘋了。』

老婦人坐在春絮身旁，眼皮裏含着淚花，癡癡的望着春絮，覺得春絮這一場意外的急症，不是好兆頭，眼睛裏在一陣陣發黑。

全雲慶滿心煩燥，一方面是爲了田裏的蝗蟲，一方面又加添上春絮急症的事，越法感到不自在起來，坐在廂房門限上亂罵了一陣，便帶了冬霞，盛地，成湘，拿了木板破鞋底，和那拵了鷄毛的長竹竿，上田裏來打蝗蟲了。

天空飄着幾帶魚鱗形的薄雲，太陽被遮蔽得也失了威熱，微風吹來，禾叢中便發出唵噀聲。禾葉和穀穗子曾被蝗蟲啃得赤條條只殘留着光裸的莖稈了。全雲慶和冬霞幾個人，走到他們的穀田頭時，發現那穀莖稈上沒了一條穗子，全雲慶的臉立刻變得蒼黃血色，癡立在禾田近邊，甚久也說不出話來，兩隻被陽光照得昏橙的紅皮眼睛不轉移的望着他的穀田發獸。……

冬霞抬頭望望父親的臉，說：『爹爹，打不打呀？』

全雲慶這時才似乎從一個夢境中醒過來，他本來不相信神魔了，如今發現目前被侵蝕得赤禿的禾

藪，一眼便可望進空落的深處，覺得若不是有神魔的力量，這麼多的蝗蟲又從那裏來的呢？堅決要消滅蝗蟲的心意又有些動搖了。隨後便嘆出一口長氣，身子頹然坐在路旁的荒草上，從腰裏拉出煙袋與火石來了。他吸了幾口煙說：

『今年的莊稼是不中用了，還打螞蚱做什麼呢？叫它們吃去吧。』

接着，他又把煙袋咬進口裏，心裏立刻又浮起另外一個想頭。他想，世界上除了人類，當真還有神麼？神又何必給人做對呢？一直把一鍋煙吸盡了，最後又說：

『打，他媽的，看他到底是神是鬼！』

於是，全雲慶和他的孩子們，揮動着竹竿吼叫起來。冬霞和成湘兩姐妹却拿了鞋底和木板，軋着落在地下飛跳的螞蚱。全雲慶和盛地父子二人鑽進穀叢深處去了，冬霞用牙齒咬住下唇，眼睛不敢看下一週的禾莖，一身棉布花條的衣服都被汗水滴濕了，兩個鴨卵形的小臉蛋被汗熱刺激得像桃嘴一般紅。成湘抬起頭，發現冬霞二姐身上的汗濕衣服，禁不住嘆出一口氣說：

『二姐姐，天老爺降給人們荒年，一定是人們那一處得罪了天呀。』

冬霞這時才停止手裏的破鞋底片，抬起頭用袖子揩一下額蓋上的汗珠，說：『人們命該如此，天也沒有法子的。』

成湘又嘆一口氣，兩隻眼睛含了無限愁意，沉默一會，說：『那麼我的苦命也不是天賜給的了？那我還有什麼怪恨呢？』說着，她那發着慘慘光輝的兩眼裏，便又湧起淚水來，亮珠般撲撲滾滾下了。

冬霞如今的心緒也委實不愉快，所以一直未曾給過成湘好言語。發現成湘拭眼淚，便又對她同情起來。她知道成湘近來因鬧荒年而情緒亂雜，成湘一定又爲了她寄生在伯父家裏而不安，別的人又何嘗不爲茫然無依的荒年生活的前途愁悶呢？然而，發現了成湘的笑臉，實感同情，冬霞只好按壓下自己心裏

的一塊礮石，勉強笑道：

『成湘，你不要擔憂，你在我們家裏，我爹娘沒有把你看做外人過，和我們姐妹是一樣看待的。荒年受苦，大家一同受，我們吃糠，也讓你吃糠，我們吃米，也讓你吃米，我娘一向是個慈心腸人，決不會委屈你的。……』

成湘揩了一下眼睛，抹抹鼻涕說：『這我知道，越是這樣，我心裏便越不安，這恩惠不知以後怎麼報答呢。想起了這，也就使我想起我那個不成器的爹來，如今他出去沒一點消息，也不知到了口外沒有？還是死在半路上了？我常常這麼想，若是他死了，我也落個乾淨，無牽沒累的，便只剩下個傻黑拙子哥哥了，我便是死去，心裏也落個安逸。』說着，她又掀起衣袖拭眼淚。

『唉，唉，……』冬霞嘆了兩口氣說：『看你這人，你不是說過你最討厭你爹麼？怎麼又爲他牽掛起來？』

成湘抬起頭，望了冬霞一眼，本想要說些什麼，但不知怎麼一下又低下頭去，不說了。她抽一下鼻子，拾起那塊木板子來又軋着地下亂跳亂進的小蝗蟲。冬霞對她發一會怔，也便工作起來。這時，禾蕩中一陣騾動，只見全雲慶垂頭喪氣的用手分着禾莖走過來，紫黑的額蓋上滾着汗珠，胸襟被汗水濕得似雨淋過的一般，嘆着氣說：

『蕩子都沒有了，吃飯？吃糠？吃糠？連草藥都沒的啃了。看這樣子，都要落個餓死的。我們一家人當真連個有飯吃的命都沒有麼？』

成湘擔憂的抬頭望全雲慶的臉，全雲慶拖着那根拴有鷄毛的竹竿往地頭的路上走去了。從後面又擠出那光屁股的狗繹巴子，這時太陽威烈起來，大地特別感到悶燥，狗繹巴子一身都是汗水，他擠着一雙小眼睛，望望冬霞姐姐說：

『別打啦，回去吧。……』

盛地說着，也裝做個大人似的從穀叢裏鑽出去了。

成湘和冬霞也都從穀叢中站起，用手分着禾稈走去。走出穀田，只見全雲慶早已向回路走得很遠了。全雲慶心裏非常不愉快，他一面走，一面痛恨老婆不應該燒香供神，如今神既沒供來，却把鬼拾來了；這災星若不是他老婆子拾來的，便真是該着人類遭殃了。想着，聽見背後有腳步聲音，回頭看，却是盛地和冬霞成湘，他那黃弱的幾根鬚抖抖着，說：

『你們回去，快告訴你娘說別再給盛地說媳婦啦，趁早趕快叫媒人把那媳婦打退。若把人家接過門來跟我們西北風啞？』

全雲慶說着，兩隻眼睛瞪出紅橙橙的，含着憤怒，似乎往日對老婦人的懷恨，都蓋上他那一雙眼珠了。

冬霞發現父親的臉色沉重，只搭下眼皮哼了一聲，一句話也不敢說。成湘更是規矩，低着頭隨在冬霞二姐背後走着。狗繹巴子聽得父親那話，心裏很不舒服，那老早浮在他心頭上謎一樣的媳婦，如今一下便沉下海底去了。他低着小頭，只望着泥濘路被晒裂的皮子走着，一會比一會走得慢落在姐姐和父親的最後面了。

天上浮着幾條魚鱗狀的薄雲，把太陽遮得羞怯怯的，隱在那鱗雲後面；曠野裏時常吹過一陣陣的風，禾莖便發出蕭蕭聲。雨後的泥水逐漸被蒸晒乾了，只有路旁的泥坑中尚淤存着渾濁激的泥水，青蛙浮在水面響起那一個個綠頭，睡着一雙眼睛對人凝望。成湘用手抹着額上的汗水，經過這坑池岸邊時，感到心房跳得厲害，便掀起上衣坐在池岸上一棵小樹陰下了，嘆着氣說：

『哎呦，可熱死我了，二姐姐，我們歇歇再走吧。』說着，便蕩起衣襟揮風。

冬霞抬頭望望父親的背影，業已經沒在兩旁被禾義夾得很狹窄的路去了，她才鬆下一口氣，也抹一把汗坐下來說：

「唉！我一看見我爹爹生氣，心裏就害怕，他的臉被太陽曬得又黑又紫，眼睛也是昏的，若一板起臉孔我看都不敢看一眼。」

「唉」，成湘嘆一口氣說：「年頭不濟，管家的人心裏就當發瘋的，……」成湘說着，把自己腳上穿的一雙退色的綠鞋子脫下，倒倒裏面的沙土，又穿上，繫上鞋帶。隨後便瞪着一雙大而黑亮的眼睛對着池水裏露起綠頭的一隻青蛙出神了。那隻青蛙忽然把頭一抽，縮下水去。成湘的出神也被打破，她又嘆一口氣，說：

「二姐姐，盛地的媳婦已擇了髮日，伯伯又說不娶了，人家那一頭怎麼依呢？偏又趕上這個年月，鬧蟲鬧澇的，這真也怪不得伯伯性子不好，……」

冬霞在把頭上的辮子拉過前面來，用手纏着辮穗頭的紅繩兒，喃喃道：「天老爺不給我們做時，我們有什麼辦法？什麼都是命裏註定的。盛地該着不娶媳婦，人們該着挨餓，……還有什麼法子呵！」

這時，那被丟在最後面的盛地，鼓着小嘴走來了，成湘一看見他的表情，不禁笑了起來，說：「盛地，這裏來歇歇涼吧。」

盛地那裏肯理，一直朝前加快速度走去。冬霞看見弟弟不高興的樣子，也笑起來，她把辮子掠過背後去，笑道：「真是，這麼一個小孩子，也懂得娶媳婦了。」

成湘從旁邊拉下幾根青草，一面在手裏玩弄，一面笑着望走過去的盛地的背影。

三三

在災難中，風吹來的聲音也使人感到恐怖，一些樹葉子被那無禮的狂風吹落。天總是哭喪着臉子，太陽睜着愁慮的眼睛望着大地嘆息。鄉隣們到處都談論着今年的災荒，準備逃難的事。全雲慶家裏除了爲一家人口的逃荒問題所愁慮外，更添加上一層盛地的逃難問題，那媒娘爲這問題往返跑了不知多少趟，媒家那頭要把姑娘送來，全雲慶和老婦人爲了這個問題焦慮萬分。老婦人心裏一急，便又病倒在床上呻吟，喚叫頭疼了。

冬霞在正房裏替老婦人卡頭皮，她仙坐在靠近窗下的炕根兒裏替父親縫襪子。窗子外面那棵藏滿一頭密密的槐樹時時被風吹得在嘆息，嗚嗚的飄下一些枯葉，房屋裏就更顯得淒涼，陰慘。老婦人的頭皮被冬霞那鋒利的指甲卡得麻木失去知覺，她呻吟着微啓兩眼說：

「霞兒，你歇歇吧，別卡啦。」

冬霞的兩手雖然早已酸疼了，兩個膝蓋跪得失了知覺，但生恐母親的頭皮不好，仍是忍耐着說：

「我不使的慌，娘，卡這幾下子見輕麼？」

「頭皮都木了，別卡了。」

老婦人一面說，一面伸手阻止着冬霞不要再卡。冬霞這才坐下去，出了一口長氣。那老婦人的紫黑有繡摺的領戴，被冬霞的指甲卡得印下許多指甲印子，只感到那塊額蓋熱烘烘的，像被火燒着一般，冒起煙火。她閉了一會眼皮，冬霞靜坐在她身旁望着她那黑瘦的臉皮，越看越覺得母親瘦得可憐，跟陰忍不住湧上一股酸淚，幾顆淚珠撲皎皎的落下，提起衣襟拭眼睛。這時，那老婦人睜開了眼皮，發現冬霞

在哭，便呻吟一聲，問道：

「霞兒，你怎麼了？」說着，就又閉起眼皮。

冬霞不做聲，仍舊用衣襟撫着眼睛，竟抽泣了。坐在炕根兒窗子前面縫襪子的姪仙，拉着那吃吃做響的線兒正入神，被冬霞的抽泣打擾了，望了望冬霞的臉，繃起了眉峰，瞪出一雙黃眼珠，說：

「看你這小老婆，娘在病着，你鬧的什麼樣兒？莫非還嫌娘的病輕？」

冬霞聽得姪仙那厲害的話，眼淚立刻停止了，一向她本對姪仙害怕的，但今日似乎給她心坎裏特別不快，激起她的憤怒，她鼓出兩隻哭過的紅濕眼珠子，尖聲叫道：

「娘病着，我心裏難受呀，怎麼就哭不的？誰能像你那麼狠心眼子呀！」

冬霞說着，兩眼裏的淚就又湧出來，順着臉往下滾，並且抽噎起來。姪仙看冬霞發了怒，便不再惹她，又低下頭來抽着穿過襪子的針線，抽一針，便把針舉上頭髮裏磨磨，眼睛只瞞着襪子上的「針腳」連頭也不抬一下了。

「霞兒」，老婦人睜開眼皮說：「你們又鬧什麼年月不濟，你們都要放和氣些，不要都學你爹那股怪脾氣。……」

老婦人又把眼皮慢慢合起了，可以清楚的看見她深陷的眼窩那烏青皮子，沒一點血色，兩個額骨和突起的眉骨，被那黑紫的枯皮包着，就更覺得使人害怕。房裏沉默下來。

「我爹上那裏去啦？」姪仙低着頭問娘。

「他和狗繃巴子上地去啦。」

「穀子不是都熟了麼？怎麼還不割呀？」

「你爹和盛地今兒去斫高粱，斫過高粱，再割穀。——其實呢，今年的穀穗都禿了，長的沒有毛草

高，割來也不過當柴燒，米是收不來錢粒的。……」

老婦人說着，感到頭皮又疼起來，又叫冬霞替她用指甲抹，口裏呻吟着。

這時候，東階房裏杭棧兒上，靠近那掛了破竹簾的窗戶前面，正坐着兩個盤脚的姐妹，春絮和成湘，兩個人都在納鞋底，剪「格牌」（馬糞厚紙類）；一面工作着，一面談着災年不可預想的厄運，盛地連媳婦都娶不起了，籬兒也準備回她後母那裏去，全家人都將吃糠嚼糞，最後連糠糞都沒得吃時，便要逃難了。成湘聽到春絮的這一番話，覺得不能逃避的災難終於到來了。她連籬兒都不如，籬兒還有一個繼母家可歸，她自己呢？連那出口外去不成器的爹爹到今日也沒一點消息了，那個傻愚拙子哥哥也是寄養在外祖母家裏，她自己有沒有家歸的，思來想去，眼淚便又滴下來。

「成湘，你別難過，我們有糠糞吃，你也有糠糞吃，我們有處逃難，你也有處逃難，我爹娘不是早把你看成自己的女兒了麼？決不會把你丟掉的，你放心吧。」

「越是這樣，我越難過呀，覺得太對不住我伯伯大娘了。」

「你不要爲這事想的太遠，人家是走一步說一步，等你以後好起來，若是熬到一個有錢有地位的人家，那時候你再報答伯伯大娘的恩惠就是了；就有我們當女兒的，也還不是這想法！」

成湘聽了這話，忽然不哭了，她覺得春絮姐這大膽的話有些好笑，不知廉恥，實在像一個漢子一般不害羞。她用衣襟拭乾了眼淚，一面比起鞋底樣子用銅剪剪着「格牌」一面問道：

「春絮姐，盛地的媳婦到底還娶不娶？」

春絮把穿透鞋底的麻繩纏住針錐把子用力抽着，說：「不要人家娘家那頭不答應，『大書』換過了，年頭不濟，人家那頭養不起，不娶人家要養車送過門來的。」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我爹娘正爲這事情發愁哩，還沒想辦法子來。」

這時候，陪房的堂屋門嗚嗚一聲，開了，一陣沉重的脚步踏得地響，簾兒走進來，她微笑着，蹣跚着兩個眼睛，露着黑牙根，她一走進套間，便掀起一條大氅，屁股旋扭了幾下，便上了炕。這時可以看見她穿了一雙綠鞋。因爲她的腳大。把那鞋裝得像兩隻大梭子。小辮頭兒是用紅繩系的。額上留的那梳頭髮，又窄又長，幾乎達到眉頭，這就更顯露出她的臉是個葫蘆形。她一上炕，便輕聲說着：

「小姐兒，你們在說什麼呀？」

「沒說什麼，」春絮說：「我們正談盛娘娶媳婦的事……」

「我聽舅娘說還是要娶的，年頭雖說不濟，娶過門來再說，聽說不什麼鬧騰了，不用吹打的，也不用轎抬，也不接親迎隣，只套一輛轎車去，偷偷把媳婦接過來就算了。」

「這是誰說的？」成湘問。

「舅娘說的。我也聽見舅舅給我老爺這麼說過。」

「這事做最好，這年頭娶媳婦不擺席鬧樣子，也不會被人笑話，大伯也可借這套子省下幾個錢。」

成湘說完，望了望春絮。春絮覺得成湘的話說得不體面，自己心裏有點替父親抱委屈，便說：

「其實我爹還不是那太過吝惜的人，他應當化的還是化，他是不願叫外人說閒話的，他對場面上的事還是顧的。用轎車去接媳婦，倒不是他想省下幾個錢，倒是年頭不濟使他轉不過身，不能去請那吹手花轎來門房呵！再說今年年成不好，若不是娘家那頭逼着去娶，我爹一定不會去娶的。就是娶過門來，還不是趕上一個逃難的年頭，隨我們一同吃糠嚼米的，一樣受苦呀！」

成湘低下頭去，又比着鞋樣剪「格牌」。簾兒蹣跚起頭，露出了黑牙根說：「盛地媳婦娶過門來，

我們又添多一個賊姐姐的。」

「唉！……」成湘嘆一口氣，嗶嘑一聲把剪刀放到一邊，把裁好的鞋樣子拿在手裏，呆呆出神。一會，又抬起頭來對籬兒說：「年頭不濟，飯都沒的吃了，誰還有那個當姐姐的癮？……」

籬兒臉上的微笑被這話打消了，卻從旁邊竹盒子裏揀起一面鞋樣子瞧。這時，成湘忽然又抬起頭說：

「籬兒，你老爺近來給你說什麼沒有？」

「說什麼？」籬兒說着，把手裏的鞋樣子放進竹盒子裏，又眯起兩眼笑了。

「不是你又要回你後娘那裏去了麼！」

籬兒聽了這話，剛才浮上臉的微笑，立刻消失了，兩眼皮漲厚，鼓起嘴唇，低下頭去說：

「老爺說今年年成不好。連他老人家的飯食也還沒着落呢。他說先叫我回去，等年成好了再回來住。」

成湘聽着，臉色也變了，低下頭，發顫的手拿着那剪裁的鞋面子，說：「你老爺叫你什麼時候走呢？」

「老爺說叫我秋後走，等舅舅得閒時，叫舅舅套車送我。」

春翠正在縫鞋面，這時候抬起頭望望她們兩個，說：「籬兒這次回去，她後娘一定不會再給她顏面看了，這次把她接過來，她後娘心裏一定有個底兒，知道籬兒受了屈，才不把她放在她後娘那裏，也讓她後娘知道籬兒並不是沒人管任人出氣的箕兒，真的那後娘給籬兒太下不去了，還有個窮舅家替她出氣呢。」

春翠這幾句話，使籬兒聽來心裏像被酸熱的水澆着一般，眼淚撲救救的滾下來，禁不住提起衣襟子

拭眼睛了。成湘看見籬兒哭，自己早充滿懷間的感觸也趁機落下了眼淚。春絮看她兩部哭起來，不知怎麼，感覺剛才的說話觸傷到她們的心窩，自己不由得嘆出一口氣，手裏的針線和鞋面子都一齊丟進竹盒子裏了。說：

『籬兒，成湘，你們都別傷心，咱們自小都在一塊兒長大，籬兒走了還回來的，這又不是長久的分離呀。……』

房裏沉默了，這時只聽得從正房裏傳來老婦人的呻吟聲。一會，老婦人又震起暗啞的喉嚨喚着：

『春絮，春絮，……』

春絮答應着走出去了，這廂屋裏便只剩下兩個同病相憐的姐妹，成湘和籬兒。成湘見沒了別人，禁不住哽咽起來，一面用衣襟子拭着眼睛，一面抽着氣說：

『小籬兒，我的命比你還不濟呀，……：你還有個後娘家回去，我呢，……：唉，我真不敢想下去。……』

小籬兒若沒有特別傷心的事觸着她的心坎。她的眼淚決不會輕易落下的；如今聽得成湘這令人心酸的話，引起她不少感懷。她想起她自己今後回到後娘那裏去的命運，又想起後娘惡毒的手掌，無情冷酷的顏面，兩隻眼睛更酸起來，淚水不停的往外流，直把兩眼哭得似桃嘴一般紅。兩個人的哭聲不斷的發出，最後還是成湘忍住了，用兩根指頭夾住鼻頭醒了一下鼻涕，拭乾了紅紅的眼皮，說：

『好了，我們都不要再哭了，以後的事聽天由命吧！若是你回後娘家那裏去，請你常常給我帶個訊兒。』

這時，籬兒也才停止了哭。不知天色已暮，窗簾外面的天上幾朵白雲被夕陽染得淡紅，家雀兒們亂雜雜的在樹叢裏不知開什麼會，吵叫的聲音真令人心煩。忽然噠噠一聲飛散了，這庭院裏便是一片穆

靜，又聽得那正房裏病在炕上的老婦人的呻吟聲。

春絮走進正房裏，看見老婦人躺睡在炕頭上，身上蓋一些破衣爛裳，兩隻纏着破白裹脚布條的小脚伸露在外面，冬霞像一蹲小菩薩坐在她身旁發楞。那個黃眼珠的屈死鬼坐在炕根靠近窗子處拉着針線縫鞋面子，有意把臉頰繃緊露出正經的樣子給春絮看。老婦人呻吟着說：

「春絮呀，你爹說過，明兒咱們要割穀子，你們姐兒們都要幫着去割，告訴成湘也去，小菴兒別叫她去啦，你爺爺說過，秋後就把她送回去，讓人家歇歇吧。」

春絮答應着。這時，冬霞回過頭來望她，並且小聲說：「你來換着我給娘卡卡騾袋吧！我手卡疼了。」

春絮點點頭，便上去代替了冬霞的工作，伸出兩手的指甲去，往母親那熱烘烘的額蓋上卡着。……天上那幾朵霞雲變陰暗以後，全雲慶和盛地一個人拚着一大筐毛草回來，全雲慶頭上包着一塊布，把搯來的毛草猛一丟，連筐帶草一同丟下地去。後面的盛地力氣小，那筐草的重量早把他的小肩壓得刺疼了，好容易才把草筐從小肩上卸下去，父親却瞪着眼睛說：

「拿些去餵牛。」

盛地只好忍着用兩手捧了一些草，送進牛棚裏去餵牛。全雲慶把旱煙袋從腰帶上拉下，倒坐在門限上吸旱煙，兩眼直楞着地，頭都不抬一下。姐兒們都從房裏出來放晚飯了，她們看見全雲慶的神態，都知道他在爲今年的秋收發愁，都不敢觸動他，讓他一個人沉默一會就好的。

天黑了，灶堂屋一片火光，姐兒們在那裏來來去去忙着洗菜，攪鍋，然而却聽不見一個人說話的聲音，大家彷彿都用沉默來消除憂愁，只聽見風車吹着火呼呼的叫，與那風車的嚙舌啞吧的響。

翌日，全雲慶一家人除了那老婦人因病不能上田外，其餘的人都持了鋼鏟上田去了。並且把老牛也

糞車出來，捨在地頭起，任牠吃草。田裏的蝗蟲如今不知飛往那一方去了，靜靜的聽不到那蝗蟲飛鬧的聲音。因穀禾的荒蕪，給了莽草繁殖的機會，田裏被荒草纏滿，殘餘的穀禾們禿了半截身子，像患着黃病一般站在荒草叢間，有些却仆下了身子，那莽草幾乎超過了穀禾的頭。有很少數的後生的金穀穗倖沒有遭遇到蝗蟲們的損害，生出了金黃色的穗子，迎風顛蕩。全雲慶和姚仙，冬設，盛地等，都向前去了，後面剩下春梨和成湘兩個人，一面伸出鐮刀割着那禿尖的穀桿，一面談着災年的事。忽然，成湘受驚的叫起來：

「哎呀，什麼呀？」

成湘嚇得鋼鍬脫了手，腿子不停的向後退着。春梨走上着時，只見那達過膝蓋的荒草裏，爬出一條又粗又長的大肉蟲，嘴與尾分辨不清楚，蠕動着向割斬得光裸處爬着。春梨不怕它。用鐮刀向它一鉤，那肉蟲一受驚，身子便蜷成一團，裝着死了。春梨笑道：

「成湘，你看這蟲子會裝死兒。這叫芝麻蟲，多肥大，背是葡萄的，肚皮是淡綠色，你細看它的頭上還有鬚呢，眼睛小得看不見。若把它的腸子肝臟都弄淨，皮子翻過穿在棍兒上晒乾，可當煙燻點呢。」

成湘彎下身子，仔細觀察，果然發現它圍縮在裏面的頭上有鬚，有小得像顆砂粒子的黑眼睛。在它淡綠的肚皮上還有小足。成湘蹲在地下，順手指甲拚一條小草棍向它敲肚皮上扎扎，那肉蟲受到刺扎，突然把身子一挺拚命奔跑起來，成湘做嚇得又退了幾步，站起身子，說：

「這東西的樣子長得真難看。它長這麼肥，不知吃的什麼東西！」

「吃芝麻葉子。」

成湘抬頭看，發見臨田便是一片芝麻，葉子與稜稜也都板荒草像萎枯黃了。再過去是一塊蕎麥田，

復舊的幾根紫梗蕎麥，粒子都變黑了，太陽晒下來，四處都顯露出荒涼的景象。這時候，冬霞忽然在前頭喚起來：

「好大的嘔吧驢駒，……」

接着便有許多人爭搶着捕捉了，盛地怕它咬，用一隻破鞋撲了三四下，仍沒有捕住。最後那隻嘔吧驢駒倒豎起一雙鬚，裂開兩條黑牙，怒瞪着一對眼睛發威。盛地不敢上去捕，後面花仙叫着：

「使手掌一扣就扣住了，它不咬的。」

這時，那眼速手疾的冬霞一伸鐵刀，那隻發怒的嘔驢駒已被鋼鋒按押住了。她輕輕一伸手。嘔驢駒的鬚子已被冬霞兩指捏住。那嘔驢駒的鬚牙裂開更大，吐出口水，六肢胡亂翹動，長尾巴豎起，鼓起那嫩綠的滾圓的肚皮。盛地接過去，用細草捻起來。全雲慶在後頭叫了：

「盛地，你光知道捉驢駒子，你幹的什麼都忘了。……」

這時，大家都又彎下腰，不停的揮動着鐵刀刈着穀稈和荒草，荒草裏時時發現身體肥大可吃的蟲子。春雲說：

「若在往年，地裏沒有這麼深的草，那嘔驢駒也不會長的像小鷄子這麼大呀。」

成溜挺起腰來，長吐一口氣，舉目向四下望望，那滿地荒涼的景色又映入她的眼睛裏，癡癡的向遠處發一會呆，喃喃道：

「荒年裏什麼都荒了，驢駒也長成小鷄子大了。」

秋天的太陽仍在發威，把荒蕪的曠野晒得似蒸籠一般。沒有三天，全雲慶家所有的穀子已完全割收上場了，所殘剩的便只在穀地裏帶種的白豆，青豆；蕎麥，蘿蔔，高粱子，被霜冰打枯的紅薯等。今年的穀穗稀少，場上斫穀穗的事有花仙一個人便够了，花仙坐在那一大堆穀網上，迎着太陽，把斫下的

穀種拋下場去。盛地幫助父親把穀種整齊，父親便把穀種子聚成束，一束束排列在禾場的邊沿，禾場四週都被不得圍住，全雲慶又用穀禾束子搭了一個窩棚。

秋日的碧雲空深高美藍，風颯颯的吹來，吹着附近的禾場作響，四處傳來車輪聲，石滾子的吱呢聲，紡織機隱藏在草束叢中撒狂的唱叫。然而今年的禾場上除了那青草氣息的禾稈外，可憐的一些青灰顏色的穀種子，攤晒在場中央，幾捆芝麻和黑豆磨，皆在陽光的蒸晒下發出吃吃聲。全雲慶看來心裏委實難過。每天他來到這禾場上，便長嘆幾口氣，然後是對着那攤穀種子發一會怔，一句話都不說。她仙因母親病在炕上，她便代替了母親的工作，經常守在場上，不是從地下一粒一粒揀那散落的黑豆，便是從土裏用筍箕播着穀粒，一天的工作是零零碎碎，並附帶看麻雀。……

冬霞，春梨，成湘她們三位姐妹，每一個人的臂膊上掛着一個籃子，出去拾穀種，拾不到穀種便挑些野菜回來下鍋。年月雖然不濟，三姐妹在一起性子尙合得來，誰都沒給誰吵過嘴，所以走在一起時也常有說有笑的，不感覺寂寞和憂愁。

秋天收割後的原野益加荒涼，如今田裏只剩着晚種的蕎麥，蘿蔔，神薯紅。有些人家因了澇被水把穀禾淹枯了，乾脆把它們丟棄在地裏同雜草一樣荒蕪着。有些人家的高粱磨砍倒在田裏睡着，也不收拾回去。遠處的碧空與大地吻接，蒼鴛偶爾颯颯游着幾朵白雲。荒蕪的山野裏搖落的散着幾個騎着黃牛扶耩着犁把子耕地的農人，大聲的吆喝着老牛快走。寂寞淒涼的曠野便再聽不到什麼聲音了。冬霞，春梨，成湘三姐妹，橫過幾塊割收過的荒草狼藉的穀地，看見幾棵殘留在田裏沒被砍的高粱，高粱穗吐出紅米，春梨上去就把它們的紅穗子折下來，說：

『這樣的高粱穗子，也會漏過眼，那砍高粱的人簡直是瞎子。』

冬霞看着那高粱，說：『那不是人家瞎眼，一定是在人家剪高粱穗子時看這幾穗子還不熟，所以就

留下讓它們晒米。你把人家的穗子折了，人們一定要罵街的。

『不管他，這年頭拾莊稼，不能太老實，總得半拾半偷的。』

春絮說着，已把折下的幾種高粱放進她的籃子裏。抬頭又發現對面田有些長在荒草裏的玉米穗子，雖然都枯了，穗上的玉米還沒人剝，她向四處望望無人，便瘋子一般跑過去，鑽進玉米佃甸下身子從枯穗子上剝起玉米來，只嚇得冬霞和成湘心裏卜卜的跳，向四處望望，兩個人都坐下在荒草叢裏，非常擔心被人家把春絮捉去。冬霞嚇得兩眼窩都深了，嘶聲喚着：

『春絮呀，你胆子太大了，……人來了，……快別剝了吧！……』

成湘不作聲，只是呆癡着兩隻眼睛向四處望，握緊冬霞姐姐的衣襟。

春絮不管冬霞怎樣害怕，在她的慾望沒有滿足以前，她的手是不停的從那枯穗子上剝玉米棒的，擲着身子匍匐，一直把他的籃子裝滿了，才停止了剝，彎着腰提着籃子，偷偷溜過來，抬頭向四週望望，沒有發現人來，喘出幾口氣，用手梳理着蓬亂的頭髮，說：

『快分開，提着走。……』

那害怕的冬霞顫抖着兩隻手，從春絮的籃子裏捧一些玉米分給成湘的籃子裏，又捧一些放進自己的籃子裏，都用草蒙了，三個人才離開那荒草地，朝着一片榛莽陰鬱的墳墓走去。

一四

冷清的秋場上，除了聽見被太陽晒得那乾草束子噼噼的響，黑豆莢的爆炸聲，芝麻槓子的破裂聲，其餘便只有附近樹樑上知了的殘鳴了。石滾子靜靜的睡在角落裏，若是在往年，它早已歌唱着滿場裏兜圈子了：今年的穀穗少得可憐，豆糧也不多，只要用木杈拍一拍便完了，值不得動那老牛和石滾子的氣力。太陽偷偷溜進一片魚鱗狀的薄雲背後，純仙一個人把那些黑豆槓子用木杈都拍淨了豆子，豆子過了風，用簸箕播了，感到身子十分疲乏，便歪倚在窩棚口睡着，口唇上拉下涎水，並且響起了鼾聲。……

一會，盛地忽然歪着小辮子跑進來，喚叫：

『大姐姐，大姐姐，……』

無奈純仙太勞累了，仍歪靠在那窩棚口打鼾。盛地跑上去，待要伸手去搖純仙，但忽然又停止了，却呆呆的站着對純仙發癡。原來盛地發現她的媚人的睡態，比她醒着時瞪起那雙黃眼珠要美多了，雖然經受過烈日蒸晒的臉黑了些，但那黑嫩的面色似更增加了她的健康。嘴唇朱紅，頭髮被窩棚的亂草弄得散落下一批，遮住了額蓋，鼻翅在顫動着，……盛地正在出神時，純仙忽然翻過一個身，發現盛地站在面前，便含糊的說：

『盛地，你什麼時候來的呀？』

盛地這時候才從癡態中清醒過來。想起一件事，說：

『大姐姐，爹說叫我們兩個摘豆角兒去哩。』

純仙看盛地的情態與往日不同，臉有些發紅，覺得這個孩子年齡雖尚不滿十歲，但心裏懂得的事似

乎不少了。婁仙伸了一個懶腰，又用手理一理亂髮，打一個哈欠，說：

『爹在那裏呀？我們去了，留誰看場呢？』

『爹就在乾草圍子外面種園子，栽小葱兒呢。我們去了，他看場。……』

婁仙挺起腰來，用手背揉一揉眼睛，裂開嘴唇，露出她那兩個突起的大齒，盛地在這時候一點也不出她睡意中的美色了。她從窩棚的一角拾起竹籃，咳嗽着，眼珠突出便又露出黃色來，向盛地說：

『娘的腰疼鬆了麼？』

『輕了，就是頭還不見輕。我出來時她還說胡話呢，說看見一個人從房頂上跳下來，……』

婁仙眉頭鵝起，把竹籃擦在左臂上，和弟弟盛地正準備去摘豆角，只聽乾草圍子外面一陣談笑聲，引頭的春梨已滿面喜悅的捺了一大籃子沉甸甸的玉米走進場裏來，那籃子上面用野菜蓋着，冒出了光兒；接着後面來的是冬霞和成湘，冬霞那單眼皮兒的眼睛也喜悅得在轉着，小嘴唇裂開，露出一口小白牙齒，面顰色舞的表情，頗不尋常的步子，似乎從遠在戰場上得勝歸來。最後面的成湘呢？她的臉也轉紅，一臉的喜笑鬍態，疾步的跳上場來。她們的竹籃都是沉甸甸的，她們喘着氣，每個人都被那沉重的竹籃壓得滿頸流出汗水，都出着長氣把竹籃放在場上了。

『你們提的什麼呀，冬霞？』婁仙問。

冬霞見婁仙問，只是裂開小嘴唇露出一口小白牙笑，並不回答。盛地忍耐不住，早已跳上去把冬霞姐姐的竹籃翻開，把上面蒙蓋的野菜和草揪掉，立刻露出那金黃閃光剝去皮子的老玉米來了。這時，婁仙才明白了她們這幾個野女人所幹的是什麼事了，臉上變了表情，但立刻又從她心中湧上一種荒年逃難的思潮，在她心裏翻滾。她想責罵這三個大膽的賊，也失却勇氣，最後發現她們都把竹籃中的黃玉米傾倒在場上，婁仙的眼睛裏閃着金光，只苦笑起來，說：

「還是把它們藏起來，擱在這裏怪亮很糟的。……」

說着，便牽了盛地捺着竹籃走了。

蛇仙和盛地走到摘豆角的地裏，空中的雲都散淨了，太陽歪過西方，秋日的餘暎，灑下來也甚猛烈，那荒草叢中的白頭蔓伸得很遠，豆角有些晒裂開嘴，豆粒迸落地下。蛇仙彎着腰，發見了落在地上的白豆，便用手一粒一粒揀着。說：

「盛地，別光摘豆角，地下的豆子也得拾呀！」

盛地穿着身夾衣服，被太陽一晒。覺得焦熱起來，皮膚作癢，用手週身亂搔，把兩隻大毛底糙布鞋脫下，用草葉起掛在肩膀上，便開始用手披分開亂草摘起白豆角了。因為那白豆角被太陽晒得太乾，只經他的小手一捏，便嗤的一聲爆開。白豆粒被那殼子一彈，也就跳出了他的手。蛇仙看他都把白豆弄落在地下，便揚緊了眉頭，黃眼珠也瞪出了，叫道：

「看你這孩子，別人揀都揀不完，你還往地下弄，你摘豆角可小心點呀，把豆角把子捏緊再摘呀！再不就把手粒剝出來。年經不濟呀，可比不的往年，今年一粒小米都是貴重的，你也不能任意把豆子往地下糟踏呀。」

蛇仙說完，嘴又撇起來，眉頭間的縐紋仍舊刻劃得很深很密，又低下頭去彎下腰，一隻手捺了竹籃，一隻手揀着爆落在地下的白豆了。盛地從來沒有遇到過蛇仙發脾氣，他更沒有看到過她的黃眼珠對他瞪過，這是他初次看到她這難看的面孔。這時他記起春梨姐姐罵她屈死鬼的話來了，看了她發怒的臉孔，真像屈死鬼的像貌。盛地從來沒有受過姐姐們的委屈，心裏感到很不好受，索性停止摘豆角，扭到一邊去不理蛇仙。

蛇仙近來的性子變得很壞，也許受的辛苦太多了，若是在平日她不會對弟弟發脾氣的，她發現弟弟

生了氣，便想起母親只有這一條命根子，一家人都把他當做心尖子疼愛的。她立刻換過一副和悅的笑臉，迎上去把盛地揀過來，低聲說：

『盛地，大姐姐疼你的，你知道今年年頭兒不濟麼？爹娘都爲着今年的糧食發愁，我們以後都要出去拾荒的，咱們田裏的穀穗，白豆，一粒都要揀起來，也省得向別家園地去拾荒呀。好弟弟，聽大姐的話，替爹娘想想吧！……』

姚仙說着，想起許多難過的事，心中一股酸熱湧起，兩顆淚珠突然跳出了眼眶了。盛地看見姚仙哭了，他便扭過小臉來望着姚仙的臉孔，兩眼裏不禁也湧滿了淚水，小眼睛在旋着，鼻翅微掀着，淚珠也滾出來了。這時，他的小腦海裏閃出一件悲愁的事，便是在一天夜間，他曾聽得父親同呻吟的母親商議大姐出嫁的事，說是大姐年紀大了，現在年頭又不好，不如早些把她打發出去，這門裏也可減少一個吃飯的嘴，還可使上幾百兩銀子呢。說不定姚仙大姐曉得了這事，爲了這件事悲傷呢。盛地想着，心裏也很難過，便側過小臉來說：

『大姐姐，你別難過了，我把落下的豆子都揀起來。』

盛地說着，便歪着小辮子彎下身，從地下一粒一粒拾着白豆粒。一羣鴿子落在地裏覓食，盛地也跑上去大聲叫嚇，用石子擲着鴿子們，變得特別勤快了。

天近黃昏了，四處顯得蒼茫，飛鳥們成羣的在空中打旋子，原野。殘留的蕎麥，紅蕒蔓，荒草，隱伏的一些小蟲子在飛着，躍着，叫着，……盛地和姚仙把這塊穀地裏的白豆莢都摘完了，一個白色的大包袱包滿清豆莢，竹籃也裝滿了。姚仙挺直身軀，望着四方的落日西，嘆一口氣，說：

『盛地，你捺那籃子，我背這包袱，咱們回去了。』

一路都是拾穀穗，砍草的男女們，撐着草筐，擦着籃子，口裏吹着哨子，或是哼唱着鄉土流流的小

調小曲，向着同路走去。這時那似臥牛一般伏在大地胸脯上的村落，飄揚着一些模糊的炊煙，四處傳來一些小孩子的叫聲，吆喝驢牛的叫聲，這曠闊遙遠的大平原裏，如今被這些歸宿的喚聲所點綴得益加沉寂了。

姪仙同盛地一走回村街，轉進他們的柵欄，便看見她幾個妹妹們又說又笑的坐在前頭院裏，圍着一大堆蘿蔔榨蘿蔔葉，今年雖遭受過澇災和蝗災，但這蘿蔔似乎沒受到災害，由暮色陰暗中望見她們手中心一個個被榨掉葉子的蘿蔔，又大又肥，圓的像小孩兒的頭，長的就可與那小蠅子相比了。

姪仙一走近她榨蘿蔔葉的幾個妹妹，便嗷啞了一聲，嘍的一下把背上一包袱豆莢拋在地下，這聲音把冬霞驚了一跳，她把猴形的臉一轉，看見是姪仙，心裏還跳着，眼睛也有些冒黑點，說：

『嗷呀，嚇我一跳。怎麼這樣晚才回來？……』

『摘完了才得回來呀！若是摘個半老窩裏，不管完不完就回來，明天個說不定就給人家摘走呢。』姪仙說着，因為疲勞，哭喪着臉子，一直朝二門裏走去。後面跟來的盛地，也把一籃的豆莢放在地下，嘆一口氣，站在姐姐們背後望她們榨蘿蔔葉。

春翠望望二門，說：『屈死鬼生來是理不的，你們以後別理她！』

冬霞被姪仙給了一副顏面看，心裏很不高興，也說：『橫也橫不了幾天了，也許在盛地娶媳婦以前就離開我們家門呢。以後在她小女婿子前頭橫去吧！』

這句話說得大家都笑起來，接着幾位姊妹都沉默下來，只聽得用手蹂躪榨下蘿蔔葉的聲音……

姪仙是個孝女，對於母親的病十分關懷，她所以這樣匆忙走進二廊門，是想知道母親的身體好些沒有，能不能夠從炕上坐起來，下炕來走路。她一進二門，看見正房的窗子已被夜影籠罩，窗子裏靜悄悄無一聲呻吟，她心裏便感到平靜些。一進屋，房裏黑洞洞的沒點一盞燈，聽得母親睡在炕上輕微的呼吸

聲，她摸索着母親的臉，低聲喚娘。娘睡着了，最後那老婦人才醒來，呻吟聲就又發作，對姥仙說：

「姥仙，你爹爹回來了麼？」

姥仙一聽母親呻吟聲又發作，眼淚便暗暗流下來，用衣袖拭一下眼睛，說：

「我爹止那兒去了？他不是看場麼？」

「你爹說外面拾穀種的淨偷蘿蔔，他套着牛車出去弄蘿蔔。」

這時候，姥仙才想起剛才在二門外面，她那些妹妹們圍聚着榨蘿蔔葉的情況，那一大堆蘿蔔她是看見了，却沒看見爹爹和牛車的影子，她想到父親一定把一車蘿蔔卸下，又驅着老牛車出去了。

「娘，你頭疼病好了麼？」姥仙問。

「好了，等你爹回來吃了夜飯，我們還要趕夜擦蘿蔔片兒哩！」

姥仙從桌子上摸索着火柴，點着燈，又替母親揉一陣眼，下炕來把一盞小煤油燈掛在套間屋門框上，發現堂屋的灶台上熱汽蒸騰騰的，知道夜飯早已煮熟了，便一個人坐在灶洞門前，用攪火棍向灶洞裏攪了一下火，感到自己的肩頭和腰酸疼，便用兩手撐了攪火棍，抵着下巴頰兒，兩眼凝對着灶洞裏的殘燼出神。灶洞裏被他攪出的殘燼，都逐漸隱滅了，只剩下了兩三顆火點還在閃耀，她的眼睛死盯着一顆大的火點，一下子她彷彿從那火點裏發現一個不祥的小影子顫跳着，那小影子擴展着、擴展成一個十來歲的孩子，這就是她夜間從父母私語中竊聽來的她那小女婿，這影子常常從她腦海裏湧現，如今又從那火光裏跳出來向她招手，她正在手足莫措時，聽得背後嚙嚙的笑聲，有人在喚她：

「大姐姐，快去背蘿蔔……」

姥仙一驚，面前灶洞裏的火點子都滅了，她那小女婿的影子也不知飛去那裏，回頭看，只見冬霞背着一筐子蘿蔔走進來，後面跟着成湘，也背着一筐蘿蔔，兩個人不知在笑什麼，一下就把筐子從肩膀上

擱下地去，兩筐的蘿蔔頭堆在地下咯嗒嗒亂滾。姚仙拭了一下眼睛，從堂屋灶洞前站起來，一面用手拂着屁股上的塵土，一面走出二門來，只見父親頭上包着一塊布，驅着牛車進村欄來，弟弟盛地冷戰戰的縮作一團坐在一車箱的蘿蔔上。父親把牛拐過身，又扯了他的韁繩叫他向後退着幾步，大家七手八腳，把車闆板掀起，從車箱裏往下卸着大蘿蔔，只聽那大個蘿蔔頭打着地崩崩的響。

夜飯以後，大家把蘿蔔都搬運到裏院來，把柵欄二門都下了門鎖，全雲慶因為勞苦了一天的工作，已躺在正房的炕上打鼾了。

小院子的牆龕裏燃了一盞小燈，照亮了半塊院子，工作的姐妹們分了兩組，一組是擽蘿蔔葉，一組是擦蘿蔔片。老婦人也掙扎着衰弱的身子出來參加了擽蘿蔔葉的這一組，另外還有春梨，成湘。擦蘿蔔片的那一組是姚仙和冬霞。盛地也臨時擔任了搬運夫的工作，把擽蘿蔔葉的那一組裏擦光了葉子的蘿蔔頭，一擔一擔朝擽蘿蔔片的這裏搬運，大家分工合作，同時動起手來，似乎很緊張，只聽得吃吃嚙嚙的響聲……

冬霞動作輕快，坐在一個蒲墩上，用兩個膝蓋夾住擦刀的板子，飛快的一隻右手向那擦刀上往返的磨着，見那擦刀下面一片片雪白的蘿蔔落下來，一會，蘿蔔片已在她的擦刀板下面堆起來了。

「春梨，」老婦人抬起紫黑多愁紋的臉來，望着春梨說：「明兒個箍兒要走了，我們沒有別的東西給她，你把你們二門前那棵樹上的菓子給她敲幾把子帶走，也算給她後娘送個禮，她後娘是愛小便宜的，看見有這幾把菓子帶給她，也許心裏一喜歡，小箍兒也可少挨她幾次撻了。」

春梨一聽得母親這話，馬上停止擽蘿蔔葉，站起來去尋竿子。成湘去尋籃子，幫助春梨從地下揀菓子，又燃了一盞小燈，開了二門，春梨很快的抱着棗樹身爬上樹樑，舉起竿子向着菓子結得最稠密的枝頭敲了，只聽那菓子像冰雹般滾滾下落，打得在地下拾棗子的成湘的頭也在響。

在裏院擦蘿蔔片的姥仙最知道東西貴重，聽得二門外面敲盪的竿子響聲不停，心裏便有些疼，最後忍不住停下了擦蘿蔔的手叫道：

「春絮呀，別把那稠的都敲了，還留着些過年吃糕呢。」

春絮一聽得姥仙又來管她，心裏很不高興，便更向着那稠密的枝頭揚着竿子多敲幾下，才從樹椏間溜下來。盛地也跑出來湊熱鬧，揀起幾個紅而大的棗子便朝甯裏送着嚼。姥仙在裏院裏見春絮不聽她的話，有些生氣，又對母親說：

「你看這女人，真是不懂事。」

說着，閃起兩隻黃眼珠，又從地下拾起一個蘿蔔在擦刀上逛着，因為不留神，手一歪，只聽得咣咣噠噠一聲，擦蘿蔔的手趕快提起來，只見她手上的鮮血一滴一滴落到擦板和蘿蔔片上。老婦人被驚得趕快過來滿口念佛，並且說道：

「慢點呀，怎麼這麼荒唐？快點找刀子藥來，閉起嘴快唸幾句佛吧。」

姥仙今日一整天沒有得到一刻休息，早就感到疲倦，手軟足酸，骨節兒疼，如今一見自己的手出了血，心裏不禁被一股悲傷所觸動，眼淚撲撲滾滾落下來。

冬從從擱燈的土牆籠裏尋獲一個小紙包，那裏頭就是包的刀子藥，送過來替姥仙姐堵傷口、刀子藥似白粉般塗在姥仙受傷的手上，又用一條破布條子纏住。老婦人說：

「姥仙，你屋裏去歇吧，擦着了手，不能再做的……」

姥仙用鼻子輕輕哼了一聲，用衣襟拭着眼淚一直朝黑暗無光的正房走進去，有成千成萬令她難過的事都像波浪一般從她腦海中翻起，連她自己也不知道今天夜間為什麼這樣悲觀。她越想令她難受的事越多，就越越悲傷，她一摸進套間的炕上，忍不住大聲嗚咽起來，把正在炕頭上打鼾的全雲慶也吵醒了。

全雲慶一醒過來，便先問姚仙爲什麼哭？聽她哭得那麼傷心，全雲慶感到十分難過，姚仙是全雲慶最信任的女兒，不管做事說話，是頗能迎合全雲慶的心意的，如今見她這麼悲傷，便也替她心疼起來，因而想到也許爲了她將要出嫁的事而悲傷。一會，那老婦人也摸進黑暗的房裏來安慰姚仙，問她是不是手傷處疼的慌？還是有別的什麼難言的心意而悲傷？但姚仙的悲哭直似那開口的黃河，一哭起來，什麼也阻攔不住，哭還是停止不下來，彷彿久積在心內的苦悶非用這哭發洩出來不可。因而把一個老母親哭得也落下了眼淚。

冬霞也從黑影裏摸進來，這個在熱烈或悲傷的不平常的氣氛中，往往具着一副冷心腸的人，尖着嗓子叫道：

『叫你就把爹娘哭死了，手擦破一道小口，也值得這麼號叫，你也不是小孩子家，深更半夜哭醒了隣舍，不怕人家笑話！』

小院子的騎龕裏那盞小燈，仍是昏橙陰暗，出去打棗子的春絮與成湘兩姐妹已用衣襟包着棗子回來，把棗子放進一個篩子裏，聽得正房裏的鬧聲，都怔住了，兩個人目擊口張，最後春絮與成湘會意的擠眼一笑，表示她知道姚仙悲傷的原因。成湘雖然也懂得春絮的意思，也知道姚仙爲什麼哭，但她並不笑，也沒有別的表情，因爲她每一遇到別人悲傷，也便把她的哀愁勾引起來了，在她腦子裏那片苦海，也被掀起了無數波浪，如今她似個木頭人一般凝着。

翌日，吃過早飯，循兒坐上牛車，被舅父全雲慶送回後娘那裏去。她的外祖父撐着一根拐杖來送行。舅母把一包棗子遞上車去，說：

『年頭不濟，給你後娘帶這一點棗子去，給我問她聲好。』

說了這句話，舅母的眼淚便滴下來，這時，牛車徐徐向欄柵外面走了，跟出來送行的姐姐們都落下

了淚，籠兒也在車廂裏用衣袖擡起眼睛來。

籠兒走後，全雲慶家裏便添了不少寂寞，成湘的心上添了更多的悲涼。姐兒們把蘿蔔葉子榨完，都用藤繩繫起來掛在樹上吹風，蘿蔔片晾在房上曬太陽。成湘春絮和盛地便又上地去挑野菜，拾穀穗。深秋的荒野，樹葉和草都逐漸黃了。成湘望着淒涼的曠野，天與山的吻接處，長嘆一口氣，想起了以前籠兒和趙同着姐兒們在田裏壓紅薯秧的一片熱鬧情景，心裏便發生不少感慨。如今籠兒走了，今後便少去一個談知心話的人，春絮姐雖然很懂得她的心清，但終難趕上籠兒那麼同情相憐的知己話。想着，便又嘆一口氣，不知不覺跟了春絮走上一片荒地中間一口大井台上坐下了。春絮望着太陽說：

『天還早呢，咱們先歇歇再說。』

成湘坐在春絮身旁，把草筐擱在前面扶手。盛地一坐下來，便從身旁揀些小石子向井裏拋着，聽那嘩噠嘩噠的水音。成湘很安靜，聽得井中的水音，便有些不耐煩，說：

『盛地，你別再丟石子了，侵犯了水神爺是不好的。』

盛地年紀小，受了母親的迷信影響，聽說還有個水神，便趕快停止往井中拋石子了。

曠野裏一陣風吹來，吹得附近田裏黑了粒子的蕎麥搖頭，發出颯颯的響聲。幾個人對着那搖頭的蕎麥望了一會，春絮說：

『這稜子（就是蕎麥）都熟了，怎麼還不割？』

說着，便回頭望望成湘，看見成湘兩眼發癢，情態沒有往日那般靈活，知道她又有所感觸，便站起身子，用手拂着屁股後的稜土說：

『咱們走吧，你看前面那塊地裏像才割過的穀地，看看有沒有穀穗拾。』

成湘和盛地都站起身子跟着春絮走。春絮一面走，一面朝着前面那片多草的荒地望。因為注意力全

那集中到前商那荒地去了，不小心脚下被什麼拌了一下，她幾乎跌倒下去，回頭一看，原是澆田的澗水溝上一棵又肥又大的老青豆，春絮一下把它連根拔起，說：

『餓了，咱們把它燒着吃了。』

橫過幾塊地去，走進那塊割收的穀田，除了荒草與殘留在地下的穀根，沒有一條穀穗可拾，幾個人都甚失望。成湘說：

『荒年裏，一穗穀穗都難拾了。』

『拾不到穀穗，挑不到野菜，只有等到黑了偷幾把稜子回去。』春絮說着，又回頭看看那黑琳琳的蕎麥。太陽接近西山了，那蕎麥被夕陽一映，顯得紫黑的一片。

『有人看着呀，不能偷的。』成湘說。

春絮仔細向蕎麥地頭一瞧，果然看見一個頭上戴一頂草帽的小夥，蹲着在拔草。

『看着也不怕他，等一會他一定要走的。』春絮說着，回頭一看，又看見一片被搗打枯葉子的紅薯田，於是她心裏又起了一種邪念，說：『若是小夥不走，咱們到黑了就從這紅薯地裏，挖幾塊紅薯回去。』成湘對於她這種不規矩的提議，總是不讚同的，但她並沒表示意見。這時，天將夜了，盛地站在旁邊，有些不耐煩，望着快落的太陽說：

『小姐姐，我冷呀，我要回去了。』

春絮也回頭望望那路旁逐漸加了濃度的柳樹，對盛地說：

『好弟弟，再等一會，咱們一路回去。』

太陽落山了，大地陰暗下來，曠野裏瀰漫起一層稀薄的煙氣，村落，樹林，丘墓，一切都模糊成一團了。……

留在家裏的姪仙，冬霞和全雲慶，在禾場裏忙碌着打芝麻槓，軋穀穗，把穀粒過了風，用牛車拖回家裏來，這就使父女三人忙碌了多半日。回家吃夜飯時，天已黑了，滿天的星斗都在眨眼睛。然而上地挑野菜拾穀穗的春絮，成湘，盛地三個人還不見回來。全雲慶吩咐姪仙和冬霞先吃夜飯。夜飯吃過後，姪仙正在房裏替母親揉肚皮，忽聽得房門外面一陣急促的脚步跑進房來，原來是成湘、她一臉的恐懼與驚惶顏色，頭髮蓬鬆着，兩眼深陷進眼窩去，不知怎麼說好。姪仙看她神態不對，問道：

「怎麼了，成湘？春絮和盛地呢？」

成湘凝望着姪仙，說：「盛地回來啦，春絮，春絮，……」她有點說不下去了。

「春絮怎麼啦？」姪仙的額鬢在燈光下縐起來，兩眼望着成湘。

「春絮姐姐給人家弄去了。……」

成湘的話還沒說完，躺在炕頭上的老婦人已驚得翻過身來，怔怔的望着成湘，說：

「什麼事呀？春絮怎麼啦？」

這時候，盛地也走進來，兩眼裏淚水汪汪的，嘴唇在抽索。姪仙翹起眉頭，兩眼瞪視着盛地，大聲說：

「盛地，你春絮姐姐到底怎麼一回事？快點給娘說說。」

最後還是成湘冷靜下來，說：「天黑了，春絮姐說沒挑得野菜，也沒拾得穀穗，回來怕挨罵，她就去挖人家的紅薯去了。誰知她在人家紅薯地裏才挖到一兩塊，一欄着紅薯的漢子從地頭端着挑鈎蹶上來

要撓她，她嚇得哭叫，那漢子扯住她的衣服拖着走。……」

『這野女人就是膽子大，出去總是偷人家的莊稼，我說她還強嘴呢。』姥仙恨恨的說。

老婦人一臉的愁紋，聽到這個消息，心裏更似壓上一塊石頭一般重，口裏唸了幾聲佛說：『你認識那漢子麼，成湘？』

『黑天裏，看見有人影子追上來，我也嚇慌了，誰還敢向那人瞧？我拉着盛地一直往回跑，頭都不敢回一下呀。』

『阿彌陀佛，我的天呀！……』老婦人一面唸着，一面便將兩手拱在胸前了，淚水不停的落下來。

這時候，全雲慶躺在炕角裏剛剛睡熟，被這一陣驚吵弄醒，一個翻身便坐起來，惺忪着兩眼，叫道：

『春梨又惹了禍呀？這閨女真變成野人了，回來我非把她抽死不行！』

全雲慶說着，氣得兩眼都紅了，披起衣服要出去，却被老婦人阻住了。一會，冬鼓忽然跑進來，說：

『春梨回來了。』

老婦人披着一頭亂髮，低聲戒告着全雲慶：『她回來，不許你打她。她出去偷紅薯，還不是爲了我們一家子人！』

老婦人說着，便掙扎着從炕上溜下去，春梨蒼白着臉，頭髮蓬鬆着，已從黑影裏走進來，站立在燈光下了。老婦人走上去，握住春梨的手說：

『快告娘說，什麼人把你弄去的？那漢子是誰？叫你爹找他去，咱不饒他！』

春梨怔着兩隻失神的眼睛，像丟了魂兒的一般癡着，不動一下。老婦人看她神情失常，突然撲過去

抱住春絮放聲大哭起來。姪仙，戚湘，盛地見老婦人哭，也便哭起來，這房裏一時都是哭聲了。

老婦人用一隻手捏住鼻頭醒一下鼻涕，往腳尖上一抹，又用袖口子擦了兩下眼睛，說：『春絮，我的閨女呀，你到底怎麼一回事呀？那漢子把你拖到什麼地方去的？他怎麼樣了你？你爲什麼不說？』

在悲傷的氣氛中，只有冷靜的冬霞沒受感染，她搖着老婦人的肩頭說：

『娘，你叫春絮歇歇兒再說吧。』

壓制不住火氣的全雲慶，兩手箍了膝頭，眼睛冒出火，早有些忍耐不住了，聽得冬霞的話，由不得發作起來：

『什麼歇歇兒，今兒夜裏她若不說出實話，不洗個清楚，就只有一根藤繩吊死在房樑上。』

那發癡的春絮，一聽父親的話，却立刻哭起來。老婦人趕快把她拖出去，後面還跟着幾個姐兒圍着，把她推擁進東廂房屋裏來。

這一夜，老婦人陪着春絮在廂房裏睡，她用各種體貼慰澀的話追問着春絮不幸的遭遇，春絮說她並沒有受到欺侮，那持撓鈎看紅薯的漢子把她拖進一塊蕎麥田裏，強迫她的事，她都沒順從，最後她與那漢子搗磨了一番，那漢子膽量也不大，恐怕她叫喊，終於鬆開了手，她才逃回來了。

『阿彌陀佛，以後你千萬要放規矩些吧，出去不要再隨便弄人家的莊稼呀！就是因爲你太野，膽子像男人一般大，人家就早把你滾在心裏，找機會欺侮你的。你總得想想你是個閨女家呀，要守閨女的規矩呀。……』

老婦人說着，在黑影裏便又拱起了雙手唸佛了。春絮在老人身旁抽泣着，說：

「真，以後我再不敢那樣大膽了，由這一次我什麼都懂得了。」
成湘縮在炕頭上，聚精會神的聽着老婦人和春婆談話，她一通宵都沒閉眼睛，時時長嘆一口氣，胡思亂想一陣，一直到窗紙發白，四處雄雞們噪鳴了，她才朦朧的睡了一陣。

把晚秋的蕎麥割收上場，蘿蔔都剝下弄回家來，堆放在旱地裏的積糞和豆莖子也都用牛車拖回來了，田裏便只剩着晚收的紅薯和棉花留了。天氣寒冷起來，每天清晨，那赤裸的柳枝上掛滿霜，銀霧瀰漫着曠野，全雲慶一家人把棉花種子用鎌刀削下，載回家去，紅薯也削完運回去下了地窖，全雲慶每日的工作便是上場去收拾殘餘土糧了。成湘每日同着盛地到田裏去拾柴，春絮被留在房裏跟着冬說作針線活，成湘又失去一個伴侶，同着小孩氣的盛地拾柴，一句知心話都不能講，更感到寂寞無味，生活似沙漠一般枯燥，悲涼，兩眼只有遙望遠處藍空與山影吻接處，想着她的父親也許在山影背後整荒呢。她望着那磨藍的山影正在幻想着，忽聽得盛地在對面路旁一棵柳樹下叫道：

「成湘姐，快來呀，這裏好多乾柴呀。」

成湘的幻影被盛地驚破，慢慢朝盛地那裏走去，柳樹葉子早就落光了，枯枝被風吹落一地，成湘便和盛地一同揀着「風落柴」。盛地抬頭望望樹極上的枯枝，說：

「你看，那上頭多少乾柴呀！你扶着我，我爬上去拾，好不？」

成湘同意了，盛地便個小流氓般把衣襟挽起，歪掩起衣襟，四肢扒住了樹身，成湘在地下抬舉着他的腿子，他像個猴兒一般輕靈的爬上樹去了。他一攀上樹枝，兩手便攥緊了枝子用力提起來。這時，風吹來這大，嗚咽的風掃着耳梢與樹枝，乾枝被盛地攙得紛紛落下。成湘在地下忽然想起了那次春絮娘偷挖人家的紅薯，被人家捉住的事，心裏便打一個冷噤，睜大眼向四處望望，抬頭對盛地說：

「盛地呀，快下來，有人來了。」

盛地是個牛膽子人，而且撻着樹枝子插得興緻正湊，還管他人沒有人來呢，索性用手折起樹枝來，一大根一大根的樹枝子落下，成湘被嚇得發顫，叫道：

『快下來，別再弄了，人來了。快下來，……』

盛地又盡興的撻緊那樹枝提了一陣，才從樹枝上溜下來，喘幾口氣，對成湘姐姐說：『成湘姐姐，今天咱們可拾得不少柴。……』

『快拾起來往筐子裏裝吧，等有人來了我們的筐子都被人家擡去呢。』

成湘一面說着，一面用眼角向四週掃視着人，喘着氣拾落在地下的樹枝。盛地看他膽小，自己也很快的拾着樹枝子往筐子裏裝。

秋後的原野逐漸被更換過一副新面目，田土都赤裸開胸懷，荒草都枯萎了，一切都變成陰灰顏色；赤日被塵氣蒙住，無精打采的在對人間嘆息，露出橙紅顏色。大地上除了望見路旁與塚墓間的赤條的樹木，便是遠近隱伏在煙氣下的村落。成湘和盛地每個人背着一筐樹枝子，從那寒冷寂寞的車道上走向村子去。在破爛不成形的村街上，成湘和盛地遇見全雲慶驅着黃牛從場裏拖回一大車乾草，一拐進他們的小棚欄，只見小前院的土牆都靠滿了楓荷糊，乾草垛，棉花窩，蕎麥窩，紅薯莖，豆窩，芝蔴窩，……他們幾個姐姐，冬霞，姑仙，春絮，還有那痒扎起病體的老婦人，都忙碌着整理柴草乾草子。

近來的飯食看不見一顆金米，飯湯中除了紅薯葉子，便是幾塊紅薯，混雜着一些糠稗。老婦人一窩兒那醬紅色的飯湯，眼睛裏便含滿兩泡淚水，說：

『今年咱們全家人有這個吃飽肚皮，也是禍氣了，你們沒有看見多少人在吃樹葉子啃樹皮麼？多少人家把樹皮樹葉都吃光全家人逃出去討飯去了呀！』

說着，老婦人的眼淚便滴下來，她偷偷掀起衣襟拭了眼淚。她的幾個女兒都受了感動，也滴下了

淚。只有盛起一鍋起了那醬黑色的飯菜湯，便想起了往日曾經吃過的那金黃色的小米乾飯，口裏便湧起不少口涎，然而當那金黃的夢破滅時，肚皮裏咕咕的叫，他只好又吃着那紅薯葉子紫黑湯了。老婦人見盛地嚥不下那紅薯葉子，便把自己飯碗裏的幾塊紅薯夾給他碗裏去……

深秋以後，這破爛不整齊的村落裏，逐漸蕭條寂寞了。各家的平頂泥灰房子上，堆滿着席團和乾草，樹樑上掛着白菜，一串串的蘿葡菜，烏鴉們成羣的鳴噪。氣候漸漸寒冷起來，水池裏每天清晨都可看見結起一層玻璃似的冰片。成湘不再上地去拾柴了，姐兒們都躲藏在房裏披起破舊的棉衣，盤腿坐在溫暖的炕頭上，都在忙着替她仙起做嫁服。

她仙從早到晚都生活在炕頭上，每天除了從窗紙上望望日影，偷聽一點妹妹們談講她的婚事，她心裏常常湧起謎夢一般的幻想，尤其對她自己的終身伴侶，和那不可思議的打起紙頂棚的洞房，那人家是貧是富，那伴兒是俊是醜，她是一點都不知道的。她自己只像被囚在籠子裏的鳥兒，等候父母把她任意用轎子抬送給不知情況的人家去。

春絮自從受到那次遭遇以後，性子變得沉默了，每天坐在廂房裏，面朝窗子納鞋底，縫棉衣服。她談話的伴兒只有成湘和冬霞。幾個人因為營養不良，臉上都是鐵青的顏色。這一日下午，小院子裏突然熱鬧起來，冬霞喜滋滋兩隻眼睛走進來說：

『春絮，你知道麼？明兒她仙姐姐就要上花轎來。』

春絮聽得這話，心裏一震，瞪圓兩隻眼睛望着冬霞，往日她對她仙的氣恨，如今聽得這話反變得可憐她仙了。

『誰說的？』春絮問。

『你沒聽見外面有人在抬碗筷麼？』

「拾碗筷做什麼？」

「接待客人吃飯的。」

「我們紅薯葉子都吃不上了，怎麼還有錢接待客人吃飯？」

冬霞又笑了，露出兩根犬齒閃光，她低聲說：「你不知道呀，待客的錢還是女嬸那頭送的呢。燒仙這次出險，什麼費用都是婆家那頭擔任，買花瓶，買皮箱，打首飾，……都是人家代辦的，聽說還送給我們好幾百塊錢呢。」

春絮怔了一下，說：「那麼婆家那頭一定是很有錢的財主了！」

冬霞眉飛眼舞的又笑了，說：「是呀！咱們的燒仙姐姐就是過去當財主的家去呀。嘻嘻嘻嘻。……」坐在旁邊的成湘聽入了神，這時候也忍不住的問道：「不是聽說大姐嫁一個不到十五歲的小夥麼？」

冬霞笑道：「那都是哄人的，恐怕大姐知道了不高興，才那麼說的。」

春絮好奇的問道：「那女嬸有多大呀？」

「當財主的家，那女嬸年紀還小了麼？聽說姐姐是去做小呢。」

成湘的眼睛有些發濕了，說：「怎麼去給人家做小呢？大娘大伯也捨得？」

「那有什麼法子？」冬霞低下頭說：「年月不吉呀！我們姐妹又多，累得爹娘也够了，遇到這個年月，那一家不是沒有飯吃出去作叫化！還有的把姑娘賣了給人家當丫頭。唉！有什麼法子呀。……」冬霞說着，臉有些陰沉了。

成湘的眼眶裏含着滿着淚水，低下頭不再說一句話。春絮也沉默了。她們絕沒想到她們的家庭會走上這種悲慘的運命。她們每個人的腦海裏都映現在初夏的田野裏冒着雨壓紅薯秧的時候，那幕辛辛喜喜的

情景，那片有趣的生活。……大家想得在沉默，只聽外面嘖的一聲鐵鑼聲，接着便傳來「見啦，見啦」的銅喇叭聲和那「登不，不登不」的鑼鼓聲。過來幫忙的隣舍們在窗外叫着：

「吹打手們頭晚上就過來了，這鬧騰一定不小吓！」

接着便是一陣脚步往外跑出去。

一會，那鑼聲響得更近，鑼鼓已經打到門街上了。冬霞，春絮，成湘，也都跑出房門來觀看，只見滿街都是人山人海，土堆上站滿了人，橋頭上也爬滿了，抱孩子老婆子，鬻習的老頭子，姑娘媳婦，成人幼童，都翹首遙望向街頭那輛五匹黑騾拖載的大車上，銅喇叭銅鑼鼓閃金光的吹打手們，鼓紅兩腮，挺直了胸脯，仰首矜傲的吹着喇叭，揮着垂頭敲鑼鼓，那前面的一羣人，舉着紅布纒的燈籠，燃着火藥頂的鐵礮，直弄得滿街遍巷烏煙瘴氣，鐵礮鳴時！嚇得膽小的女人們都用手捂起了耳朵，閃避到一旁去。……

成湘，春絮，冬霞三姐妹，剛剛尋得一個高位子，幾聲鐵礮連鳴，冬霞連忙用手捂起了耳朵，成湘舉起頭發現那吹手車的後面還不知有多少熱鬧的車輛花轎和人潮向這裏湧來，忽聽得背後有人喚她們，回頭一看，原是她們的弟弟盛地。盛地用力把成湘一扯，叫道：

「姐姐，叫你們都回去呀，我娘找你們半天了。」

成湘聽得這話，趕快招喚春絮和冬霞。春絮被關囚在家裏不少日子了，今日得機會出來瞧瞧熱鬧，簡直像個剛被從囚牢中解放出來的囚徒，興趣正濃，怎麼肯回去呢？把脖頸伸得長長的，翹首遙望街頭人海中的吹手，車轎，花轎，……雖經成湘再三催促，冬霞大聲呼叫，她仍似沒聽見般不理她們。最後還是留下她一個觀看，成湘與冬霞二人牽了盛地的手，一直走回家來。

冬霞和成湘兩個人一走進房屋，只見老婦人正燃着一把香火準備給天地神和灶神門神去燒，迎面看

見冬霞成湘，她便抱怨道：

『你們姐兒們怎就都像過路兒的沒事人兒！就不知道今兒事多，你們都躲出去，像外人一樣去看熱鬧！』她看了看沒有春絮，心頭上的火燒得更烈，叫道：『春絮哩？她這小老婆子又出去撒野啦？』

『我們拉都拉不回她來呀！』

老婦人臉上被氣得紫紅，一面握着那把香火朝外走，一面說：

『不管她啦，就叫她小老婆去吧。你們快點進去幫你爹去待客人。……』

老婦人說着，便走出來把那把香火分插在『天地位』，門神，灶神，財神，祖代牌位等處，又對各神禱念，磕頭。……

冬霞和成湘走進正房去，只聽套間裏有人講話，全雲慶在灶台上忙着收拾酒菜，叫成湘和冬霞分頭向客人送茶端酒。冬霞發現坐在炕桌後面正當中一個人，帽頂上插了金花，十字佩了紅，便出來偷偷對成湘說：

『那頭上戴金花身上佩紅的就是新女婿呀！你看見麼？……』

『看見的，鬚子都很長了。……』

成湘剛說到這裏，老婦人已燒香完畢走進來，便板起了臉孔，小聲嚴厲的說：

『你們少胡說八道，再胡說撕爛你們的嘴。……』

老婦人說着，不知怎的，眼睛裏湧滿了淚，一下子便滾下來了，她趕緊提衣襟拭眼淚，却哽咽的小聲抱怨着說：

『這都是我們害了姪仙呀！……』

說着，她已哽咽不成聲了。

全雲慶走過來，有些生氣的說：『這時候你鬧的什麼樣兒了？人家知道了可算怎麼回事？……』

全雲慶雖然這麼說，眼角裏不免也有些濕潤，也用手背抹了一下眼角，又說：

『你快去看看姪仙吧。』

酒菜上完以後，成湘和冬霞聽得街門外面吹鼓手們都已停息下來，天也黑了，她倆便躲進小草棚裏長吁短嘆。冬霞說：

『什麼話都不能給姪仙姐姐說的，給她說了怕她尋短的，明早連轎都上不成了。』

成湘只哼了一聲，自從她聽得老婦人那場悲痛話後，她簡直像癡子一般情態有些失常了，兩隻眼直楞楞發癡。這時候，只聽外面人聲亂雜，燈火閃灼。成湘嘆一聲氣，用手揉揉胸脯，說：

『冬霞姐，我怎麼覺着胸間悶的慌？我想出去透透氣。』

『天黑了，你一個人出去上那裏？外面人手又多。……』

冬霞說着，發現成湘的臉無血色，從鼻子到額蓋都是鐵青的，臉上浮起一層異乎尋常的苦難表情。她突然站起來，哭喪着臉不顧一切的衝出去，冬霞見成湘行動有些失常，跟在她背後，叫道：

『成湘，黑天家你上那裏去？』

成湘只感到自己的胸間像塞着一種東西似的悶塞，她需要新鮮空氣，她需要看那空闊的原野，然而她剛一走出門外，一股冷風襲來，她虛的弱身子打了一個寒噤，胸部一跳，忍不住咳嗽起來，她彎着身子，咳嗽震得胸肺作疼，大口的痰吐出來。……

『成湘，你怎麼啦？外面有風，還是進房裏去吧。』

冬霞撫着她的肩頭說着，望着她咳嗽得可怕的样子，趕快用拳頭替她擋着背。最後成湘停止了咳嗽，感到口裏血腥氣味，發現地下的痰是黑色，她對冬霞說：

「冬霞姐姐，你替我看看我吐的是什麼東西？」

冬霞睜着兩隻銳利的眼睛，低頭向地下一瞧，嗅到一股血腥氣，不禁失聲的叫了起來：

「哎呀，是血呀。」

成湘一聽得這話，心裏立刻像墜起一塊石頭一般沉重起來。但經她那一陣咳嗽吐痰以後，心胸間是舒暢多了，她只咳嗽了一聲，便又回進裏院來，想進廂房裏去安靜一會；然而裏院每間屋子都燈光照耀，坐滿客人，在亂噪噪的談話。她只好又找進那無光的小草棚裏去。冬霞也隨她摸進來，在黑影裏坐了一會，覺得寂寞不過，又出去了，小草棚裏便只剩下成湘一個人，坐在黑影裏胡思亂想。她坐在草棚的角落裏一堆亂草上，腦子裏簡直像匹脫開繩的野馬一般奔騰。她對於她那出口外去無消息的父親是不抱希望了，一個優哥哥對她更沒幫忙，她自己寄養在伯父家裏，如今遭遇到這麼一個不幸的年月，伯父自己的女兒都賣給人家做了小，她還怎麼在伯父家裏活下去？再加她吐血的病又犯，如今她只有死路一條了。想着，便忍不住哭起來。哭一陣，啞喉作癢，便又咳嗽，吐出有血腥的痰……

冬霞離開成湘，走進堂屋，只見那堂屋的土甕裏燃起一盞亮光的紅燭，滿堂屋都被照得通明。她正想把成湘吐血的事告訴母親，却見母親與春絮坐在堂屋灶爐前面，母親在低聲罵着春絮：

「……你還有臉出門，告訴你了多少次，人家對你都不好呀！你可還敢出去，站在那人羣裏去看熱鬧，擺你的醜像給人家看見，好叫人家罵呀！你個不知害羞的婆漢精，叫人去喚你你還不同來，你簡直又要發野了。……」

冬霞沒有機會給母親說話，便坐在堂屋門限上，低着頭，一聲不響。

小院子裏一通夜都沒斷燈火，老婦人一通夜沒有閉眼睛。第二天一早，滿樹都又掛起銀鬚，霧氣濃重，太陽沒有升起以前，她仙早已被父親背上了花轎，鐵轎連鳴三聲，鼓樂手們又敲起鑼鼓吹起喇叭，

車輛排滿村街，一直拉上村野的大路去，花轎子夾在人和車的行列中，漸漸消隱在晨霧裏，鼓樂聲也聽不見了。

老婦人送出了柵欄，身子俯着土牆，臉已埋在一隻掌中。漸漸人都散淨了，小庭院裏冷清清的，一會，在太陽剛露頭時，冬霞忽然瘋子一般跑出來，喚着：

「娘呀，娘呀，成湘快斷氣了。……」

老婦人的淚臉這時候才從雙掌中抬起，看見冬霞一副失色的臉面，她剛剛稍微平息的悲哀的心境中，又被冬霞的表情激起一陣波浪。

舊曆十月的時候，北方的大地已凍起冰殼了。溝坑與河溝裏的積水結起很厚的冰層，樹枝赤條條一葉不掛，也被凍成暗灰色。在這寂寞的大地上，只能望見隱伏在那赤褐色田土上的遠近的村落，像成叢的樹林一般點綴在大地赤裸的胸脯上。凜冽的北風像鋒利的刀子刺着那樹叢中窮苦的人家，把窮苦人們的皮膚刺裂開血口，臉和耳朵失了知覺，然而它仍在無情的哀號過樹梢，刷着每一家的土牆頭，石灰頂的泥土房子，與那高掛在樹枝上的白荼，蘿蔔英，紅薯蔓子。……

全雲慶的小家庭裏，自從她仙出嫁後，便更顯得淒涼冷落了。老婦人的腰疼病雖然好了，可是因整日爲艱困的家計憂愁，那枯樵的臉便顯得更瘦，額骨和頰蓋骨都露突得使人害怕，一口焦黑的蟲蝕牙只殘留幾顆了。她常常含了薑片醫她的牙疼症，然而那薑片有什麼效驗呢？於是她臉上憂愁痛苦的綉紋便更加稠密了。

全雲慶的憂愁常常消滅在他肩頭上的葵蓆與手裏的糞釵上，他無事便背了糞釵滿野過田的轉，趁着尋葦球，眼睛望着遙遠的天涯與蒼藍的山影吻接處。天空彌佈着寒氣，遠處的鴿子成羣的覓食，隼鷹在高空打着旋子。天隨了蒼穹像口極大的鍋扣着大地，和煦的太陽便又照射下來。那隱伏在樹叢中的人家們才感到些溫暖。

盛地娶媳婦的日子一臨近，冬酸和春樂姐兒們又爲她們弟弟的服裝忙碌一陣，趕着給盛地縫棉襖子，做長裙，做鞋縫襪子。成潮因爲那舊病發作，身體尙未復原，體還未退，發聲的喉嚨中還時時微咳。春樂說：

『盛地娶媳婦了，你的身子骨子早點好起來，也好坐席吃喜酒呀。』

成湘出一口長氣，說：『我想不到還會活到今兒個。春絮姐姐，這一陣日子我特別覺得不同，胸口窩裏常覺刺的疼，我想我是活不長的了，這麼累着大娘，我心裏真過於不去。若是在好年好月裏也好呀！偏趕在這不吉的年月裏，我怎忍心老是累着大娘大伯呀。』

成湘越說，心裏越酸，兩顆淚珠已滾了下來，她抽泣了。春絮回頭看成湘，只見她的臉比以前瘦多了，兩邊頰骨突起，臉皮是蒼白的，眼窩也陷深了。春絮看見，心裏禁不住湧起一陣酸，眼睛濕漉漉的了。

『你還是好好養養吧，別老是把那些事放在心上，……』

『我也不願意把它放在心上呀！自從我娘死了，我心裏沒有一日舒暢過。我這吐血的病根也許就在那時候種下的！心口窩裏總像有蟲子咬，咬的怪痛。春絮姐姐，我是活不長的了。』

『別胡說八道的。』春絮嚴肅起臉孔說：『年輕輕的怎麼總好說那活不長的話？』

『不是我願意說，因為這幾天夜裏我一作夢，總夢見死人，棺材，……有一天白日家，我一閉眼睛，就看見一個人影子拿了一根繩兒朝我走來，那不是閻王派下的小鬼嗎？……』

春絮聽到這裏，嚇得毛骨悚然，打了幾個寒噤，趕快伸手撫住她的嘴，說：『別再胡說，安靜的睡一會。……』

春絮的手一觸着成湘的嘴唇，感到像火一般燙，現在成湘的臉被燒得又紅又亮，她喉嚨被一塊痰塞住，呼吸發出嘶聲，眼皮閉起了。春絮看着她的樣子有些害怕，正想走出去，回頭看見冬霞偷偷溜進來，瞪着一雙驚異的眼睛，低聲給春絮說：

『娘說叫她安靜一會，不要給她再說話了。她是不是又亂說了？』

春絮被嚇得只是擺手兒，一句話都說不出。冬霞一對眼睛也嚇呆了，探過脖頸望望成湘的臉，然後
點頭又對春絮小聲耳語道：

「這幾日正在爲盛地的喜事忙着，她要過不去這喜日死了，盛地的運氣也太不好了。……」

「那只有看狗繹巴子的命了。」

春絮說着，又伸過頭去望望成湘的臉，便扯了冬霞的衣襟悄悄溜出了東廂屋。

老婦人手裏舉着一根長竿子，正在院子裏敲着晒在槐樹枝上的蘿蔔英和白菜，敲敲它們被風吹乾了
沒有，看見冬霞和春絮兩姐妹從東廂屋走出來，便說：

「看這幾天多麼冷呀！這白菜蘿蔔英不但沒有吹乾，反倒都結成凍凌了。」

「天氣太冷了，娘，今兒個水桶裏的冰都凍起了疙瘩，往年妻我還沒看到過。」冬霞說着，又向水桶中
瞧，順手拾起一根木棍向着那水桶裏的冰上噔噔的戳來下。

老婦人說：「你姐妹倆快點替狗繹巴子把婆媳婦的衣裳趕起來吧，沒有幾天了。」

這時候，忽然飛來一隻喜鵲，落在槐樹的枝椏上，尾巴擺了幾下，便噔噔的叫起來。天晴了，溫暖
的陽光照照着赤裸的樹枝，一隻穿金戴紅的老雄鷄飛上二廊門頂，伸起長頸啼叫着。老婦人望望槐樹上
的喜鵲，心裏想着：「你又報的什麼喜呢？」接着便走出二廊門去。

二廊門外是一片溫暖的陽光，狗繹巴子兩手抱着掃帚，正在漫地掃着。全雲慶也揹着一滿筐糞球回
來了，把一筐糞球撒下豬圈，又往豬圈裏撒土。老婦人朝着一雙破棉袖，吸着氣說：

「盛地呀，到你娶媳婦的那日，可別忘了給你爹磕頭，你一生就只這麼一次呀。」

盛地聽得這話，羞得拾不起頭來，手裏的一把禿掃帚更加勁的向地下掃動。全雲慶在一旁聽了，臉
上也平靜不下去了，頰上摺起了一些皺紋，笑得露出幾根黑黃牙說：

『也別忘了你娘。』

老婦人也笑了，歪身倚在棗樹上，裂着那一口蟲蝕牙，說：

『看你爹這老東西，我是說的正經話。當兒的在沒有娶媳婦是忘不了娘的，等到媳婦一娶，娘就忘掉了。人家不是常說麼：麻喜鵲，繹巴長，娶了媳婦忘了娘。……』

全雲慶停止工作，笑得一額鬚都是橫紋，向手掌裏吐一口唾沫，搓一搓，從身旁拾起一柄鐵鏟，說：

『咱們盛地可是孝子呀。』

溫和的太陽直把這小庭院蒸晒得似初春一般暖，老婦人從草棚頂子上摔下幾捆棉花管子，坐在陽光下摘着枯梢上的棉花桃。一會，全雲慶和盛地又把紅糞窖口掀開，叫它透一下氣。把結凍的酸菜缸也抬出來晒晒。這暖和的陽光給窮苦的農家們帶來不少欣喜。

到盛地娶媳婦的這一天，成湘的身體健康起來，也同春絮和冬霞兩位姐姐出來伏席。因年月不吉，遠近親客臨門的稀稀無幾。那出邊嫁的蛇仙也來了，蛇仙的到來，却給老婦人帶來不少愁苦。蛇仙隱匿在房屋裏，一雙眼睛都哭紅了，老婦人也陪伴地拭淚眼：

『當初我也不同意呀，只因年月不吉，你爹爹就下了這個黑心，爲了一家人吃飯，也是不得已的事。……』

那識事的蛇仙，心裏雖有說不出的苦痛，知道木已成舟，便是責備父母也無濟於事，所以她除了用哭解消內心的愁悶外，一言不發。老婦人見她這樣，心裏就更難受，掀起破舊的衣襟，擦一下眼角說：

『蛇仙，你倒底受了什麼委屈，爲什麼不給娘說呀？』

甚久，蛇仙才拭過眼淚，嘆出一口長氣，說：『我是沒有臉見人了。』

「如今的世道，有錢就好過。你爹爹替你選得一家財主子，怎麼，有什麼不體面的？」

「不是那，娘。你沒看見那人臉上都有繃紋了？鬍子也留起了。……」

「唔。我明白了。」

老婦人點點頭，眼淚便撲簌簌滾落下來。這時候，只聽外面一陣管籥齊鳴，一長串爆竹爆炸，春絮慌慌張張跑進來，說：

「娘，新媳婦下轎了，現是午時時辰，算命的說忌屬兔兒和屬狗的。」

老婦人點點頭，慢慢走出房門，只聽那爆竹爆炸聲逐漸進了前頭院，一乘內轎被幾個人抬進了二層門，盛地穿着放亮的馬褂長袍，頭上的帽盔兒插着亮晃晃的金葉子，身上十字佩着紅綢，也隨了內轎走進來。老婦人說：

「快點把衣服換掉吧，別弄髒了。」

盛地一溜煙竄進正房裏去。

轎子被抬進陪房裏，接轎的一個年輕媳婦手裏端着一托盤花，從陪房中走出把喜轎迎進去。一會，管籥鼓樂停息，爆竹也沉寂了。接着便是一陣客人進來賀喜的喧嘩聲。

春絮，冬霞，成湘三位姐妹坐在正房裏，陪伴姪仙談話。春絮素日本與姪仙有些私仇，討厭她那黃眼珠屈死鬼面相；但從她做出嫁以後，歸來又看她哭哭啼啼，她頭髮挽起了髻，臉也開得較往日大了，也怪可憐兒的。春絮往日忌恨她的一腔仇恨，如今也不知消散到那裏去，她在安慰着姪仙：

「爹爹真是個黑心人，他就捨得把自己親生女兒送給人家作續房。……」

「說去說來還是爲了一家人要吃飯呀。」冬霞說：「若不是年頭不吉，我想爹爹也不會這樣黑心。其實一個人活一輩子還不是爲了吃穿，姪仙出嫁一個有錢人家，我覺得比嫁個窮小夥好的多，這理可坐

着吃穿，幫閑自在，名分上醜又算得什麼。若是嫁一個年輕的窮小子，那還不是跟他受苦一輩子！」春絮笑了，露出兩顆尖利的大犬齒，望望冬霞說：「你也願意嫁個有錢的財主人家麼？等我給爹爹說去。……」

大家都笑起來，冬霞急了，瞪起了一雙眼睛，尖聲吼道：

「看你這小老婆兒，怎纔好給人開玩笑！誰像你那麼想女婿想得發瘋了呀！却拿別人來取笑。咳。」

……

不管怎麼說笑，姪仙臉上的愁雲總是展不開，額眉間一塊隆起的皺紋，無一點快活意思，比着她出嫁以前決然是兩個人了。

一會，老婦人走進來，小聲說：「剛才我到廂房去，看見新媳婦洗臉，她的眼睛像有一隻瞎的。」大家怔起來了。

冬霞說：「爲什麼事先我們不去相一相？」

「我也沒有看清楚，等下你們再去看看。」老婦人說。

無耐性的春絮，從炕上跳起來，說她去看看。老婦人攔住道：「現在還沒破時刻，你們當姑子的不能隨便跑進新房去的，怕沖犯着什麼星相。」

成湘長嘆道：「大姐出嫁了，她去是沒關係的，還是叫大姐姐去一趟吧。」

老婦人想一想，望望姪仙說：「你大姐姐不是屬兔狗的吧，別沖犯着什麼星相。」

「大姐姐是屬龍的。」成湘說：「屬龍的不忌的。」

老婦人心裏也急欲知道那媳婦的眼睛，便答應叫姪仙去看看。姪仙穿起一件紅襖子，再用帶子紮了褲腿脚，便走出去看那媳婦的眼睛。一會姪仙跑回來說：

「真是娶來一個獨眼睛女人呀，那嘴又大，臉又醜，怎麼給盛地相配呀！……」
這一下可驚動了全家的人，全雲慶也跑進來了，聽說自己的兒媳是一個眼睛，心頭上也罩上一層的暗影。盛地聽到這消息，面孔上也浮起憂愁。老婦人用口吹着雙掌唸了幾聲佛，嘆着氣說：

「這也許是前輩子造就的姻緣，唉……」

全雲慶聽她又說迷信話，心頭上更加煩燥，瞪起兩隻橙紅的眼珠說：

「什麼前輩子，都是你太相信那媒人了。她騙着我們趕快娶，如今整過門來，是這麼一個獨眼龍，上田上地去作活，够多麼不方便！除非她去學木匠打黑線，幹別的什麼都不行呀。」

老婦人見全雲慶被氣得臉都漲紫了，便忍了這口氣，不再作聲。

這一日過去，姑仙與母親妹妹們告別，又回婆母家去了。全雲慶家裏又恢復往日一般平靜，新添的這個獨眼媳婦，個子很矮小，但做起事來却似多禮姐一般靈快，決不是像全雲慶和老婦人所想像的。然而她一聽得別人說她臉子醜，嘴大，一個眼睛，她便暗暗發泣。那還不滿十週歲的盛地雖然已當了新郎，然而他如何懂得那小媳婦苦痛的原因呢？他時時發現她哭，除了對她默默發一陣癡外，不知怎麼辦才好。

小媳婦自從過門以來，沒一日不掉眼淚的，只把她那隻好眼睛哭得像桃子一般紅腫，使人看見怪可憐的。老婦人心裏也感動了，跑進她房來也拭着淚眼，說：

「從你到我們這裏來，怎麼總是哭哭啼啼的，莫不是嫌我們家裏窮？我家雖窮，可還有一些姐姐們好說好笑呢。你不要一個人孤單着可常跟着你姐姐們一起談談話兒。」

「娘，我不是嫌你們家窮，像我這樣命不吉的人，能嫁到你家來，燒香磕頭也求不到的呀！就是這樣，我心裏更難過了。我常常想我是誤了人家的。」小媳婦說着，便又舉起手帕撫起了眼睛。

老婦人聽了這話，覺得這媳婦很懂世故，且這兩片嘴唇說話也甚能感人，心裏不禁更加難過，用手掌又抹了一把眼淚，說：

『什麼話都別說了，過了門就算自己家人了，什麼事都不要見外，也不要存什麼介心，這才算是做媳婦的真意。過幾日把棉花彈出來，你就跟你姐姐們下簪子去紡棉線去。……』

太陽因得冰凍在融解了，氣候有似小陽春一般溫暖。全雲慶家樹枝上掛的那些白菜和蘿蔔莖因乾了，春與上樹去摘下來，藏在平屋頂子上席圍裏，席圍用乾草蓋了口，又恐怕那鴿子鳥雀們在上面落，席圍頂子上還插了幾根秫秸，繫了烏鴉翎毛和紅紙條，迎風飄蕩，做爲恐嚇鳥雀的號。

碧藍的穹窿似深海，無一絲遊雲，飛鳥在空中鳴叫，春犁站在房頂上，雙手在撥着枯乾的棉花耨往下拋着。地下，盛地的小媳婦穿着紅襖子，在一捆一捆撥着那棉花，朝二門外面有陽光的牆根下邁步。有陽光的牆根下坐着冬霞，成湘，和那老婦人，都在一根根揪起了棉花耨，摘着上面的棉花和莖子，朝着旁邊的筐篋中丟去，面前只聽得枯耨子沙沙的響。老婦人忽然發着嗚嗚喊道：

『盛地呀，出來摘棉花。……』

盛地低着頭和他那小媳婦走了一個碰面，赧紅着臉兒走出了二門。冬霞發現盛地不自然的表情，露出兩顆牙齒低着頭笑起來。敏感的成湘也覺察了，兩隻眼睛只朝着那小臉上的掃。老婦人笑道：

『兩口兒還羞的什麼？我娘家有個娃兒，那人才出頭呀，頭天夜裏給他媳婦睡覺，當着鬧房的人就替他媳婦解紉扣。男人家應該把臉皮放厚些才行呀！』

這話說得盛地更拾不起頭來了。姐姐們也就趁機會打趣兒，冬霞笑道：

『明兒個若是見了丈母娘可不能老是低着頭兒呀，人家要爭競你的禮貌的。……』

成湘笑道：『盛弟弟，不能怕呀，老怕起來防備以後頂燈的！』

「哈哈哈哈哈……」

老婦人和冬霞一同笑了。這時候，小媳婦又搬了兩個棉花盤子從二門走出來，大家都停止了笑。春絮也從房頂上扶着梯子下來了，笑着說：

「盛地比以前長材料多了，以前還好鬧個小性兒，如今像個大人樣子了。」說着，春絮又暗暗的笑。大家都靠着粉白的牆根坐下來，每個人坐着一個蒲墩揪着鬚子摘棉花。盛地媳婦的頭髮上插着一些鍍金首飾，在太陽下亮閃閃的放光，她前額上一縷頭髮披下來，有意遮住那左邊一隻眼睛，低着头，飛快的兩手不停的摘着枯階上的棉花和桃子，彷彿有意與誰賽快似的，眼睛誰都不看一下。成湘對春絮暗暗一笑，說：

「天兒這麼好，我們怎不把那些炒麵塊子搬出來晒晒呀？」

春絮沒回答，老婦人忽然抬頭說：「可真是，成湘不提起來，我還忘了哩。春絮成湘你們兩個去把它抬出來吧，就擱在這老爺兒底下晒晒。……」

老婦人說着，又抬頭望望日頭，彷彿盼望日頭再加毒烈些才好。春絮與成湘兩姐妹同進二門去拾炒麵。這炒麵是北方貧寒人家們冬季常吃的飯食，用煮熟的紅薯混和加炒後的蕎麥軋成，晾乾後再經過碾子軋成粉，這就是他們常吃的炒麵了。春絮和成湘二人從正房堂屋中拾着一大蒲羅（註：方形，裝麵糧之傢具。）炒麵塊子走出來，春絮一面走，一面還用一隻手往嘴裏送着炒麵塊子吃，抬出了二門，便擱放在太陽光熱烈的地方。冬霞發現春絮的嘴裏在咀嚼，便喃喃道：

「真嘴饞，那個東西也值得吃！」

誰知道這句話却把春絮惹生了氣，她認為在兄弟媳婦面前說這看對她有侮辱，她立刻鎖緊起陰孔，溜起了三棱眼睛，叫道：

「這東西是炒熟的，怎麼不能吃？年頭不吉呀，炒麵塊子吃着也像糖一般甜的呀。」
春絮睜了冬霞一眼，擡起嘴唇來。冬霞意外的見她生了氣，似乎受到一點刺激，臉孔立刻漲紅了，眼睛也很不自然，大聲說：

「看你這小老婆，我說那麼一句，也值得你生氣！」

「你才是小老婆，你才是小老婆，你才是小老婆，……」

冬霞低下頭去，不再回話了，只是望着手裏的棉花蒂，從蒂子上摘棉花。老婦人見春絮這般瘋子似的凌人無禮，便說：

「春絮，你要變成螃蟹橫行了，這還了得！婊仙被你吵走了，又來吵你二姐。以後你總得放規矩些，你二姐可不像婊仙那麼給你頂嘴。你二姐是老實人，你不許那麼不講禮。」

冬霞聽母親袒護自己，同情自己，不禁滴下了眼淚，埋下頭不做聲。春絮也沉默了，發現冬霞滴眼淚，感到母親的話是對的，同時也想起她與冬霞素日沒有惡感，如今對她的冒犯，實在有些慚愧，低着頭又坐在牆根下一個蒲墩上摘棉花蒂上的棉花。

老婦人又舉起雙手吹吹，唸了一句佛，說：「姐妹們在一處兒，應該和和氣氣的，不要總是鬧意見。阿彌陀佛。……」

盛地這時候才得機會抬起頭來，望望姐姐們，又偷偷瞟他小媳婦一眼。只見他的小媳婦靜悄悄的摘棉花，却也偷空子斜過她那一隻眼睛來睨他。這一次二人的視線碰巧相遇，小媳婦趕快扭過頭去避開了。

大家都沉默了，只有暖煦的太陽把枯蒂子晒得噝噝的響。成湘和春絮都又坐下繼續摘着棉花蒂子上的棉花。

幾炒幾塊子的蒲羅圈在院地下，一會，一陣風吹來，只見一隻穿金戴紅的老公鷄從屋頂子上飛下來，跳進蒲羅裏，腳起一塊炒麵便吞起來，老婦人揮起手大聲吼道：

「哈嚨，成湘快點哄鷄。」

成湘從身旁拾起一根長秫秸，躍起身來追趕着那隻老公鷄，說：「不討采的東西，這裏有這麼多，你真大膽，怎敢跳進去吃呀。」說着，揚起秫秸便朝着那公鷄打去，那鷄了一塊炒麵尚未吞進喉嚨去的老公鷄，見空中有秫秸打下來，便張撲着變翼飛逃，口裏啣的那塊炒麵也落了，被驚得啼叫着直朝小橋欄外面逃去。成湘的秫秸落了一個空，把公鷄啣落的炒麵塊揀回蒲羅裏去，望着那蒲羅，用手掌往裏攪一攪，說：

「今兒就可晒乾了，明兒就可推碾子軋炒麵吃了。」

盛地這時候抬起頭來，笑着說：「娘，我最歡喜吃水飯（註）拌炒麵，明兒個若是推出來，我先吃一碗。」

老婦人笑道：「天活爺，大冬日裏，怎麼吃得冷水飯拌炒麵呀？」

「我不怕冷。」

老婦人當着那新娶來的媳婦面前，不敢說泄氣話，也不敢罵兒子傻，紫黑的瘦枯臉皮上只是浮着一層苦笑，說：

「兒子，冬日裏吃不的冷水飯拌炒麵還是用熱菜湯拌着吃吧。」

（註）水飯：小米煮熟，用涼水泡過，夏日吃的。

全雲慶肩頭上揹着一滿筐子糞球回來了，他冬日無避風禦寒的棉線帽子戴，頭上用一塊粗棉布裹着，穿着棉褲，棉襖外面還套了一件破馬褂，腰間繫了「襠袍」，褲腿口紮起來，一雙老棉布雙臉鞋，真是一個十足農夫的裝扮。他滿臉都是灰塵，一走進柵欄來，看見全家人都在前院裏勤儉的工作，無一個閒的，心裏便格外愉快，疲倦多塵的臉上浮起一陣喜笑。他把一筐糞球撒下豬圈裏，笑道：

「今兒個真暖和，老爺兒這麼毒，不像過春天嗎？」

老婦人也笑道：「是吶，所以我們想趁暖和把棉花都摘出來，軋了彈了，好下窰子去紡線兒啦。」全雲慶的額蓋上仍浮着黑紋溜，望望他那頭上戴金花的兒媳，笑着說：

「說起紡線兒，我也想起一件事沒告訴你，閒說集上紗線行市挺好哩。……」

老婦人也笑了，聽了這個消息，心中特別高興，立刻與全雲慶商議妥當，早日把棉花軋出，彈了，好叫這一窩姐兒們早下窰子去撈紗車子。

到了下窰子紡紗的日子，忽然刮起了風，氣候立刻轉寒了。天上是陰慘慘的哭喪着陰子，露着鉛灰顏色，飄落下雪花了。

村頭裏地窰子充滿了紡紗的婦女。這每個地窰子常常是幾家好隣舍們合夥挖掘的，用樹身和秫登蓋了，上面再壘了土，除留有一個進出的口子，那頂子上還埋起幾把乾草，一直通下窰子去，據說那是透空氣的氣眼。地窰子裏自然是黑洞洞的，只掛了一盞煤油燈，燈焰也沒有個指甲大，裏面擠滿了紡車，全窰子的婦女們便只借着那盞小燈的光紡紗了。地下的氣候尚溫暖，如今這窰子裏充滿了紡車子的嗚嗚

聲，和婦女們的談笑聲。地窖子裏的生活，在她們各個人看來，真是一個聚斂兒的處所，這裏大半都是年輕姑娘和媳婦，她們一面旋着紡車，一面可以放肆的笑，任意的談，談得過分高興時，紡紗就難免受到影響了。

這每一架紡車所據的位子，可不是任意選擇爭搶的，當窖子蓬好時，紡車搬進來佔位子都經過拈兒的。春絮和成湘運氣不佳，拈到陰暗的一個角落，盛地媳婦的位子拈的也不好，最僥倖的是冬霞，她拈到那正迎了窖子口兒的光下，同時也接近燈盞，所以每次接線或收拾一下紡車上的絃，釘針，釘針上搭絃的曲子，都不費一點眼力。外面任怎樣刮風下雪，窖子下仍是溫和的。盛地媳婦和近旁一個女兒談笑，便和全窖子的婦女們提議道：

「我們這盞燈裏的油是大家夥合錢買來的，若是白白讓它燒着不做事，怪可惜了兒的，我們不如打個盞吧！」

有些勤儉人家的婦女立刻響應，接便有人尖起喉嚨拉長聲唱道：

「聽着呀，我們要打盞了。你們幹麼嘞？」

冬霞在旁邊應道：「我們在打盞呀！」

旁邊有一個小女孩子又唱道：「打盞幹什麼？」

有幾個一連聲的說：「爲的是不叫忘八鬼子說話。……」

窖子裏立刻沉默了，紡車輪子的嘈嘈聲音漲大起來，沒有一個人講話，只聽得低聲咳嗽。冬霞熱辣辣的一隻手旋着紡車輪，一隻手捏着棉花拉長着釘針尖端旋轉的紗眼，眼睛望都不望那釘針一眼，露着兩顆大齒笑着隨那陰暗角落下的春絮與成湘。成湘也在默笑。只有春絮被氣得漲紅着脸，低着頭一面擦紡車輪，一面滾棉絮。停止談話以前，大家的工作效率都增加了。一會，冬霞紡車上的釘針上已經纏起一

個白花的大紗穗子。多穀卸下紗穗，又繼續紡棉絮。春絮看見，妬忌心起，便加了速度。一會，也把一個大穗子纏起，繼續紡第二個。成湘看見，由不得也加快速度。只有盛地媳婦仍是不動聲色的一味邁着平穩的速度，側着頭用她的獨眼睜睜着那在出暗的光影下跳旋成長的紗穗。

但是這打鼾的空氣實在太沉悶無趣了，打鼾的法定最多能維持一個鐘頭，那忍受不過沉悶寂寞的人，也不管當不當忘八兔子，依然又談起話來。春絮說：

「這打鼾的規矩，今後我可不能參加，那忘八兔子以後可不能罵上我頭來。」

其他的人聽了春絮這話，知道她是生了氣，都不開腔。這次打鼾的事，本是多設起的頭，春絮的話自然是針對那起頭的人反射的。多設說：

「下罈子來紡棉紡的人，沒有不守大家的規矩的，那一個罈子裏能說沒有一個規矩？就是你那麼臭，不守？你就好說出口來？」

這話可把春絮說急了，她把手裏的棉絮一甩，跳起來瘋子一般的叫道：

「我偏不守，看你怎麼樣我！你這小老婆還了得嗎？見大的去了，二的就稱王了，你別那麼不知趣呀，你道我怕你麼？哼。我可不怕你呀！」

多設也停住了紡車，說：「春絮呀，你別給我發瘋，我也不怕你的呀。」然而只說這麼一句，便又旋轉起紡車了。

那性情暴燥的春絮，雖然又對多設咆哮了好一陣，但多設不寫作聲了。全罈子的人聲都沉靜下去，和打鼾那陣子空氣差不多，只聽見紡車子的嗚嗚聲。罈子上頭飄着白雪，層層般的雪片從罈口飄下，有寒風灌進來，雪花便在罈子下打起旋子。一個婦女攀着梯子把蓋罈子口兒的草簾拉上，罈子裏便沒了一點透亮的地方了，只有掛在罈頂上的煤油燈熊熊發光，衝起濃煙直把上面的一塊頂子薰得炭黑。

大家正在沉默着無話談時，只聽響頂子上噉噉啞啞一響脚步聲，踏得瑟瑟發寒的沙土似雨散往下落，響口上蓋的草簾子嘩一聲被擦開了，一個頭和背上披了蘇包的人，頭和身上堆滿了雪，他把頭向響口下探伸一下，喊道：

「姐姐，吃飯了。……」

這時候，冬霞才看出那是啓地弟弟來喚她們吃中飯的，她停止了紗車，把手裏的棉絮也擱下，拾起她紡的幾個雪白的穗子包在衣襟裏，對成湘說：

「別紡了，吃飯啦。……」

冬霞說着，眼睛任誰都不望，沉着臉兒，一直攀扶着梯子上去。地上的雪真大呀，蓋起已有一尺深，但天上仍不停的大塊大塊往下飄落。樹枝上也掛滿了，小土堆和矮土牆頭全部被埋在雪裏，雪把大地掩蓋得簡直變成了銀白世界。響子下的婦女們全都散了，大家都踏着厚雪，用衣襟子包了紗穗子回家去。冬霞的氣還沒有散，她擰着眉頭獨自一個踏着雪隨了弟弟盛地在前面飛快的走。春絮和成湘留在最後面，那雪雖然把她們的頭髮都蒙白了，她們仍是慢慢的走。春絮瞪着一雙眼睛對成湘說：

「近些日子這小老婆真變得厲害了，自從那屈死鬼嫁出了，她簡直想升級了，總是給我裝樣兒看，我才不怕她哩。她若是再給我『不是』的話，瞧着我的手巴掌吧，可不飛上她的臉脖子去。」

成湘不知怎麼回答才好。她素日與冬霞姐姐的情感不壞，她不能背着說她壞話的。她抬頭望望春絮，只見她亂蓬蓬的頭髮上像戴上孝布似的，由不得笑道：

「春絮姐，你摸摸你頭上。……」

春絮伸手一摸，只感到涼冰冰的不知是什麼東西，等抓下來看時才知是雪。成湘也猛一抖頭，一大塊的雪從頭髮上抖落下地。這時，雪落得更大了，遠近的房舍燕巢都變成了白的，成湘趕快催促春絮

道。

「姐姐，快點走吧，雪下大了。」

兩個人加了速度，來到柵欄門口，只見全雲慶披了麻袋在為她們掃路，見她們來了，高興的說：

「快點回去吃山藥（紅薯）吧，賚得稀溜溜軟兒的，又熱又甜吶。」

這時，春絮為冬霞生的一肚子鬱氣才消散了。她們不知全雲慶今天為何這般高興，笑得那額蓋都打起繃褶。剛進柵欄，聽得碾棚裏碾子在吱呢呢的叫，回頭一看，只見老婦人頭上包一塊藍巾，衣服上蒙得一層白，在這雪地下真不知身上是雪是糞。黃牛被蒙了眼睛拖着碾頭旋圈，老婦手裏持了掃帚隨着碾頭掃着碾蓋上溜下來的麵粉，見她倆回來了，便停了掃帚，走出碾道來，也十分高興的說：

「春絮呀，今兒紡了幾個種？下大雪啦，天可冷呢，明年一定是個豐收年。」

這時候，春絮才明白父母高興的原因了。照他們種田人的經驗，冬日的雪落越大，翌日的麥子收成越好，怕的就是冬天不下雪，麥苗無雪掩蓋，無冰水滋潤，翌年便無法茁壯生長。春絮心裏的鬱氣散了，看見父母歡喜，自己也愉快，便和成湘一同走進碾棚裏去，把衣襟包裹的幾個雪白大紗穗拿出來給母親看。老婦人一看見，笑得裂開了嘴，露出稀疏的幾根焦黑的蟲蝕牙齒。春絮說：

「娘，你在碾什麼？」

「給你們碾炒麵，還要碾點白豆做雜麵條吃。若是明年天老爺給我們個豐年，我們就可整年吃小米了。」

這時，石碾的吱呢聲忽然停止了，成湘在旁邊叫道：

「大娘，老牛偷吃雜麵了。」

老婦人回頭一看，只見那老黃牛的頭歪上碾盤去，伸出了舌頭在大口大口舐吃碾盤上的雜麵。老婦

人大聲噉了起來：

『噉——噉，媽的大膽賊呀，給你戴上撫眼的你還是偷嘴吃，饞嘴的精，還不給我快走！……』

老婦人說着，已倒拿起掃帚，高舉起掃帚疙瘩，走過去準備打那老牛的屁股。誰知道聰明的黃牛，聽得她的脚步來了，猛拖起碾頭飛快的跳幾步。但是老婦人仍奮叫罵着追趕上黃牛，揚着掃帚對牛屁股打了幾掃帚疙瘩。黃牛被打過後，拖着石碾頭飛快的一直連旋了四五個圈，才慢慢恢復常態。

老婦人提起繩纜，挖着那被碾留在石盤週遭的雜麵，便閃到碾道一旁，在一張蒲蘿裏篩麵了。

噉——噉……

懸羅在蒲蘿裏的木架上來去盪蕩，老婦人臉上擡着笑紋，抬頭看看成湘說：

『你們進去吃飯吧。』

成湘道：『大娘，我替你掃碾盤。』

『那就，你把軋爛的白豆都掃起來，再添佈些子吧。』

成湘揮着掃帚，很快的把碾盤掃乾淨，戳進簸箕裏，添佈新的整豆子。那些整個的白豆一佈下碾盤，便按石碾軋得咯咯的發出銅音，被軋碎的在跳着，沒軋碎的又被成湘翻起來。誰知那老黃牛有些懼強欺弱，聽得背後是成湘的足音，便又停止脚步，把頭頸歪過舐食碾盤上的白豆了。成湘害怕老牛，被嚇得大聲叫起來：

『牠又吃了，牠又吃了。……』

『你可打牠呀。你可打牠呀。……』

成湘揚起掃帚把子向牠屁股上打去，誰知那老牛早已知道是個弱者，竟把後腿一彈，彈得後面的一條腿棍空的一響，險些把成湘彈中，一些糞沫濺上牠的臉，牠依然毫無顧忌的大口舐食着碾盤上的白

置。老婦人丟下草繩，一面叫罵，一面跳起來，從身旁拾起一根木棍追過去，直對着老牛的背用力打去，把黃牛打得亂跳亂跳，拖起鬃頭像旋風兒一般轉。老婦人對成湘說：

「這老東西越老性子越壞，除了你大伯和我，別的什麼人都不怕了。以後牠再搗蛋，你們儘管重打牠，給牠一次厲害，牠就怕了。」

春梨在旁插嘴道：「牠只有我爹可以降服，我們那一個敢打牠？不打牠牠還舐我們呢。」

老婦人持了掃帚又陪在老牛屁股後繞着碾盤掃了一圈。這時，盛地媳婦端了一大簍箕熱汽蒸騰的紅薯留著送來。接着多霞也飛跑着送來一個大火盆，火盆裏的劈柴剛剛升起火，白煙飛着，把多霞的眼睛薰得直流淚。盛地也跑出來了，手裏抱着一塊稀流軟的紅薯，燙得他雙手發抖，口裏一面吸氣，一面在嚼着，嚼着，並且叫道：

「好甜，好甜，比蜜還甜呀。」

小媳婦聽見，由不得低下頭默笑，這表情任誰都沒留意，因為大家都爭搶紅薯吃了。

老婦人牙齒不好，春梨替她搯了一塊軟熟如泥的紅薯，老婦人一接過去，見那裂開皮的肉都不停的有紅薯油淌下，便趕快伸出舌頭去舐，咬了一口，感到特別甜軟，心裏便發起不少感想，說：

「吃着這山藥，我就想起了在地裏壓秧子的時候了。那時候你姥仙姐還沒嫁出，我們一家人在雨裏接秧，後來又翻秧，除草，刨，……這中間真不知經過了多少手，如今才算進了我們的口；想起來種一畝莊稼多麼困難呀。」

春梨道：「是呀，我們種出的百姓們太苦了，咱們財主崔大爺家，你看那一家人頓頓吃的是白麵大米，一年到頭穿的沒離過綢緞，可是他們一家人手兒沒摸過鋤，肩頭沒挑過擔，世界上也有這麼不公平的事？」

老婦人一面吃着紅薯，一面說：「別說了，那都是命呀。那種人該下世做奴才，那種人該下世享福，閻王爺在陰司裏就安排定了。所以你們應該敬神修善，這路裏難脫生在窮家戶裏，積善來世脫生到一個有錢有地的人家去呀！」

這時，全雲慶拖着掃帚也走進碾棚來，一臉和善的笑容，把掃帚拋在地下，脫掉披在頭和背上的麻袋片子，也湊上來吃紅薯。

這場雪一直落了好幾晝夜，姐兒們每日夜都下簞子去紡紗，老婦人把要吃的米粥雜糧，要推的推過，要拈的都拈過了，也便坐在瓦房的暖炕頭上紡起紗線來。冬閑無事做，又逢這落雪的日子，男人不做針帶細活，照例是空閑的，全雲慶和盛地出去聚在那煤火炕的人家去談天，家庭裏幽靜無聲，只有被風吹飄過來的雪粒打着窗紙響。房屋的桌子上燃着三根細香，老婦人坐在炕頭上，擰着紡車發出單調的嗚咽聲，伴陪着這寂寞寒冷的破老房子做出淒涼的音樂。這音樂一直湊到夜深敲頭更時分，出去紡紗的姐妹們回來時才停止。

雪停止了，每家的門口都堆起雪山。這場大雪給農家們帶來不少欣喜。家家都在掃除屋頂和院子。這一日，春絮和成湘姐妹二人也沒下簞去紡紗，留在家裏幫助全雲慶掃除積雪。剛剛放晴的天空顯得特別清新蔚藍，太陽睜開它那幾日不見人的眼睛，把掛了雪的樹枝染映得淡紅。兩隻烏鴉落在樹枝上，驚動得樹枝上的雪紛紛下落。成湘和春絮每人用着一個簞子向門外擲送着雪。成湘的身子雖然恢復了常態，但每晝工作勞累，她便感到胸間刺痛，呼吸短促，有些頭暈了。她一連氣擲過五六簞雪，隻感到有些發顫，便把簞子放在二門旁邊，坐在門墩上喘氣，對春絮說：

「我頭發暈，眼裏也飛起黑點子，我想坐一下子再擲。……」
春絮看着她臉色蒼白，便知她身體不好，說：「你進去躺一下吧。」

成湘執拗不肯，用雙掌托起臉腮，低頭沉思。雪後氣候特別寒冷，她的脚被凍得似麻木的一般無一點感覺，手背上裂開血口，由不得又思念她死去的母親，眼淚便又撲簌簌落下了，嘆口氣說：

『這殘日我眼常常發黑，看見一個影兒。……』

春絮聽她說這種話，心裏被嚇得便打起寒戰，癡起兩隻眼睛望着成湘，叫道：

『你說的什麼話？別胡說八道的？』

這時候，成湘忽然抬起頭，望着春絮疑笑道：『你看看我的眼睛是不是兩個黑窟窿？怎麼什麼東西都看不見哪？』

春絮看她的態度有些失常，嚇得退了兩步，喚道：『娘呀，你看成湘怎麼了？……』

這時候，全雲慶背着一筐雪從二門走出來，看見成湘失常的樣子，便叫春絮趕快把她攙進屋去。老婦人也口張目瞪的趕出來了，看見春絮攙着成湘東歪西倒的走進來，被嚇得先唸幾句佛，然後問道：

『怎麼啦？春絮，她怎麼了……』

春絮把成湘攙進房去，把剛才成湘失常的經過和那瘋話都一一告訴了母親，老婦人認為成湘一定是撞着什麼魔鬼，這種急症是需要燒香求神才得把魔鬼驅走的。她立刻在香爐中插起幾根香，又捏着一把香火送走魔鬼，回來喊了幾聲成湘。成湘這時已經休息過來，眼睛不再發黑了，睜開眼睛望着老婦人。老婦人看她醒過來，口裏趕快唸佛道：

『阿彌陀佛，你如今可清楚了些吧？可嚇死人了。……』

春絮也湊近來，看見成湘的眼睛不似剛才那般發癡，出一口長氣道：『你剛才的樣子可嚇死人了。』

『剛才我怎麼了？』

『剛才我聽你說你眼睛看見一個人影子，……』

成湘頓時又一怔，嘆一口氣，說：『我望見那影子不一次了，有一天夜裏我正在胡思亂想的睡不着，就想了吊死了算啦，那人影子就替我拿蘆繩，搬凳子，我剛坐起來，你不是就醒過來問我做什麼麼？那人影子見你一醒就不見了。……』

春絮聽得這些話，心中一陳發寒，回頭望望母親說：『她又說瘋話了。娘，以後我可再不敢與她一同睡覺了。』

從這次以後，春絮對成湘特別懷了介心，覺得這個人的神經一定不健全，再不然就是有什麼妖鬼附上她的體，所以她常常這麼好一陣壞一陣，說些使人害怕的話。老婦人呢，她却懷疑她們這莊裏的風水不好，所以總使她的女兒們一個一個的說瘋話。她打算請一位會看風水的先生來看看，到底她家的宅子有什麼毛病？

成湘的病好了，照例隨着姐兒們下簷子去紡紗。這一夜，她們一直紡到織牛星斜過正天，沒有月亮，天空黑得什麼東西都難以辨別。春絮膽子本來很大，自她聽過成湘說那瘋話以後，她變成個膽子最小的人，在黑夜裏走路總是擠在人當中，並且距離開成湘遠些，眼睛睜大，望見夜色裏的燈影，樹影，都彷彿是人，嚇得直打抖。和她們一路走的盛地小媳婦看見她的樣子，有些好笑，便問道：

『春絮姐姐，你怕什麼呀？』

春絮只說什麼都不怕，一直走進家門，進了有燈光的屋子以後，她才說那黑牆根下彷彿站着一個人。她雖然這麼疑神疑鬼自相驚恐，可是這一陣日子成湘似乎又變成了個神態健全的人了。春絮却又覺得奇怪，這一日，她和成湘下簷子最早，簷子裏的紡車們靜悄悄無一點聲音，只有頂子上掛的那盞熊膽放光。春絮和成湘捧了一把棉絮，兩個人都感到單調無趣。春絮停下紡車，說：

『成湘，歇歇談會話兒吧。』

成湘也歇下紡車來。

春絮問：「成湘，你記得你那一陣子的病麼？到底是什麼原因？」

成湘嘆一口氣，說：「我怎麼不記得？你們都說我說瘋話，其實一點都不瘋。直到現在我的眼睛還是時常看見那人影子，不過我沒有對你們說過，怕你們又說我瘋了。」

春絮聽她這話，心裏又是一陣冷，眼睛跳着，懷疑成湘的病又發作了。成湘又嘆一口氣，說：

「春絮姐姐，咱倆是最知心的人，你也沒聽得大伯大娘商議也要把我嫁出去麼？自從那時候起，我眼睛裏就總是閃着一個人影子，它引我上吊，跳井。噫。……」成湘說着，淚珠滾下來，提起衣襟子來拭眼睛。

春絮這時候才明瞭了成湘悲愁的原因。兩個人沉默一會，春絮說：

「其實到了年歲，那一個不嫁出呢？」

成湘掉泣道：「那是的，都逃不出這個關去。我娘早死了，爹也出去沒消息，有誰管我嫁個什麼瞎子跛子呢？我大娘自然也不會叫我嫁個有缺陷的男人。可是她和大伯一心給女兒想着錢。你知道我要嫁個什麼樣的人麼？」

成湘抬起頭望着春絮，她那溼濕的嫩白的臉上閃着光，眼睛微紅，春絮這時候彷彿剛發現她的美姿，比她從畫兒上所見到的美人，不相上下。

「你真嫁給什麼樣的人呢？」春絮問。

成湘又嘆一口氣，說：「我那天夜間聽時很清楚，大伯和大娘商議，就是本村的財主崔老爺那討賬鬼，託了多少人給大伯大娘說，願出多少銀子做嫁禮，叫大伯做主嫁給那崔老頭子當二房。……」

這時，春絮的臉色也變了，楞楞的望着成湘那悲痛的臉色。她正準備再說下去，忽聽得窗頂上響着

的一陣脚步，春絮趕快止住危險，說：

「別說了，有人來了。」

一八

春絮酒醒了成湘說瘋話的原因，夜間走路便不再疑神疑鬼了。可是成湘眼睛裏的人影子却一日比一日擴張着。春絮夜間與她同睡一條炕，一聽她喊那人影子對她走來，用繩兒要拴她的脖頸了，春絮便用手推她，她醒過來，便喘幾口氣，說：

「春絮姐姐，聽說明年春天我就被那老頭子娶過去了，我也就在那時候要搗門板子了。」

「什麼搗門板子？別瞎說八道的。」

「你沒看見有個人影子拿了繩子叫我上門板麼？」

春絮一聽這話，毛髮悚然豎起，心中又有些害怕了，她本來不願理冬霞二姐的，但目前她不得不搖醒她來壯壯膽子。冬霞一醒來，春絮小聲對房說，說：

「成湘又說瘋話了。」

冬霞聽起耳朵聽她，一炕上的人都在睡着，只有鼻鼾聲，成湘似乎也睡熟了，便對春絮耳語道：

「成湘病得不輕嘞！她的話真嚇死人。……」

「聽見說她已給崔老爺說定了，可是真的麼？」

「她怎麼知道的？」冬霞驚訝的問。

「我也不知道。……」春絮答。

冬霞把房門貼到春絮耳邊去，嘶聲說：「這事情可任誰都不能告訴的呀！崔家大爺非要成湘做二房不可，爹爹若是不答應，他要把租地收回呢。他有錢有勢，縣官也常與他同桌吃飯的，爹爹怎敢得罪

他？所以就答應了。」

「成湘知道得可清楚的很呢，她說明年春日裏就娶過去，可是真的麼？」

「嗯……小聲些。任誰都不能說呀！」

多霞說着，又聽成湘有無聲音。

春絮聽來，感到成湘很可憐，深嘆一口氣，正想再與多霞說什麼，身旁的成湘，忽然翻過一個身叫道：

「春絮，你是我的知心人呀，怎麼不早點告訴我……」

春絮與多霞都嚇了一跳，她們疑心剛才的談話被她竊聽去了。誰知成湘說了這幾句話，便又打起肝來，沒有動靜了，她們才知她是在講夢話。接着多霞也睡着了，只有春絮怎麼也睡不着，心裏想着成湘這麼小年紀，身體又不結實，又常犯吐血症，怎麼被那老頭子看中了？不允許爹爹不敢得罪，若叫成湘嫁給他去，那成湘的命就太苦了。……春絮越想越難過，就更睡不着了，兩眼直望着那片紙窗孔。外面雄鷄啼了，窗紙漸漸發了白，春絮側過頭仔細打量成湘的臉，她睡熟了比醒着更美麗，臉色白得像粉紙，一縷亂髮遮蓋住前額，嘴唇絳紅，濃黑的眉毛，長細頸子。春絮平時雖與成湘相處時間最久，但却沒留意到她是個美人兒。春絮兩眼望得不禁呆了，一直有人從炕上坐起來穿衣服，她才被驚動過來。在這災荒的年月裏，農人們啃着草根與紅薯葉掙扎過了苦痛的冬日，可是緊跟着又來了春荒。老婦人每日愁眉家計，劃算着如何節省才能度過這春荒去？她的臉顯得更消瘦了，那寬大額蓋上的縐紋，增添了密度，頭頂禿得更狠了。她常常嘆着氣對全雲慶說：

「明兒白豆就吃光了，菜飯湯裏若沒有一點雜麵條，又沒有小米，可怎麼叫孩子們下嚥啣？這飯湯喝下肚去，不像那清水灌螻蛄麼？比喝西北風有什麼分別？孩子們還怎麼有氣力做事情？」

「明兒去趕集買線子，買白豆，小米。……」全雲慶生氣的說。

全雲慶的臉也因營養不足，只露出幾根青筋，手背上隆起蚯蚓似的血管，這些都是因為勞力過度，血液把血管漲粗了，弄時皮膚都沒法把它們蓋住。

「我一提這話，你就拿賣線子出氣，把線子都賣淨了，一家人還穿不穿衣服？」

全雲慶聽到這話，便只有沉默，呆呆的一口一口吸着旱煙袋，什麼話都不說了。

老婦人不但愁着一家人的蠶米，她更爲成湘的事憂慮。見老頭子不再說話。依她一向的經驗，老頭子不講話，是對她軟化的表示，可是又有什麼法子想呢？一會，老婦人哭喪着臉兒又問道：

「成湘，你可知道她近來常說瘋話麼？」

全雲慶吐出一口煙來，用眼角掃一下老婦人，說：「她說什麼瘋話？」

「那事情她知道了。」

「少不得是冬霞的嘴賤，告她說了。」

「不是，不是。還不是你說話不小心，給她聽見了。」

「這就知道知道吧！這又不是我們出的主意，是那羅大爺看中了她呀。」

老婦人沉默了，臉上的愁雲更加濃厚，兩眼癡癡的望着屋角落發呆。一會，她又翻起愁苦的臉孔，

望着全雲慶說：

「這事還得給那老喪頭商量商量吶！」

全雲慶吸完一鍋煙，磕着煙灰說：「是呀，是呀。……」

全雲慶一面說着，一面已站起身子，走出去找那老頭子去了。

那鬚髮蒼白的老頭子，每日的生活是煮小米粥，伴守着他那口油漆的棺材默思。有陽光的日子，便

坐在向陽的盤根下晒太陽。氣候陰寒，便捧了火爐圍着被褥坐在炕頭上。他一看見全雲慶走進來，便眯起兩眼笑道：

「雲慶呵，你今兒怎麼有工夫到這裏來？」

全雲慶跨着炕沿坐了，把成湘的事都告訴了老頭子。老頭子聽了，也沒主意，只說隨它去吧！便又捧起了火爐眯起眼睛了。

「可是成湘知道了，她不同意呀！」

「她怎麼不願意？你也可同她商量過麼？……」老頭子說着，白鬚皺起來，眯起眼睛笑了。

「爹，不是給她商量過，」全雲慶說：「她聽說了，就得了症候。……」

「得了什麼症候？」

「她天天說瘋話呀！看那樣子，就知道她不願嫁給人家。」

老頭子斜着眼睛微笑道：「那有什麼辦法？莫非還叫她自己去尋女婿麼？嫁人是爹娘之命，她爹娘是不在近前，你這當伯伯的替她做了主，也不算外快。她若是不聽從，那還了得，真是天要塌下來了。」

老頭子的話給全雲慶聽來似命令，全雲慶回去把老頭子的話告訴了老婦人；老婦人聽了，無可奈何的只是嘆氣。

初春的氣候一日比一日溫暖起來，柳枝和白楊的枝子都冒起了孤蕾，盛地每天的工作是驅趕着老牛，拖着石碌碌，上地去軋碎那大塊的土坷拉；全雲慶端着三條樹子的起草蓆子，從豬圈裏起草蓆，好準備地裏下種時當做肥料。那小媳婦和姐夫們雖然都不再下窩子棉紡線，可是較比紡棉線的事更煩忙了：洗整年積存下來的臭襪子，做衣服，翻晒被雪水浸濕的蓆草，高粱餅，豆蔓子；還要把晒乾的蘿蔔

片用水泡了，煮熟，切成蘿蔔條，以備春日的菜食。老婦人每日愁苦着面額，計算着那些冬日晒下的白菜蘿蔔莖，還有紅薯和其他雜菜，不够維持到春末；倉裏的糧米，不够維持到麥熟新糧下場。她想到這些難過的問題時，嘴裏便嚙嚙起來，告訴女兒媳婦以後下鍋的米菜儘可能節省，若不然到春末接不上新糧下場，一家子人都要啃紅草根的。姐兒們聽得老婦人的話，心弦更緊，每次煮飯飯下米，就更減少了分寸。春絮和冬霞上房攤晒紅薯乾子，兩個人把房頂上一口席圍打開，把紅薯乾子都攤散在房頂上，春絮說：

「成湘這陣子越瘋了，你看她說話一點次序都沒有。」

「那因為崔家大爺到咱門上來過兩次呀！」

冬霞用木杪一面播弄着紅薯乾子，一面說：「她一看見崔大爺，心裏更急。……」

「那崔大爺當真被成湘迷住了。」

「是呀，他總是想過來相看相看的，他怎麼知道成湘的心境呢？」

春絮把腳一頓，說：「成湘也太不行了，我若是聽，我才不害怕發瘋呢，給他個不上轎，不去，看他敢怎麼樣了我？」

冬霞抬頭看看春絮，說：「你可別那麼說，這事若真的臨上你頭你就沒有法兒了。」

春絮斜視冬霞一眼道：「我不去，他還敢用刀子把我殺了？」

「他有錢有勢，有的是人，你不去，他會用人把你抬過去。這年頭，還不是有錢人的天下，常言

說：『有錢能使鬼推磨。』這話一點都不假呀！」

「我偏不那樣想！」春絮說：「我看成湘太可憐了，沒有娘了，爹也不在跟前，偏又被一個老頭子強迫娶去當小婆，這我真看不過去！」

「看不過去，你又有什麼法兒？」冬霞停止了播弄紅薯乾子的木杈，望着春絮笑：「娘還囑咐我們夜裏當心成湘一點兒，怕出什麼意外。」

春絮沉默了一會，說：「娘的意思，還害怕成湘偷跑嗎？」

「萬一要是跳了井，可怎麼辦？」

「那懼大爺就得到報復。」

「嘻嘻……」冬霞笑了，又低下頭用木杈播弄着紅薯乾：「真不知道你是怎麼個想頭！」

這時候，一隻烏鴉落在房沿邊，往紅薯乾上跳着，用嘴啣起一片紅薯乾子便飛去，被冬霞發覺，甩搖起木杈，吼叫了一聲，然而那烏鴉却毫不畏懼的已經飛騰上空中了，棲落在附近一株榆樹上便吃起那紅薯乾子來。

紅薯乾子攤散平勻以後，留冬霞一個人坐在房頂煙囪旁看着烏鴉和烏雀們來銜，她一個人盤坐着，身旁放着一根長竿子，一面縫衣服，一面哼唱小戲，看見烏雀們飛近了，便舉起竿子在空中一撓，然後又繼續做他的針線活。太陽溫暖了，晒得一屋頂的紅薯乾子吱吱的叫，等到下午晒乾透了，冬霞和春絮便又到碾坊裏去推碾子軋紅薯乾，把它們軋成粉，過了羅。這是她們一天的工作。

自從盛地小媳婦委過門以後，燒水洗菜的事幾乎全都是小媳婦本分做的工作，姐兒們鬆閑了許多。那盛地呢？自從娶媳婦以後，變得特別勤儉肯做事了，每當太陽中午吃飯時候，他才用皮鞭抽策着拖了石碌碌的老牛吱吱呢呢走回來，把老牛卸牽進牛棚去餵上草料，蓋着臉兒穿過堂屋瞄他小媳婦一眼，然後又走出來坐在二廊門限上晒太陽，用手托了兩腮，眯起眼睛瞞着柵欄外面的兩株白楊，白楊枝上的鬚子卻發出了那柳樹上的芽子也發出了，太陽把小院子晒得和煦煦的，晒得盛地混身慵倦，動都不想動一下。正在這時候，春絮和成湘從柵欄外面走進來，春絮手裏拿了嫩綠的柳枝，捏緊那柳枝用力蔘轉了

皮子，拍下皮筒兒做個只笛含在嘴唇上吹着，發出鴨鳴聲。盛地跑上去，叫道：

『春絮姐，給我個吹。』

春絮的臉被溫暖的太陽晒得通紅，那兩腮和脖頸顯得更美，兩眼似珠子一般黑亮閃光，望着盛地笑

道：

『你娶了她婦，就不能再像小孩子吹這個了，若叫你媳婦看見，你不害羞呀！』

春絮一面說，一面就把口裏含的那柳枝皮子口笛送給盛地，但臉皮薄的盛地，已被春絮的話說得捨不起頭來，只把那柳笛兒捏在手裏，也不送上去吹。

跟在後面的成湘蒼白着臉兒，兩頰似桃紅，嘴唇紅得更好看，兩隻含水的眼睛閃着光，一句話都不

說。春絮回轉頭來，對成湘說：

『你也做個笛兒吹吹吧！』

春絮說着，手裏已遞過一根嫩綠的柳枝來。成湘嘆一口氣，搖着頭說：

『我不想做那個，也沒有心思吹笛兒了。……』說着，淚已滿眶。

春絮怔住了。

『成湘，』春絮大聲叫道：『你怎麼了？……』

『沒有什麼。』成湘用衣襟子拭去眼淚，說：『聽見你們吹笛兒，就想起我的娘來了，我娘手兒最巧，她活着時到春天常給我做柳笛兒吹。……』

『唉，看你這閨女，想起了那也值得落淚！』

『是呀，我自己也不知爲什麼，想起一點小事都想大哭一場。』

成湘說着，又長嘆一口氣。

寒寒不敢再同她講話，深恐再講一句話又引下她的眼淚，便回頭對弟弟盛地說：

「盛地，你會做麼，不會做我教給你做。」

盛地又回到二廊門下坐在門限上，只說一聲不會做，分明是成湘剛才哭把他的精神分散了，他的兩眼仍不停的打量成湘。誰知春絮對於做這柳笛兒頗有興緻，一下已經又完成了一隻柳上她的新唇嗚嗚的響了。盛地聽見笛子響，猛然從門限上跳起想過去搶笛子，誰知他小媳婦剛巧端了一盆潑水蹣跚着變足邁過門限來，準備往豬圈去倒，經他這冒失的一撞，潑水濺了一地，他自己的背上也濕了半截，小媳婦手裏的瓦盆險些失了手，嚇得她的小心房撲撲直跳。門得春絮哈哈笑起來，笑得腰也挺不直了，聲音似公鷄啼，喘不過氣來。同時還拍着手說：

「哈哈哈哈哈，兩口兒撞上了，誰也別報怨誰呀！哈哈哈哈哈。……」

春絮一面笑，一面看成湘，成湘雖然也勉強笑笑，可是並不感到有什麼興緻。春絮說：

「你也不拍拍手賀賀？」

成湘不做聲，臉上仍浮着勉強的微笑。這時候，老婦人邁着大步走出二門，臉上隆起的肌肉與血管跳着，問他們什麼事值得這麼高興？春絮把剛才的事告了老婦人。老婦人也笑笑，把成湘就進房裏去，勸她道：

「成湘呀，看你近些日子神情不定，我知道你病了，也知道你爲什麼病，不瞞着你，你一定是爲着你的婚事呀！……」

成湘聽到這裏，心裏戰抖起來，她看見老婦人的嘴角微露着嘲笑，她感到十分不安，低下頭去，老婦人在繼續說道：

「……一個人活在世上，還不是爲了享受榮華富貴！人家燒香磕頭都求不到的呀，如今找上我們家

門來，是該着我們翻身了，你有什么意思不妨告大娘說說，大娘是不會給你吃虧的呀！……」

成溜低着頭，一句話都不說，她只感到自己眼睛裏有東西跳動，那黑影子又浮在她的視界裏了。老婦人雖然又對她說了許多話，成溜簡直成了木頭人，動也不動的坐在炕頭上。老婦人懂得了成溜的意思，便不再說什麼離開房屋。春絮手裏拿了柳枝走進來，成溜一望見春絮，眼淚便滴落下來了，春絮說：

「怎麼了，成溜？我娘剛才給你說什麼話來？……」

成溜只是提起衣襟子拭眼淚，抽泣道：「春絮姐姐呀，看情形我們是不能長久相處了。……」

「別說這些傷心的話，成溜，我娘一定是把崔家的事問你了？我很同情你，他們這些老年人只知道財祿，他們怎麼知道我們這小一輩人的心呢？」

成溜兩隻眼哭得似桃子一般紅，最前她把拭淚的衣襟子放下來，說：

「春絮姐，來世再見吧！……」

春絮聽得這話，眼淚幾乎也掉下來。兩個人正沉鬱無話講時，冬霞在窗子外面尖聲叫道：

「春絮，春絮，……」

春絮討厭她在這時候用這種刺耳的聲調叫，回頭不耐煩的也叫道：

「幹什麼？」

「娘叫你有事！」

春絮從房屋裏走出來，手裏的柳枝也丟了。冬霞在房門外面對她擠眼兒，小聲對她說：

「成溜是不是又哭啦？」

「是的。……」

「娘說叫你別常給她提起崔家的事，引她傷心。」

「誰給她提起過？」春絮幾乎大聲了：「我從來沒給她提起過那事呀！」

「這是娘說的，說她心境不好，少給她談些難過的話。……」

春絮只哼了一聲，便離開冬霞走出二門去。二門外面老棠樹下，母親身倚着棠樹身，正與父親談着成湘的事，春絮聽得母親正說：

「……：她沒有一點同心的意思呀，這孩子真傻，我沒見過這麼傻的孩子。……」

春絮低着頭溜出前庭院柵欄去，她不知爲什麼心裏鬱鬱不快，一隻眼睛也跳起來。從地下拾起一片微小的席箕用舌紙濕沾上發跳的眼皮，眼睛直望着天空中的太陽，一直把整眼淚孔放大發熱了，才停止，低下頭閉住眼睛，半響看不見什麼東西。

今後，春絮很少與成湘談知心話了，成湘自己感到更孤寂。氣候漸漸溫暖那楊柳枝上的鬚子漸漸長了，人們的身體也由棉衣換了夾衣。這一夜，春絮睡得正甜，忽然另外一間房裏有人喊叫：

「外面有人呀！外面有人呀！……」

春絮驚醒過來，驚覺的發現身邊是空的，沒有成湘的身子擠在她身旁了。她聽到母親也從夢中驚醒過來，披上衣服就從炕上跳下去，也叫道：

「不好，快起來，堂屋門怎麼是開的呀？……」

外面有人打腔：「外面有人的聲音呀！……」春絮這時才聽出外面的叫聲是盛地媳婦發出的。

老婦人忽然在外面叫起來：「呀，有人吊在二門上呀！……」

春絮身上一陣寒慄，早已在她意測中的不幸事件當真演變成真事了麼？窗外是一片漆黑，星光佈滿天空，樹木與屋棚露出恐怖的黑影，全家人都被驚醒了。全黨慶在黑影裏說：

「看看是不是成湘？」

全家人聽了這句話，都爲成湘的悲慘事件壓上一層暗影。多霞小聲說：

「春絮，春絮，快點燈。」

可是春絮早已被嚇慌了手脚，從那裏摸火柴呢？最後發現外面一片燈光，那是盛地媳婦房裏漏出的燈。老婦人在外面哭了，小媳婦在叫着：

「快點把燈放下來吧！還有氣呢。」

全雲慶在嘆氣說：「唉，你怎麼尋了這個短！……」

等春絮跑出去看時，成湘的屍體早已從二廳門板上放了下來，披散着頭髮，一根繩子還拴在脖頸裏，四肢已經僵直了，躺睡在地下。老婦人忍不住的淚珠似落雨般往下滾，春絮被嚇得只是發抖。

多霞膽子更小，只看了一眼，便扯住春絮的衣服往房裏走，並且小聲說：

「嚇死我了，你看見麼，她的舌頭都吐出了，眼珠子瞪出來。……」

春絮一言不發，不知是害怕還是悲哀，當她門走進房屋去時，房裏的燈不知被誰點着了，盛地媳婦來，叫道：

「多霞姐呀，半夜裏我就聽見二門上有哭的聲音。」

「你們聽見怎麼不早點喊人？」

「最初我們還疑爲是鬼哩！」

這時候，門外老婦人驚起喉嚨痛哭起來，全雲慶也啞了。大家都瞪直了兩眼，裂着嘴，誰都不講說一句話。小媳婦在外面喊道：

「二姐姐，紙在那裏呀？快點來燒紙吧！」

多麼尋到幾張紙牽着春雲跑出去，把燒紙遞給小媳婦又牽了春雲跑回來。院子裏在燒紙了，火光映得窗紙通紅，老婦人的哭聲和全雲慶的唸明聲更大，驚動了四隣的人，隣舍們都跑過來了，一時喧嘩不安，一直鬧到天益發曉。……

一九

成湘被埋葬以後，全雲慶的小家庭裏更顯得淒愴，院內的槐樹上常常棲落着兩隻烏鴉鴉，老婦人那悲涼的心裏一被牠們驚吵，便感到不安，喚叫春絮去把老鴉驅走。春絮持着一根長竿敲着槐樹叫吼了兩聲，老鴉被哄走了。可是接着飛來的是成羣的麻雀，又棲落在槐樹枝叢裏吵叫。

冬霞的心裏也十分悲愴，一個人寂寞起來，便想起了成湘活着時的情景，一個人寂寞不慣時，就去找盛地那獨眼睛的小媳婦，與她同坐在一起談着話做針黹。最孤單的却是春絮了，她素日與冬霞頗無惡感，但也無好感，一個最能談深清話的成湘妹妹被逼上吊死了，她原前一副頗有活力的生命，受到這一次刺激以後，那強盛的活力遭受到一些冷寂。她一看見二廊門，眼睛裏就閃起成湘披頭散髮吊蕩的影子。黃昏以後，她害怕經過二門口。有時候在夜裏醒來，耳朵裏似乎聽得成湘在二門哭泣。這時候，她便推醒冬霞姐姐，說：

「你聽到麼？二門有人哭呀。」

「誰哭？」

「像是成湘的聲音。」

冬霞靜聽一會說：「你別胡說八道了，好好睡吧。」

冬霞說着，便把身子翻過，給春絮一個朝背睡去。春絮心裏很恐怖，她想起以前成湘曾經睡在她身旁，便更感到害怕，憎恨冬霞不給她壯膽子，像個豬一樣睡去。她正在翻側輾轉時，冬霞忽然說：

「春絮，你還沒睡着過？」

春絮湊近她身背去，說：『是的呀，這幾夜我總睡不好。』

『我也睡不着。』冬霞說着，翻過身來面朝着春絮：『我想着你剛才說的話，真是嚇人。……』

春絮嘆了一口氣，暗暗落下了眼淚，沉寂一會，說：『等下種灑地時，我們順着給她燒幾張紙吧！』

『哦。……』冬霞吸着，兩眼望着黑空，思慮着許多關於成湘的往事。

白楊樹上的鬚子一串串落了，柳枝上的嫩蕾也爆裂開嘴飛出雪白的柳絮。到處的樹木花草都在發嫩葉，北方大平原上每個村寨都披上翠綠色的服裝了。黃鶯四處唱着歌，那不知名的烏雀棲落在樹叢裏啼喚。春絮穿了一件花條布上衣，一件綠褲子，持了小小一根蠟杖，下面墊了木板，往一疊黃紙上打着燙印子。冬霞坐在堂屋門限上用手摺着金箔元寶，準備給成湘的墳墓去燒。

這是個暖 and 明媚的日子，春絮和冬霞隨了父親和弟弟上地去澆麥苗。春天真令人快活，樹木都嫩綠得使人可愛，麥苗生長起超過人們的膝蓋，桃花開了，那紫紅根的荊草也在潤溝裏伸長了蔓子，蒼穹碧藍得看不到底，柳絮在路旁滾圈子。春絮手裏提了一大串金銀箔元寶，一疊黃紙，肩上還揹了潑水溝的草刷子，望見生氣蓬勃的大地上的一切植物，心裏比往日雖然也快活，但由此也就想起往年春日裏有成湘，她們一路看油菜花，拾草，或是耘田下種，沒有一日分離過；今日雖然又望見這麼美麗的春天，她心裏却沒往年的春天快活。……心裏想着往年亦就低下頭，望着路旁飛滾的柳絮團。來到麥田地頭，望見成湘孤單的墳土堆，眼睛裏酸溜溜滴下淚來。她和冬霞二人把金銀箔元寶和黃紙燃着，直望着它燒完，冬霞說：

『走吧！風來了。』

春絮仍舊捨不得離開這裏。忽然從麥田裏嗖嗖捲來一陣旋風，麥葉被捲得嗦索的叫。春絮看見旋風從她身旁飛過去，她以為這就是成湘的魂兒過來了，便趕快隨着冬霞離開成湘的墳頭。冬霞嘆一口氣

說：

「成湘雖說死了，那崔家還要找麻煩呢。」

春黎聽了這話，心裏一陣憤怒衝起，兩隻眼睛瞪大，望着多霞說：

「成湘死了，他們還找什麼麻煩？」

「他們要把租地收回。」

「什麼原因呀！」

「那邊不是因爲成湘沒有弄上手，去年是個荒年，租糧沒有給够。他們又說成湘上吊，是爹爹迫着上吊的，因爲成湘那時爹爹沒有告訴他們呀。」

「若告訴了他們，他們一定要派人把成湘看守起來。」

「那邊用說？唉！……有錢就有勢。」

兩個人一面談話，一面向着麥田的一條旌壟走去。盛地在那地頭嘆着：

「快點拿草刷子來呀，水都流進畦子了。」

這時候，春黎才想起了肩上的草刷子，看見水溝裏的水頭子已淌着沙土糞草滾過來了，便趕快把草刷子送過去給弟弟擦水溝裏的阻泥。……

繞過了麥苗田，春黎又幫助爹爹攪大糞，在太陽下晒乾，搗成細小的糞球，就混合了小金雲的種子，把它們用牛車運到田地，春黎便又掀起了下種的漏斗器，父親扶起兩根把子，像牛一般在田裏拖來拖去。如今全雲慶家庭裏減少了幾個姐妹，春黎的身上也更加了工作的重量，本來這拖漏斗器下種的事應是男人幹的，可是全雲慶家裏沒有當力的男人，有個歲地年歲尙小，沒有力氣拖駕這沉重的漏斗器，所以這重活便落在春黎的肩頭了。

春黎的氣力雖大，身體也能支持，但對工作一向不放鬆的全靈麼，一作起活，便一刻也不使春黎休息。春黎自從成湘死後，精神上感到荒涼無依，沒人與她談話說笑，已經感到够苦惱了，如今田裏所有下力氣的重活又落到她肩上，心中就更感到煩悶透不過氣，因此常常想到人生的沒意思。她終久是個女性，不能忍受這煩重工作的壓扎。她終日伴同着腳踏下寂寞的土地生活，因此她的性子也變得暴躁，每當回家去，老婦人與她談話，她便板起面孔吼道：

「別理我，快把我使死了。」

老婦人見春黎不高興，心裏十分難過，哭喪起臉望着春黎，露出一副哀憐的表情，對春黎說：

「我知道你辛苦，從從仙嫁出去，成湘死後，家裏做活的人少了，這就苦了你呀。春黎，你也原諒你爹終年紀老了，弟弟年紀還小，家裏沒有別人，就只有累了你啊！」

春黎鼓起嘴，扭過臉去，生氣的說：「那爲什麼還愛惜着你的兒媳婦？她爲什麼不上地？她就比你女兒還要珍貴！」

老婦人聽了春黎這寒心的話，心裏湧起一陣酸，忍不住滴下眼淚來哽咽道：「這也真給你拿住理了，你怎知道家裏的鍋灶也得需要一個人呢？如今我年紀也老了，眼睛連個針都看不見，天氣一變，腰就又疼起來，沒有那媳婦在跟前可怎麼過呢！今年的日子更難了，租地已被崔家大爺收回，剩餘下咱們幾畝旱地上不肥料又不長什麼，唉！……」老婦人提起衣襟拭過眼睛，便沉默起來

春黎一聽得租地已被崔家收回去，心裏便對母親起了同情，回頭對母親說：

「娘，你別說了，我上地去做就是。」

「你也太辛苦，等過一些時，就叫盛地媳婦和冬霞給你換班。」

空氣悶熱，天氣忽被黃塵瀰漫了，樹木被風吹得響着，那破開口的窗紙鼓突突的灌進一陣沙風來。

一會，天空完全變成橙黃色，太陽也被蒙住了。老婦人撩開破裂的窗紙朝外望了望，看見幾隻燕子在樹梢掠繞，說：

『這風真不知刮幾天呢，你看那燕兒都返巢來了。』

接着，冬霞忽然跑進二門來，驚惶的叫道：『不得了，我們洗的衣服都被吹跑了，娘呀！快叫她們出來收衣服呀。』

老婦人這時也才想起一家人洗了半晌午的冬天積蓄下來的衣服，便急急的溜下炕去，兩眼朝窗破口外面望，只望見那沙風捲着樹葉和破布在空中旋繞，便叫道：

『天老爺，每年春天都要刮這麼一場大風，刮的牆倒屋塌，窮苦的百姓們可怎麼受得了呢？春絮，你快點幫助你姐姐出去收一下衣服去吧！』

說話間，只聽房山背後孤咚一聲，老婦人被嚇得趕快喚聲佛說：『這一定是我們隣房那座牆倒了。……』話剛說到這裏，又聽屋頂上一陣嘩叫，那棵槐樹被吹得枝頭一歪，窗子前面嘩啞啞一陣響，幾張草蓆和一些蕨草把子被吹下來，院地下落滿一院子蕨草乾子。春絮說：

『壞了，咱們的蘿蔔乾囤被刮倒了。』

老婦人說：『我就知道要被吹倒下來的，當初往上囤，我就說怕風吹，你們姐妹們都不信我的話呀！……』接着老婦人又抱怨起人來了：『你快出去收衣服吧！院子裏和房頂上的事我來管。』

春絮跑出來，剛一推開風門，就被屋簷下的旋風把頭髮捲了一臉，眼睛也被沙子迷了。她一面揉着眼皮，一面跑出了二門，只見冬霞脫腳下來了一些雜亂的衣服，頭髮被刮得稀亂，一面往這裏走，一面叫道：

『糟了，咱們有兩件小褂子都被風吹跑了。……』

後面跟來的是盛地媳婦，她胳膊下也夾了一些爛破布片，蓬鬆着頭髮走來，說道：「春絮姐呀，外面的乾草垛也刮倒了。」

一時大家忙亂得不知先收拾什麼好。天上早已被一片黃海蒙住，樹葉和草葉隨着風飄旋，聲音似海嘯。

全雲慶和盛地也從田裏驅着黃牛回來了，渾身都是塵土，簡直像兩個土鬼。這時候，風漸漸小了，可是遙遠處仍傳來似海嘯般的咆哮聲。空中的塵土像雲一般高了，遠近的樹木搖搖得不太厲害了。老婦人跨着二門框，望見全雲慶父子二人回來，便叫道：

「你們快點卸了牛去幫她們搬乾草吧！外面的乾草都被風刮倒了。」

「知道。」全雲慶並不慌忙，却在整理牛套上一段斷了的繩。

「這時候風小了呀，趁着這空子不把它們搬進來，一會風又大了，都要吹跑的呀！」老婦人見他們不着急，一口裏嚼緊話便不停的說起來。

「知道呀，我知道。」全雲慶生氣的又說：「盛地先去，我把這套收拾好就來。」

全雲慶說着，揉一揉眼皮，盛地跑出去了，他仍舊收拾套繩。他今日在村郊犁地，因為黃牛與他搗亂，在犁地當中雙腿亂跳亂彈，把他的犁頭折斷了，套繩也脫了股，心中為這事正焦，又遇上了狂風，他就更心煩意亂，舉着皮鞭對性子倔強的老牛出了一陣氣，趕回家來，又看見家裏的乾草堆被刮得東分西散，還怎能忍受老婦人的嚼嘍呢？老婦人不再做聲了，轉回二廊門去又收拾那散在地下的蘿蔔乾。

一會，只見春絮，冬霞，小媳婦，盛地，抱着乾草，成行成列的朝碾棚裏拖去。老牛望見乾草，回頭走了兩，把全雲慶惹火了，勒緊繩，揚着繩頭直朝老牛的屁股和肋條上抽打，把老牛抽得四肢亂彈。……

這場狂風直刮了兩個晝夜，風息以後，全雲慶走向田地去看，有些樹枝子被吹折了，那茂盛叢密的麥子，被吹得都平鋪在畦裏，他嘆口氣說：

「老天爺也不給作時了。」

說着，彎腰伸手去扶，但是那裏能扶得起呢？匍在地下的麥子，像患了癱瘓似的，怎麼也扶不起來。

風後的氣候頗然變溫暖了，空中無一絲雲氣，蔚藍的天空與大地吻接處，是一條碧青的弧線，鳥兒穿飛在晴空叫着，太陽開始把它的光明撫揉着大地上一切生物了。全雲慶兩手扶在腰裏，竊着眉頭四處望，匍在田畦裏的麥苗，又唱喚着，想着一切令人心煩不順意的事。一會，盛地牽着老牛從路上跑來了，一面跑，一面喚叫：

「爹呀，大道上過兵了，我娘叫把牛牽出來藏在畦裏呀。」

全雲慶聽得這個消息，更有些慌了，用眼角向路的遠處掃視一下，只見路上陸續不斷的仍有羶牛牲口被牽出來，慌張的向遠裏奔跑。

「過來多少兵？有沒有散兵跑上我們村子裏去？」

盛地有點氣喘，走近到全雲慶身旁，說：「人家都說過來的是大隊，村裏人都散了，都把牲口牽出來了，家裏都在藏東西呀！我娘說叫你把牲口藏在野地裏，我看牲口，還叫你回去一趟。」

全雲慶想，這老婦人也真老糊塗了，這老牛是他們家產中最值錢的東西，若是真有散兵過來，盛地這孩子又跑不快，怎能牽着老牛逃避散兵呢？老牛一旦被散兵牽去，他五年田產的積餘也換買不來一頭老牛呀！他把手向路上一揮，叫道：

「朝那土窩坑裏走。」

這時候，背後一位隣舍趕着一匹八歲口的老瘦驢跑過來，一面用皮鞭抽打老驢的屁股，一面說：

「全雲慶呀，你看到大道上的塵土麼？」

「什麼塵土？」全雲慶問。

那隣舍用鞭子一指：「你看，過的是馬隊呀！不知這一次又是那軍和那軍開仗啊！」

全雲慶停住脚步，向他指的去向望去，直見平野遠處有大道的那個方向，像巨風一般滾騰着黃浪，有無數的小影子在黃塵中隱現跳動，直似天邊浮起的幻影。全雲慶叫道：

「哎呀，我的天活爺，那裏來的這麼多人呀！有散兵下來沒有？」

沒有，沒有。……」

那隣舍一面答着，一面把皮鞭舉起用力向瘦驢屁股上猛一抽，老驢甩着耳朵跳起來，一直超過全雲慶的老牛朝前奔去，漸漸離他們遠了。全雲慶却還在後面說：

「只要是大隊，沒有散兵下來就不怕。怕的是那三五一組的散兵油子呀，他們出來是專為想錢的。

……」

他口裏雖然這麼說，可是心裏放不下，想着他家裏有許多東西還需他回去安置，例如那放了一年捨不得下口的幾斗麥子和小米，他和老婦人結婚時候的幾件值錢的綢緞衣服，褂子，老婦人的嫁妝，首飾，還有他鎖在小板櫃中的幾塊銀圓，……越想，需要安置隱藏的東西越多，最後他對盛地說：

「你把牛牽進那土窰坑裏去。有動靜就跟了隣舍們跑，我回去一趟。……」

全雲慶說着，已回身朝村子裏走去，走不了幾步，發現從村子裏飄着牲口往外跑的人更多了，又回過頭來對盛地說：

「把牛牽快點呀！」

又回身匆匆朝村子裏跑去。

盛地年紀小，他雖然常放老牛吃青草，也駕駛轆轤過地，與轆相處的時間不短，可是那倔強的老牛性子一執拗起來，對盛地是一點也不怕的，不用角抵他，便用蹄子彈他，有時把盛地氣得哭起來。他騎緊老牛的繮繩朝前走，老牛却墜起屁股邁着悠閑的步子，盛地氣得無法，趕到牛屁股後用力抽轆兩聲，那牛才朝前竄了幾步，然而又慢下來了。

盛地被氣得喃喃道：「你不牽着走，把轆戴起來，我怎麼使喚動轆！管轆呢，散兵下來牽轆走草啦。」

盛地一面喃喃，一面滴下淚來，也不管老牛了，隨他的意慢慢走去。後面那羣騾們的牲口有三四匹都趕上他了，並且叫道：

「小盛地，還不把牠哄快點，散兵下來了，已經進了村子。」

這時候，只聽村子的樹林裏嘖的一聲槍鳴，一顆子彈喃喃的從頭頂穿過，拖長一條吼噓的尾巴在空中消失了。盛地打了一個寒噤，又扯緊了老牛的繮，那羣騾窩忙在後面用皮鞭抽老牛的屁股，這樣才加了速度，一直跑到土窯坑裏去……

全雲慶一跑回村子，只見街巷的人家們都關門閉戶，望不見一個人影。他自己家裏的柵欄和二門也都緊閉了。全雲慶喚開了柵欄，老婦人被嚇得四肢抖着，說：

「快，快點進來，……把柵欄下鎖，……門兒闔起來，……再抵上兩根木槓子呀！……」

柵欄和二門都抵牢了，春架和冬霞忙着收拾老婦人的嫁衣和首飾，都打起了包袱不知往何處埋藏為妥。老婦人忽然又叫道：

「盛地媳婦呀，你也快點把你的首飾和衣服都收拾起來呀！」

「正在收拾呀。」盛地媳婦在廂房裏應着。

老婦人哭喪着臉兒，抱怨全雲慶：「你怎麼這時候才回來呀？大道上遇兵你就不知道！村子裏都驚了，你不在家，我們都是婦女家，若當真散兵過來，進了咱家的門，可怎麼辦呀？——聞說這次的兵可厲害咧，不但搶銀子衣服，闖女媳婦都糟踏的。聽說有一帶村子被他們殺得狗雞都淨了，你怎不早點回來想個法兒啦？我們這些閨女可叫她們送到那裏去？……」

老婦人說着，又唸起了佛，嘴脣和四肢又抖起來。

全雲慶聽了這話，心裏立刻像壓上一塊石頭一般沉重陰暗，臉孔上添起不少憂愁，說：

「我回來也沒有好法兒啦？」沉吟一下，又說：「牛已叫盛地牽到密坑去了。」

「他那麼小，怎麼會牽着跑呢？」

「你不是叫我回來麼？」全雲慶有些生氣的說。

老婦人不再聲了。這時候，外面忽然傳來一聲槍鳴，門外一陣急促的脚步跑過。老婦人嚇慌了，扯起多霞和春絮的衣服朝一堆梳妝推去，叫她們鑽梳妝櫃藏，又叫小媳婦披包袱和匣子朝一堆乾草底下埋。一會，街上忽然傳過一陣馬蹄聲。老婦人嚇得低聲唸佛。接着便聽得附近一家隣舍的大門板嘩嘩的響起來，老婦人瞪直眼睛小聲說：

「哎呀，天呵！是散兵敲門板子吧？」

全雲慶側起耳朵在聽，說：「聽着像道兒南裏的門子呀！……」

忽然，一陣犬吠聲，門板被敲得更響起來，響聲，像是用槍把子敲，不然便是用石塊子砸了。並且聽得有粗暴的喚叫：

「開門！開門！……」

響。……

『開門！開門！……』

『不開門放火燒。……』

老婦人聽得這話，渾身又打起抖來，爬在地下便朝着北方磕着響頭了。全雲慶本來對於神鬼不怎麼相信，如今口裏也唸起了阿彌陀佛。一會，敲門的聲音停止了，大吠聲也寂靜下來，外面的散兵似換了另一宗的門板又敲起來，聲音很遠，喊開門的聲音似乎也隱約了。

全雲慶說：『今兒夜裏咱們趕快把裝紅薯的窖裏挖個洞，就把她們姐妹們藏進那裏擯去。……』
老婦人哦了一聲，雙手仍不住的顫抖，臉孔蒼白無血色，眼睛發癡。……

天快黃昏時候，散兵們離開村子走了，據說有一家的門板被砸開，那家的人被毆傷，衣物包袱被搶去不少；還在路上劫走了一匹騾子與一匹驢。散兵去後，全村的人都發出一口氣。都說今日是過去了，明天還不知怎樣呢。老婦人對全雲慶說：

「你快出去看看盛地吧！若是遇上散兵盛地又跑不快，那牛不知怎樣呢！」

全雲慶跑出村子，跑到窖坑裏去尋他兒子盛地，誰知荒涼的窖坑中沒有一個人，太陽快落山了，這個破爛的土窖四週都是積壘的土坯子，凹下的坑子生滿着荒草，全雲慶正在發癡，忽然從背後田地的麥苗叢中飛出一個隣舍，叫道：

「全雲慶，散兵走了麼？」

全雲慶却被嚇一跳，說：「走了，散兵走了。你們藏在那裏？你看見盛地了麼？」

那隣舍瞪起雙眼，說：「盛地就藏在窖洞子裏！剛才有一批散兵從那路上過去，今兒夜裏恐怕也不得安寧呀！」

「大道上還過大隊沒有？」

那隣舍又瞪大眼睛，搖搖頭低聲說：「沒看見了。這次又不知誰給誰打呀？」接着又啣嘆一口長氣。

這時，有幾個人從窖洞子裏鑽出來，有幾個爬上窖頂去瞭望，幾個朝全雲慶這裏走來，都是面帶愁容，睜着異樣的眼睛對全雲慶望，詢問着散兵撤却的情況。盛地也跑過來了，全雲慶第一句話就問他：

「牛放在那裏呀？」

「在窩裏。」

全雲慶跟他去看，從一個小門口鑽進窩裏，只見那似甕形沒有頂蓋的窩腹內，拴着不知多少匹馬牛驢。全雲慶心裏打了個寒戰，他想：這裏是個死地方，散兵若發現了，一個都逃不出去的。

對壁地說：「快點把牛牽出去，還是牽回家去藏在我們草棚子裏吧！」

太陽落山了，大地立刻陰暗下來。全雲慶和盛地牽了老牛回家來，沿途沿街所遇到的人都在談着可怕的作戰消息，與軍隊開放大搶劫七竈七夜的恐怖傳聞。

當天夜間，全雲慶把柵欄房門都門抵牢了，只聽外面一陣馬吟，車輪與腳步聲，皮鞭聲，馬蹄聲，人喊聲，……破街上在閃閃映映過着大隊兵馬與轎重車輛了。全雲慶與老婦人伸着頸子聽聽，並沒有響打門板的聲音，老婦人頭微微的端了一盞小燈照着，全雲慶把牛牽進草棚裏，用高大的乾草把牠蓋起。無奈這討厭的老牛不知為何這般不受人的擺佈，忍受不住草內惡劣空氣的窒塞，在草裏頂了幾角又頂不勤，便嘩嘩的吟叫起來。全雲慶一聽得牠的鳴聲，氣得頭皮冒火，低聲罵道：

「不討采的東西，真該死了。」

老婦人也嚇得目瞪口呆，聽聽外面兵馬車輛的聲音，過得是那般急。這不懂事的老牛還這麼吵叫，若是被外面的散兵們聽見，他們的小柵欄可禁不起幾槍把就被戳破的。

「把牠牽出來吧！」老婦人說。

全雲慶繃着兩道眉，愁苦着一張多筋骨的瘦臉，最後說：「牽就牽出來，這討厭的東西……」
陰沉的夜空，佈滿着擠眉弄眼的星子，比成湘吊死的那夜還令人害怕。春絮，冬雪，還有盛地和盛地媳婦，緊偎擠在正房屋的炕角落裏，伸起耳朵都在聽着外面兵馬車輛的哄鬧聲。冬夜打着抖，在黑暗地媳婦，緊偎擠在正房屋的炕角落裏，伸起耳朵都在聽着外面兵馬車輛的哄鬧聲。冬夜打着抖，在黑暗

影裏探出頭對窗外望望夜空，捏緊着藥的衣袖，說：

「天都半夜了，還沒過完呀！真不知有多少兵。……」

秦黎說：「聽說又是奉軍和督軍打了，那大轎三匹騾子拖着，一個彈彈半塊村子都要轟平的，够多麼怕人呀！」

「世道越來越奇怪了，聽說還有天上的飛機朝下丟炸彈。……」

冬霞剛剛說到這裏，身旁的盛地媳婦忽然把她一推，說：

「聽着，聽着，像有吹哨子的聲音。」

大家都靜下來，只聽外面的人聲中有人在叫，並混夾着銀笛子的嗚嗚聲，大家都被嚇得噤了兩眼，靜聽外面的騾圍聲。盛地說：

「像亂了營呀！」

這時候，外面更亂了，銀笛子與銅號一齊響起來。老婦人忽然從黑影裏滾滾闖進來，一面低聲喚叫阿彌陀佛，一面伸手摸着女兒們的頭髮亂搔亂抓，並且嗚咽着說：

「快點把你們的頭髮弄亂，藏起來！」

這時候，老婦人彷彿忌恨她們當初為何脫生為女性，以致釀成這種令人發愁的恐怖局面，她拖住一個有頭髮的人就向一口板櫃裏送，她却忘了那板櫃的蓋子是鎖住的。

全雲巖端着一盞燈走進來，看見老婦人瘋子一般抓着冬霞的頭髮朝板櫃上按，不知她是在幹什麼，由不得叫道：

「放開，放開，……」

老婦人這時似乎才明白過來，發現剛才的動作是失當的，鬆開手，說：

「把她們藏進櫃子裏去吧！」

「你就忘了板櫃下了鎖呀！」

「我真糊塗了。冬霞，快找鑰匙來。……」

冬霞被剛才的一驚，還在發癡，頭髮被老婦人抓得亂蓬蓬着，可是更顯出她的美姿了，這就更給老婦人心裏添了擔憂。冬霞把鑰匙尋來，交給全雲慶開了板櫃，可是老婦人對於把她們藏在板櫃中的主張又猶豫了。

「我看，還是把她們送到三樸老太太那裏去吧！她會唸佛，求求神仙保佑吧。……」

「隨你怎麼樣吧。」全雲慶說，他目前是沒了主意的人。

老婦人打着抖，把冬霞，春絮，成地媳婦引上了房，在黑暗中摸索着，爬着梯子翻過幾道土牆，只望見三樸老太太的堂房裏燃着一盞幽暗的小燈，聚滿了梳髻子的媳婦與留長辮的年輕姑娘，都直溜溜跪在地下，朝着前面一座彩紙糊的神龕試禮。三樸老太太披着一頭白髮，一面用手拈着細香往香爐裏燃着，一面引着衆人磕頭。老婦人和女婿幾個人一走進去，便也隨了衆人跪在地下默禱。春絮心裏雖也在害怕着散兵，但看見面前這些女人們莫名其妙的形態，幾乎突出聲音來，她用手掌撫緊了口唇，望着冬霞，最後小聲嘶道：

「你看這些人不像那患神經病的麼？」

冬霞用眼睛向她瞪一下，並不做聲。

「一會，老婦人輕輕從她們身邊爬起來，小聲說：『你們在這裏吧，我回去還收拾東西呢。……』」

夜更黑更恐怖了，街道上兵馬車輪鬧噪的聲音停息下去，可是那令人驚駭的聲音似乎轉移到村郊遠處去了。老婦人又摸着梯子越過幾道土牆，回到她自己的家裏時，看見全雲慶正在往牆上挖窟子，把這

一包首飾藏進，用土杯子疊起，再用草泥糊起，外面掛起一張畫。接着又把她和兒媳的衣服包起，葷鹽裝紅薯的地窖裏。這樣一直鬧到黎明，東方朦朧發亮，全雲慶又爲那老黃牛的隱藏問題所焦愁着了。

×軍與×軍的戰事便在這小村子附近開火了，礮聲震得屋壁跳動，樑木上的積塵紛紛掉落。農人們早已停止了耕耘，田地荒蕪了，麥畦裏的荒草長得超過了麥苗。雖然到了播種的日期，農人們仍在四處奔跑着逃避戰爭，從早晨起來跑出去，爬在麥畦的苗叢中，或蹲在坑壕裏，一直到天黑才回來吃飯，睡覺。村子裏望不見一個人影，只有那密集的土屋與枝葉茂枝的樹木。全雲慶的姑娘媳婦每天都躲藏在三棟老太太那裏，三棟老太太每日都在給神坐工夫，保佑着那輩姑娘媳婦不受災殃。全雲慶和老婦人戰戰兢兢待在房門簷下聽着礮聲和機關槍聲。陰沉的天空佈着白雲，飛落着細雨了。老婦人蒼白着臉，在空屋中把他們素日捨不得吃的白麵加水揉成團子，烙了幾張蔥油餅，送給盛地和全雲慶吃。

「什麼都不顧了，先把這白麵吃了再說，若不然留着也是給人家餓了馬。」
老婦人一面說着，一面滴下眼淚。

全雲慶一生中總是吃較沫菜湯，若是不遇年逢節的日子，那有機會吃白麵呢？他拿在手正在吃着，但不知什麼原因，吃在口裏却沒有往日香，不禁望着那蔥油白餅發起呆來。倒是對什麼都不黑心的盛地，一大口一大口咬在嘴裏咀嚼，感到那蔥油餅的滋味特別香烈。

老婦人也捏起一塊餅，扯下一小塊送進牙齒殘缺的口袋搜着，搗了甚久，也不想下嚥，看見全雲慶發癢，說：

「你發的什麼呆？快點吃吧！」

這句話剛說完，忽聽外面有人在驚慌的叫着：

「抓夫哩，抓夫哩，……」

接着便是一陣沉重慌急的腳步聲，噠噠的跑過去，後面發出一聲尖厲的槍聲。全雲慶被嚇得趕快把手中的銃丟下，低聲說：

「抓人了，……」

他匆匆朝着一排高粱秸裏鑽去，又回頭叫道：

「盛地也得躲躲呀！」

接着，他身子已經隱進高粱秸裏去。老婦人也嚇慌了，拖着盛地又朝板櫃裏送，把櫃板掀開，叫盛地跳進去，關起櫃板下了鎖。

外面的矮牆頭上噠噠跳進兩個兵，破爛的二廊門板被他們盛開了，兩個穿了灰色衣服の兵橫擱着，險些肉，端着槍緊逼着老婦人的胸口，咆哮道：

「銀子放在那裏？快點給我們拿出來，遲一會就結果了你的老命。」

老婦人被嚇得打着抖，雙膝跪在地下了，對着兩個兵磕着響頭，說：

「老爺們，我們窮苦的百姓，一年收穫的糧食都不够糊口的，那裏還有銀子呀！老爺們，饒饒吧！我們都是嚼草根子的窮人呀。……」

兩個戴蛙舌帽兇蠻的兵，看見老婦人的可憐相，似乎也受到感動，都把槍放直了，然而他們發財的心正在旺旺，且上面已經給了他們願望，只要打勝仗，隨意搶劫，是不會受懲罰的，想到這一點，兩個人心一橫，一直衝進房裏去，看見衣櫃便打開，箱子翻倒在地下，然而都是破舊爛衣服，沒有什麼珍貴的東西。老婦人站在旁邊發抖，她最擔心的是草棚裏的老牛，若被他們牽去，便耕不成田了。心裏正在發慌，只見一個身子強壯的兵一脚把她的板櫃踹開了，老婦人趕快又跪下去，叫道：

「救命呀，老總，……」

只見另一個兵探頭向板櫃中望去，伸手把盛地扯出來了，對老婦人說：

「哈，藏在這裏面呀！快找銀子來，若不就把他帶走。」

老婦人被嚇得又在地下磕響頭了。那藏在高粱糶子裏的全雲慶，很清楚的聽見兩個兵在房裏發機的聲音，盛地被他們尋出了，他自己便不安起來，若是把他兒子盛地弄去了，他將要斷房滅根，沒有人給他傳遺後代，那就不如把他弄去代替盛地了。全雲慶想著，再也忍耐不住，便從穩穩裏爬出來，一直走進房裏去，看見老總們，便說：

「老總們，不帶他，把我帶去吧。」

全雲慶臉上毫不動聲色的站在兩個兵面前，這可把老婦人嚇慌了，心裏抱怨著全雲慶不應該從穩穩裏爬出來，她只有把頭蓋向地下磕撞得更稠密的哀求二位老總求饒。

那兩個一心要發財的老總，一看見滿身都是草葉灰塵的全雲慶，知道他一定是藏在草堆裏爬出來的，越發要把他兒子盛地帶走，一定拿出銀子來才饒赦，並且用手扯著盛地的耳朶朝外牽。外面的黃狗一看見兩個生人牽牠的小主人，便狂吠起來，一個兵把槍一伸，噠的一聲，那黃狗中了子彈，慘厲的吠叫著在小院裏繞了兩圈，便倒在地下了。老婦人一看見黃狗中彈死了，心裏更恐怖，滿口裏承應給銀子，快把盛地放了吧！並且哭着指向被蟲兒遮蓋下的牆壁，說：

「銀子就在那牆裏封著呀。」

兩個老總把牆上的畫扯下，從牆窟裏挖出銀子首飾去了。老婦人一面哭着，一面抱著盛地的屍體說：

「快跟你爹爹出去躲躲吧，這家裏留我來看，你們是不能再待在家裏了呀！」
全雲慶覺得那銀子比他的生命似乎還重要，失的那些饒子他半生的血汗勞力也換不回來，心裏很不

高興，對老婦人剛才的行動甚不滿意，生氣的說：

「你們出去吧，留我這一條老命守家，看他那個敢再來拿我一根柴，我就給他拚了老命，我也不想活了。」

全雲慶說着，臉都變紫了，額上幾根血管隆得像蚯蚓一般跳動。老婦人知道全雲慶對自己剛才把銀子給了老總的事不同意，便拭着眼淚哭叫道：

「得了，得了，都是我的不是呀！我以為只要有人，財算得什麼呀？……」

全雲慶還不等她說完，便換着說：「財算得什麼，你沒有流汗流血呀！這些渾蛋們都是出來發財的，這一次知道你有銀子，還樣二次呢！渾蛋們，我們什麼時候欠下了他們的債呀？……」

「得了，得了，你們快點出去躲躲吧，從牆頭上跳過去，走小胡同兒呀，快點，快點吧！……」

老婦人推着全雲慶，盛地癡癡的跟在後面，直等她們父子二人跳過牆頭，聽得脚步音消失了，她才走進二門，把二門重新用堅粗的木椿抵牢，回進房屋去，又把房門抵了，門了，一個人在房裏聽外面的動靜，口裏又不停的唸阿彌陀佛。

全雲慶和盛地跑出了村子，順着乾涸的溝壕走，順着麥叢高密的田溝朝前匍匐，忽發現前面大路上幾個騎兵飛過，他們趕快像蝨子一般匍在麥叢裏，一直等那騎兵飛過去了，他們才又朝前面爬。天上的細雨停止了，暗雲密佈着，附近的麥畦中有人在叫：

「又過來了，快跑，快跑，……」

接着便有三四個漢子從麥叢中爬起來，飛一般漫過麥田跑去。嘯的一聲，一顆槍彈從頭頂飛過，全雲慶回頭一望，只見三個穿灰衣的兵提了槍直朝前面奔跑的幾個漢子追去。他被嚇得出了一身冷汗，等那兵們追過去，他才把盛地喚起，鑽進一片高密的草叢中，一直仆到天黑。曠野上仍響着沉重的碾聲，

空中連一隻烏鴉也望不見，那些飛鳥們都不知飛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大地像死去一般恐怖。夜裏，暗雲散了，空中又佈滿星辰，全雲慶從草叢中爬出來，對盛地小聲說：

「你聽得前面有聲音麼？」

盛地伸起耳朵聽了一下，說：「像有人哭呀！」

全雲慶和盛地朝着哭聲走去，這時，天非常黑暗，只望見幽暗下的麥叢在他們脚下搖頭，當他們趨着麥子走近那低微的哭聲時，盛地忽然叫道：

「哎呀，好怕，你看脚下是什麼呀？」

全雲慶低頭看去，原是一個被打死的百姓，躺在麥田裏，接着又發現一個未死的人，那呻吟聲便是這未死的百姓發出的，全雲慶嘆出一口長氣，忽看見前面的路上一帶蠕動的黑影過來，盛地小聲叫道：

「又過大隊了，爹呀，快點走吧。」

他們又匍匐在麥畦裏，像野獸一般用四肢爬動着，在黑暗中摸索。……

這令人心中惶惑不安的日子經過了十幾天，戰爭仍不停止，人們的臉孔都因受得驚惘過多而消瘦了，田野裏的麥子被踏平了，那些可憐的農人們一聽得脚步奔跑聲，便像受驚的小雞般四處尋找隱身之處。這一夜，全雲慶和盛地剛從田裏的草叢中爬回來，與老婦人坐在黑黢的房屋中休息，談着這戰事真不知何日結束，聽着外面一聲沉重的鐵聲，那彎細恐怖的新月隱在樹枝中，從破窗中漏進一些破碎的光，把房屋映得也幽亮起來。

門外聽得有女人的慘叫聲，牆頭外面有人跳進來，全雲慶和老婦人都神經緊張的靜聽着外面的聲音，忽聽得二廊門板有低聲扣打聲，有人在小聲顫抖的喚叫：

「娘呀，快點開門。……」

老婦人像受驚的一般從黑影裏溜下去，並且小聲對全雲慶說：

「這不是春絮的聲音麼？」

出去開了門，春絮像剛從冰水中撈出來一般發着抖，跳進二門，低聲顫抖的叫道：

「有人追我呀！快開門，快點開起門呀！……」

老婦人把二門又闔抵牢了，牽着春絮跑進房門去，又把房門闔了。春絮像婆婆教的小動物般直朝老婦人的懷裏鑽，並且抖聲哭叫：

「後面有人追我呀，嚇得我鑽了柴草垛，叫你們半天，你們還不開門，直把我嚇死了。……」

「你爲什麼跑回來，爲什麼黑天半夜往回跑？」老婦人有些抱怨的說。

「三姨太太那裏不能待了，神也保佑不住了，有好幾個閹女被他們拉走了。我嚇死了，娘呀！……」

春絮仍有些喘不過氣來，用頭往老婦人懷裏鑽。老婦人忽然發現春絮蒼白的臉上有血，叫道：

「你臉上怎麼弄破的？我的天呀！」

「是我自己抓的呀。娘，我看見他們把我冬霞姐姐拉出去了，嚇得我就自己抓自己的臉，抓自己的頭髮。……」

老婦人一聽得冬霞的消息，忍不住哽咽起來，春絮像瘋子一般抓住老婦人的衣服，仍在失常的叫着：

「娘呀，你護着我呀，我可不離開你了。我怕呀，把我嚇死了。……」

春絮又喘了一陣氣，又緊緊抱住老婦人的胸，抖着。老婦人有些忍耐不住，又說：

「盛地媳婦呢？」

『她我不知道，她大概沒有被弄去。』

『我要出去看看。』老婦人忽然從炕上站起來：『我的冬霞命真不吉呀。』

『你去不得呀，娘。』春梨抓緊她的衣服說：『他們有槍，他們把三姨太太的神像都踏翻了，三姨太太挨了兩個耳光，被打暈過去了。娘，你去不得呀。……』

這時候，外面二廊門忽然響了兩聲，全雲慶低聲說：

『聽着，聽着呀，有人敲門。』

大家都靜下來了，月亮的光從窗孔漏進來，照在老婦人與春梨的臉上，全雲慶坐在炕沿上，盛地偎縮在炕角裏，都伸起耳朵聽着二門板被敲得嗵嗵的響聲，並且有粗魯的吼聲：

『開門！有人跑進來。……』

春梨一聽得這聲音，把臉仆進老婦人的衣服裏，老婦人也緊緊把她摟住。一會，房頂上也似乎有人爬上去，並且有人在談話，撥弄槍機響。匄的一聲，一塊磚頭從屋頂擲下來，打得窗櫺發出破裂聲。老婦人忽然轉過頭來嘶聲問全雲慶道：

『梯子放倒了麼？』

『早已放倒在地下了。』全雲慶答。

老婦人稍稍安了些心，從窗櫺看見廂屋上幾個持槍的人影，幌了幾幌，沒法子下院子來，便又從連住屋後房山的小矮牆上溜走了。

外面寂寞下那，彎細的新月已偏過樹梢，掛上了屋角，全雲慶悄悄換出堂屋，輕輕拉開房門的門，看了一趟回來說：

『這渾蛋們都走了。』

老婦人抬起蒼白的臉，吐出一口長氣，說：『我要出去看看冬霞。』說着，已放開春絮溜下炕去。

『你不能去呀，娘！』春絮又發着抖說。

『我這老婆子怕什麼？死也要出去看看。……』

『黑天半夜的，出去不好。』全雲慶說。

可是老婦人已打開房門走出去；她又拉開二廊門的門，撤下槓木，脚步消失在外面了。

老婦人出去不久，月亮被一層細紗似的薄雲蒙住，前頭院裏堆積的一些穢藉乾草，在月光下也朦朧了。遠處的槍聲突息了，街巷裏的鷄狗也停止了吠鳴，一切都似在驚怖的疲倦中暫時安息下來。

全雲慶走出了二廂門，發現外面的柵欄該打開了，知道那是老婦人打開的，靜聽外面似乎沒有了亂兵的吵鬧，然而老婦人不回來，停佇在半空的心是放不下来的，想要走出去尋她，又不知從何處尋找，心中惶惑不安，抬頭望望被薄雲蒙住的新月，已偏過西邊一些樹影下的屋牆去，距離降落不遠了。土牆頭隱約在夜影裏。他正在出神時，忽聽得柵欄外面一陣急促的脚步聲，他以為又是那亂兵抓人了，正想跑去開柵欄，還防從柵欄外面跑進來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並聽得她哭叫着：

「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夜影中看不清她的面目，似一個披髮鬼，直朝他們牆根下一口水井跑去。後面有個人影追進來，發現全雲慶，便喘呼呼的叫道：

「截住她，截住她，……」

全雲慶還認為真的出現了成溜的鬼魂，心裏正在發寒，只聽得井中撲通一聲，那鬼影子不見了。後面追的人突然撲在地下哭起來，雙手拍着地叫：

「冬霞跳井了，冬霞跳井了。……」

這時候，全雲慶才像從夢幻中甦醒一般，聽出哭叫的聲調是老婦人。老婦人的頭髮也披散着，撲在地下喘不過氣來，看樣子似乎會給什麼人對爭過的一般，她的聲音嘶啞了，喘幾口氣，便暈了過去。

這一夜，真像在做夢呀！接着又從柵欄外面走進一個女人來，這是盛地媳婦，她的衣服和頭髮似乎都沒弄亂，神氣也甚平靜。月亮又從雲氣中露出眼睛了，然而那高大的樹影已閃過短牆遮住了院地，彷彿是它最後一次望見人間的罪惡了。

盛地媳婦說：「冬霞姐姐太不幸了，被三四個亂兵輪姦啦。老母親給一個兵打了一場，差點沒有了老母親的命呀。……」她說着，那獨隻眼睛便滴下淚來。

全雲慶壓在地下，神經也亂了，似乎忘了跳下井裏去的冬霞，只是伸手在探摸老婦人的胸口有無動動。

藏在房屋裏的春絮，早已聽得外面的哭聲，可是她魂兒已嚇掉了，還怎敢走出房門呢？忽然神經靈敏的從黑影裏坐起來，對炕角落裏的盛地小聲說：

「弟弟，你聽呀，冬霞姐姐跳井了。」

盛地膽子也很小，從黑影裏爬出來，對春絮姐姐說：「我們出去看看吧。」

春絮的身體忽然又抖起來，用被子蒙住頭說：「我怕呀，我不敢出去。弟弟呀，你也別走出去呀，我一個人不敢待留在這黑房子裏。……」

春絮忽然聽得外面有男人的哭聲，是父親全雲慶的聲音。接着又有女人的哭聲，大概是老婦人吧！有人走進來了，像貓子一般換進房屋，春絮被嚇得用被子緊纏住身子，進來的人在黑影裏小聲說：

「春絮姐姐在這裏麼？」

春絮這時才聽出是盛地媳婦的聲音，把被子解開，探出頭來驚慌的說：

「盛地媳婦呀，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外面出了什麼事呀？」

「冬霞姐姐跳井了。老母親暈過去，剛才醒來，他們在撈冬霞姐姐的屍首呀！你出去幫忙吧！」

春絮一聽得叫她出去，身體便又顫抖，可是冬霞姐姐已跳井死了，她怎麼拒絕出去幫忙撈屍呢？

『我去，還有盛地也在這裏，都一同出去吧。唉！真是不幸呀。……』春絮說着，便握緊了盛地媳婦的胳膊，從炕上跳下來。

盛地也從黑影裏溜出來，下了炕，隨了春絮和他媳婦一同走出房門。外面月光暗了，天上顯得陰慘慘的，四處都似隱伏着鬼魂，他由不得朝前快趕兩步，牽住春絮姐姐的手，三個人緊擠在一起朝二門外面走。

冬霞的屍體不知怎麼被全雲慶和老婦人從井水裏拖撈上來，濕淋淋的躺睡在井台上，頭髮亂散在旁邊，老婦人像瘋了一般的在抱了冬霞飲泣，聲音都嘶啞了。全雲慶坐在旁邊用衣襟子揩拭眼淚，口裏不時長聲嘆氣。旁邊有月光的殘影塞橫放着一根有鐵鈎的長竹桿，一團水濕的草繩，這大概是撈冬霞屍首的器具了。春絮和盛地媳婦，盛地，一同走近老婦人去，春絮只是癡楞在旁邊，兩眼呆呆對那濕淋淋的死屍望。盛地媳婦走上去揀着老婦人說：

『老娘，別哭了。……』

老婦人却用手拍着地下，嘶聲啞泣道：『我的冬霞死了，還怎麼能不哭呢？……』哭着，便又用手掌向地下拍兩下。

月亮下落以後，天將黎明時候，外面的礮聲變得突然緊密起來，她們把冬霞的屍體抬進房門去。天光朦朧發白時，在這村子附近忽然鳴起幾闌槍了，卜卜的聲音直響得窗紙發顫，幾個正在給冬霞守屍的人，都受驚的變了顏色。全雲慶說：

『壞了，這一定是在村子裏打起來了，你們快點下地窖去躲，別的不怕，礮彈可厲害呀。……』全雲慶說着，蒼白着臉跑出去，拖起一張梯子便朝藏紅薯的地窖裏丟下去，並且驚惶的叫道：

「春絮，你們快點出來下地窖。」

春絮顫抖着從房門裏跑出來，驚慌慌直向地窖下去，也不知是跳下去的還是從梯子滑下去的，只聽地窖下面噓一聲起着銅音。接着盛地夫妻也從梯子溜下去，只剩老婦人還沒從房門裏出來。外面的機關槍聲發得更緊了，幾顆步槍子彈拖長着尾巴，由空中哀鳴過去。全雲慶有些着急的叫道：

「春絮的娘呀，你快點出來吧，壓寨不能待的呀！」

他三步兩步跳進房門，拖住老婦人的袖口就朝外走，可是那固執的老婦人怎捨得離開她多設的屍首呢？哭叫道：

「我的多設呀，你死得好苦呀！……」

這時候，只聽附近轟的一聲，房屋與牆壁都似倒塌下來，掛在牆頂上許多東西都被震掉，房裏飛起許多灰塵。全雲慶被嚇得牽住老婦人的衣服像拖豬的一般直把老婦人拖出房來。院子裏那棵老槐樹半地被掃掉了，地下許多東西都變了位置。全雲慶一直把老婦人拖下地窖去。

×軍與×軍的戰爭在這小村子裏開了火，破彈與槍彈齊鳴，春絮和弟弟母親等，鑽在黑暗的地窖裏，聽得地面上時常翻滾起波浪。戰爭繼續到下午，才平息了。這小村子像被彈雨淋過的一般，有許多屋壁被槍彈濺洗得露出許多牙痕，有些粉飾的灰皮被鏽剝落了，有些房屋傾倒坍塌。全雲慶的一家人從地窖下扶着梯子爬上來，發現他們前院裏落了一個破彈，矮牆頭被轟倒半塊，那棵棗樹的枝椏被打落下來，二廊門也被掀起半塊頂子，槐樹枝頭被掃掉一邊。全雲慶四處觀察着那被破片打爛的牆，用鋤頭把炸彈撞開的坑痕填平，最後發現豬圈裏兩口肥豬也失了蹤，正在發燙，忽然從牆頭上爬上一個隱舍，對全雲慶說：

「雲慶，快點來，你老爹被炸死了。」

這個消息一送進全雲慶的耳朵裏，在他已被刺激得麻木了的神經上，只覺得這又是一個夢。他打著柵欄走出去看他白髮老爹。他老爹的房厚被礮彈炸倒，整個撲倒在地下，四處散落許多破碎的磚瓦，他老爹被炸斃在瓦礫堆裏，那口油漆得紅亮閃光的棺材也倒在一旁。全雲慶把老爹的屍首從瓦礫堆裏拖出來，撲著屍首一直哭到天黑。……

戰爭平息以後，散兵們仍三五一組的種亂着村子裏的農人們。農人們已漸漸在田裏恢復了耕作，那荒蕪了的曠野，經過一場雨水的澆灌，高粱和金米的禾苗已超過膝蓋，然而那芒草也叢生遍野。全雲慶和他兒子盛地在塊裏用鋼鋤鋟着荒草，盛地忽然叫道：

「爹呀，散兵又過來了。」

全雲慶回頭望見地頭的路上又有幾個隣舍牽着牛跑出來。全雲慶問道：

「過來幾個呀？」

那隣舍喘氣道：「兩個，都沒帶槍呀。」

全雲慶說：「那有什麼怕他的？」

然而那牽牛的隣舍已驚慌失色的用鞭子抽策着老牛跑過去了。

一會，附近又有兩個鋤草的隣舍叫道：「弄住了，弄住了，活埋個狗日的！」

全雲慶只望見路上一夥人揹了鋤頭，手裏牽着兩個穿灰衣服的兵走過來。全雲慶想起了鋼鋤便朝路上奔來，並且憤怒的吼道：

「狗日的也有今日呀，給我把他小宰子斃死！」

全雲慶一點的血管都鼓起來，怒瞪着兩隻昏花的眼睛，端了鋤頭直朝那兩個被捆了綁住雙手的散兵衝去。有一個人攔住道：

「全雲慶，你別太性急，等我們把想兩個送到地方，叫他們自己挖好坑，咱們一齊下手。……」
全雲慶一腔的憤怒，把他的野性衝激起來，怎能忍耐呢？直把阻攔他的人撞了個半跌，搗在空中的鐵頭早已落到一個穿灰衣服人的頭蓋上，那頭蓋立刻裂開兩瓣。倒在地下了。全雲慶喘口氣說：

「媽的，這一下可把你結果了。」

在他奮頓的腦海裏，立刻閃出他那被炸彈炸斃的父親與跳井死了的冬霞女兒。他像復過仇一般鬆一口氣。另一個穿灰衣服的衛兵接着也被別的農人用拳頭捶死了。這兩條屍首立刻被拋進一口土井裏埋了。

從初夏開始農忙以後，這一段忙碌的日子裏，仍不斷有兩三散兵成組的遊蕩下鄉騷擾，這早已激起憤怒的農夫們，連帶槍的散兵都不怕了，那兩三成組散兵們往往無聲無色在鄉野的半途中失了踪。鄉野的大路遠處一發現那穿灰衣服的人，在田裏耕作的農人們四處都響起呼應：

「來了，那大路上又過來了。」

「等近了再得，給他們個冷不防呀，把後腰死力一抱，他有槍也不怕他。」

這些農人們，個個都含了報復的心理，但是他們終久也有了顧忌，這一次從這瀟揚着黃塵的大路上過來了三個騎馬的軍官，後面還跟隨着四五個帶手槍的護兵，走進村子來。老婦人一看見有帶手槍的兵，被嚇得又抖起來，趕快對盛地說：

「盛地呀，快把你爹叫回來，這一次可惹不的呀。若是把這幾個官都幹了，走漏了風息，我們一家人的命都不要了。」

宗榮也被嚇得發着抖說：「官，可惹不的，弄不好半塊村子都要被他轟平的！弟弟呀，你快點去喊爹爹回來吧。」

空地跑出去，只見十字街路上聚着一羣鄉隣們，正在商議着這件事。只見一個年強力壯的漢子，蹣跚着脚咬緊牙關說：

「這三個傢伙挺容易幹掉，你們看他三個像呆子，弄死這三個，再弄死那幾個護兵，得三匹駿馬，還可得好幾把盒子礮。……」

其餘的人有些表示贊同，有些在猶豫，那幾個堅決要對這三個官做報復的人，蹣了幾次腳，跑去自由行動，其餘的人却叫着：

「村子要緊呀，你們連家都不要了呀！……」

全雲慶也擠在人羣裏，如今他却沒主意，看見蹣地跑來喚他，他只揚揚手說：

「你回去吧，我一會就來。」

蹣地哭喪着臉說：「娘叫你回去。」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一會，破爛的街頭突然起了一陣騷動，就像最初鬧兵亂一般驚慌，全雲慶被嚇得也面無血色的跑回來，剛一跳進二門，便叫着：

「你們快點把東西弄好，快點離開這村子呀！……」

老婦人以爲又是亂兵過來了，從房裏跳出來，看見全雲慶驚慌的樣子，也叫道：

「什麼事呀？什麼事呀？」

「他們殺害了兩個官呀，還有跟着的三四個護兵也被他們弄死了。」

「那有什麼怕的？爲什麼要離開村子？」

全雲慶滿臉愁容，血管都鼓漲起來，叫道：「你們不知道呀，他們沒把賊殺淨，留下一個沒得住，

驢着馬跑了；還送了得呀！一翻眼也就要帶兵回來報仇的呀。」

老婦人聽了這話，也嚇慌了，剛剛平靜了不久的神經一下又緊張起來，那瘦紫多愁的面孔立刻繃起了許多紋摺，回頭對春梨和盛地媳婦說：

「快點把你們的衣服包起來，要緊的東西都收一下。」又轉過頭來望着全雲慶說：「我們往那裏跑呀？……」

「往那裏跑？只要離開這村子呀，往那裏去都好。」

「那就上他們姑母家裏去躲躲。」

春梨自從她的姐妹們一個個與她辭別，心中感到十分寂寞，如今她說要往她姑母家裏去，心裏十分高興，因為在姑母家裏可以看見久別未見的表妹孫兒了。當日套了牛車，老婦人和春梨把幾個包袱抱上車去，盛地媳婦也把她自己幾件衣服送上車去，一家人除了全雲慶在家裏留守外，都坐上牛車去，盛地執着皮鞭趕着老牛，老牛拖起破車，咯咯隆隆走出村莊去。老婦人因冬日的死，眼睛都哭紅腫了，陽光一照，她便睜不開眼皮，然而她很擔心在路上碰到了敵兵，那便什麼都完了。她用手掌遮起日光向前面及兩旁瞭望，並且囑告春梨和那獨眼的小媳婦道：

「你們也都看着點兒，別走進兵窩兒裏去了呀。」

這時候，春梨才抬起兩眼四處望望，但前面的車徑是彎曲的，兩旁又有那叢生稠密的高粱或穀禾，真的常有亂兵從前面或禾叢中竄出來，已是遲到不能挽救了，所以坐在牛車上真是提心吊膽，無時無刻不是在緊張與擔憂中。禾叢中忽然拍響着翅翼飛起一兩隻鴉子，或是被旋風捲動了樹葉禾草，都會使他們這一車人受驚中，神經緊張，心血繃緊。最可笑的一件事是牛車走到一處岔路口地方時，在一棵老柳樹背後，突然蹿起一隻野兔，逃竄進禾叢裏，直撞得禾葉響起一陣沙沙聲，嚇得老婦人叫道：

「天呀，馬隊竄過來了，把牛趕快點。……」

說着，老婦人臉上立刻變得蒼白無血色，又舉上手去對着春榮和小媳婦的頭髮亂抓亂撿。盛瑞笑道：「是一匹兔子呀。」

春榮也忍不住笑了。

老婦人說：「我可被嚇糊塗了，我的眼又腫着，看什麼東西都是模糊的，聽到一點聲音，就像看見了兵馬。阿彌陀佛，但願這一路平安過去呀。」

春榮道：「這些日子把人們的心都嚇亂了，刮一陣風：也懷疑是兵來了，把人們的胆子都嚇破了。娘，我們到姑母家去，一定安靜些。」

老婦人提起衣襟拭拭紅濕的眼皮，嘆一口氣說：「逆反的年月裏，那裏都是一樣呵！你姑母家裏也不能長住，因你姑母不是親的呀！待她的女兒還那麼下毒手呢，咱們又是她遠親，對我們更沒緣了。」

盛瑞她又嘆口氣，抱怨這一次鄉隣們爲什麼害死那兩個軍官，弄下了這場禍害，一村裏的人都不得安寧，說着，又哽哽咽咽的哭起來了。

冷風吹得耳朵嗚咽，草原裏的禾葉嘩索的響，小媳婦背負了車板，用手背揉揉她那顆眼，安慰老婦人道：

「娘呀，別再哭了，野地裏風大呀，把眼擦乾吧，別着了風呀。」

老婦人一聽得小媳婦的話，心裏就更加酸起來，眼淚禁不住流下來越多了，飲泣道：

「我一想起我的冬霞來，死得好慘呀，我還能忍住不哭呢。噢，冬霞性兒好，是我最高興的孩子，她的命太不吉了，噢，我做夢也夢見她的魂兒對我哭呀。……」

春榮聽得老婦人悲傷的話，眼睛裏禁不住也濕了。老牛拖着大車，車輪有節節奏的在車轍中響着，

感地陪坐在車前盤，低頭望着路旁逐漸後移的小樹叢，手裏的小皮鞭也停止在胸前不搖了，老牛的影子因此也就幽閑起來。

到了姑母家裏，春絮看見了表妹小鏡兒，暢敘離別後的許多變化，心裏有說不出的一番甜酸滋味。姑母家這個村子，已臨到太行山脈的麓脚了，村子外面有些高矮的小山丘，乾硬的青岩石壁豎在平野裏，有不少的碉堡建築在那小山丘上。那聳起的高山峻嶺，崢嶸着面孔俯視着這小村落。鏡兒陪伴了春絮，遊遊在那山麓下的梨樹林裏，指着那高大的山嶺說：

「亂兵若是過來了，就朝那山裏走。」

春絮朝向鏡兒指去的山嶺望去，只見那山腰間佈滿着碧翠的樹木，高峯頂上縈繞着白色雲帶。春絮是在大平地裏長大，還是第一次到姑母家裏來，初次看見這麼雄偉的大山，不覺嘆道：

「我若是住在這裏沒事兒，一定爬到那山頂子上去看看。」

鏡兒聽了這話，不禁笑道：「春絮姐呀，你沒在這裏住過，怎麼知道那山需要多少時間才能爬上去呢？」

「這裏不是眼望得見麼？」

「眼望得見，可是走到那山根下也需要一天的時間，再爬到山尖兒上去，來回不得三四天吶！」春絮聽得這話，吃了一驚，不禁嘆道：「還那麼遠吶！真想不到呀。」說着，直拾着頭對了那山呆望。

這兒肩頭上掛了草筐，雖說名義上是出來陪春絮姐玩的，可是臨出門時，她的繼母曾嚴厲的吩咐過她，回來還得背一筐乾柴來。所以她又引了春絮姐走到一條沙河岸上，從河岸上拾着枯樹枝。春絮望着這條沙河，是有兩里多寬，枯涸的河底露出青色灰石，黃褐色的沙灘，只有河中間殘餘着曲曲折折碧青

的一帶溪水，緩緩的潺湲。春絮生長在那枯燥的平原裏，何曾望見過這麼有意思的河流呢？望見那些可愛的石子，便跳下河底去揀着，並且問籬兒：

「這麼大的河，若是發過水來，不是很大麼？」

籬兒聽了，從河岸上挺直起身子來，手裏握了一把乾柴，說：

「這是山河呀，山裏一下雨，這河裏就漲滿了，那時候，這河裏的水像老虎一般叫得怕人。」

春絮聽了，又是發楞。籬兒把揀得的乾柴，都裝進筐子裏，背上肩頭，陪着春絮姐下河灘去揀石子。又走到河中間的水流說：

「山裏若是發下水來，老遠就聽見聲音了。那聲音說來時人，像山倒下來一般。」

「呀！」春絮望着籬兒，嘆出一口氣說：「那真怕人呀……」

籬兒在春絮眼睛裏比以前高多了，但她那黃弱的頭髮仍還沒長長，頭後留起一根短禿小辮子。兩個人談着話，便臨水坐在一塊青石上，春絮望着水談着冬霞和籬兒的乾爺死的經過，散兵怎樣橫行搶劫。最後又嘆口氣說：

「年月這麼亂呀，窮苦的百姓們真沒法過了。」

「我們光聽說過兵了，可是總沒看到一個兵影子。」

「你們真是幸福呀。」

這時候，遠處一片蒼翠茂密的柿棗樹林裏跑過一個孩子來，尖聲喚着：

「春絮姐呀！叫你們回來哩。」

春絮仔細着，才看出那是盛地，穿着一件淡灰大衫子，手裏持着一根柳條兒亂抽着地下的草。

「有什麼事呀？」春絮問。

「要進山裏去呀。」

崇翠聽得這句話，趕快對領兒說：「我們快點回去吧，一定是有了壞消息，你沒聽盛地說要進山去嗎？」

在姑母家裏，雖然靠近深山，也時常有亂兵的風聲傳來，但這一帶的人們總沒逃避過。老婦人一聽得散兵的風息，可就被嚇慌了，說什麼也非要往深山躲避不可。

這一次，大車是不能拖進山了，只把老黃牛牽着走。姑母頭天夜裏烙了半夜餅，炒了半夜的黃豆和大麥舒，第二日一早就措着進山了。老婦人一面走，一面哭着，兩眼被哭得紅腫着。箍兒和她的繼母也跟隨着春絮家人進山來了。盛地牽着牛在前面走，後面跟着姑母，盛地媳婦和老婦人，再後面是箍兒和春絮，最後頭還跟來箍兒的傻哥哥寶兒，他牽了一匹驢子，別人看他時他總是傻笑，裂開兩片厚嘴唇，露出一口黃牙齒，手裏的小鞭子時時往石頭上抽。

爬進山路了，青色的山峯矗立進雲層裏，陽光羞怯的由雲縫裏漏下來，遊走的烏雲一下就把雲縫掩埋了。山路的兩旁是些蕪棘，亂草，山楂樹，柿子樹，都在茂盛的放開花，春絮看見這在平野裏很少見的草樹，甚感稀罕，眼睛總是不轉動的對那山楂樹看，不留神腳下一塊石頭摔了她一跌，身子一歪，險些滑下路旁溝裏去，哎喲了一聲，心裏捺不住卜卜跳起來。老婦人回頭看了一眼，說：

「春絮，好生兒走呀。」

她望見箍兒也抿着嘴笑她，她真有些不好意思。背後那個牽驢子的傻哥哥說：

「這條路上的石頭就是滑，我到這裏來放驢吃草，就滑過一交，滑滾下溝裏去了，吃了一嘴泥呀。」

箍兒聽了，嘴嗤笑起來。春絮也笑了。前面的姑母尖聲說：

「寶兒，你別說那傻話了，我們這次是出來逃難的呀，不是出來放驢的。」

「我也不是說來放驢的呀。我說的是以前的事……」

「寶兒的母親回頭用嚴峻的眼睛一瞪，雖然是瞪寶兒的，但寶兒一看見那眼睛的光，嚇得立刻嚴肅下來了，兩眼望着地下，頭都不敢抬一下。春絮望得寶兒這副可憐的相貌，立刻想起她曾說過繼母虐待她，用棉花塞住她的嘴，用手搾她的皮膚，不許她再出聲音來；如今看見了這後母的眼睛，對寶兒所說的話更可證實了。」

那寶兒的傻哥哥似乎並不怎麼害怕繼母的眼睛，原因他不是寶兒的親哥哥，也不是這繼母所親生的，他是寶兒伯父的兒子，送給寶兒家來「過繼」的，這繼母也就不敢虐待他。他還在嘻嘻的凝笑，春絮對這麼個傻子只感到有趣味，低聲對寶兒說：

「看你哥哥可沒有你這麼怕後娘呀。」

「寶兒只鼓起嘴，低着頭望着地下走路，一句話也不說。」

沉悶的跣跡在山路，沒有一個人講話，再加上老婦人的嘆息，就太枯燥無趣了。牛蹄與驢蹄的響聲，除了更增添給人心上一些愁苦外，別的什麼都不感到了。山脚下小石溝裏滲出着水，青苔生滿的石縫裏隱藏着一些小蟲，受到走路人的驚恫在跳着，飛着……

老婦人把衣襟子提起來拭拭眼淚，用手掌遮着陽光朝前面望望，說：

「我們到前面那個廟台上歇歇吧。」

「老婦人是沒有主意的。到了前面的廟，大家都停下來了。牛和驢任牠們在路旁吃草，春絮，寶兒，和盛地媳婦，坐在廟台的石階上休息。姑母用雙手掩了膝蓋望天上的游雲，寶兒和盛地跑到溪水岸邊來坐，只有老婦人看見這廟裏的神像，便跑進廟裏磕起頭來，過後又走到廟台一塊石碑前雙膝跪下，口裏

險險有詞的禱告着，然後又磕一陣頭，坐在一塊石頭上又笑起來了。春絮和小媳婦一聽得老婦人的哭聲，便都低下頭去嘆息。鏡兒說：

「舅母爲什麼老是哭呢？」

春絮說：「自從冬俄姐姐死了，她沒有一天不哭的，唉……」

天空的游雲一團一團飛過，附近的山頭和溝谷也使時明時暗。一會，只見一羣男女攜老提幼的走過來，背上揹負着包袱，牽着老驢，排成行列從廟台下的狹路上走過去了。姑母站起身來，說：

「人家都過去了，我們也往前面走走吧，爬上前面山峯上的石寨裏再歇着吧。」

幾個老少男女，又牽起驢牛措起乾糧，跟隨着前面一羣人走起來了。空中的雲忽然閃開，太陽露出了，山谷與山半腰的霧氣也散了，四處都顯得十分開豁。跟着人們順着一條崎嶇坎坷的山徑爬上一座山峯，大家都疲累得緊促的喘息，這山峯上的風立刻變大了，這上面是一座破爛的石寨，寨裏面有許多避難的人，穿紅戴綠的婦人，成羣的驢牛，有些人帶來草料斗子餵着牛，有些驢在揚頭吟鳴。老婦人一望見這石寨裏的人，便嘆口氣說：

「到這裏就安全了麼？」

姑母說：「這裏就是我們這一帶避難的地方遇到兵慌匪亂的年頭，我們都跑到這裏面來躲避。」

「那亂兵若是跑上來呢？那不是堵了老死窩兒了麼？」

「這裏是個祕密的地方呀，若是沒人引領，不會有人知道的。」

說着，他們便坐在一塊遮避風的石塊下面了。老婦人一坐下，也不知怎麼，就又哭起來。姑母勸她

「這山上風大，不能哭的呀！」

老婦人道：「我自己也知道不能哭呀，可是我也不知道爲什麼要哭，一停下來就想哭呀！……」說着，又提起衣襟子拭眼淚。

春絮對盛地媳婦說：「你過去撿糞娘吧。」

盛地媳婦過去撿老婦人，春絮和鴛兒到旁邊築牆破口朝外望山景。只見山寒的石牆下是一條望不見底的深縫，黑縫底下傳出流水聲，春絮探頭望了一下，趕快縮回頭來，咬了一整天爺，嚇得不敢再看

了。

「人着掉下去，連骨頭恐怕也要粉碎了。」春絮說。

鴛兒笑着，露出一排黑根兒牙說：「人家都說這溝下是一條大河，你聽那聲音像刮風一樣響，水一定不小呀。」

春絮聽得這話，又想探頭去看，但又不敢，頭頸剛伸出去立刻又縮回來，牽着鴛兒的手離開那裏。這時候，聽得姑母在喚她兩個人的名字，她倆跑過去，看見姑母把炒的大麥籽和烙熟的餅都解開來，喚她們去吃的。……

山下時常傳來消息，遊蕩的生活過了好幾天，夜間睡在破廟裏與泥塑的神像做伴，餓了就啃着被山風吹乾硬的麵餅，嚼着大麥籽，唱着山水，弄得個個人都是飢瘦面黃，婦女們頭髮亂蓬蓬，臉上塗了許多泥垢，故意把自己裝點得醜陋，預備萬一若是亂兵竄上這山寨來，她們的醜態便可遮阻亂兵的眼睛。

春絮從來沒有洗過臉，頭髮也沒梳理過，身上穿的一件退了顏色的大綠襖子，和那花條褲子，也破舊爛鹹，生了虱子，所以她時常坐在避風的地方，把纏額腰口的帶子解開來，捲起褲管捉虱子。

「鴉兒坐在旁邊，說：『聽說散兵走了，我們快要下山去了，我願意你在我們這裏住幾天再走，我們好多玩幾天。』我一個人在家裏悶死了，有你在我們家裏，我也少挨幾頓打。」

春絮說：「我回去告訴我爹，叫他接你到我們家裏去住吧。」

「好呀。」鴉兒笑道：「你可別忘了。」

「我不會忘的。因為在家裏我也挺悶的，姐姐們嫁的遠了，死的死了，沒一個人給我談話，我一個人又害怕又寂寞，我也很希望你到我家裏去。」

鴉兒嘆一口氣，說：「就是舅舅答應接我去，我後娘可不知道答應不答應呢。」

「你後娘怎麼會不答應？你到我們家住住，你後娘不是還可省下幾斗小米麼？」

「她總是不願叫我離開她的，因為我一走，她就沒了出氣的包兒，也沒有奴隸使喚呀！」

春絮用指甲摺着腿子，把褲管口都用帶子紮起來，吸一口氣說：

「也不知那一輩子我們造下孽，天下這麼亂道，弄得我們不得安寧，死的死，逃出的還不知怎麼死呢。唉……」

鴉兒不再說話了，拉過自己的小辮子纏着辮穗頭。天空晴朗得無一絲雲氣，從這寂寞驕口望下去，望見那山下的狹徑上有些散落的人影和牲畜蠕動着。高大的青岩石閃着光，鳥兒棲落在叢林中啼喚，掛滿一頭茂密大葉的老樹們被風吹得撲撲着氣。兩個人寂寞的望着天出一會神，鴉兒優哥忽然跑過來，說：「我們回去了，你們還在這裏待着做什麼？」說着，又睜起兩隻眼睛優笑了。

當日，返回到姑母家裏，沿途上老婦人沒有哭了，但她兩隻眼睛却已紅腫得像兩個桃子了，遇到一點風吹日曬，就流下淚來。老婦人用破爛污穢的袖口拭着眼淚說：

「我的眼睛非瞎了不可呀。」

慈母道：「我告你一個方兒，你用開水把手巾泡了，燙燙，再使清茶洗洗；這麼連燙洗幾天就好了。」

老婦人說：「只要我不再哭也好的，怕的是回去一看見我們那房子，一看見冬霞穿過的衣裳，孩子，我怎麼能不哭呢？」老婦人說着，眼淚便又滴下來：「想起冬霞來，太可憐了，她跳井淹死的，多麼慘呀。我最喜歡的就是我的冬霞，在她們姐妹裏她是手兒最巧，針線活最快的。……」

姑母安慰了老婦人一陣，老婦人才停止了哭。

次日清晨，春絮一家人便又坐上牛車回家了。臨離別時，春絮看見籬兒的兩個眼圈紅着，春絮說：「我一定告訴爹爹來接你。……」

春絮這句話，却把籬兒的眼淚說得落下來。

回到家裏，全雲慶告訴她們並沒有兵們過來報復，今後一些日子裏總算平靜下來，沒有一個亂兵過來騷擾了。

氣候已進入炎夏，曠野裏的高粱與穀黍似飛一般超過人的肩頭，蔭森似樹林一般茂密，還是那大葉青豆，芝麻，……這蒼翠碧綠的一切禾叢，把整個大地全部霸佔去了，只剩了那似蛇一般彎折在綠叢中的草徑，與那死水溝塘。在陽光下或深夜中，寂寞的大地上只聽得禾叢中寂寞的成長聲音。……

平淡無奇的幾年過去，春絮長高了，便是那矮小的盛地弟弟，身體也長高了許多，頭上留的小辮子早已割掉，人們也甚少喚他狗獃子了。獨眼睛的小媳婦，肚腹漸漸膨脹起來，做公公的全雲慶一瞧小兒媳婦的便便大腹，雖然高興自己將做祖父了，但心裏難免增添一副愁慮的担子，那小生命若一旦出世，他肩頭上便又增加重量了。他每天從田裏除草回來，便含了旱煙袋坐在陪房的門限上，對天空長嘆幾口氣，看見大腹媳婦把水桶挎上胳膊要去提水，他便大聲喚盛地出來，叫盛地去挑。盛地把水桶從兒

媳婦的路膊上接過來，再提來一個水桶，用水擔子挑了兩隻空桶，鐵鈎與水桶上的鐵環磨擦出吱吱聲。一搵一搵挑出了二門去汲水。

盛地挑了滿蕩蕩的兩桶水回來，放在槐樹底下蔽日光的陰涼裏，小媳婦把青菜端出來洗。盛地把水擔子掛在牆上的釘子上，又從外面牽進牛來飲水，他那兩條胳膊上的肌肉隆起，赤裸着上身，露出那寬大的胸脯，他雖只十三四歲，身體却十分健壯。全雲慶在門限上瞷見他的背影，臉上浮起一層微笑，稀弱的幾根鬚鬚也長起來了。

老婦人的眼睛雖然沒瞎了，但終久得了爛眼皮的病根子，眼邊子紅淋淋的，時常用黃蓮洗，也不見輕。家裏做活的人少了，盛地媳婦肚子又大着，她只好仍掙扎起一副老身骨和春絮一道上地去澆水，改哇嘴，翻紅薯秧蔓，拔草，……可是她的腰疼病一犯，或是她的眼睛和蟲蝕牙一疼起來，老身骨再也掙扎不起來，便只好倒臥在炕頭上呻吟、地裏的紅薯秧蔓便歸春絮一個人去翻了。

春絮一個人蹲在草溝中拔着草翻紅薯秧蔓，感到寂寞異常，立刻就想起往年在地裏工作歡快的情況，那時候有姪仙，冬霞，成淵，……雖然她時常與姪仙屈死鬼吵嘴，如今思憶起來，冬霞與成淵的影子就如又浮在她的面前來，真是一副夢境呵！……她越想，越感到目前的情況孤單，由不得便又想起她在姑母家和籬兒約定的事了。她想叫爹爹去接籬兒，然而幾年來的災荒兵亂鬧得爹爹的家庭翻不過身來，一年到頭全家人都是以紅薯麵和甘草、野菜糊口，沒吃過一粒小米，還怎麼接籬兒來呢？

這一日，爹爹和盛地把地裏重要活作完了，也過來翻紅薯蔓，拔紅薯地裏的草，天氣是這麼熱，太陽像一把火傘撐在空中，把整個大地晒得像個蒸籠，從紅薯田溝裏拔下的草放在地下，立刻就發日光晒軟灘下了。爹爹蹲在最前面，弟弟在最後面，中間是春絮，她們沉悶的一面拔草，一面翻秧蔓，一面用兩隻筐子慢慢向前移動。三個人被太陽晒得滿背流汗，臉頰通紅。春絮一件綠褂子都被汗水濕透了，頸

項被汗水發得發痛，她用衣襟把臉上的汗揩乾，說：

「爹呀，我們什麼時候接龜兒來呀？」

全雲慶嘆口氣道：「龜兒倒是個挺能做活的人，比個男人還能幹，可是這兩年我們家裏人都沒飯吃的，還怎麼把龜兒接來呢？」

秦梨一聽這話，本來存在心中的「無希望立刻斷絕了。

「她到我們家來，還不是和我們一樣吃糠嚼菜的，她並不要小米白麵吃呀。春梨又說。

我知道呀，我知道呀。」全雲慶說：「你怎知道我們這幾年是怎樣過的呀！租地早被鬼家收回了，餘剩的我們自己幾畝地，都是曠地，一年不上肥料，就不長什麼，你看我們這一家人靠什麼吃飯呢？」

春梨不再說話了，她瞥見父親兩條赤裸半截的腿上筋管暴露起很高，顯然那都是勞力過度的緣故，有些筋管都打了圈把皮膚隆成一團疙瘩，滿腿的黑毛，一變大脚板上也都是隆起的青筋；他兩手在熱辣的拔着亂草，翻着扎下根的紅薯秧苗。

忽然刮起一陣風，天的東北角上冒出層疊似山峯一般繁密的烏雲，有些黑中透白，有些鑲着白邊，這些雲出奇狀的層層，繼續不斷向高空騰冒，變換着各種形態，真是一片壯觀。忽然又從地平線上升起一團陰黑的烏雲，把那層疊變化的雲團們掩蓋了半邊，直向高空衝起，扯了一個閃，不久便有隆隆的響聲傳過來了。

全雲慶側起頭瞥了一下天角，說：

「要下雨了，我們得快點把這幾溝子趕完。……」

接着他們都加了速度。

望地雖然長大了，可是從小養成懶病到現在仍沒改，望見天要落雨，心裏就高興起來，對父親說：

「這山藥地裏的草拔下來，下了雨還是活的，我們不如早點歇工吧。」

全雲慶自幼養成勤儉的習慣，便是明曉得目前拔草翻秧是自消耗血汗，他寧願把這些力氣喪送了。聽了望地的話，心裏有些不高興，說：

「你就是懶，總是編着方兒歇工。你看人家誰歇工了，就是你想歇工！」

幾地來頭向兩旁望望，隣田的幾個除草或澆水的人，都歇下了。便說：

「人家都歇工了。」

「人家歇工我們就不歇工，天不落下雨來就得拔草。……」全雲慶生氣的說：「你這種懶病若不改，遲早要討飯吃的。你看誰家的家產不是從勤儉裏得來的？便是那好過的主子們，也是前代裏經過一番苦，才有那家產留給後代呀。」

望地不敢再作聲了。

天邊的烏雲已經朝這裏鋪過來，一連扯了幾個閃，雷聲便不斷的似石滾子軋在硬路上一般響着。一會，烏雲鋪過頭頂來，把太陽遮住了，直似那決了堤的黃河水般，那烏雲仍不斷朝着藍天鋪展。一陣狂風吹來，吹得遠近的樹木禾莖都歪身搖頭，禾葉尖子顛抖着，四野變成了波動的海。風把眼睛吹得都睜不開了，眼望着烏雲後面跟來的雨把遠處的高梁穀和村落都潮漫了，烏雲後面是一片乳白顏色，可是全雲慶仍不發放工令。春絮知道父親一向有一股執拗性，雖然那遠處打得禾莖嗚嗚發響的雨已經很近了，冷風也吹過來了，全雲慶爲了治服望地的懶性子，一直等到暴雨瀉上頭背，他才發放工令。但是暴雨似傾盆般澆下，把他們的衣服全部濕透了，最可憐的是春絮，頭髮和衣服都貼上了身，在電光與雷聲

中跑回家去，鞋子也被陷下泥裏那了一隻，一跑回家換着濕衣服，抱怨道：

「我爹那股魔扭性子，永也不會改呀，他願意叫人淋雨。……」

老婦人又腰疼得臥在炕上呻吟，聽得春絮的話，便知道是全雲慶的固執性子在雨裏發作了，使他們都淋濕雨，她呻吟道：

「那老東西又爲了什麼不叫你們早點回來？」

「爲了盛地一句話呀。」

春絮一面換衣服，一面哭着說。老婦人看這情形，恐怕春絮傷心，不敢再問了，只是呻吟着罵那老東西不愛惜兒女。隨後叫春絮上炕來蓋上棉被暖暖，因爲她在冷雨裏被淋得牙齦在打抖呵！

窗外突閃起一片火光，雷聲像炸彈爆炸，暴雨更大了，雨聲把一切都埋沒了，這老舊的石灰屋頂也漏下水來，從漆黑的椽木上滴水點，老婦人趕快用盆碗去接，於是這房屋裏便響起叮鏘的音樂了。

老婦人望着窗外的暴雨，院裏的水因水眼流不急都積滿了，有許多槐樹葉也被雨打下來，便嘆一口氣道：

「他們爹兒倆還在那裏就擱着？怎麼不回來呀？」

春絮在被窩裏發着抖說：「他們在關聖廟裏躲雨呀。」

「他個老東西，還在外頭躲雨，他就不知道這家漏雨？」

老婦人一面抱怨，一面又向漏水的地方增加着碗盆。一會，又呻吟着朝窗外望雨，顯然他並不是只在抱怨，也在爲着那辛苦的父亲二人擔變着被雨淋病了。

暴雨過去了，石灰屋頂也停止了漏水，全雲慶和盛地着水淋淋一身濕衣服回來了，老婦人一看見全雲慶，便又絮聒道：

「屋頂子都決坍了，你也不管呀，你看見嗎？外面天下，屋裏小下，盆子罐子都搬完了，也接不完屋頂上漏的水，你看屋子裏也變成河呀。」

全雲慶的衣服雖然被雨淋濕透了。但他爲這場雨喜歡，也不以老婦人的嘮叨放在心上頭，屋頂子已有好幾年沒鋪石灰了，漏雨也在他意料中，便安慰老婦人道：

「天晴了就收拾，天晴了就收拾。……。」老婦人見全雲慶性子軟下來，趁勢從炕頭坐起，扳起面孔道：

「你又爲什麼不早些叫孩子們回來呀！看，把春絮淋病啦，她是個閨女家呀，那能比起你們男漢子！她一回來混身都打哆嗦，經不起那冷雨淋呀。」

全雲慶的視線這時候才落到炕角裏一團爛被子上，春絮圍縮在被子裏，臉都蒙起了，頭髮留在外面還是濕的。全雲慶看見，心裏也甚難過，只嘆了一口長氣，便又坐在炕沿上吸起旱煙了。

暴雨過後，空中的雲立刻裂開窟窿，那雲塊直似飛馬一般奔跑，互相追躐。太陽從雲隙裏漏出來，樹葉上的殘滴在閃着金光，沐浴過的泥地與土壁都換了一副新面目，東方半空的雲下飛起一弧彩虹。雲地跑進自己的房屋裏換過衣服走出來，發現空中的虹，高興的叫道：

「天上出了虹呀。……。」

小媳婦聽見，也從房裏走出來，站在二門外面的棗樹下睜着她那獨隻眼睛，朝東邊陰暗的烏雲下面望虹。

III

在一個昏黑的下午，嶽人們歡啣的當兒，盛地媳婦產了一個胖小兒。老婦人用生鏽的一把破剪刀替嬰兒剪過臍帶，替產婦煮過稀粥紅棗吃，告訴了正翁睡在草榻裏一塊木板上歡啣的全雲慶，全雲慶得了這消息，十分高興，滿臉都是笑紋，立刻叫春梁和老婦人炒芝蔴鹽，分送給附近四隣們。隣舍們得了這消息，都買了「蔞糖」（註）和雞蛋來送禮慶賀。全雲慶一看見隣舍們送來的東西，高興得兩眼的鏡子都細了，告訴老婦人說：

「把那些東西都送到盛地媳婦房裏去吧。……」

盛地夫妻的房裏堆滿了隣舍家送來的禮物：櫃子裏裝滿了雞蛋，蔞糖，紅棗，……炕頭上擺滿了布疋，嬰兒的衣服。沒過三天，盛地已把肥胖的嬰兒抱出來，老婦人一看見，便趕忙阻攔道：

「別抱出房屋外面來呀，外面有風。」

盛地笑得兩眼沒縫兒，剛要往回抱時，全雲慶，着齧子走過來，笑道：

「抱給我看看。」

全雲慶把嬰兒接過去，臉上的笑紋閃着光，湊近眼睛正在望嬰兒的儀貌，嬰兒突然哇一聲哭了，全雲慶才趕快把嬰兒送還給盛地，叫他快些抱回房裏去。老婦人在旁邊笑道：

「你看他像誰？」

（註）蔞糖，就是油條。

全雲慶笑道：「像你。」

老婦人用淨頭擊捶了全雲慶的肩膀一下，笑着從水桶裏拿起水瓢來，說：「這不是像你們一家子人！」說着，又轉身從水桶裏端起一瓢水，走進正房堂屋裏去了。

全雲慶把腰裏的繩袋拉下來，提提繩管坐在地下一個小矮凳上，吸着旱煙說：

「過九日裏叫不叫遠親啊？」

老婦人在堂屋說：「那都隨你吧，這是你第一個孫子，你怎麼擺席設筵我是不管的。……」

全雲慶聽了老婦人這話，臉上的笑紋消失了，臉色立刻嚴肅下來，嘴裏咬着那旱煙袋石嘴子不住的吸，那銅煙鍋裏也便一陣陣發出嗚嗚聲。

到嬰兒生後第九日，遠親近隣都持了禮物與長錢，過全雲慶家裏來慶賀，全雲慶更加歡喜。買酒設筵招待賓客們，並把那肥胖的嬰兒抱給衆人看，起了奶名叫小地。

今後在田裏耕耘的日子，盛地漸漸把那懶性兒除絕了，與全雲慶一般勤謹起來。每日從田裏回來，便抱起小地坐在二廊門限上搖擺。在這逐漸寂寞下來的小家庭裏，除了老婦人在正房裏喊着腰疼呻吟聲外，又增添了小地哭啼的哀樂。

春絮更寂寞了，她近來每都是獨自一個上地摘豆莢，採野菜，……高粱葉業已抽齊了穗子，吐着紅米，那金穀穗也沉甸甸的等下頭子了。高粱地裏有些割草的野漢時時唱着歌子，春絮一聽得，便在高粱叢中發起癩來。太陽蒸晒得禾莖中間沉沉的，她頭頂上流着汗，也不知爲什麼，她近來感到這麼鬱鬱不悅，什麼事不想做，對什麼人不想談話，倒是她獨自一個人踱進高粱林中採豆莢時聽得那歌聲，心裏才感到愉快。

天上無一片遊雲，深藍得似海深，曠野裏已逐漸成熟的糧米都在吸收陽光，春絮提着竹籃，在一片

高粱林裏穿來穿去的尋豆莢和野菜摘採，對面的高粱叢唏噓的響了一陣，突發現一個揹草筐的漢子朝她笑着走過來，他的臉上充滿着她需要的笑與汗氣，當他走近春絮身旁時，春絮也不覺得他有什麼可怕處，襪子一樣望着他汗珠淋漓的黑紫臉，她只感到他那有力的手朝她膀子上擽了一下，這時候，她手感到有幾分畏懼了。尖聲喊了一句：

「幹什麼呀？」

那漢子被嚇得似兔子般朝回跳竄，春絮看見他樣子，禁不住笑起來了。

太陽晒得地皮龜裂開縫口，在井台旁的一叢灌樹林陰涼處，春絮拭着汗水坐下了，正在喘氣，那漢子在附近的禾叢中唱着曲子，發出奇聲怪調，有時斜着眼睛偷望春絮一下，便趕快又把脖頸縮回去了。

春絮獨自個兒在高粱叢中摘豆莢，採野菜，對自己工作的趣味漸漸濃烈起來，每次吃過飯，午覺也不睡，便提着竹籃跑去。這一夜竟睡在禾叢中沒有回家來，全雲慶發覺後，被氣火了，對老婦人說：

「這闖女真野了，用繩子把她勒死。」說着，她兩眼瞪得怕人。

老婦人也哭着，在房屋裏抱着春絮說：「你昨夜裏倒底睡在什麼地方？快說出來，若不說實話，我可不管你了，叫你爹處置你去。……」

春絮紅着臉頭只暗暗滴淚，一句話也不敢說。老婦人有些生氣，突然瞪出眼睛來，把她推出後去，罵道：

「你這小老婆，蠢漢的精呀，今日你若不拚出實話來，留心剝你的皮呀。」

春絮哭了，用手揉着雙眼，頭髮亂成一團，仍是一句話不說。

全雲慶持着一根皮繩突然怒氣衝衝的竄進來，紅漲着臉頸，被氣得說不出話，皮繩頭輪過去，一連對着春絮的頭皮身上亂抽一陣，直抽得春絮哭叫。老婦人却慌了，趕快過去阻攔住全雲慶的皮繩頭，哭

叫道：

「我的兒呀，你可快說呀，是誰欺侮了你？你說出來我好去找他。……」

春絮那裏肯說，臉頰上到處都印着被抽的皮繩痕跡。全雲慶被氣得瞪出一雙眼睛，一臉的筋管隆起，見春絮仍是不說，執起皮繩又要打，春絮嚇得哭叫道：

「今兒你們把我打死吧，怎麼也不說的呀。」

老婦人趕快過去保護住她，說：「你爲什麼不說？有什麼難說的麼？春絮，快告娘吧。……」

全雲慶在旁邊蹙了一腳，叫道：「把她抽死，丟進井裏去，不要了。真是把我祖代的名譽都丟淨了。」說着，拭着眼淚走出去。

老婦人還安撫着春絮，說：「兒呀，你快告訴娘吧。」

春絮哭道：「我不活了，我要跳井死了，用不到你們抽死我呀。」

春絮突然瘋子似的跳起來，披散着頭髮，直朝門外跑去。老婦人披着衣服哭叫着追出去，並且說着：

「你往那裏去呀？你往那裏去呀？……」

全雲慶却在後面說：「別拉着她，讓她跳井去。」

但春絮並沒朝井台上跑，一直跑出柵欄去了。老婦人見春絮不是跳井，只追到柵欄口，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也不再追了，却坐在地下像送喪的一般哭號。盛地夫妻知道這不是榮譽的事，趕快把老婦人攙回房來了。

全雲慶在裏頭院裏氣得臉色發青，坐在陪房的門限上吸旱煙，忽然恨恨的叫道：

「她野了，她再回來我非把她弄死不行。……」

兩天過去了，仍不見春翠回來，老婦人很着急，兩眼哭得又紅爛起來，往四處神廟裏燒香念佛，和那團散兵逃竄的瘋癲時期一樣，常常對全雲慶叫：

「你把她鬻跑了，一定跑出去跳井了。」

在割穀子的時候，全雲慶一家八都在割穀子，純仙忽然抱着一個包袱來了，老遠在路上瞥見鬻穀子的老婦人的背影，便喊着：

「娘呀，娘呀，……」

老婦人挺起腰來回頭一看，望見了純仙，像從夢境裏驚醒一般叫着，把鎌刀放下，迎接過純仙去，並且說：

「純仙，你有什麼事？怎麼在這大熱天裏來了？」

純仙的臉比以往寬大了，皮膚也起了皺摺，因為她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她把包袱放在地下，捏起衣襟拭汗險，喘一口氣，坐在一把滾指子上，低聲說：

「娘呀，我怎麼看見春翠在人家園子裏洗衣服呀？」

老婦人趕快湊近身子來，驚異的瞪着兩眼，伸着耳朵聽，並且小聲說：

「你在那裏看見她？」

「那一天，我經過一個村子看見的。……」

「唉。……」老婦人嘆一口氣，便把春翠的遭遇經過告訴了純仙。

當天下午，純仙把那個包袱放下，便又回去了，並叫盛地跟了去，一同去找春翠。

太陽像個被燃燬的銅片般掛在半空裏，烤晒得路旁的小草與野草叢都打了軟兒，穀穀被烤黃了，高粱葉子也枯了，到處都顯着一片金黃顏色。昆蟲們在草叢中亂鳴，到處都傳來農夫銅鏟的割收聲。

盛地跟在姪仙背後，望着姪仙的一雙脚走路，她的背影與臀部與以前完全改變了，他記得姪仙姐姐與他一同在田裏壓紅薯秧時，她的身體與面貌都十分健康，如今却露出瘦弱的樣子來，走幾步路便喘着氣咳嗽兩聲，臉上的青春美色消褪了，只剩下層皮與她原有的幾顆大牙齒。盛地一面望着她的身影，一面想着以往的家庭裏姐姐們歡聚快活的情形，便是在田裏工作他也常常聽得姐姐們給他講故事，唱曲子，……如今她們都一個個離開了他，過去的那片生活在他的腦海裏只像一片夢幻浮蕩着。

走到路旁一棵大樹下，姪仙忽然喘一口氣，喊着好熱好熱，坐在樹蔭下了。

「咱們歇歇再走吧。」姪仙望着弟弟的臉說，她臉頰上露出苦笑，兩顆大門齒露出外面來。

盛地坐在旁邊大樹根上，姪仙發現他比以前健壯了許多，胳膊和胸膛前的肌肉都隆起很高，臉也長圓了，便問道：

「近來娘還瀟灑麼？」姪仙說着，便望着盛地的臉。

盛地臉上一紅，說：「娘腰疼瀟灑常常犯，澆水的事，我們就替了她。」

姪仙的眼睛仍町視着盛地的臉，說：「你長大了，以後要多替娘作些活，娘身子不好，叫她多歇歇才是。」

盛地哼了一聲，却有些不自然的望着地下，用手拔着旁邊的小草。樹上一隻老蟬忽然叫起來，四週枯乾禾叢便愈感到熱了。姪仙低着頭，用手掌擦了下額，休息了一會，便又站起來用手拂拭屁股後的塵土，和盛地一同順着路走了。

一會，只聽得禾叢掩遮的前面一陣隆隆聲，姪仙姐姐說快到「火車道」了，春絮就在火車道旁邊一個小村子裏。經過了一段有叢樹林的路，只見見遠處隆起的土崗上有閃光的鐵條，姪仙對盛地說那就是鐵道。盛地只似發現奇蹟的一般抬起頭朝那鐵道望，却涼路都忘了拐彎。姪仙說：

「弟弟呀，朝西拐呀。」

這時，盛地的視線才收回來，只見她所指的路上有一片高大稠密的芒叢，芒叢後面便是一片破落的泥土房屋，樹木也甚稀少，房屋也不集中，比起他們的村莊來，要荒落多了。她仙用手指着一個生滿蘆葦的大墩坑後面一片小平場上，一個葡萄架下面的轆轤井台，說：

「春梨就在那裏洗衣服的。……」

盛地神經有些緊張起來，舉起頭朝葡萄架下望，但除了那架站在井台上的轆轤，別的什麼都望不見的，更沒有春梨姐在那裏洗衣服了。

到了葡萄架下的井台上，她仙喘着氣又要休息，盛地有些着急，說：

「春梨姐在那裏呀？」

她仙喘一口氣，說：「我累了，等一下我們去找。」

盛地抬起頭，東張西望，和她仙姐並肩坐在井台上，立刻感到涼森森的，葡萄蔓密密把架子織得不透陽光，一陣風吹來，他們身上的暑氣全都被吹散了。盛地用手從井池裏捧了幾捧水喝，感到特別有了精神。她仙被那陣涼水吹得也感到鬆舒許多，便又站起身子，與盛地離開了那葡萄架，朝北拐個灣子，跨過一叢蘆葦和亂茅，只見一塊小平場上坐着一個女人，手裏端着簸箕，正在揀着穀粒裏的土坷垃。場裏堆着穀穗。穀堆，高粱穗，稷堆，……一看便知道那是一個窮苦人家的小收穫坪場。她仙喊了一聲：

「春梨！……」

坐在場上的女人抬起頭，看見了她仙和盛地，露出驚異不安的表情，趕快把簸箕放下，拂着衣服上的塵土站立起來了。

「就你們兩個人來？」春絮低聲問。

「嗯……」姪仙答。

春絮搬兩個乾草把子放在地下，叫姪仙和盛地坐下。姪仙說：

「娘叫我們來找你，叫你跟弟弟一同回去呀。」

「春絮臉上露出沉澱的表情，說：『打死我也不回去了。他們不說要把我抽死丟下井裏去麼？怎麼又叫我回去？』」

「春絮……」姪仙說：「你的事我聽娘說過了，娘說你要有心跟這裏的人，也不怪你，可是你得經過婆才好。你回去爹娘都不怪你的……」

「我不回去，打死我也不回去，你叫弟弟告訴娘說，就當家裏沒有我這麼一個人，就當我跳井淹死了算了。」

春絮很固執，堅決，不管姪仙說什麼話，也不回去。姪仙見沒法可想，眼望着太陽快要落山了，便說：

「你不回去也好，你告訴弟弟住在什麼地方，以後也得有門口走親呀。」

春絮向背後一個用籬笆圍住的小宅子指着，說：「那就是我住的地方。其實以後也不必叫娘把我壁在心裏，也不必來看望我，當我死了算啦。」

離開了春絮，姪仙回婆家去了。盛地回到家裏，把春絮姐姐情況和她講的話告訴了父母。全雲慶氣得掙打傢俱，老婦人只是哭。

全雲慶說：「我非叫人把她捆回來抽死她不行，她把我祖宗的臉都丟了。」

老婦人仍是哭，心裏沒一點主意。第二天，她叫盛地引着也去看了一趟，老婦人一看見春絮，便拉

住春絮痛哭起來，死硬把春絮拖回來了。經過了多少人的說合，才把全雲慶的火氣說息了，並且經過簡單的結婚儀式，一乘轎轎隨着四名吹鼓手，把春絮抬過她所喜愛的男人家裏去。

全雲慶的小家庭裏去了春絮，姐妹們沒了一個，變成了一潭死水般寂寞悶沉。老婦人和盛地媳婦上場去剪穀穗，把胖孫孫小地放在草窩棚中。小地放在窩棚中不願意，尖聲哭叫。老婦人把他抱在懷裏，坐在那穀耨子上，一面剪着穀穗子，一面腮顫着說：

『別哭呵，奶奶剪穀穗，打了場，好吃黃米呀。』

那胖孫兒當真不哭了，似乎真的懂得了祖母的話。獨眼睛的小媳婦笑道：

『娘，看這孩子真乖，你說那句話，他就不哭了。』

老婦人停止了工作，只是低頭呆望着懷中的孫孫，一會，似有肩膊筋的嘆一口氣說：

『人就是從這麼小小的長大。……』說着，便想起她的女兒們，她紅爛眼皮裏又濕潤了。

天空晴藍得萬里無雲；太陽發着金燦的光，晒得場上的穀耨噓噓的叫。全雲慶陰着着臉兒舉着老牛從車路上拖着一大車穀捆回來了，牛車拐進禾場裏，全雲慶吹喝住了老牛，把一車穀捆卸下，便又拐過牛車回穀地裏去了。

秋天過去了。枯葉片片飛落，曠野割收光禿了，只殘留下幾片參差蕎麥與被霜打枯的紅薯地。全雲慶如今年紀老了，在紅薯地裏只能做些輕便的工作，她拿着鐮刀鉤薯子；把薯子運上牛車往家裏拖。盛地舉着銅鐮劍紅薯，老婦人與小媳婦搗紅薯把。紅薯劍完，又割過蕎麥，田裏便只剩下老牛拖犁的工作了。

冷落的家庭裏，每當放飯時，旁邊的風車作出單調的響聲，案板上的菜刀啪啪打着拍子，那灶堂裏裏依舊充滿了煙氣。老婦人坐在灶堂前面，無精打采的用火棍往灶堂中填柴，她那因哭泣過度的眼睛一

煙氣蒸蒸，眼淚便又流出來。婆媳二人沉默着把飯炊熟，堂屋灶台上便寂寞下來，等候上地去作活的父子兩個回來，才把飯鍋的蓋子掀開，大家一聲不語的吃飯，比着有姐妹們那一陣熱鬧的日子，顯得特別冷落淒涼了。

這天中午，全雲慶牽着犍過田的老黃牛回來，只見那老黃牛的一隻前腿拐了，全雲慶嘆着氣說：

「唉，這牛老得不頂事了，犍都拉不動了，今兒牠在地裏跌了一脚，前腿就拐起來。……」

「叫牠歇幾天吧。」老婦人說。

全雲慶搖着頭說：「歇幾天不行呀，非換一頭新的不行。」

大家都沉默了。

老婦人的紅爛眼皮裹含着淚，用手撫摩着老黃牛的頸項和背部，替牠用鐵梳子梳着皮毛。老黃牛沒一點氣力的臥在地下，以前所具有的倔強與蠻性子，如今是一點都沒有了，只是從鼻孔裏長聲的出氣，眼邊露出疲勞的表情，雙膝跪臥在地下，嘴角滴下白沫。

老婦人用力扯牠的繩，想把牠拉起來，但牠只搖一搖頭，怎麼撻刺激對牠似乎都失去效力了。

全雲慶坐在旁邊垂淚，沉默着不講一句話。一會，只見老牛後腿一伸，便側臥在地下了，眼睛翹望着天，只有鼻孔裏面殘留着微弱的呼吸。老婦人看見這種情況，立刻也滴下眼淚來。……

老黃牛吐出最後一口氣，頭頸與四肢都伸直了。當天下午，便把牠抬出村子去埋了。老婦人在柩欄裏燃起一把乾草，一面滴着淚，一面送出柩外面去，把燃燒的乾草放在車徑裏，望着那火煙發一會，才回進房門去，躺在炕上呻吟着腰疼。小媳婦走進房來，用雙手替她揉着腰，低聲說：

「媳。……」

「什麼事？」老婦人問。

「小地的爹爹說，春絮姐的女婿是個當過兵的漢子，也沒有爹娘，是個光棍兒，可是真的麼？」
 老婦人聽了兒媳婦的問話，只嘆一口氣，說：「這個野人，她願意怎麼樣隨她意去吧，我什麼都不管了。」

盛地媳婦聽得老婦人感傷的話，便沉默下來，她去彌縫眼睛直朝炕角落裏凝望，兩隻手不停的在老婦人那發皺的腰皮上揉按。

窗外的老槐樹突然被一陣狂風吹得枯葉紛紛飄落，破爛的窗紙咕啾啾響起來，窗外的天空被沙風瀾漫了，房裏陰暗下來，老婦人睜着紅爛的眼睛望着發抖的窗紙，聽着窗紙發抖的聲音，心裏有說不出的淒涼，嘆一口氣，說：

「這場風刮過以後就又是冬天了，你快點把他們的棉衣服做起來吧。」

盛地媳婦離開了老婦人，跑去尋找棉衣的布料。老婦人蓬亂着頭髮坐在炕頭上，額蓋上敲着經紋，愁苦着臉兒正在聽着窗外的風聲發瘋，盛地忽然跳進二門來，叫道：

「刮風了，好冷呀……」

接着便聽得堂屋的風門吱呀一聲，盛地帶着一陣冷風跳進來，喘着氣說：

「外面的風冷死人了，把我的耳朵都吹木了。」

老婦人沒有說話，臉上仍是一副愁苦表情，像一個失落靈魂的人凝望着盛地。最後她說：「叫你媳婦給你找件衣服加上去。」接着她便又對着窗外發瘋了，她耳朵裏聽得外面的風聲像海嘯一般，像要把人間一切都要毀滅似的。

這場狂風吹過以後，空中的塵沙都落淨了，太陽升起來，晒着那狼藉枯乾的田野，平鋪在光禿乾爛的田畦裏的高梁秸也被風吹得橫豎的躺起。氣候意外的溫暖起來。老婦人提着柳條籃子，悲哀寂寞的彎着腰揀着地畦間遺落的豆莢。盛地媳婦坐在地頭把小地餵飽奶子，放在乾草上，也跟在老婦人背後揀豆莢。蔚藍的天空正與老婦人的破藍衣襖做個對照。小媳婦側着頭，瞞着地畦，時時在抽鼻涕，她忽然挺直了身子朝遠處一條小路望望，望見那小路上有個頭髮蓬鬆的女人走着，小媳婦說：

「那走路的不像春梨姐姐麼？」

老婦人驚異的挺直身子，向着那條小路望去，但是她的眼睛因痛哭過度，眼皮紅爛，在陽光下視力減弱，怎麼也望不清那走路人的面貌，提起衣襟拭拭眼睛，說：

「我眼花了，看不清楚。」

說着，她又用手掌擦在眼皮上遮起陽光，但仍是望不清楚。這時候，睡在地頭乾草上的小地突然哭了起來。盛地媳婦跑去抱小地時，小徑上那女人已飛快的朝這裏走來，只聽老婦人在大聲喚叫道：

「春梨呀，春梨……」

小媳婦從地頭乾草堆上抱起小地時，只望見春梨姐披散着頭髮從那條曲折的小徑上飛跑過來。老婦人一望見春梨，眼淚已似雨般落下來。春梨坐在老婦人腳下了，兩手捏着腳痛哭起來。老婦人用衣襟拭了一下淚說：

「咱們牛也死了，你們姐妹離開了家，我沒有一日不是爲你們姐妹們唸佛的……」

但是春絮仍是哭泣着，一句話說不出。蓋久，她才用手背拭了一下眼睛，喊了一聲娘。老婦人感到她的悲痛不同，問道：

「春絮，你這次回來有什麼事呀？」

「娘？……」

「什麼？你說吧。」

「我已三天沒有吃飯了。」

老婦人聽得這話，突然在心頭上加了重疊，驚疑起來，睜開紅爛眼皮，望着春絮說：

「爲什麼三天沒吃飯？」

春絮的眼淚更多的滾下來，頭髮亂蓬蓬着，悲傷得一句話說不出，仆在老婦人懷裏只是哽咽。老婦人有些忍耐不住了，罵道：

「小婆子，到底是怎麼回事？漢子是你自己尋的呀！你還有什麼委屈。有委屈可說呀，哭有什麼用？」

春絮停止了哽咽，兩眼被揉得通紅，抽着氣說：「他被抓走了。」

老婦人的眼睛怔了一下，說：「他爲什麼被抓走？什麼人把他抓走的？」

「前三天夜裏，進去有個持槍的軍人，說他是逃兵，把他抓走的。」

老婦人立刻明白了，雖然這是一件不吉利的事，但在她對春絮自尋漢子放蕩行爲的不滿，心中反倒亮堂了些。她兩眼裏無一點淚水，望着春絮，說：

「抓到什麼地方去了？」

「找尋了三天三夜呀，娘。我沒有吃飯，我頭暈眼花了，人家都說他被解到府裏去，我怎知道府在

那裏呢？唉。……」

春絮長嘆一口氣，也不再哭了。

母女二人沉默了一會。老婦人說：「人家都知道你嫁了一個野漢子，如今發生了這事，你還有什麼臉回來？你爹爹也不允許你進門呀，爲了你，外人都罵你爹爹呀。……」

春絮聽了這話，眼淚睛又滾下來，嘴唇抖着，一句話都說不出，癡癡的望着老婦人那紫黑臉。

一陣小旋風兒打着轉捲過，一些乾草枯葉在沙塵中飛滾，一下便掠過附近另一塊被霜打枯萎蕩的紅薯田去，在那裏轉幾個旋子，便轉移到遠處去了。

春絮回到家裏，全雲慶雖然沒罵過她，可是沒正眼看過她一眼，春絮在全雲慶面前也就不敢抬一下頭，她終日在房屋中規規矩矩做事。全雲慶自從那老黃牛死後，心頭上十分煩悶，割收後的旱田尚未犁過，麥種無法下地，所以就更加愁悶。老婦人安慰他道：

「把線子賣出去，再讓她們紡一冬紗，把糧食糶些出去，湊湊合合不是够買一頭牛了麼？」

全雲慶聽得這話，只是搖頭嘆息，說：「線子賣出去一家人沒有穿的，糧食糶出那又沒吃的，靠她們紡紗可能賺得幾個錢呀？……」

「我們全家人紡紗，還可把那彈棉花的弓搬出來彈棉花。我們一家人吃頓點，穿衣多打幾個補綻，你儘管把線子糧食賣出去就是了，我們是吃得來苦的。」

「還有完糧納稅，一年的捐差雜費也要預備的呀。」

老婦人聽到這裏，不禁耷了一下眉頭，這時彷彿才想起還有這些問題來。越打算盤，越感到無法買牛。最後還仍是從自己家人們吃飯穿衣上減縮，無論如何也要想法買牛的。……

日子過得很快，轉眼樹葉子又落下了。春絮望見那枯葉往下飄落，心中有不少感觸，便對天長嘆一

口氣。一股涼涼的秋風吹來，樹枝上的落葉更似成羣的飛蟲般簌簌飄落，這沉寂的小家庭裏顯得更淒涼了。春絮坐在陰暗的窗前，想着往日姐妹們歡聚工作的情况，心中更加淒涼。她獨自一個人坐在炕上，旋着嗚咽的紡車子，旋一陣，便停歇下來望望窗外。窗外除了那哀號的秋風挾着一些枯葉飛過她們小的院子外，一切都極寂寞。

老婦人從黑暗多塵羅的倉坊裏把彈棉花的老弓拖出來，掃了塵土，繃起絃，又尋了彈絃的木槌來，便坐在炕上彈起棉花來。老婦人雙腿盤坐着，一隻手持了弓，另一隻手用木槌子彈着壓在棉花上的皮絃，只聽得弓絃被打得發出嘶嘶的叫聲，與春絮旋紡車發出的嗡嗡聲，合奏出一片哀樂。她們母女二人沉默在彈花與紡紗中，往往整半日不談一句話。

單調無趣的紡紗聲中，突聽得崩的一聲響，老婦人被嚇一跳，一團棉絮被濺上她的衣服，弓絃斷了，她放下了木槌，停息下來，嘆出一口氣。春絮也歇下紡車，回頭望着母親，問道：

「娘，絃斷了麼？」

「斷了，你過來幫我接起來吧。」

春絮站起身子，走過來替母親壓着弓，老婦人把纏在弓上的皮絃都拉下來，接起斷頭，又把絃拉起來了。

春絮說：「這絃太老了，沒了勁兒。」

「可不是，我沒使勁兒彈，它就斷了。」

老婦人一面說着，一面把被濺在衣服上的棉絮用手捏下來。春絮發現她頭髮及衣領上也都落滿了棉絮，便也伸上手去替她捏着。老婦人忽然咳嗽起來，一連咳出幾口痰，感到胸部窒悶，鼻孔裏也塞的慌，身子平躺在炕頭上，嘆口氣說：

「我難受呀。……」

春絮替她揉着胸脯，聽得她喉管中發出呼呼聲，這時，春絮注意到她鼻孔裏有些髒東西露着，便用指甲替她挖出來。春絮望着那破挖出的髒東西，不禁叫起來：

「娘呀，這也是棉花呀。」

老婦人睜開她那不想睜的眼皮，望了望春絮手裏的髒物，又閉起眼睛說：

「恐怕我肺裏也都是那東西呢，我只感到胸間塞的難受。……」

老婦人說到這裏，便又咳嗽起來，身子一抽，蹣了起來，爬着炕沿，再用力地連咳數聲，心頭上彷彿有一塊東西貼着，咳不出來。春絮看她苦喪着臉，臉上瘦削了許多，仍舊想咳，但似乎咳不出來；春絮趕快用手插着老婦人的背脊，老婦人好容易咳了出來，一塊黑的黏東西貼在地下，春絮低頭仔細看，黏不住叫了一聲娘。一股血腥氣息衝着她的鼻孔，那塊黑東西是血塊。

老婦人吐了以後，心頭上感到輕鬆許多，躺在炕頭上睜着兩個眼睛望着外的樹枝。聽得春絮的失聲，便問道：

「怎麼了，春絮？」

春絮望着老婦人的臉，只是發抖，不敢把地下那塊黑血塊告訴母親。但是老婦人口裏早嘗到有一股血腥味，她心中明白自己是吐了血，那比以前似乎增添了光亮的一雙眼睛望着春絮，問道：

「地下是不是有血呀？」

春絮望見母親的臉突然削瘦可怕，以前她具有的紫黑健康顏色也消失了，臉皮枯黃得怕人。春絮一個話說不出，却滴落下眼淚。

老婦人心中對春絮雖然印着一點黑斑，但如今看她的可憐模樣便由不得動了心，她也滴下淚來了。

她知道自己是吐出了血，用手按按自己的胸脯，叫春梨替她接按。春梨整膝跪在老婦人身旁，替老婦人擦着胸脯，一面揉，一面滴眼淚。老婦人說：

『好了，別揉了，我要起來彈棉花。』

春梨說：『娘，你別彈了，歇歇吧，你身子不好。』

老婦人呻吟幾聲，推開春梨的手，掙扎着坐起來，又拿着那彈棉花的弓和木槌，不知怎的，身體感與以前不同了，那弓和槌都加了重量，她的手發抖，身子發輕，木槌一打在皮絨上，那彭彭的響聲震得她心慌慌，眼睛跳起黑點，身子似乎時時都要傾倒下去。彈了沒有五分鐘，身子不能支持，便又咳嗽起來，一連吐出好幾口紅血。……

全雲慶從田裏回來，一進房屋，嗅得一股血腥氣，發現老婦人躺在炕上呻吟，滿炕的彈花和弓槌都覆收。聽得老婦人吐了血，心中更加沉重起來。全雲慶說：

『你好兒養養吧，不要再彈棉花了。』

老婦人嘆口氣，道：『我那有福氣養養呢？……』說着，又滴下淚來。

『彈棉花紡線子都不賺錢了，你的力氣不是冤費麼？』

老婦人忽然睜起眼睛，說：『那怎麼辦呢？我們的牛可怎麼賣呢？』

全雲慶嘆了一口氣，跨着炕沿坐了，口裏咬着旱煙袋的石嘴子，沉默着吸幾口煙，說：那只有把春梨辦出去，使幾個錢來買牛。……』

老婦人不做一聲的閉起眼睛了。

（註）辦嫁也。這裏含有半出賣的意思。

坐在炕角落裏的春絮，從母親病倒炕上，便停止了紡車；聽得父親的話，早已低下頭去，臉上發甚熱了。但是，自從她受到那次刺激以後，她原有的那種倔強性子完全改變了，變成了一個沉默軟順的女性。她偷偷望見老婦人閉着眼睛，說：

「如今年月不吉，自從鬧過兵亂，家家都是鬧飢荒的，誰家還有錢婆呢？」

「窮人家多，有錢人家也有呀。」

老婦人又嘆一口氣：「你家名聲都傳出去了，還怎麼能使錢？」

全雲慶沉默了；只是咬緊了旱煙袋石嘴子吸煙，吸進的煙從他微裂的一邊嘴角縫裏噴出，在他眼前成團的滾轉。一會，漸漸稀薄得望不見形影了。

太陽把窗紙映得亮堂堂的，在那被煙薰得漆黑發了油亮的樑木上掛着蛛網，從漏洞透進微風，吹得帛在空中的網塵搖蕩着。全雲慶口裏噴出的煙繚繞不斷的上升着，被陽光映得直似雲霧一般在滾騰。一會，外面的太陽忽然被行雲遮住了，窗紙立刻陰暗下來，房屋裏顯得陰慘慘的。老婦人睜開眼皮，對坐在炕角裏的春絮說：

「你去和盛地媳婦把紡車都收進倉坊去吧，不要紡棉花了，快點給你爹爹做棉衣服吧，天氣要冷了呢。棉衣服做好了，盛地媳婦還要回娘家去過冬呢。」

春絮從炕角落裏移下來，先把炕頭上自己用的一輛紡車搬進倉坊去，便過陪房裏盛地夫妻的房裏來。盛地弟弟坐在炕沿上，手裏托了肥胖的小地在搖，他媳婦却坐在炕頭上噹噹的擰紡車，見春絮進來，趕快停下來給春絮打招呼。春絮說：

「別紡了，娘說叫把紡車收起來做棉衣服呢。」

盛地弟弟也托起孩子來讓春絮坐，春絮坐了，只聽小媳婦尖聲細氣的笑道：

「春黎姐呀，我悶死了，你怎麼也不過我這邊來談話呀？」

春黎臉上勉強笑笑，露出她的小圓牙齒，不知怎麼回答是好，只覺得這兄弟媳婦是個挺真摯熱情的小妹妹。春黎說：

「我心裏也很亂，什麼人兒都不想見了。說着，望望盛地手裏抱的孩子：這小地長得真胖，真像盛地呀。」

盛地聽見發起嘴笑了。盛地媳婦却斜起她那獨隻眼睛望望那孩子又管盛地一眼，說：

「誰看見小地都說他長的像他爹，說是那鼻子小了些。若他的鼻子再長高點兒，就更像了。」

春黎近來心情惡劣，只是用這兩句話解解沉悶，無話找話說而已，她何曾把他與盛地比過呢？聽得兄弟媳婦的嘴唔唔不已，由於她愛子的心切，總是把她的小地撥出來做談話的資料。春黎對孩子本不大喜歡，早就對小媳婦的話生了憎厭，最後只敷衍幾句，便離開了陪房，回到母親房來了。

這正房裏，父親與母親不知在談一些什麼密語，母親也似乎精神興奮了，披着衣服坐在炕頭上，正與父親不知在談一些什麼不光明的話，見春黎一進來，便立刻停止了。

全雲慶披起煙袋走了出來，房屋裏逐漸陰暗下來，春黎心裏也似這房屋裏一般陰晦無光，她心裏很明白，他們一定在對她打什麼主意了。

春黎與盛地媳婦趕着把一家人過多的棉衣服做起，盛地媳婦便帶了她的小地回娘家去了。嚴冬的到來，那峭料的西北風吹着樹枝哀號，更給全雲慶的家庭裏帶來淒涼。老婦人吃了兩劑草藥，心胸悶塞仍不見輕。這一日，她走出房門被寒風吹了，便又倒睡在炕上呻吟起來。全雲慶把她們紅的棉線挑上市去賣了，便和盛地在前頭院裏搗草藥。春黎在房裏伴了老婦人的呻吟聲納鞋底，縫襪子。

這一日深夜裏，春黎正在睡海濤騰中，前頭院子裏突然來了一輛送蔭車，房屋裏的小燈一夜未熄。

嵩，全雲慶與老婦人都沒有脫衣服睡，聽得外面的車輪聲，一對老夫妻都驚覺的爬起來，老婦人說：

「車來了，你快出去看看吧。」

全雲慶說：「你別出去了，外面刮風呢，你把春絮叫醒吧，叫她把衣服換換。」

老婦人呻吟微咳着，從炕上坐起來，伸手推了春絮兩下。其實春絮一聽得外面的車輪聲就醒了，她只是伸着耳朵探聽到底是做什麼事。等母親推她時，她似明白了大半，從炕上坐起來披了衣服，蓬着頭對裏，惶惶着兩隻眼睛，望着母親說：

「幹什麼呀，娘？」

老婦人的眼皮微睡着，臉上毫無表情的說：「梳梳頭，換身新衣服吧。」

春絮穿起衣服，正站在桌前梳理頭髮，只聽外面二廊門開響，隱在門樓上那鐵鈴子也被撞得鏗鏘一聲，窗紙被燈籠映亮了，一個黑漢子頭上戴着翻羊毛皮帽，穿着捲毛皮襖，一隻手提了燃了一枝大紅燭的燈籠，一隻手持着皮鞭，帶進一股冷風，同父親一路進來了。父親讓他坐在炕頭上暖暖腳，他只坐了說：

「穿的厚鞋，不冷的。」

說着，他燈籠也不放的舉起雙眼只對春絮望去。春絮雖然也明白了，但終不知她是出嫁還是父母把她賣出去了，心中有些畏懼。她把頭髮梳理妥了，打開板櫃尋衣服，那漢子催促道：

「別換衣服了，老爺叮囑過的，回去再換吧。天氣也不厚啦，趕回去還得到明天天黑哩。」

老婦人聽了，在旁邊拭起眼淚來。春絮也似從模糊中明白了她被賣給遠處的異鄉了。她把尋出的衣服放下，提燈籠戴皮帽的漢子已經從炕沿上站下來，執着那燃了一根大紅燭燭的燈籠往外走了，春絮和全雲慶跟在後面，老婦人流着淚趕快拉住春絮道：

「把衣服帶着呵，夜裏天寒，路途又遠，別凍着了。」

說着，把棉衣服塞給春梨。春梨接了，就朝外走去，如今她已變成一個性情極溫順的人了，沒有一點表示的離開了母親。

老婦人恐怕受了寒風，沒有出去送，用衣袖子掩着兩眼爬在窗台上啜泣了。

窗外是黑洞洞的夜色，滿天的星眼擠弄。那盞燈籠消失在二廊門外不久，便聽得送隊的輪子響着走出去了。全雲慶冰冷着一副無情的面皮走進房來，從襖包裏掏出一包硬冰冰的東西，送給老婦人手裏。老婦人只感到這包東西又沉又冰，冰得她心血也似乎冷了。兩個人沉默着一句話都不說，一直到窗紙發着朦朧的光了。

沒有幾日，全雲慶便買了一頭黑牛來，這頭牛個子甚大，犁田耕地都很快，性情也很忠厚。全雲慶和盛地父子二人，自從有了這頭黑牛，每日都在往田裏運送草糞，忙碌着犁翻田地，並把堆積在坪場上的高粱秸和乾草運回來，堆在屋頂上吹風。

寂寞的家庭裏，只剩下咳嗽呻吟的老婦人孤單的臥在陰暗的炕頭上，聽着那寒峭的北風吹着窗外那棵樺樹的枝條哀號，由不得她又啜泣起來。一會，她突然劇烈的咳嗽着，一連吐出幾口黑紅的東西，兩眼像浮在煙霧中一般暈搖着，身子像紙一般輕。

一會，二廊地樓上的鐵鈴忽然叮噠一響，盛地揣了鞞進來，放在堂屋裏，喚了幾聲娘，不聽見有回聲，走進套間來，只嗅到一股濃烈的血腥氣息。老婦人的臉削瘦得只剩下一張皮，閉着兩眼，呼吸很微弱了。

「娘，……」

老婦人微睜開眼皮，望見盛地，嘶聲微弱的說：『你爹爹回來了麼？』

「爹爹還在撒糞，他把糞撒完了就回來的。娘，你怎麼了？」

老婦人斜着眼望着地下，說：「你看看地下是什麼東西呀？」

說：

「娘，地下是血呀。」

「血裏還有別的東西麼？」

「有成塊的東西，他說着，用棍子去撥，忽然驚叫道：『哎呀，這血塊裏像是棉花呀。……』」

「哦。……」老婦人又長嘆一口氣，雙眼閉起了。

等全雲慶回來時，發現盛地仆在老婦人的身上痛哭。全雲慶知道事情不好，望見老婦人枯槁的臉只剩下一張皮，全雲慶眼皮裏也酸起來，對盛地說：

「快拿你娘的鞋上去叫叫魂兒吧。」

盛地扶着母親一隻鞋子，從梯子爬上房頂去，雙膝跪在煙囪前面，一面用鞋子拍着煙囪，一面哭喚還：

「娘呀，穿鞋來。娘呀，穿鞋來。(註)……」

這時，太陽快落山叢，西邊人家的櫺着中隱露在一片紅霞，烏鴉飛空中叫着。盛地在屋頂上的哭喚聲傳出以後，附近隣舍家的婦女們都持了香紙陸續過來哭弔，房裏傳出的一片哭聲。盛地從房上下來，

(註)北市鄉民迷信，人死時閻王派小鬼從煙囪進去，把死者的魂兒詔去。魂兒走時赤尾披髮，喚死者來穿鞋還可把魂兒喚回來的。

在房裏跪着，流下燃起香紙，隣舍婦女們來哭弔的人來去不斷，一直隔到深夜仍未停息。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錄

★ 集 新 醫 文 ★

金黃色的小米

著 者 田 濤

發行人 唐 秉 彝

發行所 總店上海四馬路山
西路怡益里七號
建 國 書 店
分店重慶林森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每册 元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滬初版

總 1--1000

A.S.L-

604034

2750

604034